



武林傻侠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第一章 想当天下大英雄

江湖风波，风谲波诡，险恶丛生。

有多少大英雄折戟沉沙，再也没了他那一世英名，把一生的屈辱沉浮，都化成伴不黄土，成为南柯一梦？但人偏有那不知死的，一个个虽知是盛名成虚，但总是十分沉迷，得到了它的，便日逐得意，没得到它的，便一天天悲凄哀叹，总觉得一生白白虚度，浪费了这大好韶华，每每饮酒自嗟，常有一番叹息，没心没绪，没情没义，只是觉得人生多不如意，但知生也无用，不如此生没有，也就罢了。

所以，这一些闲来的英雄梦，便在一些平平常常人中生处。

秦朝时，秦始皇正轰轰烈烈，他当街而过时，围者如市。当时便有一个男人，他正站在人群里，看着秦王出游，见到人家那极尽华贵的派头，心里十分渴慕，不由得他大声一吼：“好，我当取而代之！”

他是说心里话，人家的日子好过，我怎么不能？且我也有你那一身力气，也有你那一身本事。俗话也是说得好，“帝王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既然你可以过得好威风，我怎么就不能？

于是，这一个想做帝王梦的人就做成了他的梦，他成了后来天下人人皆知的西楚霸王，他的名字叫做项羽。

还有一个人本来是汉中的一个亭长，他娶老婆的时候，得他的老岳父劝说女儿，告诉她 and 岳母，看来这一个刘邦不错，将来能成大气，你就嫁了他吧？结果这人做了天下的皇帝，他宰了一条白蛇，也被人家当成了一件大事儿说，弄得天下沸沸扬扬的，象是苍天也照应他，殊不知只是他有气力，又赶上了好时候，就做了皇帝。

人都不笨，所以人人都想做大英雄，人人都盼做大英雄。

说话时辰，正是宋时，是真宗年间，此时也是天下太平，物阜民安的时代，人人都想做大英雄梦的好时候。

在一家酒店里，正有一些人讲英雄梦。

让天下英雄见笑了，讲这英雄梦的人不是别的人，只是那么六个人。这六个人是，街头送个信儿跑个腿儿的小三癞子，大店里搬缸弄瓮的莫景儿，一天三餐不见着落的胡敦，专门给人家看尸抬杠的路永儿，一生落魄的刀笔师爷冯二，还有一个是小拉渣儿笋头儿。

当然没有一个是正经人物。

这些人，不要说他们在江湖上混，就说他们要做一个江湖人，也没有人理睬他们。

但他们却不甘寂寞，他们也想做大英雄。

笋头儿道：“我看透了这世道，人活着也忒没劲儿，你没银子，又没势力，能做成什么事儿？”

小三癞子一笑道：“看人家许员外，昨个儿又弄了一个新老婆，新人进了门，许员外又有了一个老婆了，他娶了九个老婆，现在这一个是第十个了，妈的，我看了，鲜鲜嫩嫩的一个老婆，怕不一把能掐出水来？”

说罢，小三癞子竟然当着大家的面儿，咽下了一点涎水。

莫景儿问：“许员外不就是有几个臭钱么，他娶了一个什么人？”

小三癞子道：“什么人，玉堂春里的钱姑娘。”

路永一叹：“妈的，真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怎么这一个天下最美的美人竟然到了他一个老混蛋的手里？”

笋头儿没精打彩：“没劲，要是我做了一个英雄，我今天晚上就去，把钱姑娘劫出来。”

冯二爷捻须而笑：“好，好，有道理，有道理。”

胡敦问：“这个钱姑娘是愿意嫁许员外的了？”

小三癞子大声道：“傻子，她怎么愿意嫁一个老天巴地的人？她是情不得已，她没有办法，要不就是没银子了，无钱葬母啦，无钱办家事儿了，被人家胁迫了，再不就是许员外自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把人家一个好好的美人生拉硬扯地弄了回去……”

胡敦道：“妈的，就……就没有人管他了么？”

小三癞子大笑：“谁敢管他，人家光是武馆就有三家，听说江湖上的人都挺敬他许二员外的，都叫他许一刀，就是说他有两下子，杀人不用第二刀，一般人寻常三个五个近不了他的身。”

冯二师爷道：“恃强凌弱，英雄不为啊，英雄不为啊。”

他摇头晃脑，一脸不平之色。

小三癞子一脸懊恼：“妈的，我要是一个大剑客就好了，我就去了，一进这老头子的大门，叭叭两下子就把他老小子的大门踢碎，我一声吼喊：‘许老二，你给我出来！’他就滚出来了，我一声吼叫，他就点头哈腰，我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最后我说：‘你叫钱姑娘出来！’他就叫钱姑娘出来了。我一问：‘你愿意嫁他么？’钱姑娘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说‘姑娘何必懊恼，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就走好了，他们谁敢拦你？’她就跟我走了……后来，她……反正后来，她就拥在了我的怀里……”

小三癞子一脸光彩。

胡敦此时不讲话，但他的心里正在想：我也是一个江湖大英雄，我怎么不做这事，却让他小三癞子去做？我去一趟，真的说不准那一个细皮嫩肉的钱姑娘就跟了我。

胡敦想到了这里，他问道：“你说，真的有人救了钱姑娘，她会不会跟他？”

小三癞子道：“怎么会不跟？”

笋头儿也笑道：“那怎么会不跟？她是一个娇滴滴美人，得有人怜她，爱她。没有

男人，她怎么会受得了？你要是救了她，那她一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说是不是？”

路永也道：“不错，不错。”

冯二师爷道：“这可是天定的良缘了，从来书上都是写着的，美女壮士相爱至诚，金石为开呢。”

胡敦听得出神，他忙问道：“什么叫做金石为开？”

冯二师爷却一击桌子，他大声道：“连这个也不晓得么？金石为开就是金石为开，就是说你把姑娘的心打动了，她死也要跟你，你不就得了一个人心么？你看那许员外，他可以得到十个女人的身子，但他可得不到人家的女儿心，古诗云：矜矜女儿心。女人的心是那么容易得的么？”

众人都是惊叹，可惜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英雄，没有一个是江湖高手。

便散了，多半这种聚会无所收获，因为他们只是一些小人物，他们没有钱财，没有武功，也没有地位。

胡敦却是一个热心肠人，他想到：一个好好的女孩子，就被他许员外弄去了，让她活活受罪，让她去侍候那一个老天巴地的许员外，她怎么会甘心？她会不会上吊？她会不会寻死？

她如果死了，就一定会死得十分凄伤了，她会哭啊哭的，一真哭到夜深人静时，才慢慢解开她的束衣罗带，把它吊在那一间新房里，自己吊死了……胡敦心里很伤心，因为他知道，那一个漂亮的钱姑娘要吊死了，她要保她自己的贞洁，她只好吊死了。

他一定不要钱姑娘吊死，他一定要去看一看。

英雄自古出无赖，他胡敦难道就做不得英雄么？

许员外家是一个大家，他的家有一片大大的庄园，在庄园里，有许许多多的房子，房子里有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都是许员外的家人、打手，他们一天到晚都不停歇，在庄子里走来走去的。这些胡敦都知道。但他既然决心已定，什么人也不能阻止得了他。

他决心今天晚上去看一看钱姑娘，如果可能，就把钱姑娘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

天黑了，胡敦整装待发。

他先是弄了一些绳子，他知道，一般救人得用绳子，如果要爬墙过，没有绳子恐怕不行。他弄了一些绳子，在一根绳子前头还系了一个小小的虎头抓勾。他还弄了一套衣服，这一套衣服是黑色的，也跟人家夜行的侠客差不多。他还想到了，他应该有一种迷香，能把那一个许员外迷倒的一种迷香。但他没有地方去弄，只好不找了。他想到他如果救出了钱姑娘，还得有银子，没有一点儿银子，他没有法儿去帮助她。他记得人家江湖上的大英雄在与美人分手时，给她一些银子，还一边给她银子，一边说道：“这是英雄侠士本色，我本来应该做的，你也不必客气。”

但他没有银子，怎么办？

他浑身摸遍，只有三十个大钱。

他一定要救钱姑娘！

他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只等待着天黑到三更。

三更时，大英雄胡敦便出发了。

他对于许员外家自然是轻车熟路，人也走得很快，虽然心跳得快一点儿，但他的脚下不慢。不一会儿就到了许员外家门外。

许员外家很热闹，门前有许许多多的车马，有无数的仆人在门外走来走去，这是一些壮汉。胡敦心道：如果真的让他们看到了，岂不是给人家打死了？他们都是一些狗家人，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对外人都是狼一样的狠，一定不能让他们看到，但如今已经是夜晚了，怎么能不让他们看到就进院里去呢？

他还是决定爬墙。

胡敦是江湖上的大英雄，自然就不会在乎小节，他想到：

我只要爬墙进得去，我一定可以找得到那一间喜事儿的洞房，那时你看胡敦的本事

好了。

他找到了一个背静处，他听了一听，也象人家江湖上的人一样，投入了一粒石子，投石问路。投入了好半天，也没有人声，他知道里面根本就没有人，许员外大喜，人可能都喝喜酒去了，这里怎么还会有人站着？

他一扔那一条绳子，绳子虽然扔得不太准，但他看到了曲曲弯弯的绳子一直到了院子里，扯在了一棵大树上了，他一拽，不动。心里大喜，知道行了。他就爬着入了院子。

隔着一堵墙，他竟然吃惊了起来，在这墙里，许员外家的吵吵嚷嚷声都可以听得见，他听得院子里有人在大声劝酒，有人在喊人，来来去去的人都在忙碌。

他弯下了腰，他把他的绳子忘了。

他现在的事儿是要找到那一间洞房。

当然很不好找。

如果是在一般的人家，有那么个三间五间的房子，他自然很容易就可以找得到那一间洞房，但在这里，他可真的就找不到。

他看到了一些来来去去忙碌的人。

他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

那是两个下人，是为人家酒宴端茶送水的。

——你送去了酒没有？

——我怎么敢不送？老爷子越是这时候越是想喝熊酒。咱们给老爷子办喜事儿又不是头一回了，怎么会不明白他的脾气呢？

——人家说，老爷子他一到了这时候，更有劲头了。一喝下烧得死人的熊酒，老爷子就不老了……两个人都吃吃窃笑。

他听得这两个人讲话，知道这里附近便可能是洞房了，他差不多可以找到那一个钱姑娘了。

这时，他看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手里端着一只盘子，盘子里装着一些点心什么的，对面的两个一见了，就笑道：“三哥，你是去给老爷子送点心的吧？”

那人一笑道：“是啊，老爷子的点心，不送去怕今晚忙过了饿。”

一个人道：“你可是弄错了，老爷子今晚可是未必会饿的，他今晚得意着呢，怎么会饿？”

三个人都在轻轻窃笑。

笑过了，那一个送点心的就道：“你们别胡扯，如果这话让老爷子听到了，你们还不是一个死？”

那两个人一听，都不由得肃然。

胡敦一听，便知道这一个人是去给那一个许二员外送点心的，他心里不由得暗喜，他心道：看来不用费功夫，只要跟着这一个小子去，就一定找得到那一个许二员外，就一定找得到那个钱姑娘。

他隐隐跟着那一个送点心的人，走到了一座花园内。

这里，有一处很大很大的房子。

房子的四周，根本就没有一点儿动静，房子里也没有什么喜气洋洋的样子，只是屋子里有灯，灯也不甚明亮。

那一个送点心的男人轻轻咳了一声。

好久，才有人在屋内问道：“什么人？”

这人低声道：“老爷，我是才子，我来给您送点心的。”

屋里的人慢慢吞吞，好久才应声道：“好，送进来吧。”

那人把点心送进去了，又马上走了出来，他的脸上带着笑意，转身走了。

胡敦知道一些江湖勾当，他明白，如果他在一处亮处弄破一块窗纸，就可以看得到

屋子里的那一个许二员外在干些什么了，但他不能在亮处干这事儿，他得在一个暗处看。

他就在一个暗处捅破了窗纸，盯着看。

他看到了女人和那一个老头子。

他吃惊了。

女人只穿一件水葱子袄，她的头发披垂着，象一片乌云，胡敦从前看也不曾看到过女人这个样子，他的心不由得就从他的心里向外蹦，他看不得这样子的女人，他的心跳得厉害。

这时，女人正同那一个老头子打仗。

女人道：“我不嫁给你，你一个老头子，你弄什么风骚事儿呀？你的女儿是不是和我一样大？”

老头子盯着她，他的脸上有一种恬不知耻的笑意，他说道：

“你以为你有多大，你以为你来我家是干什么的？你就是我的女儿，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女人噗哧一笑：“胡扯，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哪有老爹和亲闺女这么亲热的？”

老头子一乐，他说道：“怎么没有，这世上什么事儿没有？偏偏你要大惊小怪？”

老头子就向女人扑去。

女人在躲，她的脸上虽然有笑意，但她的身子却很灵巧，她在躲着这一个老头子。

胡敦的心跳得更厉害了。

他想，他应该马上冲出去了。

但恰在此时，门被敲响了。

老爷子干吞了吞口水，他大声道：“谁？什么事？”

门外的人道：“老爷，在墙外看到了一条绳子。”

“什么绳子？”

“是爬墙人用的绳子，看来有人过来了。”

“夜行人？”

“不象，象是小贼。”

胡敦心里愤愤不平，你胡敦大爷来了，你竟然敢说是一个小贼，你是不是活得腻了？看我要是能有时机，我一定宰了你！

此时，许二员外一笑，他冷冷道：“好，你让许达找人，四处搜搜也就是了，一个毛贼，也来烦我？！”

外面的人显然对他极是畏惧，连连答应是。

人走远了。

屋子里又响起来了那一男一女的争执声。

老家伙要让女人入彀，但女人却围着那一张床跑，不肯听他的。

胡敦的心里顿时无名火起，他心里道：“一个老得要掉渣儿的老爷子，生生要糟蹋人家的黄花闺女，人家不愿意也就罢了，竟然跟着追，成何体统？此时我不救她，这世上还有谁来救她？”

一念之下，他的勇气也就来了，他大声一喝道：“狗东西，休得作恶，你胡敦大爷来了！”

他一脚踹开了门，冲了进去。

第二章 英雄本色是挨揍

敦一时义气干云，便冲了进去。

他一进屋子，顿时也愣了。

原来人家那一个女人并不是在认真地逃走，人家只是在开开心，是在开玩笑。她此时的脸上面带桃花，一脸羞色，人家这是女儿的羞涩，让男人心跳用的，并不是因为她恨这一个许老爷子，才如此做的。

胡敦一冲了进去，他也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儿不对劲了。

他站在了许二员外的面前。

许老爷子一脸的惊诧，他冷冷看着胡敦，慢慢问道：“你是谁？”

胡敦此时又是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了，他恨恨道：“你是什么人，敢青天白日，强抢民女，霸占为自己所有，天理何在，人心何在？”

许二员外一见他这样子，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他看着胡敦，脸上不阴不阳，他心道：看这小子，确实看不出他是个什么人，江湖险恶，人心险恶，谁知道这一个人是个什么人？他的功夫如何？看他的脸色、眼睛，竟然看不出他有深湛的内功。看他的脚步，竟然也是蹒跚跚跚，趑趑趑趑，象是一个浑小子。

可许二员外是谁？他是北方武林中有名的许一刀。

他杀人时只要一刀。

既然只要一刀，他着急什么，他不必在意，他只要有一点点儿时间就够了，他只要有一刀的时间。

所以他大多时都是用来细细地看他的对手的，有时他是在细细地看对手的脖子，他能看出他自己的那一刀是砍在了哪里的，他甚至能听得见他的刀下手时的那溅血声和惨叫声。

但他今天真的看不明白了。

看样子是一个浑小子。

但他也很清醒，如果是一个浑小子，他一定不会来捋许二爷子的虎须。

他不怕许二爷的那一刀么？

显然他并不怕。

一般江湖的好手，他一到了许二员外的面前，他也总是肃然起敬，因为许二爷的刀随时都可能砍在他的脖子上。

但这一个胡敦显然不惧他许二员外，他一定也是许二爷的一个仇家，一个从外表看也看不出深湛功夫的高手。

他是什么人？是哪一派的？是武当派的高手？还是北方的神秘人物？他是少林的俗家弟子，还是一个南北四大家的人？

或许他是哪一个江湖异人的亲淑弟子？

许二员外越是看不出这胡敦是什么人，他就越是不敢轻易造次同胡敦动手。

胡敦此时的心也不大跳了，他知道他怕也是没用，他此时只有一条出路了，他得把这一个女孩子救走。

他看着这一个钱姑娘，他问道：“姑娘，你是不是被他强抢到这里，做他的小老婆的？”

这一个钱姑娘是玉堂春里的女人，是玉堂春里的红女，她此时一见到两人呆呆怔怔的样儿，就知道了许二员外的心思了，她心里恨道：你千般万般对我好，一个贼冲进了屋子，你的那一身本事都哪去了？你是不是得看一看姑娘的本事？你看姑娘怎么对付这一个江湖好汉的，让你许二爷也长一长眼界，让你看一看钱姑娘的能为。

她一念至此，就不由得脸上带笑了，她看着胡敦，轻轻地一声莺语，慢慢地一转秋瞳，眼里也说话，身子也温柔，对胡敦道：“这一位大侠，不知你是谁啊？”

胡敦一听得她问此一句，便想道：一般的大侠对女人都十分讲究义气，十分讲究忍让的，别说是这一个钱姑娘，就是一个狠心如蛇蝎的女人，大侠也不会计较什么。男人不和女斗嘛。

他对这一个和颜悦色的女人一定得回话，不然他岂不是没了大英雄的本色？

胡敦应该对她讲自己的名字，但他的名字在江湖上没名儿，他对她讲，她也不一定知道。

他对这件事儿挺遗憾的。

但他是大丈夫，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他有什么不能讲的？

胡敦就一声响亮的回答：“我是胡敦！”

钱姑娘一听就笑了，她笑咪咪地说道：“原来是胡大侠，久仰久仰。”

胡敦一听就是一愣，他没想到，他的名字连这一个钱姑娘也知道，他以为他只是在那几个人中间有一点儿名声呢。他以为只有一个冯二师爷知道，芋头儿知道，小三癞子知道，莫景儿知道，路永知道的人，天下再也不会有第六个人知道他的大名儿叫胡敦了。岂知在这里，连这城里有名儿的钱姑娘也竟然知道他的大名儿，一听得他通名道姓，就来了一句毕恭毕敬的久仰久仰。

胡敦的心里一阵子热。

此时，坐在一边的许二员外的心里越来越笃定了，他看得明白，这一个胡敦是一个笨蛋，就是他有再强的功夫，他的心眼也不是很多的，在他与这一个江湖上有名的媚女人钱杏儿手里，他不死才怪呢。

他得稳稳地坐着，刚才那一点儿慌张，怕是已经被这一个钱杏儿看不起了。

钱杏儿此时越发显得迷人，她一走一摇，一走一摇，胡敦看得也眼里发呆，他心道：原来女人走路，可以这么走的，屁股可以一摇摇得这么远？但这么一摇，总也是走不快，她好半天也走不出几步路去。

但这钱杏儿竟然真的走到了胡敦的面前。

“胡大侠练的是什么功夫啊？”

胡敦的脸色变了。

他不知道一冲进来，人家还得问他的功夫是什么。他才想起来了，他根本就不会什么功夫。

他吱吱唔唔地说不出话来了。

这时，许二员外的脸气得青了，他的脸色很难看。

他恨这个无事冲进来撞他好事的王八蛋，这一个混蛋看起来象是一个醉汉，但他根本就没有醉，他只是一个傻瓜，一个笨蛋。

他刚刚要去教训胡敦，就看见了女人的微微一笑。

钱姑娘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她此时一向胡敦冲去，叭地一声，就出手了！

胡敦还没看清她的出手，身子就飞了出去，平平地向外一飞，叭地一下子就摔在了地上。

没等胡敦起身，女人又冲过来，抓起了他。

她冷冷地说道：“你是谁？你是什么东西？你怎么来这里胡搅？”

胡敦被她一摔，当时就摔得七荤八素，话也说不出来了，人也摔得迷迷胡胡，他忘了他是大英雄，只是惊奇这一个在玉堂春出来的姑娘竟然有一身好武功。

人家根本不用他救，他来这里忙什么？

他的嘴角上有血，身上有伤，他爬起来的时候，肋骨隐隐作痛。

但钱姑娘不放过他，她抓住了胡敦，把他抓到了许二员外的身边。

许二员外一直在冷冷笑着，他看着胡敦，慢慢道：“你是谁？”

“我是胡敦。”

许二员外当然不知道谁是胡敦，他怎么会认得胡敦？

他一把抓住胡敦，他不相信胡敦一个粗人，没有别人的怂恿，他敢来这里找许二员外的麻烦。

“说，谁要你来这里的？说！”

胡敦说不出来，他无话可说。

许二员外可不管他的死活，他一只手轻轻伸出来，他用手对着胡敦，说道：“如果你不说，我就轻轻一捏，你的这一条手臂就废了……”

胡敦总在馆子里听一些江湖话儿，他当然知道许二员外这一句话可不是开玩笑，他是认真说的。

但胡敦能说什么？

胡敦很气沮：“我说……我说什么？”

许二员外道：“谁给了你钱，让你来这里闹的？”

胡敦没钱，他的兜子里只有三十个大钱，他怎么会有钱？

所以他没有出声。

许二员外道：“好，我宰了你！”

他一出手，他的手一用劲，胡敦的胳膊就咯咯吱吱响。

响了好半天，眼看着胡敦的脸上满是汗水，他的眼睛冒火，他的心里此时倒是盼望能再闯进来一个人，好来救胡敦一命。但没有人来。

他看着他的胳膊扭到了不能再扭的地步，他听到了他的胳膊吱吱咯咯地响，他知道他的一条胳膊算是完了。

没有什么大侠来，没有人来救胡敦的命。

此时，反是那一个女人，那一个钱姑娘出手，她的手很白很白的，她抓住了许二员外的手。

许二员外很生气，此时他正要活活宰了胡敦呢。

钱姑娘的心里乐开了花，她心道：没想到，来了这一个傻瓜，他一来，让这一个老家伙对我反是更能好一些了，他娶了九位老婆，可从来没有一个老婆差一点儿被江湖英

雄救走，只有他的老婆们看不起钱杏儿，生生得到了这一个傻呵呵的人的敬爱呢。

她想到了这里，抓住了许二员外的手。

“老爷子，老爷子，你饶了他吧？”

许二员外此时一心气恼：“我为什么要饶了他？”

钱姑娘乐了：“你怎么忘了，今天是你的喜日子，你怎么能跟他生气？”

许二员外的脸上有了笑意，他慢慢对钱姑娘道：“他也许是江湖上的哪一个混蛋弄来对付我的呢？”

钱姑娘嘻嘻笑了，她不以为然：“老爷子，你觉得江湖人会用他来对付你这大名鼎鼎的许一刀么？”

许老爷子当然不会认这个账，如果江湖人竟然会用这么一个废物来对付他许一刀，他许一刀岂不是也很是屈辱？

他摇摇头，脸色也变得好一些了。

女人又继续媚笑：“他一点儿武功也不会，他只是一个混混而已，他连你大名鼎鼎的许二爷都不知道，你怎么和他一般见识？”

许二爷此时也知道了，这一个胡敦只是一个糊涂蛋，他一出手，便心里好生后悔，早知如此，他一出手，便可以把这一个糊涂虫宰了，让他再也不能活在这个世上，这样子岂不是更好？此时已经被钱杏儿一语点破，就再也不能杀人了。

胡敦此时的苦受大了，他的一条胳膊在许二员外的手里，他的胳膊咔咔响，马上就要断了，他汗流似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钱姑娘一见到许二爷脸色微霁，就笑了，她大声道：“来人！”

就进来了一个下人，这是许二爷的贴身侍卫张大头。

钱姑娘道：“你把这一个人带走，把他关起来，让他吃一点苦头儿。”

许二爷看着张大头，点了点头。

张大头知道许二爷点头的意思，他是要张大头把这一个胡敦宰了。

张大头道：“二爷放心，夫人放心，我一定照办。”

张大头以为许二爷会训斥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一个男人什么时候进来的，但许二爷此时不训斥他，他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他大声道：“这么一个小混混儿，还要老爷子操心么？我收拾他就是。”

但钱姑娘一笑，说道：“张头儿，此事可不那么简单，你不要伤了他，他根本就不会一点儿功夫，你要一出手，他可就是死定了，哪一天如果老爷子想问一问他什么话，可就问不着了……”

张大头心头一凛，他知道他不能动一下这个胡敦，万一弄死了他，让他如何向老爷子交待？

他起身把胡敦带了出去。

屋子里，又只剩下了那一个女人和一个许二员外。

许二员外很是气恼，他明白，如果是一个身怀上乘武功的人进来了，他一定会死在那一个人的手里，他一身赤裸，动也不敢动，怎么会还得上手？

他一定要好好惩处家人，他一定要他们好好吃一些苦头。

钱姑娘乐了，她最明白此时许二员外的心境了，她柔柔道：“老爷子，你娶我来，可不是看着的吧？”

她一下一下地抚摸着老爷子，她想让老爷子忘了一切，她的抚摸很有效，一会儿，许二员外就把胡敦给忘了。

此时张大头可没忘了他。

张大头和他的手下人把胡敦给捆了起来。

他的手里提了一条蟒鞭，他大声喝问道：“你是谁？”

“胡敦。”

“你来做什么？”

“我想.....救钱姑娘。”

张大头道：“你是那一个.....臭婊子的相好？”

胡敦心里很苦，他哪里认得这一个钱姑娘，人家的武功比起他来，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他凭什么来救人家？

“我不认得她。”

“胡说！”

张大头心道：我今天不把这一个人的事儿弄明白了，明天老爷子一怒，我的人头也将不保，我怎么敢放过你，你今天的苦日子是来了，今天你不死，也得剥一层皮.....张大头喝道：“打！不打他，他怎么肯招？！”

一顿鞭子，没头盖脑地打了下来。

“你受什么人指使？”

“没有人指使。”

“胡说，打！”

又是一顿皮鞭。

胡敦的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肉了，他的神智也已经不清了，他知道他会死在这一个张大头的手里，他再也活不了啦。

胡敦此时心道：我根本当不成大英雄了，我只是一个笨蛋，一个道道地地的笨蛋.....他眼看就要死了。

张大头猛喝道：“说，是谁要你来杀人的？看哪一个混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胡敦此时已经昏过去了。

一泼水，他又醒了。

“谁让你来杀许二爷的？”

这时，张大头听到了一个冰冰冷冷的声音。

“是我，是我要他去杀许一刀的.....”

张大头的后背一阵子发凉，他知道，这一回来的人一定不是一个胡敦了，他一定是江湖上的大人物。

张大头和他的两个手下都抓起了兵器。

那一个人一叹道：“没用，这根本就没用。”

张大头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一个一身白衣的年轻人，他的脸上还带着笑意。

第三章 天下第一恶人

在张大头身后的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很怪很怪的年轻人。

他冷冷看着张大头。

张大头感到一股杀气，他盯着这一个年轻人，喝道：“你是谁？”

年轻人根本就不把个张大头看在眼里，他慢吞吞地走上去，一伸手，唰唰地一切，胡敦身上那一圈圈儿的绳子便脱落在地。

张大头道：“你是谁？”

那一个白衣年轻人道：“是我。”

张大头一下子怒气横生，他心里道：妈的，你是谁，报上你的狗名就是了，你傲什么？今天你就是天王老子，也要你栽在这许家庄，莫非你能飞出去不成？

他一声喝道：“看家伙！”

胡敦此时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神智仍然很是清醒，他看得清清楚楚，张大头一声怒斥，三个人便同时出手了，一把剑、一条鞭、一把刀齐向那一个年轻人的身上招

呼，就不由得惊呼了一声：“小心！”

谁知那一个白衣公子一动也不动。

他只是冷冷看着这三个人忙。

刀捅在了他的身上，鞭抽在了他的头上，剑刺进了他的胸膛！

胡敦吓得闭上了双眼。

胡敦心里暗暗悲叹，这一个好好的人算是完了，他一动也不动，竟让那三个人生生地把他杀死，他岂不是比胡敦还傻？

但此时他听到了一声声的叫喊，这叫声很惨，但不是一个人在叫，是两三个的惨声叫喊。

他明明听得有一声叫喊是那一个张大头的声音。

睁开了眼。

他看到了一场奇景。

张大头的那一条鞭子缠在了一个打手的脖子上，把那个打手勒得直翻白眼；另一个打手的一把刀正砍在了张大头的身上，奇的是张大头居然不动不惊，刀砍在身上也不敢动，他莫不是被这一个年轻公子点了他的穴道？而脖子上勒着一条鞭子的打手，他手里的剑竟直直刺入了另一个人的胸前。

眼见得三个人都是没活了。

年轻人眨眼之间就杀死了三个人。

他轻轻松松看着胡敦，他看胡敦的眼色很是奇怪。

他也弄不明白胡敦凭什么来与这一个许一刀作对。

他对着胡敦笑：“你能不能站起来？”

胡敦几乎站也站不起来了，但他强忍着，站了起来。

年轻人对他很是赞许，他说道：“好，咱们走好了。”

胡敦的心扑扑直跳。

他现在知道了，这许家庄不好惹。

但这一个年轻人并不在意这些，他只是慢慢跟着胡敦，他象是在闲庭信步，一步一步很有兴致地走，走得很是悠闲。

他和胡敦一走出门，胡敦就暗暗叫苦。

门前站了许许多多许家庄的人。

都手里有家伙，都一个个凶神恶煞。

年轻人看着众人，居然一声也不吭。

众人中，有人叫道：“什么人，敢来这里找野火吃？”

站在胡敦与年轻人对面的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壮汉，他是许家的大管家，他叫吕声，是北方武林有名的高手。

胡敦知道，许家的许二员外一般人不知道，而这一个吕声却是人人皆知的，他在江湖上是极有名的人物。

吕声冷冷道：“阁下何人，竟然敢来我们庄上杀人，就不知道我们许家庄的厉害么？”

众人一听吕声叫号，当下就也跟着吵。

年轻人此时轻轻一句，他的声音不大，但却清清楚楚地传到了众人的耳中。

“我是来闲逛逛的，一看有人打人，就管了一点儿闲事儿，杀了三个人……”

他说话时也是轻描淡写，他说杀死了三个人，象是说他碾死了三只臭虫一样。

吕声此时心里一恼，说道：“你是谁？你敢在这许家庄杀人，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年轻人道：“我不告诉你我是谁，我只告诉你，我今天已经懒得再杀人了，你识相一点儿，就让你的这一群狗人让开路，让我走好了。不然，我可以再杀人，一直把你们这一些人都杀死……”

吕声道：“你有什么本事？你以为你是天下第一恶人么？天下第一恶人，他一天也

只杀死七十七个人，你看许家庄，共有一百多人，你杀得了么？”

年轻人道：“好，如果你惹火了我，我就杀死你的一百多人，让天下第一恶人的名头再响一点儿，有什么不好？”

吕声看着这一个年轻人，心里突然一激凌，不对，莫非这个人就是那一个天下第一恶人？不然他怎么会在这里稳稳当当地站着，不走不动，象是等着人家送他，他如果没有这本事，怎么会这么毫不在乎？

他莫非就是.....

吕声的脸色变了，他战战兢兢地道：“你.....你是天龙.....？”

年轻人的脸上有了一点儿笑意，他一点头道：“不错，我正是天龙。”

众人再也不语了，根本就没有人敢再吱声。

在场的，除了一个胡敦，再没有人不知道天龙是什么人的。

江湖上的人，你可以谁也不认得，但你必须认得天龙。

如果孩子在哭，你可以说一声：“别哭，别哭，如果你再哭，天龙就来了.....”

孩子就吓得不敢哭了。

如果犯了过失，你可以发一个最最毒的毒誓：“我如果再犯此失，让我一出门就遇上天龙.....”

如果有人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天龙的过失，他身边的人全都会大惊失色，没有一个人敢吱声，转眼之间，人就会走得干干净净而且，第二天，这个人就会死，死在昨天他讲话时在场的那几个人手里。

不管他是不是朋友，他们一定得杀死他，如果他们不杀死他，让天龙知道了，他们这几个人的性命都会不保。

这个年轻人就是天龙？他就是天下第一大恶人天龙？

天龙道：“还不把你们的庄主叫出来？！”

许二员外来了。

连胡敦都看得明白，威风得不可一世的许二员外此时没了一点儿威风，他的腿在哆嗦。

他的身边站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那个钱姑娘。

许二员外战战兢兢道：“听得是天龙大侠来此，有失远迎，还望包涵才是。”

天龙道：“许二，我杀了你三个人，因为他们要杀死我的这个朋友。”

他一指胡敦。

胡敦心里也一愣，他是天龙的朋友？他不是天龙的朋友，但他此时知道，他不应当对于天龙的话有什么应声，因为他要听一下那一个混蛋的许二员外讲些什么。

许二员外没了他的那威风，他笑着道：“既然天龙大侠要和这一位朋友走，我的家人当然不该拦，张大头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天龙道：“我告诉你，我可不是什么大侠，你可别叫错了称呼……”

许二员外不敢吱声了。

那一个站在一边始终在察颜观色的钱姑娘笑了，她一阵子轻轻的媚笑，她仍然是一笑一扭，一笑一扭，走到了天龙的面前。

胡敦站在天龙的一边，他看得明白，这一个天龙是一个好色之徒，天龙的眼睛都看到钱杏儿的衣服里去了，天龙的眼盯着钱杏儿，声音也满是和气，他说道：“姑娘就是今夜的新人了？”

钱杏儿却明白她该做些什么，她轻轻窃笑道：“公子难道没有做过新人么？”

这不象是在剑拔弩张，倒象是一对情侣在谈情说爱。

天龙冷冷一笑，他的笑意也象是要杀人。

“我可没这样的好兴致……”

钱杏儿吃吃笑道：“如果公子有兴致，我当然可以让公子一尝做一夜新人的滋味儿，

公子可以见到一些很好的女孩子，一个个都很有味儿.....”

天龙道：“是么，好！我哪一天就专门来看一看.....”

他转身对胡敦道：“你走吧，我和你一起走。”

胡敦不语，他起身就走。

他的眼前，一片兵器之光。

但他毫无惧色。

两人从众人中走出，一直走出了许家庄。

走到了庄外，天龙突地一啸，这一声啸却象是龙吟大泽，一如炸雷轰响，彻地而起，回荡九天，经久不衰。

胡敦看着他，心里很是羡慕，他心道：我要是有了天龙的本事，我就能做成大英雄了，但看他瞅人家的女人那样子，怕也不是什么正派中人，我怎么能同他在一起？

这时，天龙对胡敦道：“我还没有问过你这位老兄，你去许一刀的家做什么？”

胡敦反是愣了，他去许一刀家是为了救那一个美人钱姑娘，他想救人，反而被钱姑娘一只纤纤素手一出，就把他打得飞了起来，这话怎么对天龙说？

天龙道：“好，你不愿意讲话，就不讲好了，世上谁又会逼你说？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去，看一看我今天找宝？”

胡敦是一个直性子人，他一听得天龙说他要去找宝，就直直一问：“你找什么宝？”

天龙乐了，他哈哈大笑：“找宝你还不明白么？天下有的是人，可没有多少宝贝，你如果跟我去，就可以开开眼界了，你可以看到一些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

胡敦心里一想，却也好奇，什么东西是宝贝，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只是听得人家说，有珠宝玉石，有珍奇异物，但都是什么样子，别说是看，听也没有听说。

他愿意跟着天龙去看。

此时，已经是夜深了。

天龙道：“我带着你，让你自走，我们便来不及了。”

他一手抓住了胡敦的手，身子一纵，脚下飞快，胡敦便觉得身子被风扯了起来，没有了一丁点儿重量，飘飘忽忽的，随风而起，竟在天龙的手中，一扯而动。

两个人象是一阵风，直飞向黑夜。

在一处很偏僻的山岬，有一片小小的石坡。

石坡上，坐着天龙与胡敦。

坐在这里，看着四周，黑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儿光亮。从一边看，有一片辽阔的光亮的水域在闪，那是一片湖水。这一片山岬傍湖依水，光光秃秃的，没有什么遮饰。

胡敦看着天龙，等着看天龙如何找宝。

这只是一片光光秃秃的大石坡，根本就没有什么宝物。

但天龙却一点儿也不急，他只是闭着双眼，一声也不响。

等了一会儿，只能听得远远的地方有一声声的野兽在嚎叫。

胡敦忍耐不住了，他说道：“你说……哪儿……有什么宝物？”

天龙一脸的冷漠，他说道：“马上就来了……”

他的手一扬，便飞出了一块石块般的東西，这东西打在了石头上，竟然不跳不蹦，一碰地便止住了，一瞬间竟然着火了，火苗很旺，却带着黑烟，黑烟飘飘袅袅地向天际飘去。

天龙一连打出了五块这样的东西，便在他的四周点起了五处黑烟的火光。

奇的是，这一片光亮虽然不大，却是飘飘袅袅的一缕，在空中显得很是诡异。

天龙道：“你坐好了，无论来了什么人，你也不要作声，如果你出了声，我也不会救你。”

胡敦知道这一个天龙很有本事，他的话一定有理，他就也象天龙一样，危襟正坐，一声也不响。

真的就有了声响。

远远的，先是有了一声一声的鬼啸，这鬼啸声叫胡敦的身子一阵阵战栗，他心里怕得很，如果不是他同这一个有着一身本事的天龙坐在这里，如果不是天龙早就告诫他，他一定会吓得拔腿跑掉。

这一声声的鬼啸声渐渐近了。

象是一阵旋风，突地止在了他们眼前。

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三个鬼魅般的人。

三个人都身穿一身黑衣，沉默不语，静静地站在了天龙的面前。

三个人排成了一排，看着天龙，他们眼前的天龙是一个泥雕木塑般的人，一声也不出，一动也不动。

胡敦早就听得天龙讲了，不要他出一声，不然，此时一见到这三个人他一定得望风而逃。这三个人长得太可怕了，活象是人世的鬼魅。他们中的一个是个高的个子，但一排长长的牙长在了外面，他还总是在嘿嘿地笑着，恶鬼一样的冷笑。他的手很怪，手指长长的，又只有骨头，指甲长得吓人。第二个人矮胖矮胖的，他也在乐，但他的嘴很大，嘴丫子咧到了腮边，一看象是一条大大的鲇鱼精，象是一个长着一张鲇鱼嘴的鬼。

他穿着一身花衣服，象是男人，又不象是男人，象是一个滚动得很快的花球。第三个人是一个很壮很壮的瘦子，他的身上很少肉，但每一块肉都是精肉，都是为了杀人而用的，他的手总是懒懒的，放在一边，象是总也没有用。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会时时用他的这一双手杀人，而且他杀人时的动作会很麻俐。这一个人穿着一身缁衣，象是一个出家人。

这三个人都站在了天龙的面前，他们看着天龙，齐声道：“蛇江三鬼特地来给龙君贺喜，愿龙君多福多寿！”

三个人的话讲完了，便一齐向天龙跪下，向他老老实实叩了三个头。

待行礼毕，便从他们的身边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包袱，包袱打开了，便见得一片珠光宝气从包袱边腾起。

包袱里满是珠宝，是一些胡敦见也没有见到过的珠宝。这一些宝物，可以买下胡敦见到过的一家店铺，从他居住的那一条街买起，一直买下两三条街。

但如此多的珠宝，却也不被天龙看得如何值钱，他只是对三鬼轻轻点头，说道：“好！”

三鬼听得天龙亲口吐出了一声好，便脸上皆有喜色，如奉纶音，如听天籁，人人快意起来。

他们再三行礼，转身而去。

他们的身影一眨眼就没了。

再有了一会儿，就来了另外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他的样子不象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他的背上自背了一个包袱，包袱很大，他的身子也很壮，脸上满是炸得蓬蓬松松的胡须，他的两目象是豹眼，一直凜凜有威，他看着天龙，突地有了一脸惊喜，他轻轻地跪下，向天龙道：“褚衣一拜，愿龙君多寿！”

他把他的包袱解开，放在了地上。

包袱里的东西一一排开。

全是一些珠宝，祖母绿、猫儿眼、蓝田玉石滇西珥，都是一时名贵，是胡敦看也不曾看到过的东西。

天龙对着这一个大汉说道：“好，你去吧。”

这一个大汉如奉圣旨，恭恭敬敬地行礼，再转身，慢慢走入到黑暗中去了。

就又有伙伙的人来，伙伙的人走，不一会儿，地上就放满了珠宝，满地珠宝，放着灿灿宝光，光闪闪的，摆满了眼前的地面，照着两个动也不动的人，象是阴阴地狱

里的恶鬼。

此时，天龙一叹道：“好了，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入这条袋子里，背着，我们走……”

胡敦的心儿正噗噗跳，他从来见也不曾见到过这么多的珠宝，此时却让他去收拾，自然手忙脚乱。

他正往袋子里装，听得一声冷哼，有人说话了。

“天龙，你这个天下第一恶鬼，我恨不能生生地吞吃了你才解恨！”

胡敦的手一哆嗦，珠宝就掉地上了。

天龙听得这人的声音，竟然没有一丝的惊惧，他慢慢对胡敦道：“我看你是一条汉子，你在许家庄，死也死过了，也没有见你哆嗦，只是一个女人在说话，你就怕了么？”

胡敦心道：我有什么怕的，只不过我没有想到会有人来，没有想到会有人对你敢不恭敬，而且这一个对你不恭敬的人还是一个女人。

他一边向袋子里装珠宝，一边在向四外望，说话的人是谁？她怎么敢向天龙挑战？

第四章 恶人自有恶人磨

胡敦和天龙回头看时，便见到了一个袅袅娜娜的女孩儿从黑暗中走出来，听她的声音恶声恶气，很象是天龙的一个大仇人，但一走出来，却满面是笑，盈盈掬掬的笑意，让她的一身奇怪衣服也不那么吓人了。

她穿着一身奇怪的衣服，格衣服又不是格衣服，花衣服又不是花衣服，在她的衣服上，绣着一朵朵大花，却又有五种毒物在一些花上爬着，那五种毒物都很大，样子一个个都显得很丑陋，黑色的蜘蛛，赤色的蜈蚣，赭色的蝎子，还有花色的蛇与样子很不起眼的草爬子。

这是北方的五毒，是北方的几种毒物。北方的这几种毒物如果在一般地方见到时也就罢了，但此时在一个笑吟吟的小姑娘的衣服上看到，就显得十分诡异了，她乐呵呵地看着天龙，刚才那凶凶的语气根本就只是吓人的。

也是奇怪，刚才天龙那胸有成竹的样儿，此时变得无影无踪了，他一看见这个小姑娘，就显得没了主意，他的脸色变了，心里暗暗叫苦，他看着胡敦，低声道：“快，快一点儿！”

他是不是很怕这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走到了他们面前，她看到了胡敦，就嘻嘻而笑，拍手笑道：“原来你也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

天龙的脸一沉：“我说话一向说一句就算一句，我怎么说话不算数？”

小姑娘道：“你说你一向不用别人，独往独来惯了，可你这不是有了一个人么？”

看起来，天龙似乎最怕这一个女孩子说他有一个下人了，他大声道：“我可是告诉你，他不是我的下人。”

女孩儿盯着天龙，大声道：“他不是你的下人，他怎么会替你收拾这些东西？”

天龙语塞了，他知道让这一个女孩子盯住了，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他突地大声道：“胡敦，你放手！”

胡敦一时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只好放了手，他呆呆地看着天龙，不知所措。

天龙道：“好了，一会儿让我来收拾，我又不是不会收拾这些玩艺儿。”

女孩子在嘿嘿冷笑：“是么，显然是你用他做你的下人，此时一见到我来了，就不认是这么一回事儿了。天龙，你这人坏虽坏，但可没有一回讲话不算数的，你这一回怎么了？”

天龙大声道：“他不是我的下人，他是我的朋友，朋友之间，自然得互相帮忙了。”

女孩儿的心里很是怀疑，她盯着胡敦，她看得出，这一个胡敦没有什么本事，最少

是没有什么大本事。天龙在江湖上一向自行独往，不与人同，从来不混大帮，套朋友。她也从来没有听到天龙有什么朋友，他怎么会交这样一个笨蛋朋友？

她走到了胡敦的面前。

她又叉着腰，问：“喂，你是天龙的朋友么？”

胡敦回头看一看天龙，他看到了天龙的焦急，他不明白天龙为什么要说他是天龙的朋友，他根本就不是天龙的朋友。但他一见天龙如此焦急，就知道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奥妙，他就说道：“不错，我是他的朋友。”

女孩子咦地一声，她觉得奇怪，天龙交朋友，怎么会交这么一个没有一点儿本事的人？

她说道：“天龙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他是天下最坏最坏的人……”

胡敦此时一见他的话被女孩子怀疑，也就有一点儿认真起来了，他说道：“他不就是天下第一恶人么？”

女孩子的眼珠子瞪得大大的，她看着胡敦，问道：“他是天下最坏最坏的坏蛋，和他交朋友，你会有什么好？”

胡敦此时的心思也转了，人也多了一点儿活气，他拍拍胸脯，大声道：“咱胡敦交朋友，从不挑拣。他与咱是患难之交的。”

女孩子半信半疑，她自言自语道：“奇怪，患什么难？这个天龙在紧急关头只会害人，他怎么会成为这个坏蛋的朋友？”

女孩子自然想不明白这件事儿，她此时说道：“天龙，我来找你，还是那一件事儿……”

天龙已是站了起来，他一边往袋子里装东西，一边道：“你的事儿我没法儿，还是你自己去吧，你乐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别来烦我……”

她瞪着眼，大声吼道：“天龙，人家都说你这个人坏虽是坏，但你从来不怕什么人，看来这话是说错了，你这个人什么都怕……”

天龙被她一激，脸色也红了，他狠狠道：“我怕过什么人了？”

女孩子一见他生气，心里暗暗高兴，她装着若无其事，说道：“我说一个地方，你一定害怕。”

天龙从鼻子里冷哼一声。

女孩子道：“我告诉你，白山冰宫里的人来了，你猜，她们来做什么？”

天龙悠然道：“她们一定是来找你的。白山冰宫的大公主跑了，她们不找怎么行？”

女孩儿很得意，她吃吃艳笑道：“天龙，你这个人如此冰雪聪明，怎么不知道你大祸临头了？她们是来找你的。”

天龙惊道：“她们找我做什么？”

女孩子更得意了，她笑道：“我告诉你，我这一次回去了一趟，在那儿做了一点儿手脚……”

天龙的神色更见惊慌，他忙追问道：“你干了什么？”

女孩子咯咯笑道：“我也没有干过什么，我只是在那儿留下一点儿你的痕迹，让她们知道我被人劫走，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她很得意，她看到了天龙的呆怔模样，她就更得意了。

天龙叫苦道：“你不知道你那一个老娘是一个不死不散的家伙？”

她拍手道：“好，好，就是叫你不死不散，我娘会找你，她会叫冰宫里的所有人都出动，都出来找你，他们会带你回冰宫，让你尝一尝冰宫‘九转还魂’的滋味儿，你看，这样好不好？”

天龙呆住了，他的脸一会儿一变，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他再也不是一个天地不怕的恶人了，看起来，他还真的怕这冰宫主人。

他冷冷道：“好，好，真的是好……”

他突然蓦地出手。一掌向女孩儿拍去！

女孩儿如果不防，很可能会被他一掌拍中，这一掌，连一边不会武功的胡敦都明白，拍到了身上肯定会很不好受。

但女孩儿一闪身，人就俊俊俏俏地飘向了一边。

她笑了，她大声笑道：“你想杀人灭口么？如果你真的杀死了我，你拿什么还给我老娘？她不宰了你才怪……”

天龙一脸的无奈，他轻轻道：“你想干什么？”

她笑了，她看着胡敦，有一点儿羞涩，竟然忸怩起来。

天龙大声笑道：“哟，真的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么，还做什么忸怩状？”

她一咬牙，狠狠对天龙道：“谁象你，一点儿也不懂得人家的心思……”

天龙无话可说，只好苦笑。

她说道：“我告诉你，天龙，我要跟着你。”

天龙的眼睛瞪大了，他说道：“我说，公主，你是不是吃错了药？你跟着我干什么？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事儿可做，一天到晚，从来不干一点儿好事儿，你一个堂堂的冰宫公主，竟然跟着一个恶人，让人看见了成什么体统？”

她依偎过来，贴着天龙，含情脉脉的样儿，也是一副俏生生的小模样，她轻声道：“天龙，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的。”

胡敦看着两人，竟然有一点儿呆怔住了，他不知道女孩子这是在撒娇，他根本不懂这些，但他是一个男人，竟然也被这一个小丫头弄得心有一点儿热。

天龙却对她说道：“我告诉你，如果你老娘真的找到了我，我可得告诉她，我根本就没有从冰宫里把你弄出来。”

她笑了，笑得很天真：“你以为我老娘会相信你？你可别作梦了，你想不死，就只好天天和我在一起，一旦我老娘的人来了，你也可以有条活路，我可以告诉她们……”

天龙不动声色，他问道：“不知道公主要告诉她们什么？是不是要告诉她们如何杀

死我？”

她笑一笑，她一笑起来，一抿她的小嘴，居然有十分风情：“我告诉她们，是我自己愿意的.....”

天龙装作不明白：“你自己愿意的，你愿意什么？”

她一跺脚：“你这个人装什么傻？我自己愿意跟你！我告诉她们，要她们回去，告诉我娘，我愿意跟你，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这几句话，连一边的胡敦都听明白了。

但天龙还是在装傻，他呆呆地问：“你愿意一辈子跟着我干什么？”

她笑了，一笑俩酒涡。

但天龙却愁了，他慢慢道：“我自己早就讲过，我独往独来，在江湖上一向是一个飘零，我怎么会带着你？你是不是弄错了？”

女孩儿乐了，她盯住了天龙，道：“我看好了你，怎么会差？我一向在江湖上从来没有看好一个什么人，我只是看好了你，我看好你，你应该高兴才是，我可是从来没有看上什么人的。”

她乐呵呵地瞅着天龙，天龙却是愁眉不展。

他看着胡敦，蓦地一问：“胡敦，你愿意不愿意跟她在一起？”

胡敦不明白他问话的意思，他呆呆地道：“我为什么要和她在一起？”

天龙道：“对呀，你看，胡敦不愿意和你在一起，他是我的朋友，他得和我在一起，他不愿意跟你凑一块，我有什么办法？”

女孩儿乐了，她轻轻凑近胡敦，笑得很甜蜜，象是胡敦是她的情哥哥。

“胡敦，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么，你看，我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很讨人喜欢？”

胡敦的鼻子闻到了一股很香很香的香气，他从来没有和一个女孩儿凑得这么近，他脸通红，心跳得厉害，他瞅着这一个女孩子，她把她鼓鼓的胸凑到了胡敦的眼前，衣服

如花，脸儿似月，人如馨香的花束，直直地瞅他。那样子让胡敦受不了，她是不是想闷死胡敦？

胡敦道：“你别凑得太近，你让我喘不上气来了！”

女孩儿哈哈大笑，她乐道：“果然是一个老实人，难怪这一个天下第一恶人要和你交朋友，你这个人太老实了，被他吃了都不知道。”

胡敦看着天龙，他没有讲话，他知道女孩子的话很有道理，如果他真是天龙的朋友，会不会上天龙的当？

龙此时却不愿看到她与胡敦故作亲热的样儿，他冷冷道：“我说公主，我把这一些珠宝都给你，你走得远一点儿，好不好？”

女孩子乐了，她走上去，从袋子里翻看着珠宝，一边看一边惊讶得直叫，她眉飞色舞，眼里满是贪婪的神色。

天龙笑了，他知道这女孩子虽然是冰宫公主，她也和一切世上的女孩子一样，喜欢这些亮闪闪的玩艺儿，她一见了这些东西，肯定会答应他，不再跟着他到处乱跑。

但想不到，女孩子翻了翻这些东西，赞叹够了，一件件一块块看得够了，竟然都放回袋子里，嫣然一笑，她笑道：“胡敦，你是不是天龙的朋友？”

胡敦此时只好点头。

她笑得更厉害了，她大笑道：“好，你既然是天龙的朋友，你就把这些玩艺儿拿去好了，这些破玩艺儿，天龙要它有什么用？”

天龙看着胡敦，他一声不响。

胡敦不知她是不是说笑，但他活了十几岁，还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好东西，所以他吃惊得张大了嘴，傻傻呆呆地看她。

她向着天龙笑：“你是不是不舍得这些东西？”

天龙的样子很淡，他知道她是在捉弄他，是想看一看他是不是真的和胡敦是朋友，

所以他笑道：“好，胡敦，你就做一回财主，这些都给了你，你拿走好了。”

胡敦的嗓眼发紧，他瞪瞪地看天龙：“你说什么？”

天龙道：“胡敦，这些珠宝真的都归你了。”

胡敦笑了，他嘿嘿傻笑，一脸傻样儿。

他知道，天龙决不肯把这一些珠宝给他，这是价值连城的东西，他怎么肯给人？

但公主乐了，她看着胡敦，说道：“天龙是不是你朋友？”

胡敦道：“是。”

公主一拍手，笑道：“这不就是了，他是你的朋友，他把他的财宝给了你，你不拿怎么行？你这就是看不起他了。他这个人，一向没有朋友。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朋友？”

胡敦一想，他与那五个人都是朋友，那五个人是小三癞子，路永，冯二师爷，竿头儿，莫景儿。

他明白什么是朋友，朋友就是大家好得象一个人一样，他手里有三十个大钱，如果有人要他拿出来，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他决不会藏着匿着，那还是什么朋友？

他看着天龙，他看到天龙的样子淡淡的，他就道：“天龙大哥，你说我能要你的珠宝么？”

天龙心里一怔，他知道胡敦是一个傻汉了，江湖上的人一向讲究不取别人的财物，但胡敦不懂这些，他才有这一问，足见他只是一个傻瓜。他此时看一看女孩子，见到了她正向自己挤眉弄眼，那就是要捉弄他天龙。天龙的心就一跳。

他有的是珠宝，要这么多的珠宝做什么？

如果他把这一些珠宝给了胡敦，那又会怎么样？

他想试一试。

天龙是江湖上的第一恶人，是因为他动辄就因自己的好恶而杀人，江湖上的男人恨他，因为他杀人，江湖上的女人恨他，是因为他喜欢女人，他喜欢女人时的举动太明显

了，不管女人是不是喜欢他，但她们都不敢当面说她们喜欢，因为世人知道他是一个坏蛋。他行事一向不问好恶，只是自己一意孤行地做。此时，他便想要看一看这一个胡敦有了这么多的珠宝时会做什么，一个象胡敦这样的傻人，有了这么多的珠宝，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大财主？他是不是会享福？他能不能守得住这些珠宝？

胡敦的心里一阵子热。

他以为天龙是自己的好朋友了。

什么是朋友？你看天龙，人家和自己相交不到一天，便和自己成为莫逆，愿意把他的财宝都给胡敦。他岂不是一个根本就不爱财，却喜欢与朋友相交的义气人？

胡敦心道：如果我不要这些东西，岂不是对天龙大哥不起了？我一定要他的东西，让他也看得起我.....一念至些，他便点头。

天龙与那一个女孩子都以为他根本就不会要这些东西，他与她都想劝胡敦一劝，劝他要这些珠宝，告诉他这些珠宝可以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大大的富翁。但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没有等他们再劝，胡敦就一口答应下来了。

他们反而愣了。

胡敦见他们都怔怔而立，就有一点儿不安，他问：“天龙大哥，这是不是你的全部财产？”

天龙摇摇头。

胡敦再也不想了，既然这不是天龙大哥的全部财产，他要了，对天龙大哥没有什么妨碍，他怎么会不要呢？

胡敦看着天龙：“大哥，你说，我要了你的这些东西，我算不算贪财？”

天龙愣住了，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女孩子抢着说：“不算，不算。”

胡敦道：“我这算不算要人家的不义之财？”

天龙的脸色一变：“你以为我这东西是不义之财？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根本没有逼着别人，都是人家送我的。”

胡敦心里一想，这也有道理，他亲眼看见的，的确是人家亲手送与天龙的，他一笔笔都亲眼见，有什么错处？

胡敦笑了，他拍胸道：“好，天龙大哥，我要了，你这些珠宝我要了……”

他好象是帮了天龙一个忙一样，很有气派。

天龙和公主蓦地大笑，他们笑啊笑啊，他们笑了一个够。

好久好久，他们才止住了笑。

他们人在江湖，已经看够了那一套一套的俗礼，看够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些虚伪，从来没有这样开心地笑过，没有这一个傻傻的胡敦，他们根本就没有欢笑。

公主突发奇想：“天龙，天龙，你就真的有了这么一个好朋友，又有什么不好？”

天龙看着胡敦，他的眼里闪着奇怪的光芒，他也慢吞吞地说道：“不错，不错，我真的有了这么一个朋友，又有什么不好？”

胡敦看着他们的眼光，他有一点儿不明白了，他们不早就他的朋友了么，怎么还说真的假的？

第五章 穷汉得了狗头金

湖上最可能暴富的是什么人？

江湖上的武人，一夜之间，声色犬马，吃喝玩乐，都可以得到。只要你做了一方的霸主，你便可以应有尽有，成为一时的豪杰。但你得功夫过人，你得是一方的霸主。

可谁想得到，一个胡敦也能成为一个财主？

先是胡敦到了一家酒楼，他进了酒楼时，神气不象过去那样儿了，人也不是伛背弯腰的，也不是低声下气的，一走进了酒楼，便直直地向着楼上走。

楼上，是这家酒楼的雅座。

胡敦听得人说，这家“春”楼确实是极有威风，非寻常人可以轻易去得的。但此时的胡敦已经非比寻常了，何处去不得？他一派神气，慢吞吞进了酒楼，一径向楼上去。

他的衣着也不是过去的胡敦了，他的上衣是一件湖绣的水色长衫，带一件赭色的箭衣里子，外套一件长长的英雄风氅，显得极象是江湖上的武人，凭添了几分的风彩。他的下身着一条武人的绉裤，扎着裤角，脚上是一双蛮靴，黑黑的小小软皮靴子，头上顶戴着一条英雄条绦，一脸的神气，象是啸傲江湖的大人物。

他刚刚走到了酒楼边，就有了一个店伙计匆匆走来，向他问道：“这位大爷……”

一句话未竟，那一个人猛然呆住了，他吃惊地看着胡敦，呆呆怔怔地道：“你……你……你不是胡敦……胡敦么？”

胡敦的脸色也一红，因为此时他也看到了，站在眼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好朋友莫景儿。

胡敦道：“不错，是我。”

莫景儿看着胡敦，他不明白胡敦是怎么回事儿，他看着胡敦，好久没有说出话来。

终于还是胡敦问了他一句：“莫景儿，你在这里干什么？莫不是你又在这里帮闲了？”

莫景儿道：“胡敦，你怎么了，发财了？”

胡敦一笑，一拍胸脯，道：“咱兄弟们不是讲过了么？咱们如果真的能发起来，也会象足了一个西楚霸王。”

莫景儿轻声问道：“你该不是从哪儿借来的这一套衣服，来这里混吃喝的吧？”

胡敦一笑：“这哪能呢，你看咱们兄弟象是那一号人么？你去找一找咱们的兄弟们，

让他们都来这里，‘春’楼楼上，我请客！”

莫景儿的眼睛发亮了，他看得出，胡敦真的是发财了，他应声而去，飞一般跑了。

不一会儿，就来了他的五兄弟。

这五个人是冯二师爷、小三癞子、竿头儿、路永，还有莫景儿。

五个人都是大嗓门，一个劲儿问胡敦发了什么财，他们的声音很大，酒楼里的人都直直地盯着他们。

但六人不在乎，他们直向楼上走。

迎面拦着一个人，这人是酒楼上的店伙计，六个人都认得他，他叫辛实。

“兄弟，今儿个是不是走错了地捻儿？”

胡敦一笑，说道：“不错，兄弟们走的就是这‘春’楼，你让开好了。”

辛实乐了，他冷冷瞅着六人，哼了一声，慢慢道：“你们六个人，冯二师爷，小三癞子，莫景儿，路大个儿，还有你竿头儿，胡敦，你们今生就甭想上这楼了……”

辛实也是狗仗人势，他一看这几位，都是街上的街混混儿，没有一个是有钱的主儿，就当头一拦，不让他们上楼，他心道：你们也太不自量力了，让你们来酒楼楼上喝酒，岂不没了这“春”楼的威风？如果你们六个都上了“春”楼，将来传了出去，还会有什么人来这里喝酒？

冯二师爷道：“你有什么威风，君子曰：不以民贱而轻之，不以金重而贵之，是为君子。你如此一做，岂能是君子所为？你……”

小三癞子大声道：“胡敦请我们，今儿个就要在你这里吃定了。”

辛实哈哈一笑，他说道：“各位兄弟不知，在咱们这几家酒楼里，只有这一个‘春’楼最是气派，人到这里吃喝，吃喝事小，重的是一个派头。你们有银子，去街头小馆吃好了，一菜一汤，也挺乐呵的，又省钱又好吃，有什么不好？在这里你们花不起银子……”

胡敦道：“你看，咱们哥儿几个得花多少银子？”

辛实笑道：“胡敦，你最少也得拿出三十两银子，你才可以上楼去。”

五个人都不作声了，他们突然明白，他们根本上不了这座楼，他们谁也拿不起这三十两银子。

他们的心蓦地跳得厉害起来了，他们想起来了：胡敦这人有一点儿呆，又有一点儿傻，他一时兴起，要在这“春”楼请他们众兄弟喝酒，可他有没有银子？他是不是明白，此地不是他胡敦请得起的，他最多也只能在哪一家小店请一请他们，在这里找酒喝，人家岂能不给他们一个羞辱？

他们刚要下楼，这时听得胡敦发话了。

“你们这是不是让人来喝来吃的酒楼？”

辛实道：“当然是让人来喝酒的酒楼，如果你有三十两银子的话，我怎么会拦你？”

这一行人在讲，一边早已经聚了一些人，这是一些富人，他们最爱看热闹。

就有人跟着起哄，吵着，有人说胡敦他们不识进退，居然上了这家北方最有名的“春”楼，他岂不知他们自己的身份？也有人乐呵呵地道：只要有钱，兜里有银子，你管他是胡敦还是胡二爷，你尽管侍候人家好了。

辛实此时一脸的不耐烦，他冷冷道：“来人！”

就来了三个大汉。

这是酒楼的三个店伙计，他们怒目相向，一直盯着胡敦们。

五个人都傻了，都扯着胡敦，让他下楼。

胡敦道：“辛二爷，你说，有银子，就能上楼去吃酒，对不对？”

辛实一笑：“不错，只要你有三十两银子，随你上楼！”

胡敦此时也十分气愤，他冷冷道：“好，你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银，这一块大银居然是十足成色的五十两。

他冷冷道：“辛二爷，你看，这是不是够三十两？”

辛实愣了，他想不到胡敦居然真的有银子，他不光是有银子，而且一掏就是一块足色的五十两大银。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谁知道胡敦居然会掏得出五十两银子？

此时突然觉得他脸上无光了。

他不愿意让胡敦上楼，但一言既出，他怎么有理由不让胡敦上楼？

恰在这时，有人轻轻地哼了一声，问道：“是谁在那里搅闹？”

辛实一听得这人问话，马上就低下了头，躬身答道：“老爷，是胡敦。”

在楼边闪出了一个光头的老人。

这人的样子很凶恶，一排两条扫帚眉，一脸的肉都是往横里长，他身穿一件绸衫，肥肥大大的绸衫上印着一团万寿花纹，在一身的肥肉上，还挂着三个玉坠儿，三个金钱儿，三个玛瑙鼻钱儿。他一身的罗嗦，是一个十足的土鳖财主。

他看着胡敦，问道：“你叫胡敦？”

胡敦一看此人，便知道他就是这“春”楼的老板，叫做一地刀光刁月成。

这人不好惹。

胡敦的心也突突地跳，他看着刁月成，说道：“刁老爷，我和我的兄弟们想上去喝一杯，可他不让。”

刁月成也是一个粗人，他一听得胡敦说他要上“春”楼喝一杯，他就光火了，他大声道：“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也要上楼喝酒？”

路永一见刁老爷子光火了，也暗暗心惊，他回答道：“刁老爷子，我们是看你这楼有名气，才攒足了银子，来这里吃一下子的，人在你这里吃上一回，也算是一世不白活啊。”

路永的嘴巧，这一句把刁老爷子的火弄没了。

但他仍然看着胡敦，冷冷道：“胡敦，你有银子是不是，你有银子，想在这楼上风光风光？”

胡敦道：“老爷子说得对。”

但刁老爷子一声怒吼：“滚！你们都给我滚！你有银子，我不稀罕！回家买上一角猪肉，用你家的大锅炖一炖，吃一锅肉好了，买上一瓶酒，回家搂着老婆喝吧，喝死了才好。再要上我的酒楼，我宰了你们！”

六个人走下了楼。

他们无奈，只好上一家小小的酒店。

这是一家他们常常光顾的小店，小店的人不坏，但菜坏，酒酸。

他们喝得闷闷不乐。

六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

冯二师爷道：“胡敦，胡敦，君子可受胯下之辱，他当我们是下贱，我们也不是，你不必在意……”

路永拍桌子，大声道：“妈的，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就是有那么一把刀么……”

但一句话讲完，也知道人家确是了不起，人家刁老头子的地趟刀法在北方是有名的，一般人都不敢小视他。

小三癞子的眼睛也要睁不开了，他看着路永，说道：“路大个儿，你以为刁老爷子的地趟刀有什么了不起？上一次我看到了他同那一个南方来客斗，那一把刀……”

小三癞子的脸上有一种恐怖的神色，一想到刁老爷子同南方客的一场决斗，他的心就哆嗦。

莫景儿道：“我看，我们绝没有法儿同这一个刁老爷子斗，他在这一带，谁见了不惧他三分？”

胡敦此时听着他们讲，他心里道：都说这一个刁老爷子厉害，可他是没有看到我天龙大哥，如果见了我天龙大哥，他一定得跪下求饶，一定得爬着啃我天龙大哥的靴子。就是遇上那一个小公主，他也不敢出声，只有乖乖听人家话的份儿，哪里敢有一点儿脸

色？他一动，那一个小公主不生生吃了他才怪呢。

他一想到了那一个小公主，居然有一点点儿笑意了，他的脸上有了笑。

冯二师爷道：“胡敦，你怎么会有五十两大银，我在那一个小衙门里呆了三十年，我也没有见到过几块这大银。莫不是你发了财？”

胡敦是一个憨人，自然不会想到富人不露白的道理，他就一五一十地向五个人讲了他的事儿。

众人听得血脉贲张。

真的有这么一个天下人人畏惧的魔头，真的有什么冰宫么？也真的有那么奇奇险险的遭遇么？

人都听得半信半疑。

冯二师爷道：“奇遇，奇遇，胡敦，你是遇上了贵人了，你的命中有此一遇，是一生的财运。”

路永道：“胡敦，我看你是糊涂了，你就跟着那一个天下第一恶人走，让他教你功夫，你就成了天下少有的高手了，你失去机会了，这岂不是可惜么？”

小三癞子、莫景儿都道可惜。

胡敦道：“你以为人家是诚心诚意的么？人家只是客情，同你拜兄弟，你太认真了，岂不让人家耻笑？再说天龙大哥也不愿意与人一起走，他一向独往独来惯了，他怎么会教我武功？”

众人都道那也有理。

但人都十分惋惜，如果此生能得这么一个高手教你，可就威风十足。

小三癞子也道：“胡敦，我看你不要着急，你既然有了钱，我们何不办一个武馆，请一个教头来，让他好好教我们，我们都一齐学，将来也上那一家‘春’楼，好好威风威风？”

冯二师爷道：“好，好，胡敦正好不明白钱财上的事儿，我也来帮帮他，你们都好习武，将来成了大事儿，我也能跟着你们借一借光。”

众人都拍手，都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胡敦当然也高兴，有众兄弟们帮衬，有武可习，他有什么不高兴的？

就琢磨着，叫一个什么名字好呢？

起来起去，都不如意，叫“扬威”武馆？不行，江湖上多的是这个名字。叫“正气”武馆？不行，太正经。叫一个人听了也赫亮，一想时也好记的。

就由冯二师爷起名字，众人都巴巴地看着他，等他开口。

冯二师爷道：“凡是武馆，也都是要扬名立万的，你不叫得响，人家也不买你的账。我看，我们就叫一个‘虎啸’，如虎之威，厉声一啸，万兽臣服，好不好？”

众人一想，也确实是好，一个个醉得酩酊，便以为他们都是虎了，一个个有不尽的虎威，便大声道：“好！”

便由小三癞子找教头，由冯二爷办地点，由胡敦出钱，由路永跑腿儿，由笋头儿和莫景儿寻人收拾家什。

“虎啸”武馆就算办起来了。

第六章 开门揖盗

在一条小小的胡同里，有一家破败的翰林居，这里的房子极古，残败得几乎看也看不下去，风中的破草在瑟瑟而抖，屋子上几乎没有多少瓦片了，窗子也几乎没有了窗框，在风中瑟瑟响着。屋前的阶石很大很阔，象是一条长长的龙阶，门口也有威风凛凛的石狮子，它似乎不知道这家翰林居如今已经破败，仍然是那么威风凛凛地站着。

也只有这两只石狮子威风凛凛。

这里，有人来打扫了，一天的功夫，便打扫出来了一个干干净净的翰林居。

大门口挂上了一块黑底金字的招牌，招牌上有冯二师爷手泽个大字，看这两个大字，确也是挺威风，这是两个伸腰抬头的大字“虎啸”。

门口的石板也补过了，是路永与莫景儿的功劳。

馆里请教头，怕是第一要紧的事儿了。

当宋真宗时，人都过得安逸，没有人挨饿，没有多少人为衣食奔波，大多数的武人都是富家，自然不在乎请一个两个教头，且自古以来就是一条理：穷则习文，富则讲武。因为习文者很少花费，只要有饭吃，肚子是饱的，就可以学习文章诗赋了，你用的大不过笔墨纸砚，没有什么贵重物什儿，将将就就，用几十个大钱就可以过得去了。但习武可就不然了，你得有许许多多的银子，你得有马可骑。买一把剑，贵重时三二千两银子也说不定。另外习武之人动辄鲜衣怒马，金饰银镂，一派华贵气派，自然不是那一些穷酸书生可比。

武馆里请教头，自然是一件大事儿了。

依冯二师爷的主意，在大街小巷里贴上一些帖子，上面写明虎啸武馆要聘教头，武功高强者可以来此应试。

说好了，要在十日这一天应试。

到了十日这一天，果然来了几个人应试。

胡敦已经是胡大爷了，他的兄弟们一个个都衣着光鲜，喜气洋洋，坐在了前面。从前的一些街头的帮衬朋友如今都成了武馆的打手，衣服一穿，两厢站齐，却也十分威风。

主位上，坐着胡敦胡大爷，一边是冯二师爷，小三癞子，笋头儿，莫景儿，路永。下面设了客位，请人家来的教头坐的，一共设了十个座位。

一声请教头，喊了出去，便有人昂然而入。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疤疤癞癞的小个子，他看着众人，嘻嘻笑了一笑，就大模大样的坐下了。

第二个是一个虬须大汉，他的声音响如炸雷，一进门向众人一施礼，也大模大样地坐下了。

第三个是一个獐头鼠目的尖脑袋，他笑嘻嘻地进来，一个揖也不打，自顾自坐在了椅子上。

第四个是一个年轻人，他的手里抓着一支很沉重的大枪，他看也不看众人，只是一坐，再也无话。

一共是四位师父。

胡敦的心里咚咚直跳，他心道：我看这事儿要糟，我与这五个兄弟都是不明武功的人，人家一比划，好是不好，你也说不明道不白的，怎么办？

但他也想起了昨晚的一条妙计，当然这妙计是冯二师爷的主意。

让他们自己动手，强者便做得武馆的教头。

此时，路永讲话了。

他先是向众教头一揖，然后道：“胡大爷是咱们城里有名的财主，他此回要请一个教头，当然也可能是两个，只要功夫过硬，聘金自然优厚。可来了四位师父，只好在手头子底下见功夫了，只要教头能胜得了别人，自然报酬极高。就是败了的英雄，胡大爷也一例赠送银两，以为报答。”

众人明白，要做一个这“虎啸”武馆的教头，还真的是不容易。

就见到那一个虬须汉子大声道：“既然都武林中人，便不须有什么客套了，手下见功夫，便是了，说多了话，也无益。只要出手，便见高低。”

众人都赞同，有的应声，有的首肯。

就动手了。

先是那一个疤疤癞癞的小个子笑嘻嘻走了出来，他向众人一揖道：“在下是太祖长拳的门人，属洪拳长门，如果有什么不到之处，还请诸位多多指教。”

他便沉马坐势，走拳行步，他行步大度，一旦成势，便俨然一派大家，再也没有那猥猥琐琐的样儿，他走拳如奔马，沉式如峙岳，让人看去，确也不凡。

一边，路永大声喝道：“好，好！”

坐在一边的年轻人在冷笑，他手里仍然提着他那一杆沉重的大枪。另个一边的那一个虬须大汉看着这使长拳的人，也是不屑一顾的神色。

只有那一个獐头鼠目的人站了起来，他大声道：“在下是北派的猴拳传人，今天要与这一位长拳朋友比一比高低。”

说罢，他便一跳跳到了场子正中。

他这一跳，便让那一个使长拳的人心里一惊，这一跳跳得太有名堂了，他身子轻轻一纵，便飘出去了十余步，在他身子沉下时，他又伸出了一只胳膊去，在空中平平一趁，便又仿佛手已搭在哪一处实处，身子又滑出了十步远。

这决不是一般的拳脚功夫，这是绝顶高手的轻身功夫，是一种登萍渡水的轻功。

他站在了这一个使太祖长拳的人对面。

使拳的人一礼道：“请问老兄贵姓大名？”

这獐头鼠目的人乐了，他对着使长拳的人一礼道：“姓徐，君子徐。在下徐明，只是自家学了一点儿三脚猫的本事，只能是大处去不成，小处暂留身，闻听得此处招教头，只想来讨一口饭吃吃。”

这使长拳的人心里明白，这一个人决不会是一个小角色，但此时人家不说破，你也无法对人家说什么。

他一揖道：“请！”

两个人拳来掌去，交手了十几招。

内行自然是看门道，外行就只好看热闹了。胡敦与他的兄弟们都是门外汉，自然看不出是谁占着先机，他们看着那一个使长拳的人大开大合，极有威势，就一边叫好，一边心里暗暗以为肯定是这一个使长拳的人会赢。

倏忽间，两人一交即分。

两人都站住了。

胡敦一看，不妙了，那一个使长拳的，嘴角明明有血，他的脸色也白了，他长长一叹道：“好，算你狠……”

他一声也不响，转身从冯二师爷的手里接过了那一块银子，走出门去。

这一个站在当中的獐头汉子很有得意神色，他想慢慢走回去坐下。

但他未走回他的座位，就听得一声喝道：“站住！”

他只好站住了。

喝他的是那一个手持沉重大枪的年轻人。

他道：“十地鼠，怎么就来了你一个？”

那一个被称为十地鼠的人一凛，他看着这年轻人，慢慢道：“啊，原来是岳家枪的岳二爷，不知道岳二爷来此处做什么来了？”

岳二此时也是慢慢吞吞：“十地鼠一向做事十人同出，今天怎么只来了你一个？”

这一个獐头人道：“我只是想做一回教头。”

岳二笑笑，说道：“好，既然你也想做教头，我们就比试比试。”

两人便都站开了，站在一处，岳二手持大枪，沉着以待。而这一个獐头人也在边轻轻地来回巡弋，两人都忍隐不发，寻机等待对方的失误之处。

好久，没有人出手。

显然，两人都知道对方极是难缠，怕一出手有失。

这时，那一个虬须汉子突地哈哈大笑起来。

两人蓦地回头。

岳二道：“你笑什么？”

虬须汉子道：“依我看，你们两人也不必比试了，这虎啸武馆总是要有几个教头的，我看，就是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三个人在这里做事，岂不是更好？”

獐头人问道：“你是谁？”

这一个虬须汉子乐道：“我是谁？你看一看这个，就知道了。”

他的手一掣，从身边一掣而出两支阴阳双笔。

这是两支很怪很怪的笔，一支很大，大得足足有尺半长，一支却小，小得只有五寸。大笔是银的，白得耀眼；小笔是金的，亮闪闪的骇人。这两支笔一掷而落，都落在了桌子上，把一张好好的桌子打出了深深的凹坑。

两人都一齐惊呼起来：“金银双笔！”

不光是这两个人知道，连一边的胡敦与他的五兄弟也都知道，金银双笔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他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黑道的人他也吃得，白道上的货他也照单全收，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江湖豪客。

那两个人的脸色显然不大好看，他们向着这一个虬须汉子嘻嘻哈哈，大笑几声，然后便行礼，见过了面，一个个都来向胡敦见礼。

胡敦的心里很有一点儿忐忑，他知道，这些人中，哪一个也都是有一些本事的，他如果能聘得这三个人做他武馆的教头，他与他的几位兄弟都能学得一身好本事。但他又明白，这教头极难惹，他怕这三个教头。

胡敦和他的兄弟们便都——来与这三个人见礼。

这三个人是十地鼠徐明，神枪岳二岳玉书，金银双笔王凤。

胡敦和他的兄弟们暗暗快活，有这样的教头，他们的功夫一定会学得好了。

便设宴，酒宴过后，请三位师父自去安歇。

入了夜，人声沉寂，便有人从那一间间客房飞身而出，这人隐在角落里，监视着大屋子里人的动静。

大屋子里，有三个人在喝酒。

喝酒的是冯二师爷与胡敦，还有一个人是路永。

酒喝得也不十分奢华，一盘大肉，两碟小菜，便是酒肴了。

酒至半酣，路永道：“胡敦，胡敦大兄弟，我可是告诉你，我看这三个教头哪一个也不好惹，我们是不是能请得起人家？”

胡敦道：“路大哥，我们有银子，他们有武功，他们教我们功夫就是了，又有什么请得起请不起？”

冯二爷道：“你们好好习武，自然是上策。自古以来，成大事者，哪有一个不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象你们这些人，有几个好教头教你，便是造化了，怎么会生出一些疲惫之心，不愿习武，不出人头地，怎么会出大人物？”

胡敦道：“我看，那一个使金银双笔的教头最是威风，明日我求师父教我金银双笔的本事。”

路永道：“我就学那一位师父的大枪好了。”

此时，他们就听得有人在房上冷冷一笑。

三个人急急冲出门去，撒目房上，房上根本没人，只听得嘶嘶风响。

是谁？

他们进了屋子，坐下了，再也无兴喝酒。

他们刚刚坐好，便听得一声喝问：“屋里有人么？”

胡敦道：“有，你是谁？”

象是一阵风，从外面直直地刮进来了。

蓦地，便在桌子上站了一个人。

这人站得也怪，一个好好的人自然很是沉重，他站在桌子上也还罢了，他却不是站在桌子上，他是站在桌子的碗上，两脚踩着两边，一只碗上站了一个人。

这是那一个十地鼠徐明，他冷冷地晒笑着，看着胡敦。

他一脸阴邪，戏弄地看着胡敦，他冷冷道：“胡敦，我看你学不成了，你根本不会成为一个武功好手。”

胡敦呆呆地问：“徐师父，我怎么学不成？”

徐明大模大样地坐在桌子上，他嘻嘻而笑，对胡敦道：“我告诉你，凡是练武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根器绝佳的，好器质的人，一练便成，可象你这个样子的笨人无论是怎么用功，根本就练不成。”

胡敦的心一下子冰凉，他呆了半晌，对徐明道：“徐师父，你看我就不能练了么？”

徐明道：“怎么不能？你练一年，可以耍一耍把式，在家里强身健体，你练两年，也勉强可以跟着别人，替人家抬轿子喊道，拿兵器做跟班，打打杂什么的，但你练十年八年，也得是我说下的一句话……”

胡敦道：“不知道徐师父对我有什么教诲？”

徐明咯咯地乐，象是一只鸭子，他乐罢，说道：“你一见到凡是武功高强的人，你就只有一条路，赶快逃，不然你就没命了。”

说完这话，徐明竟然快活得哈哈狂笑起来。

路永道：“你既然看我胡敦兄弟不能成事儿，你为什么还答应做他的师父？”

徐明笑了，他说道：“你是一个傻瓜蛋，你以为这三个人都是来哄你玩的？他们都是来找你的事儿的，他们都是来要你的命的！”

胡敦的脑袋忽悠地一下变得大了。

他想学武么？人家不要他习武，人家只想要他的命！

此时，徐明突地一声长啸，门忽地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那一个手持沉重大枪的神枪岳二岳玉书，另一个就是金银双笔王凤。

两人都脸色阴沉，都静静地坐下，一声也不吭。

胡敦此时果然伤心，他瞪瞪地看着三个人。

他们真的都是来杀他的么？

神枪岳二声音清朗，他对胡敦道：“你的这一笔财宝是从天龙的手里拿来的，你交出来，可以让你不死。”

金银双笔道：“我可以告诉你，在江湖上，金银双笔的名头也不弱，你的这一笔珠宝是从天下几家大户夺得来的，你不能独吞它。你把它交给我，我可以保你的一条命……”

徐明轻轻道：“你知道不知道十地老鼠？”

胡敦摇摇头。

徐明乐道：“我可以告诉你，十地老鼠无孔不入，只要有珠宝，我们照单全收。”

胡敦的心很伤心，他知道，他办不成武馆了。

从外面走进来了一群人，走在前面的是胡敦的几个朋友，他们是小三癞子，笋头儿，莫景儿，后面的是九个高高矮矮不一的人。

神枪岳二冷声一问道：“十地老鼠都来了么？”

徐明嘿嘿乐：“不错，十地老鼠都来了，神枪岳二，你的心思白费了。你和这金银双笔只要不随意乱动，保你有好处……”

路永道：“你们想做什么？”

徐明尖声而笑：“杀人，十地老鼠杀人，从来不留痕迹，你看着我们杀人好了。”

神枪岳二冷哼了一声：“你想杀谁？”

徐明——指着：“他，他，他，他，他，还有他！”

他指着的，是胡敦、路永、莫景儿、笋头儿、冯二师爷、小三癞子。

第七章 坐地分赃

神枪岳二看着十地鼠，冷冷笑道：“十地鼠，你以为你可以在这里安安稳稳杀人么？”

十地鼠徐明道：“岳老二，我告诉你，对于这一批珠宝，我可是比你懂得多。”

神枪岳二道：“是么？”

金银双笔望着十地鼠，蓦然插了一句：“岳二，你让他讲完好不好？”

神枪岳二也顾忌金银双笔，他气哼哼地哼了一声，再也不吱声了。

十地鼠很得意，他嘻嘻而笑，说道：“我说，胡敦，你明白不明白一句老话，这一句老话叫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胡敦是一个粗人，他当然不明白什么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问道：“你说什么？你是说什么有罪，什么无罪？”

徐明叭地打了胡敦一个耳光，一下子把胡敦的嘴打出了血来，他冷冷道：“我告诉你，我再讲话时，你只要好好听着就是了，用不着插嘴。”

胡敦无缘无故被人打了一个耳光，心里也有一些火气，但他知道他一点儿功夫也没有，怎么也没有法儿对付人家，他心里恨恨道：妈的，要是我比你厉害，我一定宰了你！你高兴跪在我的脚下求饶，我还不愿意饶你呢。

但他又想到了这一个十地鼠的话，他心里一阵子悲哀：妈的，我胡敦真的就不行了么，我就真的没有法儿学它一身上好的功夫么？我如果学了一身好功夫，怎么会受这一群混蛋王八蛋的欺负？真的象他说的，我的资质不佳么，我是不是真的不是学武的人？

徐明看着神枪岳二道：“从来寻找宝物的人，都是在当场火拚起来，以致于让人家拣了便宜，被人一个一个都给收拾了，死得极冤。我们是三份人，神枪岳二一份，我们十地老鼠一份，你金银双笔一份。咱们先算是这么分赃，如果我们真得到了这一笔珠宝，我们再划下道儿来，或者是我们再一拚死活，或者是再——分劈。好不好？”

十地老鼠徐明看也不看胡敦和他的朋友们，就象是他们早已经是死人了，他们再也不能占有这一批珠宝了。

神枪岳二和金银双笔都暗暗吃惊，知道这一个十地老鼠是一个劲敌，不可轻视。他们都点头答应。

十地老鼠乐了，老鼠一乐，就咯咯地直响，响得人心里难受，他笑过之后，脸马上变了，变得阴森恐怖，他狠狠盯着胡敦，一把把胡敦揪了出来，他大声道：“胡敦，你说，你从那个天龙手里得到的珠宝在哪里？它们在哪里？”

胡敦不语，他闭着眼睛。

胡敦在想：妈的，要是我象天龙一样，有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你们这些混蛋早就一个个象三孙子了，一个个弯着虾米腰，站在我面前，我胡敦大侠说一句，你答应一句，象狗抢屎似的，哪里有今天这样的威风？

但此时不容得他想美事儿了，徐明抓着他的衣服，揪得很紧，徐明一声怒吼道：“胡敦，你说！”

胡敦道：“我说.....我说.....”

徐明以为胡敦是要讲出他的珠宝在哪里，就松了松手。

胡敦好不容易喘了一口气，他翻着白眼，问道：“你.....你要我说什么？”

徐明忍不住给了他一个耳光。

胡敦的嘴角又开始流血。

胡敦心道：好一个王八蛋，还叫什么一窝老鼠，待老子有机会了，一定把你们这一窝老鼠都宰了，用水灌，灌你个王八蛋，让你们这一窝老鼠都死掉，让你们这一窝老鼠都死在你胡大爷的手里！那时你们吱吱吱叫唤，你胡大爷根本就不会理你们，我只是一个个宰你们.....徐明看着胡敦，他笑了，斜着眼，问：“胡敦，你从天龙那里得了一些珠宝，有人看见你跟天龙和那一个女孩子在一起了，你知道不知道，从来天龙每一年得那

一批珠宝，总是有人惦念着，珠宝在天龙的手里，还不打紧，要是都在你的手里，你不交出来，早早晚晚你会送命，你会因为这一批珠宝而送了你的小命，还会因为这一批珠宝把你的这一些朋友的命也送了，你说，这值得不值得？”

胡敦在犹豫，他想，他要不要把这些东西交出来。

他心道：当初天龙大哥把这一些东西交给我，他也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的下场。看起来，就是想办一个武馆也办不成，有这么多的江湖人天天惦念着你的东西，惦念着你的命，你准会死在他们的手下。

这时，一边的路永大声道：“胡敦，你小心了，你如果讲了，他们一定会把我们都杀死！”

胡敦的心一哆嗦，他心里猛省：对，路永说得对，如果他讲出来了，六个人的命都会没了，他怎么能对得起他的兄弟们？

胡敦便咬紧了牙，再也不说话了。

徐明一见路永插嘴，他冷冷一笑，说道：“我忘了告诉你，十地老鼠杀人，最喜欢折磨你，一直把你折磨得没有骨头了，才算完事儿，你是不是想尝一尝滋味儿？”

他走到了路永面前。

他一把揪住了路永的胸。

路永突地出手了，他的拳头在胡敦的兄弟们中间是最硬的，他一拳打向徐明。

这一拳打得很准。

但徐明毫不在乎，他生生受了这一拳。

他皮笑肉不笑，对着路永：“大个儿，你以为你的拳头挺硬，是不是？”

他对路永道：“你打了我一拳，我也打你一拳，你看这公平不公平？”

他嘿嘿乐着，走到了路永面前。

叭！

一声闷响。

路永确是好汉子，他生生挺住了，他的身子晃晃悠悠，脸色苍白，但他挺住了，他看着徐明，说道：“你这一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徐明瞅他，等着。

路永终于忍受不住了，他哇地吐了一口血，接着便哇哇地伏地呕吐起来。

他吐了一地鲜血。

胡敦的心里委实悲凄，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好朋友吐血。

徐明道：“我告诉你，他只要再吐一会儿，他就死定了，就是有神仙来也救不了他了。”

胡敦大声怒吼道：“王八蛋，你救他，你干嘛杀了他？”

徐明道：“我没有杀他，他打了我一拳，我也只打了他一拳。你说公平不公平？”

胡敦的目眦尽裂，他咬牙切齿，他恨这个徐明，恨这些王八蛋！

他恨不能——全宰了他们。

此时，神枪岳二冷哼了一声，说道：“胡敦，如果你此时把那一些珠宝拿出来，还来得及，只要你拿出来，我可以为你报仇……”

金银双笔道：“胡敦，此时只要你答应，把那些珠宝给我，我愿意把他们这些老鼠全宰了！”

胡敦看着他们，他想，他一定要救路永，他一定要救活路永！

他大声喊道：“我告诉你们，我把那一些……”

蓦地，他的声音没了，他语塞了，他的哑穴被点了。

点他哑穴的是一边的十地老鼠中的老五。

土拨鼠。

他声音咽哑，他慢慢道：“老十，他们不是说要杀死我们十只老鼠么，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杀？”

一边的十地老鼠中的老七也说道：“老十，我也想看一看他那一杆枪有什么能耐……”

十地老鼠都慢慢掣出了兵器。

他们是十个人，每逢临阵，从来都是十人齐上的，因为他们是十只老鼠，他们是十地老鼠。

十个人都对着神枪岳二与金银双笔王凤。

神枪岳二果然不凡，他看着十只老鼠，冷哼道：“好笑，好笑！”

十地老鼠道：“好笑什么？”

神枪岳二冷冷道：“如果我告诉人家，我今天用我的大枪对付的是一群老鼠，人家一定会说我是疯子……”

土拨鼠道：“你死定了，岳二，你以为你这一杆大枪有什么了不起？”

岳二道：“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你们这些老鼠今天死在这一杆枪下，未免太辱没了这一杆神枪的威名。”

金银双笔也浩然一叹，他说道：“这又有什么办法，你终不能让几只老鼠咬死，传到了江湖上，未免太让江湖上的朋友们耻笑了。”

他也双手一抚，抚摸着他的一金一银双笔，双笔光芒闪烁，让人眼花撩乱。

胡敦此时心里一松，他知道，可以喘一口气了，他可以看着他们斗，但他们一斗完了，他们还是会来与他要那一些珠宝的，他那时也还是躲不过。

十地老鼠都很有经验，他们派了一个人看着胡敦他们六个，让他们不敢动上一动，其余九个人对付神枪岳二与金银双笔。

岳二性躁，他大声一吼，先出手了！

一阵枪影。

果然是好枪。

枪是兵器之王，在两三人的近身相搏时，它便没了先机，但这一杆枪在岳二的手里，可就没有那一些顾忌，它一刺出，便神出鬼没，神龙不见首尾，一击一拨，象是蛟龙出海，一缩一收，象是长箭归巢，枪出得快，收得也快，他的枪技竟然让不曾看到过名家身手的胡敦等人看也看得呆了。

但十地老鼠也不是好相与的，他们一声怒喝，便四人齐动，一团乱麻似的缠住了神枪岳二。

只有四只老鼠。

另外的五只老鼠都盯着金银双笔，他们似乎对于这一个金银双笔比对神枪岳二更是畏惮。

他们没动，因为金银双笔没动。

五个人围着金银双笔转。但金银双笔象是睡着了一样，他的身子不动，脚下站成了不丁不八的样儿，甚至双笔都没出手，只是在他的两肋下插着。

但五只老鼠都手里拿着家伙，他们已经制了先机。

可仍然是不敢出手，因为他们不知道金银双笔的双笔会不会一下子就刺在了他们的身上。

他们宁可小心一点儿。

但一边，岳二与四只老鼠已经斗上了十几个回合了。

岳二的枪很长，一出一收又很快，让四只老鼠就很头疼，他们的手里虽然也有家伙，但都是尺子，小刀，三节鞭一类的兵器，便不敢凑得太近，他们在远远的地方一声声呼哨，在寻机会近身，但老鼠们也识破了他的心思，不让他有近身的机会。如果让他们二三个人近身，神枪岳二一定会失了先机，所以他的枪一阵紧似一阵，不敢让他们四鼠靠近。

扑——

一枪出去，刺入一只老鼠的胸中，声音低沉咽哑。

蓦地一声惨叫。

其它的老鼠都大吃了一惊，一边的那五只老鼠都大怒，一齐舍了金银双笔，来抢神枪岳二。

八个人一齐向神枪岳二出手！

便见神枪上下翻飞，听到人的惨声惊叫，见到人的血肉在空中飞迸，没有人能躲过这一劫。

十地老鼠竟然五死三伤。

一只老鼠是被神枪岳二刺死的，另一只老鼠是中了金银双笔的一下致命一击，一笔点在了他的心窝上了，还有一只老鼠的胸前被刺入了那一支长枪，背后被金笔点在了肩井穴上，一动也不能动了，生生被岳二挑死。另外两只老鼠一齐大声怒吼冲向神枪岳二，但一扑到了中途，两个人都生生地顿住了——他们死在了金银双笔的手下！

金笔银笔，一支刺在老鼠的头部，一支刺入老鼠的心脏！

十地老鼠是天下少见的大劫贼，但他们没有想到，今天他们会栽在了神枪岳二与金银双笔的手里。十地老鼠徐明的眼珠子都红了，他大声一吼道：“我们跟他们拚了！”

土拨鼠一声怒喝道：“站住！”

徐明象被钉子钉住了一样。

土拨鼠的声音极是悲愤，他慢慢道：“好，算你们狠，我们走！”

五只老鼠趑趄趑趄，把他们兄弟的尸体安放在马上，他们一个个低着头，牵着马，走出了这翰林居。

神枪岳二一身浴血，金银双笔却是一身没有一点儿血痕，他们互相对望着。

金银双笔道：“我不喜欢你的那杆枪……”

神枪岳二也道：“我也不喜欢你的那对鬼笔……”

两人都笑笑。

神枪岳二道：“我们也会十地老鼠的那一些把戏。”

金银双笔道：“对。”

神枪岳二道：“每一年，天龙都会收到许许多多的人的礼物，据说这些礼物无一不是天下最好的珠宝。”

金银双笔的手也松了，他们互相看着，那些珠宝足够他们用的了，他们不必再动手厮杀了。

神枪岳二走过来，他一把揪住了莫景儿，他狠狠道：“胡敦，你说，你的东西放在哪儿？”

胡敦的心思很乱，他不能让莫景儿死，一个路永已成重伤，莫景儿也死在他们的手里，他怎么对得起他的朋友？

胡敦道：“我说，我说！”

胡敦没有英雄气了，他只是苦苦地看着莫景儿。

正在这时，有人嘿嘿笑着，笑声不大，却声声刺耳。

神枪岳二大声道：“谁？”

金银双笔却手中握紧了他的双笔。双笔一旦在手，他的心里便生出了勇气，他哼了一声，怒喝道：“谁？什么人，站出来！”

没有人出来，只听有人大声在对话。对话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你说过，没有人敢对这些珠宝垂涎的，你说他们不抢……男人的声音满是沮丧：“我怎么知道他们有这么大的胆子，也难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你怎么办？

——我告诉过你，胡敦是我的兄弟，他们要是把他杀了，我岂不是没有兄弟了？

女人吃吃而乐，她笑道：“好，好，谁听说你有兄弟了，我才知道你这种人还有兄弟.....”

金银双笔道：“什么人？站出来！”

女人大声乐道：“你站出去吧，小心别让他们把你吃了。人家那一条枪可是叫神枪哪。还有那一对笔，是江湖上有名的一对笔呢。”

胡敦的心噗噗跳，他再也没有一点儿豪气了，他大声道：“大哥，大哥，你来了么？”

他一时气咽，竟然有一点儿呜咽了。

第八章 “傻” 仗人势

从屋脊上飞下了两个人。

这是两个很俊俏的男女，男人是玉树临风的少年公子，女人是俊美漂亮的姑娘。

神枪岳二与金银双笔一见是这么两个人跳了出来，就心里大大放心了，他们互相望了一眼，那目光道：我以为是什么世外高人原来却是这么一对货色。看他们这长相，确实是好模好样的人样子，但如果真的动起手来，样子货可就不一定真的中用了。江湖上有道是：俗莫惹疯，禅莫惹僧，出家人不惹尼姑，江湖上不惹化子。这是讲在这几道中多的是有本事的能打能缠的人物。

但看这两个人，男的如潘安再世，丰神俊朗，一脸的喜相，他那笑笑嘻嘻的样儿，象是一个好脾气的世家公子。女人又是乐乐呵呵的一个娇小姐，她怎么能与杀人如麻的江湖名家动手？

这两个人，如果真的在江湖上招摇过市还行，一旦真的动手了，他们肯定不是神枪岳二的对手，更不是金银双笔的对手了。

神枪岳二的脸色微霁，他对这两个年轻貌美的男女很有好感，他笑道：“两位是江湖上的朋友么？如果没有什么事儿，就请两位远远避开才好，这里是神枪岳二与金银双笔的买卖，请两位不要来打扰。”

这位姑娘就吃吃笑了，她的手指一指胡敦，说道：“这个人是他的兄弟，你说，他是不是得带他走？”

神枪岳二道：“这个人走不得。”

姑娘笑道：“为什么走不得？”

神枪岳二冷哼了一声，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但我要是告诉了你，你的命也就没了，你何必要知道这件事儿？”

姑娘斜着头，好好地想了一想，说道：“不错，我是用不着管这件事儿。可他得管，因为胡敦是他的兄弟。”

随姑娘从房上跳下来的公子是天龙，他嘻嘻地笑，根本就不把这两个人看在眼里，他乐着道：“朋友，我看你把我的这个兄弟放了吧，他也不会武功，你杀死了他，又有什么用处？”

神枪岳二道：“他知道一件事儿，我要他说出来。你们马上躲开，一旦你们知道了这件事儿，你们的命也就没了。”

天龙道：“是么？这可不妙，胡敦，你和我一起走！”

天龙去拉胡敦。

金银双笔一拦。

金笔银笔，送入地狱。

一对金银双笔，威震江湖，他一出手拦住天龙，天龙是不是也不敢动？

天龙没有一点儿畏惧，他看着这一对亮亮闪闪的金银双笔，眼里竟能闪着贪婪的光，他对着姑娘道：“你说，我要是把他这一对金银笔都弄了来，在他的笔头上安上狼

毫狐尾，是不是能用它们写字？”

姑娘乐了，拍手道：“好，好，你也会写字，真是怪事儿了。”

天龙也笑：“我怎么就不会写字？”

他突然冷冷地看着神枪岳二与金银双笔，说道：“我告诉你们，我今天不想杀人……”

神枪岳二与金银双笔互相盯了一眼，两人的心意相通：本来已经差不多要把胡敦的那一些珠宝弄到手了，却偏偏跳出两个人来，宰了他们，管他是谁呢！

一时念头起，两人一齐出声，大声一吼，齐向天龙出手了！

他们两人自然也不是呆子，他们明白，如果不是有一点儿本事，天龙也不会在这时跳出来管闲事，所以他们出手，没有一点儿犹豫，一下手便是杀招！

神枪出手，一连九枪！

金银双笔出手，大者银，小则金，亮光闪耀，一派光华！

金银双笔竟然一出手就用他的煞招，一出手便是夺命七式的头三招“金蛇狂舞”“银蛇出洞”与“双蛇戏珠”！

天龙动也不动，心里在冷笑，脸上又满是煞气了。

他也想杀人！

当神枪岳二的枪眼看着要刺入天龙的前胸的时候，他看到了天龙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挪动，每一步只是挪动半寸，但他的枪尖总是离天龙的身体很近，贴身而过，一缕风从他的衣襟边一刺而去。神枪岳二很急，他头一回知道枪可以离人这样近，却一点儿也不能伤到敌手。

金银双笔比神枪岳二更狂，他的功夫比岳二高出许多，如果要他与神枪岳二动手，不出一百招，神枪岳二必然会死在他的笔下。但此时他也心急起来了，因为他也看得到，无论他怎么出手，他的金笔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儿，一点儿也挨不近天龙的身子，他的银笔总是走空，常常象是神枪岳二的枪一样，显得又长又笨，一出手便荡了过去，碰也碰

不上天龙。

打了三十多个回合。

其实并不是对敌，只是他们两个出手，天龙只是躲闪腾挪而已，他根本就不曾出手。

神枪岳二住手了。

他脸色苍白，盯盯地看着天龙，象看着地狱里的恶鬼。他不相信他的枪会这样不中用，但他又不能不相信，他头一回看到身手如此高明的人。

他的心头有一种恐惧，象天龙这样高的身手，他不出手，岂不是在灵猫戏鼠一样地戏弄他们么？他一出手，神枪岳二与金银双笔岂不就是一个死？

金银双笔却打昏了头，他一见神枪岳二不动手了，他就更是来气了，以为神枪岳二是看到了高手，便心里怯懦，不敢再战了，他大声道：“岳二，你这个混蛋，他是什么人？你怕他个鬼，就是天龙此时来了，你与我也得与他见一个高低，何况他并不是天龙！”

此时，一直呆呆在一边看着的胡敦大声道：“他就是天龙，他就是我的大哥天龙！”
是么？

金银双笔看着天龙，他停住了手。

他此时知道了对手就是江湖黑道上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天龙，他便不敢再动手了。

天龙是江湖是名头最响的人物。

他杀人最多，名声最坏，但他的功夫也最高。

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一个年轻人，一个象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

天龙乐了，他看着姑娘，说道：“公主，你看，我的名头不坏吧，一听得是我，他们就再也不动手了，显得规规矩矩的，是不是？”

姑娘也噗哧一笑，说道：“可不是，一听说你是天下最大的恶人，连我都吓得话也不敢说了，气也不敢喘了，何况是他们？……”

姑娘咯咯笑，笑得很天真。

神枪岳二和金银双笔互相望了一眼，他们心道：怎么这样倒霉，想发财，偏偏碰上这么个混蛋？听得人说，天龙这恶魔杀人如麻，动辄喜怒无常，人想讨好他都讨好不上。这一回来劫他的珠宝，他怎么会善罢干休？

天龙看着他们两人，轻轻说道：“我忘了告诉你们，我的珠宝是在胡敦的手里，你们想要它，也可以拿给你们。”

他看着胡敦，说道：“兄弟，你的东西在哪里，拿出来，让他们见识见识……”

胡敦和他的兄弟们都在，除了路永伤重不能动以外，他们全都到了屋子里，在墙角刨出了一个大大的口袋，把口袋搬到前面。

天龙蹲下了，他一边翻看着一边说道：“你看，这是一对镶着七七四十九颗明珠的玉猩猩，在这只玉猩猩的眼睛上，还有一粒避火珠呢，你看——”

他打着了一块火折，去烧这只玉猩猩。

火苗躲着玉猩猩，不敢凑近它。

天龙道：“这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弄到了手，怎么分这一对玉猩猩呢？如果是一个人一只，你们就会不舍得，而且天下从此就有了两处地方有此珠宝了，这可不好，宝贝宝贝，就占得一个独特。没有独特，你怎么还能说你手里的一件宝贝？你们两个一定会为这一对玉猩猩而打一场。最后，是你死了……”

天龙一指神枪岳二。

“你没有死，可你也受了伤，受了重伤，你受不住他那最后一枪，他那最后一枪，九龙出泉，很是霸道。他一出枪，你一支金笔点中了他的前胸三处大穴，银笔击中了他的肩骨，打碎了他的骨头。但他一枪却从你想也想不到的地方出手了，正刺在你的肋下，一刺透入。你得了宝贝，但你那时没有一点儿气力了。你只能走出去几百步远，你就得倒下。胡敦他们决不会甘心让你拿走这一袋子珠宝，他们中间的人一定会有人跟着你，

一直到你倒在那里。然后他们拿走了袋子，也可能杀死了你.....”

神枪岳二与金银双笔的脸色又惊又惧，他们看着天龙，象看着从地狱里来的恶鬼。

他象是看到了他们两人的死路，他说得一点也不差，他象是亲眼看见两人拚得两败俱伤，——死在这里，他说得两人毛孔悚然。

天龙看着胡敦，说道：“兄弟，你怎么这样受欺负，你就同这一个神枪岳二和他金银双笔斗上几个回合，也算是我的好呀.....”

他直摇头。

女孩儿反倒乐了，她吃吃笑道：“你以为他是你？他是胡敦，他是傻傻乎乎的胡敦，别说他没练过武功，就是练过，他怎么能敌得过这天下有名的神枪岳二和金银双笔呢？”

天龙不语。

他从来也没有兄弟，但他也不想有象胡敦这样的傻兄弟。

可一看胡敦的那样子，他也心软了，胡敦的脸上满是沮丧之色，他盯着天龙看，象天龙真的是他的亲兄弟一样。

天龙看着胡敦，说道：“兄弟，你来杀死他们！”

胡敦看着神枪岳二与金银双笔，他知道他杀不死他们，他们两个的功夫让他看了眼花撩乱，他怎么能杀死他们？

胡敦面露难色，他嗫嚅道：“大哥，大哥.....”

天龙的神色已经不悦：“怎么？”

胡敦道：“大哥，我看，就饶过他们吧？”

天龙道：“我从来不饶人。”

胡敦看着冯二师爷，冯二师爷知道胡敦此时是想让他讲话，他也不象平时那样能言善讲了，他嗫嚅道：“天龙大侠，你就放过他吧，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么。”

天龙道：“你是谁？”

胡敦忙道：“他是冯二师爷，是最有学问的人了。”

天龙的鼻孔里哼了一声，也不知是不满意，或者是对于冯二师爷这一个最有学问的人也不大在乎。

这时，姑娘说话了，她慢慢道：“岳二，金银笔，你们还是走吧，不然你们呆在这里，也是一个死，我看，合你们两人的力量，也只能在天龙的手下走过那么十招八招的，更不要说同我动手了，你说对不对？”

神枪岳二看着她，此时心里一动，她是谁？刚才天龙叫她一声公主，莫非她就是天池冰宫的公主？

他忙看了金银双笔一眼，此时金银双笔的眼睛也盯着那一个女孩子，他也眼里满是恐慌。他此时的心思一定是同神枪岳二一样的。

神枪岳二知道，他同金银双笔栽了，但他们栽得一点儿也不冤，他们和天龙这一个魔头在一起，他们准得栽，他们同天池冰宫的公主在一起，他们更得栽。

他们再也不还声了，只是拿着他们的兵器，慢慢走了。

天龙道：“站住！”

他们站住了。

他们的心跳得厉害，他们知道，如果心狠手辣的天龙不让他们走开，他们只好拚命一搏了，他们和天龙一搏，本来就没有什么希望，再加上一个天池冰宫的公主，根本就没有一丁点儿的胜望。

但也不能让天龙轻轻松松地就杀死了他们。

神枪在手，手握得很紧，准备做拚命的一击。金银双笔在手边，准备回身一飞，双笔便一掣在手。

天龙道：“你们知道，我从来不轻易杀人，但我从来不放过一个对手。你们就这么走了么？”

神枪岳二道：“不知道天龙要我们做什么？”

天龙的声音很淡，淡得几乎没有一点儿兴味儿，他说道：“你们得给我留下一点儿东西……”

金银双笔的手凑向双笔，他慢吞吞道：“你想要什么？”

天龙一叹，他说道：“既然有公主讲明，让你们走开，我自然不便有悖公主的心意，也不好弄没了公主的面子，我只好问你们要一样东西了。”

两人齐道：“你想要什么？”

天龙道：“枪尖，金笔！”

死一样的沉寂。

天龙在看天，他好整以暇，好象对于两人是不是愿意把他们的成名兵器给他天龙，他根本就不在乎，也许他根本就不是想要人家的兵器，只是想杀人。据说他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曾经一天杀死七十七个人，他只喜欢杀人，不想放过任何人。

神枪岳二和金银双笔知道，人在江湖，名声是脸面，如果他们弄得连手里的兵器都混没了，他们在江湖上的脸面便丢尽了。但他们也不敢与天龙动手，天龙决不是江湖上的任何门派的人，他只是一个恶魔，从来不放过谁。今天让他们放下一件兵器，便饶过他们的性命，这在天龙已经是破例了。

神枪岳二的脸色苍白，手一用力，把他的神枪枪尖拔了下来，轻轻放在地上，转身就走。

金银双笔本来不愿意，依他的心思，此时宁可与天龙一战战死，也不愿意放下他的兵器，但一见到神枪岳二毫无斗志，他也不由得心里一阵浩叹，他心道：罢了罢了，如果他神枪岳二与我一道心思，决心拚一死战，这事儿或许尚有可为，他只是一走了之，我怎么能同天龙斗？

他也慢慢放下了他的金笔。

他的心里一阵子酸楚。

如果天龙拿他的成名兵器去写字，练习写什么字的话，他还不如一头栽死在这里的好。

但他也没有话好说了，他一掷，就把这一支金笔掷入了地中，连根儿也看不见了。他一声轻啸，人飞远了。

只剩下了天龙，一个姑娘和胡敦的朋友们。

胡敦的脸上有了笑意，他对天龙道：“大哥，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

他向天龙一一介绍他的兄弟们，莫景儿，小三癞子，冯二师爷，竿头儿，还有一个受了伤的路永。

天龙看着这些人，也不轻视这些小人物，他知道，这些人都是胡敦的生死弟兄，他就一一向他们点头。

姑娘看到路永受了伤，就拿出了冰宫的秘药给他疗伤。

天龙看着胡敦，说道：“兄弟，你有什么事儿没有，如果没事儿了，我就走……”

胡敦看着天龙，他的眼睛瞪瞪着，看着天龙，他说道：“大哥，你等等！”

小三癞子去把那一个包袱拿来，放在天龙的面前。

胡敦道：“大哥，你拿走吧。”

天龙奇道：“怎么，你不要了？人人都要抢它，你却不要它了，你是不是疯了？”

胡敦道：“大哥，我不要它，我只想另外求你一件事儿……”

天龙看着众人，众人都凝视着他，他心道：别是这一个傻兄弟说出来一件事儿，让我天龙做也做不出来，就凭我天龙，还有做不出来的事儿，那可就空惹这一个小丫头耻笑了……他问道：“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做得到的……”

胡敦道：“珠宝你拿去，我是一个穷人，要它也没有用，还得天天看着它，担惊受怕的。我只想求你，让你找一个人，教我功夫……”

天龙的心情一松，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他的面子，在江湖上有多少人敢不买？他一求到了谁，那人还不是一口一个答应？

天龙道：“好！”

第九章 师傅领进门

在北方，没有多少功夫惊人的名门大派，大多的习武人从来都是去南方习武的，他们风尘仆仆，千里迢迢，行色匆匆，到天下闻名的少林、武当习武。一心做这些天下最有名的名门大派，做名门正派的弟子，让他们也有了成为武术大家的机会。

这一天，是南方风和日丽的好日子。

在武当山下的山坡上，走着三个人。

三个人都是行色匆匆，都是一身行尘，他们面有疲惫之色，骑马上山而来。

山路曲折，一点点伸向九宫山顶。

他们沿着小路，一径向山上去。

这三人是天龙、公主和胡敦。

三人到了山前。

从路边走出了三个道士，这是年方三四十岁，仙风道骨的三个羽衣之人，腰间都佩着长长的佩剑。

天龙一见有人前来，就当先行了一步，向三位施礼道：“在下天龙，有烦三位仙长，向贵派掌门公孙道长一禀，就说北方天龙求见。”

三位一听得来人就是北方的天龙，脸色微微一变，就有一位中年道士向他们行了一礼，说道：“请三位随我来！我带三位进宫。”

他转身而行，带着三人奔九宫山上而来。

山势巍巍，从九宫山向下看，可看见飘飘荡荡的云岫，在山腰中缠绵不去。人在山腰行进，犹如在雾海弄舟，摇摇荡荡，不知终止。他们随着那位中年道士疾行，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山上。

胡敦虽然是被天龙扯着手走，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只是拚命地喘，他想对天龙讲他得休息一会儿，但他一想又不敢出声了，他怕天龙斥责，只好咬牙坚持。

好在已经到了九宫山上。

迎面便是宫观，他和天龙、公主三人都站住了。

中年道士道：“三位且在此等上一会儿，待我上去报与掌门人，然后再来相请。”

天龙不讲话，只是点点头。

他们等了好一会儿，才看到那中年道士走了出来，他向着三人道：“有劳三位久等了，掌门有请。”

三人也不再客气，便随着他一齐走上大厅。

厅上，有一个年纪很大的道士坐在正中，他对着天龙一礼道：“天龙居士怎么好心境，竟然来到了武当，不知有什么事儿要我武当派做的？”

天龙一笑，他回头道：“我一起来的还有两人，这一位是长白山上的冰宫公主，这一位是我的兄弟胡敦。”

掌门人看一看这一位冰宫公主，他知道这是一位小姑娘，所以也并不在意，但一听得胡敦是天龙的兄弟，就特别注意地看了胡敦两眼。这一看胡敦，他不觉有一点儿愣住了，看这个胡敦，象是一个呆呆傻傻的人，他看着这九宫山上的气派，很有一点儿发呆，他愣愣怔怔地看着大厅里的人，看着刀枪剑戟，看着一个个气派俨然道士，他有一点儿象是乡下小子进了城镇，呆呆傻傻地张大了嘴看。

掌门人是一个聪明人，他看着胡敦，心道：这明明是一个傻子，天龙怎会说是他的

兄弟？莫非他真的是天龙的亲兄弟不成么？天龙在江湖上行走，一向是独往独来，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傻傻呆呆的兄弟？

掌门人看看胡敦，便心里有数，他笑问道：“天龙，你来武当有什么事儿，只管说就是。”

天龙知道掌门人的话是真，他曾经对武当派有恩，这一次想到来武当，也是他知道他只要求到武当派，武当派的掌门人一定不会拒绝，才千里迢迢地奔来武当的。此时一见掌门人问，便说道：“我来武当，确实是有事相求。”

掌门人道：“请讲。”

天龙道：“我的这个兄弟没有一点儿武功，他极想习武，但又不知道哪里的功夫最好，所以我把他带到武当来，是想让他学到天下最好门派的功夫，还望掌门开恩，收他为徒就是。”

掌门人看着胡敦，他的心中雪亮。

如果胡敦真的是一个学武的料儿，天龙也不会把他带到武当派来，他在哪里不会习武，偏偏要千里迢迢来这武当山？一定是他根本就不是这块料，所以天龙才把他带到这儿来。

掌门人心道：看来这人是一块心病，如果真的收下了他，对我武当没有一点儿好处，看他呆呆怔怔的样子，说不准是一个傻子呢，要他在这里做什么？但天龙曾经对武当有过援手之恩，此时只求这么一件小事，怎么能不应？

掌门人一念至此，便对天龙道：“天龙来我这里，求我这么一件小事，有什么难的。但我看你的这位兄弟，象是不大好武的，他是不是能学得成，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是要本派最好的的人教他，行不行在他自己了。”

天龙道：“好，如果他能行最好，如果他自己不争气，你怎么能让他成为一个武功高强之人？只要掌门答应收录他，在下便感恩不尽了。”

掌门人一笑，他点头，呼唤道：“玉山，你来教他。”

在一边便走出了那一个刚刚在山前迎接他们的中年道士。

天龙知道，这吴玉山是武当九剑中的最强者，他的剑法在武当九剑中，除了掌门人袖剑无尘公孙奇外，再也没有人可以敌得。

当下天龙大喜，他对着锈剑吴玉山一礼道：“多谢道长成全了。”

锈剑知他此一礼的份量，便也匆忙答礼，说道：“好说，在下必定尽心尽力。”

天龙看着掌门，说道：“既然掌门人能玉成我的兄弟，便使我没了后顾之忧了，在此便告辞了。”

掌门人本来想再留下他在武当盘桓几日，但一见他行色匆匆，便不再挽留，一行人送九宫门前，告别而去。

胡敦自然得送他的义兄到山下。

他与天龙洒泪相别。

胡敦道：“大哥，我在这里，你如果来这武当的时候，一定来看一看我。”

天龙看着他，点点头。

胡敦道：“我一定好好习武，不丢大哥的面子。”

天龙又点点头。

胡敦一直把他们送到了山下。

胡敦看着天龙，依然是依依不舍，他说道：“大哥，如果学成了，大哥如果有难处，我一定去帮你。”

天龙一笑，他想到：就凭你这样的资质，能学成什么样子？最多也就是一个江湖上武功扎实的一般好手就是了，再想有什么大进境，那可就难了。

但他不语，只是点头。

两人就依依而别。

胡敦看着公主，他突然咧嘴一笑。

姑娘问道：“胡敦，你笑什么？”

胡敦道：“公主，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如果真的喜欢我天龙大哥，你就嫁给他好了，你天天跟着他，也不说话，这可不是什么好办法。”

姑娘的脸一下子红了，她笑着对胡敦道：“呸！净胡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他？他呀，是天下最坏最坏的一个大坏蛋了。我跟着他，只是可怜他，我怕冰宫的人来了，白白杀死了他，他一死了，天下不就没有最坏最坏的人了么？”

胡敦的眼睛瞪着，他说道：“你不喜欢我天龙大哥，跟着他做什么？”

小姑娘笑着，大声道：“胡敦，谁说我跟着他了？是跟着他，还是他跟着我？”

她笑着，跑了。跑到了一边，站在远处，又不走了，只是呆呆地看着武当山。

胡敦道：“大哥，她长得好看……”

天龙象是心不在焉，他道：“是么？”

胡敦道：“大哥是不是要和她……”

天龙一笑道：“算了，管你自己的事儿算了，你在武当要好好学武，也别让我丢了面子。”

胡敦道：“我一定好好学。”

两人分手了。

胡敦看着他们慢慢下山。

他看两人很亲近，心里在纳闷：天龙大哥和她很亲啊，他怎么不承认他和这一个女孩儿要成亲呢？一个男人与女人在一起，不成亲，还能做什么？

胡敦不明白这些。

此时，女孩儿看着天龙，她眼巴巴地看着天龙。

“你哭了？”

天龙否认：“没有。”

女孩子乐了：“哭就是哭，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天龙再厉声一喝道：“我告诉你，我没哭，你听说过心狠如蛇的天龙哭过么？”

他一声说罢，起身飞快地走了。

女孩子一吐舌头，赶忙起身追他。

胡敦面对着他的师父。

师父是武当九剑之一，锈剑吴玉山是武当派的一代英豪，他在江湖上出生入死，斩云梦三妖，灭湖西五鬼，全凭手里的一把锈剑。

胡敦十分恭敬他的师父，他叉手不离方寸，看着师父，静聆师父的教诲。

吴玉山道：“胡敦，你本来与我武当无缘，奈天龙与我武当有恩，所以掌门人奈不得面子，才收留下你的，你要好自为之。”

胡敦连忙点头唯唯。

锈剑道：“先把你学到的一点功夫用与我看。”

胡敦呆呆怔怔地看着师父，他好久才道：“师父，我没有学到什么武功。”

锈剑道：“好，你既然没有学过，从头学起就是了，你看着我……”

锈剑以指化式，做了一个姿势，这一式是武当派的“云出五岫”。

剑挑斜锋，手腕轻提，便轻轻出了一剑。

这一式很妙。

锈剑道：“胡敦，你照我刚刚做的那一式做做我看。”

胡敦比划了两下，一点儿也不象。

锈剑吃惊地看着他，好久没有出声。

他心道：原来却是这样，这一个胡敦是一个呆子，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儿灵气儿，他为什么要学武，他做生意也不能行，学文也不会成事，他只是一个粗人，他只配做一个

庄稼人，或者是做一个下人，人家呼来唤去的，也还罢了。学武的人要的是一点儿灵性，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灵性，要他学什么武功？

锈剑此时呆呆怔怔地想，想为什么天龙要将胡敦送至武当，他是要羞辱武当派么？象胡敦这样的人，只配在武当做一个烧火的道士，他怎么能学得成武功？

胡敦看着师父，他的心里懦懦，他想到：我这一式还没有学，师父就呆呆地想起心事来了，看起来这师父是有心事儿的。我要小心了，别惹师父生气，师父才肯用心教我。我一定要好好用心，才不辜负师父和我天龙大哥的一番苦心。

胡敦的心里想得好，哪里知道他师父此时的心境？

锈剑道：“胡敦，你在这里，看着众人练武，我有事儿要去九宫山看掌门人。”

胡敦躬身行礼，答应了一声，便自去了。

锈剑便一径上山，向掌门人禀报此事。

掌门人沉吟道：“我看这个胡敦，也是呆呆傻傻的，没有什么灵气，心里早就想到他一定是一个没有什么大造就的笨人，但没有料到他会是这样子。依你看，他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成为本派的象样弟子？”

锈剑吴玉山一礼道：“师父，依我看，他根本不会学得成我们武当派的内功心法，也不会学得成我们武当派博大精深的剑术。”

掌门人道：“依你看，怎么办才好？”

锈剑道：“象他这样子，只好打发他下山，让他另投别处去算了。”

掌门人沉吟道：“不行，我答应了天龙，岂能出尔反尔？我看，你就糊涂一点儿，教他点儿功夫算了。”

锈剑吴玉山是一个很沉笃之人，他宁可教一个很有灵气肯吃苦的徒弟，也不愿意教出一个象胡敦这样的一无是处的笨人，但掌门人也如此说，要他随意教教胡敦算了，他又有什么办法？

他只好叹气而出。

锈剑出来，到了山下，他看到胡敦正呆呆看着众师兄们练武。

锈剑道：“胡敦，你看他们的功夫怎么样？”

胡敦呆呆地看着，一听得师父问他，就不由得乐了，他乐呵呵地说道：“师父，你回来了？我看他们那一排一排的，挺齐的。”

有十几个师兄在那里练武，他不看人家的着势，不看人家的武功路数，看了半晌，竟然来了一句话，说人家那着势挺齐的。

这一句把锈剑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锈剑的脸色阴沉，他慢慢道：“胡敦，你跟我来！”

胡敦跟着师父，来到了后山。

锈剑再考较了胡敦两次，此时他对胡敦也已经完全失望，他心道：天龙啊天龙，你是不是想拿我们武当派开心？你以为我们武当派好开玩笑的么，你弄了一个呆呆傻傻的人来，是想让我们武当派出丑么？我看，天龙你一定是不安好心，想与我们武当派过不去……胡敦道：“师父，我要不要与师兄们在一起习武啊，我要是和他们在一起，可就热闹了。”

他一脸憨厚，乐乐呵呵的样儿。

胡敦不明白此时师父一心的懊恼，他以为师父象他一样，十分快活呢，他因为投了武当派，做了天下有名的大剑客锈剑的徒弟，心里正美滋滋的，便嘴也勤快起来了，却不知此时师父正一心生气，便没有一点儿好脸，锈剑大声道：“你给我住嘴！”

胡敦满心快活，被师父这一句给斥住，再也不敢出声了。

师父道：“好，你出去吧。”

胡敦也不知道师父的心思，他再也不敢出声，只好一步步走出门去，他本来想问一问师父，今天为什么不练武，他想跟师父说，一天不练手生，一日不做懒生。但他没有

敢出声儿。

他就去前面看师兄们练武。

众师兄们练剑，有声有色，有韵有致，让胡敦这一个看热闹的人也看得有味儿极了。

众师兄看到了他。

一个道：“这人是咱们刚来的师弟吧？”

另一个道：“不错，他叫胡敦，有一点儿傻里傻气的，他是二师叔的徒弟。”

“他功夫怎么样？”

“他什么也不会。”

“那二师叔收他做什么？”

“说是那天来的那个天龙送来的，掌门师祖不能不收的，只好让二师叔收下了他。”

“可惜可惜……”

可惜的是二师叔，二师叔是武当派中第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的剑法除了掌门人以外，再也无人能及，是武当派的翘楚。

众师兄们就罢了手，一齐来到胡敦的面前。

“你是新来的么？”

胡敦还知道对这一些师兄们要有礼貌，他行礼道：“不错，我是新来的，我叫胡敦。”

一个师兄问道：“胡敦，你从前在哪里习武的？”

胡敦道：“我从来没有习过武。”

“那你怎么不练呢，你练一练，让我看一看你都会一些什么？”

胡敦一脸憨厚，他想了一想，他看到过天龙打人的招式，看到了神枪岳二的枪法，看到了金银双笔的招式，还看到了十地老鼠的打人招法，他就说道：“我看到了人家许多的好招法，但不知道我用的对不对……”

一个师兄道：“你比划比划，我们看一看。”

胡敦乐了，他笑道：“好！”

胡敦就在地上亮开了架式，比划开了。

他比划比划，一边就笑坏了他的这一些师兄们，他们想笑，但又不能笑，他们中的一个叫做一阵风于崇的就大声喊了一个好，众师兄都一齐跟着喊好。

胡敦以为他的师兄们都在为他叫好，他就比划得更来劲了。

这时，听得一声喝道：“住手！”

众人让开，从外面走进了一个中年道士。

这是胡敦的大师伯摆柳剑天食客。

他的脸色阴沉。

他问胡敦道：“谁要你在这里比比划划的？”

胡敦擦着满头汗水，兴犹未尽地道：“我在这里练武。”

大师伯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声喝斥道：“胡说！你这也是练武？这象是猴子跳罢了，你以为武当山是猴子跳的地方么？你给我进屋去，好好闭门思过。”

胡敦看大师伯，愣愣地问了一句：“大师伯，我进屋去做什么？”

大师伯自然是一愣，好久，他才明白这个胡敦听不懂他的话，他大声道：“干什么？干什么，把你关在屋子里，好好想想，你干了些什么蠢事！”

第十章 修行在各人

胡敦在武当山上已经呆了整整半个月了。

他什么也没有学会。

师父已经不再理他了，只派一个师兄教他。

师兄是那个一阵风于崇。于崇知道师父根本就不以为胡敦会成什么气候，所以才让他来教胡敦。

于崇很神气，在他的师兄弟中，他是第一个可以教习别人的，他为什么不神气一点儿？

他来到了胡敦面前。

“胡敦！”

胡敦很恭敬，他规规矩矩站在于崇的眼前。

于崇道：“你先站个马步，成一个势子，让我看一看。”

胡敦就做，他一做起，就好半天也不能动。

于崇在一边躺着，他看着胡敦，用一支竹棍比比划划，说道：“一个习武之人，得站如松，动如风。你知道不知道？你站着时，得一动也不动，任它风吹浪打，你也不动一动。一站就得半天……”

于崇教过了胡敦，他起身走了，去一边歇息去了。

胡敦就站了一天，他站着，腿软了，他对他自己道：胡敦，天龙大哥教你在武当好好习武，你总不能让天龙大哥失望。你得好好学才是。听得师兄讲，这马步很重要，你要先习马步，然后扎实了功夫，才可以登堂入室，学习武当派的正宗心法与剑术。听得说，师兄们都是先这么学的，你怎么能偷懒？

于是，胡敦就常常一蹲一天，总也不肯歇息。

师兄于崇是师父的得意弟子，他讨师父喜欢，是因为他不光聪明，而且很会看师父的眼色行事。他一看师父不喜欢胡敦，不愿意教胡敦，就讨下了这个差事，他说他要替师父分忧。

“胡敦，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侠，象咱们九剑中的九位师父一样，你只要好好练好了马步，你就会成为武当山中少一辈中武功最好的人了。”

胡敦很听话，他一听得于崇说此话，居然不明白于崇是在取笑他，他嘿嘿乐道：“师兄教我的，师兄的武功一定会比我好。”

于崇道：“那怎么会？我从前也是着急，天天急着学剑法，一看人家师兄们学了剑法，便着急，师父教我好好扎实根底，我也没有听，此时想再好好练，也晚了。”

一阵风于崇一脸的痛心疾首。

胡敦便信以为真，他担心地问：“师兄，你再好好练，不是还来得及么？”

于崇道：“来得及什么，根本就来不及了。我现在再练，至多是补一补了，不象你，从开始一步步就很扎实。”

胡敦的心里窃喜，他心道：看起来，师兄说得对，我一定得好好练这马步，如果真的练好了，我真会成为武当派的高手，那有多好？

胡敦向师兄一礼道：“师兄，你看，我还得练多长时间的马步？”

于崇道：“我试一试看。”

胡敦心里忐忑，他站好了马步，运足了气，他蹲得稳稳的，便说道：“好了，师兄，你试吧。”

于崇心里暗暗好笑，他暗道：这一个笨蛋，他居然以为扎一个马步就会是天下武功的底子，这传出去，岂不是让天下英雄耻笑？我就好好地戏他一戏，让他再总是死用功夫去吧，也省得我还费力气。

一想到此时，于崇便笑了，他一前去，装模做样的一试，推了一推胡敦，却装做推也推不动，他大吃一惊道：“师弟，你的功夫很有进步，你看，我都有一点儿推不动你了。”

他的心里暗暗好笑，看着胡敦的神气，居然很是快活，他又一用内力，一下子把胡敦推出去了，摔得鼻青脸肿。

胡敦赶忙爬起来，站在于崇面前，一脸的懊丧。

于崇知他心思，是想他一个马步不被于崇推动，但他居然不懂得，象他这样的没有内力的人，怎么会抵得住于崇的一阵内力推动？

一阵风于崇在武当山的少一辈中，也算是颇有成绩的人，他此时对一脸烦恼的胡敦道：“好了，好了，我看你还是不要着急，我告诉过你，我从前就是着急的，才弄成了这个样子，没有法儿再进取了。你的功底好，自然以后会有飞速进展的。你急什么？”

胡敦道：“一切都听师兄的教诲便是了。”

于崇大喜道：“好，这就好，我看你一定会成为我们武当的一代高手。”

胡敦大喜道：“那也全亏了师兄的教诲。”

于崇心道：象你这么个笨蛋，就是咱们全真教的老祖师张三丰再复生，也不能让你成为天下一流高手了。偏偏你还要做这一场梦，这岂不是可笑？

但胡敦一脸的诚恳，于崇自然无法说破。

也就练了一月余的马步。

这一个月，确也把一个胡敦生生给练得沉沉实实了，一个马步，真的是静等着挨打的架式。别的师兄都知道他是一个半疯半傻的人，都不来理会他，马步一蹲一天，他自己也十分无聊，一日，对于崇道：“师兄，你还是教我一点儿本事吧？”

于崇自己也同这一个傻瓜玩得腻了，他也想出一点儿新彩儿，此时正看见翠竹新绿，一片盎然生机，就突地灵机一动，对胡敦道：“好，你随我来，我教你新招。”

胡敦看他十分神秘的样儿，便知道师兄可能要好好传授自己功夫了，他一心快活地跟在于崇身后，随他来到了后山。

武当的后山，不知道什么时候，年年发一茬新竹，这新竹一长得起来，便葱葱郁郁的，十分惹人喜爱。于崇当下便把胡敦带到了这里，他先是很机密地四外看上一看，然后才轻轻道：“师弟，你坐。”

胡敦不知道他要讲些什么，也许象平日里与小三癞子等人所说的，是要告诉人所不

知的武功诀窍，他就喜孜孜地坐下，静等着师兄讲话。

于崇胸有成竹，只要他讲，胡敦一定会相信，他再也不想理睬他的这个呆呆傻傻的师弟了，他现在因为天天和这个胡敦在一起已经被师兄弟们叫做“傻师父”了，他要让胡敦老老实实地自己呆在这里。

于崇的脑瓜很聪明，他知道，如果不弄得神秘兮兮的，胡敦一定不会相信，他也一定会把这一件事向师父师兄们讲，如果是那样，他的筹划可就败露了。

于崇心道：胡敦啊胡敦，你这个傻瓜，看我于崇今天不骗得你死死的，不见我一阵风的手段。

于崇四外撒目，看了好一会儿，很神秘地道：“我要告诉你的事儿很机密，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你得起誓。”

胡敦越发相信，他真的结结巴巴地起誓了。

于崇道：“我要告诉你的是，在我们老师祖张三丰的时候，他有一个弟子，叫做殷梨亭的，他一从拜师起，便没有什么天份，学什么也学不会。但他不死心，他知道万事都有开头难，愚人也有愚人的福气，他就来到了这片竹林……”

胡敦听得心扑扑跳，他止不住插一句道：“师兄，那时就有了这一片竹林了么？”

于崇大声道：“好了，好了，我一告诉什么话，你总是不在意，我怎么还有心思讲下去？好了，我不讲了，你自己去练吧。”

于崇自己走至一边去，不再理睬胡敦。

胡敦一见师兄生气了，他也不是心思，他搭讪着来到了师兄眼前，说道：“师兄，你别生气，我只是着急，想知道这件事儿，就插了一句嘴。”

于崇道：“我不愿意我讲话时候有人插嘴，你懂不懂？”

胡敦道：“我懂，我懂。”

于崇心里舒坦了一点儿，他慢慢道：“好，既然你知道错了，我就再告诉你。”

“这个殷梨亭是一个很笨很笨的人，他在学功夫的时候，师父一比划什么招式时，他学半天也学不会，人家同他一起入门的师兄弟们都学得差不多了，他还比划不上那一个姿势，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呢。”

胡敦一乐，拍腿道：“哎，那不是同咱们一样么？”

于崇道：“又插嘴！？”

胡敦忙止住了，他很想知道这一个殷梨亭最后怎么成为天下闻名的武林高手的，因为他知道这一个人，他从前听得人家讲说武当派的名家，都提到了这一个张三丰的得意弟子殷梨亭的，说是他武功高强，曾在江湖上做下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于崇道：“这个殷大侠最后实在没有法儿了，他就不再同他的师兄弟们在一起了，他再也不去前厅习武了，他一个人来到了后山，他看到了这一片竹林。他看着这一片竹林，他想到我的天资不如别人，但我可以练成一种别人不愿意练的功夫，我可以练成一种稀世神功。他就天天来这里，天天抚摸着这一株株毛竹，日久天长他把这一株株的竹子都摸得光光的。他的手也很厉害了。他的手是天下最厉害的手了，你说，他一出手，谁敢惹他？”

胡敦此时的心扑扑跳，他心道：原来天不绝我，我以为我自己很蠢笨，从此再也没法儿好好习武了呢，谁知道还有这么一条好路？我要是学好了，岂不是也同那一位殷大侠一样，可以名扬天下了么？练好一双手，就是天下有名的大侠了，用不着费心去记着那些名堂，明明是一招剑法，剑向前刺也就是了，偏叫一个什么‘云出五岫’，又得记这一剑的剑招，又得记这些罗罗嗦嗦的名堂，难死人了。有什么好？在这里练这一门功夫可是不错，只要你天天什么也不想，天天看着这毛竹就行了。岂不是又省心又好做？

但他又有一点儿担心，他问道：“师兄，我自己在这里练就行了么？”

于崇四外看一看，说道：“你一定不要让咱们的师父师兄弟们看到，如果让他们看到，那你就练不成了，那时你只好天天去再练那一些剑法，你得偷偷地练，你得学人家

殷大侠，练成了一门惊人绝艺，成为武当山的骄傲才行啊。”

胡敦道：“师兄看，这门功夫得练多久？”

于崇大声道：“怎么这样笨？你可以要练多久就练多久，练得时间越久，你的功夫就越深。”

胡敦乐了，他拍手道：“好，好，我就练这种功夫了。”

于崇道：“你看着，我练一下给你看。”

当下，于崇也忍住笑，他坐蹲成势，长长吁了一口气，便两手抓撸毛竹，他生生几下便把毛竹撸出了一个光光的身子来，他的样子吹胡子瞪眼，似是面对着无数强敌。他的手当然是用出了内力的，不然他绝受不了这毛竹的竹皮竹刺的苦扎。

此时，一边的胡敦认真地看着，他看到了于崇的样子，明白了他也得这样练。

他也学样儿，在那儿一撸，因为他的手没有内力，便撸出了一片血渍来。

胡敦的手很疼，他对于崇道：“师兄，这很难练。毛竹很多刺，你天天撸它，不把一双手都撸完了么？”

于崇大笑道：“你以为会很舒服？天下的哪一门好武功，你想学好它，不费功夫，不出血不流汗能成？如果它好练，我自己早就练了，谁都会的功夫，还算什么绝技？”

胡敦一想，师兄的话也对，他就很认真地向师兄行礼，说道：“师兄，我说错了，我一定好好练。”

于崇道：“师弟，能不能成为天下最有名的大侠，就看你这一下子了，你好自为之，不要对任何人讲。就是师父问你，你也不能讲。你只是偷偷地练就是了，皇天不负有心人，对不对？”

胡敦倒也听得这一句话，他也大声道：“对，对，师兄说得对，皇天不负有心人。”

于崇走了，只剩下了一个胡敦，孤零零一人在这武当后山。武当派的后山奇寒，春日夏日都看不到阳光，只是一阵阵奇冷无比的寒风时时吹过，胡敦在这里站着，不一会

儿就几乎要冻僵了，他看着这一片毛竹，心里发狠道：“不就是这一片毛竹么，我胡敦今天和你们拚定了，看我胡敦练得成练不成？”

他狠命上去，一把一把地撸毛竹。

毛竹的竹皮竹刺很多，不一会儿，他的手便撸出了血，他的手上满是搓出来的鲜血。

胡敦手疼，只好坐在竹子上，看着这一片毛竹，心道：看起来，那一个大侠殷梨亭也颇不容易，他练成了这一门奇功，也得费它五年八年的功夫，不然他怎么能名扬天下。我胡敦的心思笨，连那一窝老鼠都说我不能习武，我走到哪里都得受人家欺负，这怎么行？

他一声怒吼，又冲了起来，一把一把地撸起毛竹来。

天天到了傍晚，师兄们都看到胡敦从山上下来，大家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只说他去玩去了，他时常给厨房带下来一些毛草竹柴，让厨子好生夸了他一顿。师兄们问他最近都练些什么，他也是吱吱唔唔，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师兄们都知道他很愚笨，便也再不问他什么，只是自顾自家练功。

胡敦就天天在后山练武，他开始时自然是一练就满手血，后来他就不流血了，他一出手，竹皮子竹刺便唰唰而下。

他练了三年。

三年后，胡敦已经是二十岁了。

第十一章 “傻” 男儿志在四方

一天，于崇被师父叫到了屋内。

师父的脸色不好，于崇十分精明，看着师父的脸色，就陪着小心，轻轻问道：“师

父叫我来，不知有什么吩咐？”

锈剑吴玉山冷冷道：“于崇，人家都说你十分精明，连师父无法带好的徒弟被你调弄得有模有样的，不知是真是假？”

于崇当下吃惊，他心里暗道：不是师兄弟中哪一个嘴贱，竟然把胡敦的事儿向师父透露了，师父才如此责怪我么？但一看师父的样儿，又不象是知道了胡敦的事儿，他的心里忐忑不安，但仍然是笑着道：“师父说笑了，我可是一天也没有忘记师父的教诲，胡敦师弟的功夫，我一天也没有忘记要他好好练的。他虽然有一点儿笨，但好在日子久了，终于开了一点儿窍，他已经能够有些进取了。”

锈剑的脸色微霁，他说道：“是么，你没有胡闹么？”

于崇的脸上有了汗，他此时方有一些后悔，他想到：师父待弟子一向极严，如果他知道了我所做所为，一定会大大地责罚我，那时一切都晚了，我怎么想一个办法才好？

锈剑不知道他心里正在打着主意，他轻轻道：“好，既然如此，明日你带上胡敦，来我这里，让你的师兄弟们都看上一看，看一看你这三年积下的苦功，胡敦真的有了进取，也不算你白白辛苦一回。”

于崇答应了，悄悄退了出来。

他的心里着火了一般，他知道，此事非同儿戏，师父带着众师兄弟们一齐，看胡敦的武功进取如何，这事儿大了。如果师父当场看到了胡敦什么也不会，只是会用他那一双大手撸毛竹，师父一定会严厉地责罚他，师兄弟们会笑他一辈子。

他得想一个好主意，让这件事儿过去了才行。

他想不出主意来，只好愁眉苦脸走到后山。

时已深秋，满山萧瑟，没有一点儿生意。

他看到了胡敦。

这活活是一个傻人，他此时正光着身子，在那里大声吼着，一下下地撸毛竹呢。

一边看着的于崇也暗暗吃惊，胡敦的一双手已经不复是人手，他的手很亮很亮的，手皮很亮，象是女人的皮肤，很细，但又不象是女人的皮肤，象是人的皮肉肿时的样子。手也很黑很黑，象是铁器。手指又粗又短，象是十个小小的铁叉子，他一出手，手指紧紧抓住了竹叶竹枝，便如刀在握，竹叶子和竹枝都嚓嚓响着往下掉。

他一声一声地怒吼，一声声怒吼时，竹叶子唰唰地落。

他那边练得正是来劲，这一边于崇就有更来愁了。

他没有教胡敦武当派的正宗内功心法。

他没有教过胡敦武当派剑法的一招一式。

他嫌麻烦，他知道胡敦根本就学不会，也许他能学会，但他的资质很差，他如果教胡敦，胡敦也只能学会那么一招半式的，他根本就成不了一个好剑客。

因为这个，连师父都懒得教他。

因为这个，师父把这个笨蛋交给了他于崇。

他不想教胡敦，因为他没有时间，他也得练功，他也得习剑。

现在，他怎么向师父交代？

如果师父看出了胡敦根本就没有学会武当派的一招一式，他会怎么想？他一定会罚于崇去后山面壁一年。

如果他去后山面壁一年，他就再也不会是武当第三代弟子中的佼佼者了。

他现在有一点儿后悔，当初不该把这件事儿揽在身上。

他现在怎么办？

胡敦一见到他来了，不由得大喜，他知道，于崇也是在抓紧时间练功，根本没有时间来看他练，一年中只来很少几次。看到于崇来到后山，胡敦十分高兴，他笑道：“师兄，你看我练没练成啊？”

于崇心里在骂：妈的，这算什么功夫啊，一个大笨牛，天天摸毛竹，天天抓毛竹，

你就是把这一根根毛竹都抓得光光的，又有什么用？你还是一个大笨蛋……但他的嘴里仍然在说：“好，好，我看看你练得怎么样了？”

胡敦挺高兴，是他的这个师兄教他功夫的，他真的很感谢他的这一个聪明师兄，没有师兄，他怎么会练成这种奇功？

他此时，也象是他的师兄们一样，挺胸凹腹，一运气，便大声一吐道：“啊——”一声怒吼，金石为开，他的大手一出，直劈斜砍，直把一枝枝毛竹撸得有皮无毛，直把一根根毛竹弄得成为光光一根竹箭。

一片竹林，只有秃秃的竹箭，一人高下处，没有一处有枝有丫儿。

他住了手。

胡敦看着于崇，他的眼里是惊喜，他说道：“师兄，你看，我这样子行不行？”

于崇心里一叹道：哎，天下哪里有你这样的笨货，人家与你生死相搏，总不会生生地站在你的对面，活活地等着你这两只手去撸人家吧，你以为他是一个傻瓜，只等着你动手，把他撸得有皮无毛？他一出手，你就死了，来不及出手，你就死了，怎么还会有时间让人家看到你这一手功夫？

于崇此时心里暗暗叫苦。

胡敦这个样子，怎么也不能让师父看见，师父一看他这样子，一点儿也没有练成武当派的功夫，一定会严厉地责罚于崇的。

于崇看着胡敦，他一言不发。

胡敦也有一点儿不安，他看着于崇道：“师兄，我可是没有偷懒，我一直在苦练。”

于崇心道：正是因为你一直苦练，我才没法儿让你见师父，见到了师父，要是他问起你武当派的武功来，一下子岂不是全都露馅了？

胡敦道：“师兄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于崇心里一动，他想道：如果我骗一骗他，或许他就会一逃了之，他如果逃出了武

当，谁还知道他是不是学过武当功夫，看他这个傻样子，早早晚晚也不会学到什么好武功，不如早一点儿把他打发走算了。

想到这里，于崇道：“师弟，你有大祸了。”

胡敦一听，就是一愣，他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大祸，忙问其故。

于崇道：“明日，师父要你在大厅里一试武功。”

胡敦一听，心里却是一喜。他心里正是纳闷，这是喜事，怎么会是祸事呢？

大凡习武之人，也同习文的人一样，盼着个金榜题名时，盼着个与人一较的机会，如果有时机与人一较，总是该出头一下的，因为正是这一比一试才看得见人的功夫如何，不比不试怎么会知道你的功夫是不是比得上别人？

胡敦虽然憨厚，与人争强的心思比人不差。

他一听得师兄说，便问道：“师兄，这怎么会是祸呢？”

于崇道：“自来各家门派，都是各学各自的功夫，从不抄袭别人的功夫，也从不偷学别派的功夫，因为你偷学了别派的功夫，便可能引起各派的争执来，于本派不利。所以你明天如果上去与人比试，一定得用本派的功夫，如果你不用本派的功夫，便不能出手。但你又不能不出手，你一出手便是这撸毛竹的功夫，便罪过大了。”

胡敦一听，忙问：“我会被处一个什么罪？”

于崇想了一想，大声道：“不行，不行，不能那样。”

他一脸的恐怖。

胡敦越加不放心，他忙着追问。

于崇象是下了决心，他叹了一口气道：“你会被挑了脚筋的，成为武当山养的一个废人。”

胡敦一听，不由得大吃了一惊，他大声道：“我又没有犯下什么过失，怎么会被挑了脚筋？”

于崇道：“这也没有办法，只要你是本派的弟子，偷学了别派的武功，便是这个下场了。”

胡敦无奈，他想了一想，突地想起了于崇说过的那一个殷梨亨的故事，就问：“师兄，你不是说过，从前的殷大侠也是学了这毛竹功夫的么，他怎么没有被挑了脚筋？”

于崇一愣，他早就忘了他胡扯的这一个前辈武当人物，但此时胡敦却一下子提了起来，就让他好不尴尬。他说道：“殷大侠是遇上了好师父，你以为他的师父是谁？他是武当派的开山祖师张三丰啊，再说，人家殷大侠他也不光是这一种武功厉害，人家会好多极厉害的武当功夫……”

胡敦看着师兄，他说道：“师兄，你看我怎么办？”

于崇道：“我看……你只有一条路了，你只好逃下山去，再也不在武当呆下去了。你在山下行走江湖时，也不要提你是武当派的人，你只说你是自己学的武功，不然，武当派早早晚晚会找到你，清理门户的。”

胡敦的心里一酸，他心里知道，师兄这是给他留面子，不让他太难为情，否则师兄的话意自然更是明白，他要胡敦在江湖上千万别以为 he 自己是武当派的人，因为就凭他这一点儿三脚猫的功夫，一提起武当派，只会给武当丢人。

胡敦道：“师兄，我不走，我在山上还没有真的学会武当的真功夫呢。我不相信，我没有什么罪过，师父怎么会把我的脚筋挑了呢？”

于崇一见他不相信，就不由得有一点儿惊慌，他大声道：“你怎么不相信？难道你不相信我的话？”

胡敦道：“我只是说他们不会不讲理。”

于崇急道：“你不相信，你明天就死定了。我看你不死也得成为一个残废，那时你后悔就晚了。”

胡敦道：“我不走，我如果真的走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天龙大哥？”

于崇一听他谈起天龙，就不由得更是心惊，他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一个胡敦弄出武当，即便不是师父要考较胡敦的功夫，只是天龙再来，他也没有办法交待了，他不把胡敦弄走怎么行？

于崇道：“你的功夫别是一家，我本来想教你一点儿内功心法的，但时间来不及了，你只好早早走了，不然你就有大祸了。我告诉你，你早走，下山再去找一家一派的，好好学一学功夫就是了，何必在这里等着被人砍脚？”

胡敦见他说得急，便也有一些相信了，他问道：“依师兄看，我现在这样子能闯荡江湖么？”

于崇的心一狠，他大声道：“怎么不能，你看！”

他递与胡敦两粒药丸，这是武当派的治伤秘药。于崇道：“这是武当派的秘药，你收下好了。如果你到了江湖上，一定不要对人讲你学过功夫，你也不要说你有一种不世奇功，你只是暗暗地行侠仗义就是了。另外我告诉你，在江湖上走，有几个忌讳，不能与女人眉来眼去；不能与和尚老道尼姑这些出家人斗嘴；不能去那些妓院下流场所；不能去赌；不能与人争强好胜……”

胡敦此时反正也记不得那么多的话，只好一一答应。

于崇此时有许多的话，他不知道再向胡敦讲什么好了，他此时看着胡敦，胡敦正呆呆地看着他，一心相信他的这个师兄，见到胡敦这样子，于崇竟然有一些感动，他心道：这是一个憨厚的人，他到了风谲浪险的江湖上，一定会无法活下去。如果他于崇有机会带胡敦到江湖上去走走，或许胡敦还会有一条活路。

但他走不了，他不敢私自下山。

于崇道：“好男儿志在四方，胡敦，你可以下山了，看到了人家有什么好的功夫，你也可以向人家学的，你好好对人，人家也一定会好好对你。”

于崇心里却道：这个风谲浪险的江湖，你好好对人家，人家可能会一出手就杀死你。

象胡敦这样子的傻人，怎么会躲过那些让我于崇想也想不出的江湖险恶来？他一定得死，他一定是死定了。

但他此时再也无法对胡敦讲什么了，只是有一点儿伤心。

胡敦看到了师兄在伤情，他心道：看到我要下山了，师兄有一点儿依依不舍，我也是舍不得师兄，但师兄说得对，好男儿志在四方嘛。如果胡敦在外面学好了武功，我也可以回到武当山来和师兄一起再学艺的。一想到此，胡敦的心里便释然，他对于崇道：“师兄，我去了，我以后会回来看你。”

于崇的心里有些难受，他看着胡敦，他想告诉胡敦他的心里话，但他又知道他不能告诉胡敦，他只能让胡敦下山，或许胡敦是吉人天相，能得福运。

天黑了，武当山的人都入睡了。

只有于崇没睡，他轻轻起身，走到了胡敦的住处，慢慢唤起了胡敦，一手拉着他，轻轻走出了屋子。

外面正暗，于崇路熟，就一手扯住了胡敦，运起了轻功，他走得飞快，虽然比不上那一次天龙带着胡敦飞行，但也不慢了。胡敦心道：原来师兄还有这样的好本事，他轻功不错，如果我不离开武当，我也会练成一身好轻功的。但现在我得离开武当了，我以后再找到了天龙大哥，我一定要他教我轻功。

他们两人走得很快，转眼间就走到武当山下。

因为于崇知道武当派的联络暗号，所以他们一路走一路就向所有的暗卡发出暗号，没有人来为难他们。

在山下，于崇与胡敦洒泪而别。

胡敦一入了武当门后，一直是于崇教他，他与于崇虽份为师兄弟，但实在是情同师徒，他看着于崇，突地跪下了，说道：“师兄，你多保重，我走了。”

胡敦的眼里哗哗流泪。

此时于崇也只有流泪的份儿，他盯着胡敦，说道：“小心，保重！”

他想，他应该告诉胡敦，他刚才那些话是在骗胡敦，但他看得出，胡敦意已决，他讲什么话也是白说，只好心里暗暗后悔。他在后悔，如果他当初教与胡敦一点儿武当派的功夫也好，也免得胡敦此行的风险有如此之大，但他只是一门儿流泪，也说不出话来。

胡敦的心里好伤心，他知道他再也不容易回武当来了，他要下山去闯天下了，他只能是一个人闯，不能说他是武当弟子，只好凭他的一门绝世武功去闯了。

好在他有一门当世别人所没有的奇绝功夫——撸毛竹。

第十二章 牛刀小试

在北方，一到了秋季，便可以说很快就是严寒的冬日了，北风一吹起来，天气就冷了，连一向对严寒无所畏惧的北方汉子也一时习惯不了北方的寒冷，脖子缩入了衣领，一步一步地向风中走着，那畏畏葸葸的样子，真的让人看出比死了还难受。

此时，最好就是坐在酒店里，温上一壶酒，会晤几个知心好友，把酒闲谈，讲一些陈谷子烂麻的闲事儿，做一个小小的消遣。在这感慨尘世艰难的话语中，打发一些悠悠岁月。

小店的温馨也就在这里了。

没有受过一点儿生活折磨的人根本不明白小店的乐趣。

此时，小店里正有一些客人。

客人不多，因为有银子的人也不多，有银子乐于在此小店消遣的人也不多。

在店门边，有一个男人正在一杯一杯地喝酒。

他是一个学武的人，他那样子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一脸的英勇气，是一个初出道的

年轻人。他看着店家，看着左右的人，就象人家都欠他账未还似的。他身穿一件布衣，脚踏一双布底鞋子，眼睛也不甚明亮，但他的精神头儿十足，他四外看着，象是在找一个老相识。

显然他不是本镇人，只是一个外乡人，他在这里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老相识。

他喝酒的速度很慢，但一直在喝，每一次都是举起来，举起来的样子象是他已经在下了决心，一定要一饮而尽，但到了喉咙里，酒却不听他的了，一直吞不下去。

他只好不多喝。

他喝酒的样子很威风。

另一边的人多些，也比这一个放荡些，三个人都是坐在桌子边的，一个个歪歪斜斜，有一个人的二郎腿还放在了椅子上，他们一边喝一边旁若无人地大声闲扯。

三个人中，一个消瘦老者，象是有气无力的样子；另一个是一身虬肉的大汉，还有一个是光光脸的年轻公子。

公子道：“我可是告诉你们，在咱们这溪水镇，最漂亮的妞儿可就是那金员外的女儿了，我听得人家说，老头子还为他女儿备办了一份厚礼做嫁妆呢，你猜猜，是多少？”

一边的消瘦老头子显然对这个不感兴趣，他仍然低着头喝酒，他一口长饮，一杯酒如长鲸吸川，被一口喝干。他沉沉说道：“你说他干什么，莫不是那一个老头子肯把他的丫头送你做老婆？”

公子道：“可惜，咱已经有了两个老婆，如果我没有老婆，你以为我会放过她？”

那一个虬肉大汉声音很响，他大声道：“花花公子，你说，咱去看一看她，好不好？”

老者道：“算了算了，你以为他会看中你这一身肉，你是一个光长肉不长心眼的人，他根本就不会看中你，他喜欢的是一个文弱公子，想让他家女儿找一个书香门第呢。”

花花公子一乐道：“是么？”

虬肉大汉道：“他看中了一个公子，该不是咱们这花花公子吧？如果真的是你，我

兄弟就让了，如果不是你，兄弟我就当仁不让。”

老者道：“你以为你会讨那一个老家伙喜欢？”

虬肉大汉火了，他也有一点儿微微醉意，他大声道：“好，我就与你去问一问他，看一看他有什么话对我？他要是愿意，你输我一点儿什么？”

老者道：“五十两。”

公子在一边阴恻恻地笑，他笑道：“银子都被你买酒喝了，哪里还有五十两来打赌？”

那老者一笑，分明是一声冷笑，他的手很快，从他的兜子里掏出来一锭大银放在桌子上。

十足成色的五十两。

公子大声道：“好，果然爽气！咱们现在就去！”

一行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吩咐店家先记下了账，就一个个摇摇晃晃，走了出去。

坐在门边的那一个人也站起了身，跟着走出去。

外面，正吹着冷风。

一行人走得很快。

三个人一边走，一边还兀自讲着话，他们还在说着那一个金员外的千金小姐。

满口脏话，实在不堪入耳。

这个年轻人跟着三人，一直跟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庄子前。

这是一个有很高很高的围墙的庄子，在庄子外面，围着一些鹿砦，这些鹿砦都扎得很高，没有法儿过得去。

庄门前已经没有人看守了，这是一个很平静的庄院，没有武林人家的那种剑拔弩张，守护森严的气势。

前面的三个人都是好身手，他们一边说笑着，一边向着高高的围墙一纵，人便如一只飞蝶，轻轻地飘了上去。然后再一纵落下，不见了他们的影子。

后面的人迟疑了半晌，他向四处找一个地方，似乎是在找一个墙豁口，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只好走到了大门处，从大门上爬了进去。

他爬得很吃力，一直爬了半天，才爬下了大门。

然后他就慢慢地走进去了。

他一找就找到了庄主的屋子，因为这时只有一间屋子亮着灯。

他用手轻轻一捅，窗纸就破出了一个大大的洞，他从纸洞向里看，正好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有钱人家老爷子的书房，一房子都是书筐，大的小的长的扁的，什么样儿的都有。有的书箱子很珍贵，上面还刻着字。胡敦不认得字，他只是看得出，有的刻着三个字，有的刻着四个字。字有写得好的，也有写得不好的，那写得龙飞凤舞的，当然是写得好的了，那写得工工整整的，当然就是写得不好的。胡敦此时看到了金员外，一个胡须皆白的老人，他正坐在正中，看着这三个人发呆，他的身子一阵阵抖。

金老员外道：“三位大王饶命，三位大王饶命！”

那一个花花公子坐在桌子上，他正坐在人家老员外的文房四宝边，他的手里拿着笔，活象是地狱里的鬼判，他用笔一点一点地点着老员外，说道：“老员外，你仔细看看，是不是认得我们几个？”

老员外虽然不是武林中人，但也知道世道险恶，人心不古，他哆哆嗦嗦道：“不……不认得。”

老者道：“金员外，你何必撒谎？在下你是认得的，你不认得千只手何礁了么？”

老员外只好苦笑，他说道：“天黑，老眼昏花，看不清了，看不清了，何英雄莫怪，何英雄莫怪。”

老者一乐道：“好，不怪，不怪。”

老员外一下子心里更是害怕了，他哆嗦着道：“三位来庄，不知道有什么要事？”

花花公子道：“我们今天在酒店里喝酒，一算咱们这镇里，也就只有你家的丫头算是好模样了。”

老头的脸色一变，他的嘴颤抖，说不出话来了。

老者一笑，说道：“老员外不须害怕，咱们只是要来看一看，你家养那么大的一个丫头，至今不嫁出去，是不是你嫁不出去她了呀？”

老员外的心里一苦，他说不出话来了，他怎么讲，这三个人明明是来找碴儿的，他怎么对这三个人讲？

花花公子乐了，他拍拍老员外的肩，说道：“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女儿嫁不出去了，我们三个人中有一个人要娶她，你愿意不愿意？”

老员外心道：这三个家伙，没有一个是好惹的，这一个老家伙，名叫干只手何礁，他的手下暗器功夫不差，是这镇上的一霸，另一个花花公子模样的，是这镇上的另一个恶棍，他名叫花太岁时唐，一个出入烟花酒巷的色鬼，他会使一手鬼里鬼气的拳法。这一个虬肉大汉，名叫秦盛，他叫一阵火，拳头打得死牛。这三个人此时来找他的麻烦，老员外不敢出声，只能暗暗叫苦。

老员外道：“我家小女不是嫁不出去，她实在是还小，不能出嫁，还望三位明查。”

老者一乐，阴森森道：“金员外，你的女儿已经十六岁了，怎么还小？我十六岁就成亲了，我老婆十五岁就给我养了一个儿子了。”

金员外语塞，他不敢则声，老者的话实在气人，你十六岁成亲，难道我们也得十六岁成亲不成？但他不敢出声，他怕得罪了这三个魔头。

此时，花花公子道：“本来么，金姑娘柔弱身子，最好是许与在下，但在下已经有了两个妻子，也不敢太苦了金姑娘，只好请金老员外把女儿许给秦大哥了。想来秦大哥有才有貌，也不至于辱没了金姑娘，不知金老员外的意下如何？”

金老员外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瞪瞪着双眼，看着三人，这不是提亲，实在是逼亲。

此时，花花公子时唐竟然仍能打哈哈，他大声笑道：“秦大哥，你看，这老员外因为好久没人提亲，都愁坏了。如今一有人提亲，他高兴得话也说不出来了，如果老员外没有什么反对的话，我们就放下定钱了……”

这花花公子一脸的笑容，把一锭大银轻轻放在了桌上。

这正是那个千只手何礁的一块大银。

千只手何礁大声道：“哎，时唐，你怎么把我的一块银子放在这里做定钱？”

花花太岁时唐一乐道：“老兄，你可千万别太小气，人家秦大哥如果真的成了金员外的贵婿，你的一锭大银有什么了不起？还你十锭二十锭也行啊。是不是？你千万别此时向秦大哥要这一块银子，没了这一块银子，咱们秦大哥就什么也没有了，怎么向人家好好的女儿下聘？”

老者一乐道：“是么，好，好，成人之美，我也愿意。只要你能把你老岳父给你的银子给我几块，这一锭大银就借你用一下好了。”

此时，花花公子道：“你先别着急，咱们还没有看到金小姐呢说不定是一个瘸子瞎子呢，我看，还是我先去看看，把这一个小姐带来，咱们都是武林中人，自然不能象人家那么多的臭规矩，如果秦大哥真的相中了，咱们这一块银子赔上也不冤……”

金老员外一见到他真的想去内宅，就心里一急，他大声道：“内外有别，你们怎么能进入民宅？”

花花公子道：“我是为秦大哥……”

这时，千只手何礁道：“慢，我看还是我去好了，秦盛的新人，还是避着点儿你好。”

花花公子的脸色一红，他也知道他的名声不佳。

千只手刚向屋子里一走，就有人一声道：“站住！”

从屋子边闪出了一个中年人。

这是一个目光深邃的人。

千只手道：“你是谁？”

“金贵。”

千只手道：“金贵，金贵？什么金贵？在这金家庄里，只有一个金小姐才金贵，你怎么会金贵？”

那一个中年汉子居然不恼，他说道：“里面是内宅，你还是不要进去的好。”

千只手冷笑了，他说道：“是么？”

他一边说话。一边手就动了！

十几只暗器飞向了金贵。

金贵果然好身手，他的身子一飞，人便飞向了一边。

恰在此时，一缕轻风吹向他。

金贵本来躲过了这十几枚暗器，他的身子正在疾忙落下，一呻吟，人便跌落在地上。

发出冷箭的正是大汉秦盛。

花花公子时唐大笑道：“金贵，金贵，看起来你的庄主再也不会拿你金贵了，你要死是要活？如果你死了，尸体可一点儿也不金贵了……”

千只手的身子一闪即没。

不一会儿，他带来了两人。

一老一少。

老者看来是女孩子的娘，她紧紧搂着女儿，似乎她此举就能躲过这三个鬼魅的残暴。少者是她的女儿，的确是花容月貌，十分美艳。

花太岁一声长叹道：“可惜，可惜……”

老者道：“什么可惜？”

花太岁道：“可惜的是，我早早就娶了媳妇，不然的话，这一朵鲜花怎么也得和秦

兄争一争.....”

女儿吓得躲在娘的怀里。

老员外此时也没了办法，他看着金贵，金贵身中暗器，正坐在屋角里喘，他一声也不敢吱了，只能看着这三人做恶了，因为他的命也攥在人家的手里，他怎么敢出声？

老者道：“我看，事儿不宜迟，如果金老员外愿意的话，你们就在这里成亲了算了，省得还要大大操办，老员外夫妻都老了，自然没法经得起这一番折腾。只要秦盛把这新人领了进去，过你的洞房花烛夜。我与老员外老夫人还有时老弟一齐在这里喝上一杯喜酒，就算办好了事儿。秦盛，你看这么办好不好？”

秦盛的脸儿也笑开了花，他大声道：“好，好，怎么不好？我真的等也等不及了。”

他上前去拉那一个女孩儿。

正在这时，嘭——地一声大响，门被踢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从武当下山来的胡敦。

胡敦的声音很紧张，因为很紧张，他的声音就有一点儿发哑。

“把人放了，马上给我滚！”

三个人都呆了，他们看到了胡敦，看到了一个镇定勇猛的江湖侠士。

第十三章 绝世神功

胡敦站在了三个人的对面。

正是正义在手，仇恨在胸的时刻，胡敦的眼也不眨，双手握紧着拳头。

他的脸上反倒没有一点儿激动。

三个人一看，便心里划开了魂儿。这人是谁？在江湖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带兵刃行走

的，任他是天下有名的大侠，他也得带着一把剑一把刀，或者带着一袋暗器什么的，可这一个人却什么也没带。

他是谁？他是哪一个世外高人不成？

看他这样子，象是要管定了这一桩闲事的，他好整以暇，竟然不慌不忙，拿他们三个人都不放在眼里。这人不是有一身本事，就是一个疯子。

看他那姿势，更是让人莫名其妙了，他站的那姿势，根本就不象是武林中人，他是不是想拿他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有大本事的大侠？

他一身松弛，象是在街市上闲走，他不知道他面对的三个人一个也不好惹，一个是千只手何礁，一个是花太岁时唐，一个是一阵火秦盛？这三个人是溪水镇的三只大虫，他惹得起么？

他们互相看了几眼，没有动手，没有看清前，他们决不会动手。

千只手能在这里活下去，多半靠的是他的机灵，而那一个花太岁时唐，更是只会溜的角色。这一个秦盛，名号叫做一阵火，单只看对手是谁了，如果对手比他弱，他的这一阵火又凶又猛；如果对手比他强，他从来不先上火。

三个人都看到了胡敦的一双手。

练武人的一双手很重要。

凡是练奇绝功夫的，他的一双手总是与众不同，象有的是练了朱砂掌之类的，他的手便总是红红的，象是刚刚从血水中捞出来的一样；有的人掌黑，显然是有剧毒；有的人手掌象婴儿一般细嫩，看上去象女人的纤纤素手，这人你也惹不得。

眼前的这一个人就有着一双很奇怪的手。

这双手很细嫩，但又不象是练朱砂掌的手，也不象是练黑砂毒掌的，更不象是练什么奇邪掌法的怪掌。

他的手很怪，他的手指象是婴儿的手指，很白，很嫩又很粗，看上去有一点儿吓人。

所以三个人都不出头。

好久，千只手才说道：“你是谁？”

胡敦冷冷道：“胡敦。”

三个人都细心一想，胡敦？胡——敦——？谁是胡敦？江湖上从来没有一个有名的人叫做胡敦的。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胡敦。

江湖人行事，从来就是不直道其名的，他答得这样侃快，他的名字一定不叫做胡敦。

千只手道：“久仰久仰。”

胡敦还听得懂这一句话，他心道：我是胡敦，我从不没有听到过你，你当然也不会听得到我的名字，怎么会久仰？

他冷冷道：“在下可从来没有听到过你们的名字。”

老者想了一想，道：“千只手何礁。”

胡敦想了一想，说道：“不认得。”

当然真的是不认得。但何礁看他的脸上，看出的却是一派傲气。他心道：这小子看起来是一个大人物，不然他一定不会如此看不起我。

一边的花太岁时唐也慢慢道：“花太岁时唐。”

胡敦也一句道：“不认得。”

花太岁心道：妈的，你不认得老家伙也罢了，我花太岁在江湖上没有好名声，却也有一点儿恶名，你怎么也来一个不认得？明明是看不起我，还这么傲？你是谁，连一个真名字也不报上来……一边的虬肉汉子却一声道：“在下是一阵火秦盛。”

胡敦乐了，他呲牙一乐，道：“原来是一阵火……”

秦盛忙道：“原来是旧相识……”

胡敦冷冷道：“我也不认得你。”

秦盛也僵住了，他想干脆拚了算了，不然人呆在这里，活不活死不死的，生生受这小子的折辱，有什么好？

金员外也和他的老婆女儿呆在了那里，他们看到了一个黑脸的小子，痴痴地站在前面，他不动，让这镇上的三个恶鬼也不敢动。看起来他真的是一个功夫极高的人。

时间很长。

从前，在人人喜读的唐宋话本里，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很有武功的人，他一向对自己的功夫很自傲，他认为他的功夫已经天下少有了，决心去到京城赶考。

那时，天下设文举武举，文举是考天下文官，要下轿治诉讼的民事官；武举考的是武官，要上马管城乡安定的威风大将军。

这人立誓要去夺一个武状元。

他兴冲冲地直奔京城。

一路上，赶路又贪恋景色，便晚了宿头，来到了一个小庄子。

这庄子颇怪，只在村头有一户人家。

这人家有五间大屋。

举子便上前去敲门。

敲了好半天，才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来开了门。

老太太慈眉善目，一脸的风尘，一身的劳碌，她为举子开了门，为他打了洗脸水，然后给他做好了饭，请他吃得饱了，让他去安歇。

他道谢时，老太太嗫嚅着告诉他：如果夜半有什么动静的话，让他千万别管，自管自己安睡就是了。

举子是一个傲岸之人，他一听得老太太说此话，便更加留心了，他就将他的剑枕在枕下，假做熟睡。

便听得咚咚山响，从外面传来了一个人的脚步声。

听得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大声骂道：“老不死的，你在哪里？”

老太太忙答应道：“来了来了。”

女人仍然在骂：“你怎么不给我备好饭？你去干什么去了？你这个老不死的？”

老太太忙忙碌碌地把她的饭端了上去。

当——

一声大响。

是一只碗，还是一个别的东西打在了老太太的头上。老太太哎哟一声叫了起来。

女人的声音很响：“你叫，你叫吧！你那一个死鬼儿子死了，只有我养着你，你管怎么还是你死鬼儿子的娘，我和你死鬼儿子过一回，总不能让你死在野地里。可我告诉你，你得好好侍候我，不然我一定得打死你！”

女人便出手了，一下下打在了那一个老太太的身上。

老太太知道家里有客人，她想忍住不出声，但女人打得太狠了，她只好哼出声来。

女人道：“好，好，今天比往常还抗劲点儿了，能忍住疼了？好，我再好好打你一顿！”

此时，这一个武举子气得不行了，他听得明明白白，这一个女人只是这老太太的儿媳妇，她怎么能死死地打这一个老太太？

他冲了出去。

男人一冲了出去，那一个人女人便愣住了。

她手里正拿着鞭子，正一下一下地抽打着老太太，老太太在地上翻滚，此时一见一个男人冲了出来，她就呆住了。

举子一看，这一个女人长得太丑了，她长得很壮，很丑。

女人一看来了客人，她就笑了，她向着举子笑，手里的鞭子也想藏起来，她问道：“客人来了，惊着你了么？”

举子此时满是义愤，他问道：“你为什么打她？”

女人乐了：“哟，这是我的家事，你干嘛要管？”

举子道：“我一定要管！”

女人装着很妩媚的样儿，她笑道：“好，好，你既然要管，我就请你为我们评评理好了。”

举子道：“好，如果你真的有理，我就饶过你。不然，我就杀了你！”

一边的老太太扑过来，拉住举子，喊道：“别……别……你千万别杀死我的儿媳妇，我还要靠她养活我啊。”

举子也十分大度，他说道：“也好，我不杀死她，只痛打她一顿就是了。”

便来评理。

举子心里有数，她有什么理？那么狠狠地痛打公婆，她到哪里也讲不出理去。

他与这一个丑女人站在了一块山石下。

女人道：“我今天劳碌了一天，回来应该不应该吃上一顿热饭？”

举子道：“你不在家里侍候老人，你做什么去了？”

女人一笑：“你看，我今天打死了一只大虫。”

举子一看，地上有一只死老虎。

他吓了一跳。

他只看到过死老虎，还是头一回看到，他吓了一跳。

他问道：“你是怎么打死它的？”

女人道：“我一冲出去。叉子折了，我只好用拳头。”

举子又是一阵子心跳。

女人一笑，她用长长的黑黑的手指在山石上一划一划，坚硬的山石便如被刀削，她一句一问。

“我在山上吃风喝露，她得不得给我做好饭？”

她问一句，便在山石上划了一道深深的痕。这一道痕，举子自己明白，他用他的剑也刻不上这么深。

举子只好答应：“她应该做饭。”

女人又用手指划了一道深沟。

“你说，她应该不应该规规矩矩把饭端上来？”

“应该。”

“你说，她是不是得好好侍候我？”

“是。”

“你说，她是不是该脸上带着笑？”

“是。”

“你说，她儿子死了，她是不是再也不是我的老婆婆了，她只是侍候我的一个佣人？”

明明知道不是，但一道道深深的沟在眼前，举子只好说一声：“是。”

“她既然是我的佣人，我想打她就打她，我愿意打她就打她，有什么不对？”

举子噤声道：“没有什么不对。”

女人的脸色不再那么难看了，她狠狠对着老太太道：“好好干活才行，不然，我就给你一顿老拳，你的皮还硬过那一头老虎么？”

老太太流着泪，也直点头。

举子吓得一夜没有睡，第二天赶忙溜走了。

他再也不去考武状元了。

现在，胡敦对面的人也都在琢磨胡敦，他是不是一个人熊货孬的家伙。

但他们不敢轻易动手。

此时，千只手何礁知道，他们要明白这一个胡敦有没有份量，一定得亲手试一试。
他轻轻咳了一声。

从花花公子的手里轻轻飞出了一枚暗器。

这是一种试探，如果胡敦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一定会马上变成一只只虎，扑向胡敦。

如果胡敦是一只虎，他们都会变成一只只羊，而且是一只只很可怜很可爱的羊。

这一枚暗器飞向胡敦时，被胡敦看到了。

胡敦也今非昔比了，他在那一丛丛左右摇晃的竹枝中能一出手便得，一出手便扒掉了它的一层皮，他的眼力，他的手的手的熟练程度都十分惊人。

他一出手，便把这一枚暗器握在手里。

他的手握得很紧。

三个人都忍不住要笑，忍不住要大声笑了。看起来这一个胡敦真是一个笨蛋，他怎么不明白，花花公子的暗器是有毒的，而且有十分厉害的毒？

他们等着胡敦倒下。

他们知道，胡敦一定会倒下，他们今天不再要娶金老员外的女儿了，他们要灭了这一个金家庄。

但等了很久，胡敦也没有倒下。

胡敦此时的话反而很威严：“是你这个王八蛋放的暗器吧，是不是？”

他一张开手，他的手里的暗器没有了，只有一阵阵粉沫从他的手里往下流。

他居然把这一枚毒蝶花捏成了粉沫？！

他走到了花花太岁的眼前。

三个人都象是那个武举子，吓得动也不敢动了。

胡敦道：“花花公子，你试一试我的手……”

胡敦只是轻轻一抚摸他的胳膊，在一边的千只手与秦盛看来，胡敦只是轻轻地一碰。

但奇的是，花花公子大声地叫了起来。象是一声野兽的吼叫。

再一看他，果然骇人，他的一只手臂没有了一半的肌肉，象是被活活用毒药给腐蚀掉了一样。衣服没有了，象被腐蚀成了一片片，只有一片片残袖在臂上，臂肘以下，没有了衣服片片儿，白白的骨头也露出来了，一块块的只有血红的肉，血在淋淋漓漓地淌。

三个人吓得不能动了。

花花公子更是没有见到过这种阵势，他一向是害怕了就溜的，此时头一回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直流出了眼泪来。

那一个老奸巨滑的千只手跪了下来。

秦盛也吓得跪下了。

“大侠饶命，胡大侠饶命！”

三个人直门儿磕头。

胡敦的声音很严威：“滚！”

三个人忙起身来，抱头鼠窜。

第十四章 一双蛟丝手套

大厅里明烛高烧，一家人喜气洋洋，家人们忙碌着来来去去，端酒上菜，金老员外与老夫人还有千金小姐都陪着胡敦胡大侠喝酒。

酒是北方名酒熊酒，菜是山珍，有鹿唇、犴舌、飞龙、猴头蘑，还有北方的三花鱼。

金老员外连连举杯，向胡敦道：“多谢壮士搭救我一家，多谢壮士救我家小女。”

胡敦此时也不客气，他一战得胜，自然是喜气洋洋，快快乐乐，他自小便想做一个锄强扶弱的大英雄，如今真的就做成了一个英雄，一出手便赶走了那两个无赖，心里也好不畅快。

胡敦也是真的饿了，所以他也不推三阻四，只是低着头，一门地大吃大喝。

胡敦的吃相不雅。

金员外十分殷勤，他对胡敦道：“壮士身负绝技，真真是少年有为，刚刚一出手，那三个本镇的无赖便不敢动了，一个个吓得跪地求饶，真是让我老汉开了眼。”

老夫人也一劲地劝胡敦喝酒。

胡敦此时只好说他会喝酒。

熊酒劲儿大，一杯下肚，烧心灼肺，好半天也吞咽不下。胡敦一喝此酒，便知他自己的酒量不行，一开始还是有言有行的，一字一句说得很清楚，后来便吐字也吐不清了。

老夫人看胡敦再也不能喝了，就向老员外使眼色。

老员外以为夫人是要他再劝胡敦喝酒，他就醉意醺醺地说道：“孩儿，你的一条命是胡大侠替你拣来的，你还不谢过胡大侠？你来为胡大侠斟上一杯，让胡大侠再饮一杯酒。”

女孩儿果然听话，就袅袅盈盈地起身，走向前来，口里叫一声胡大侠，伸出了一只纤纤玉手，为胡敦斟酒。

胡敦此生头一回这么近地闻到了女儿的气味儿，他的头也大了，舌头也不好使了，身子也麻木了，他看着女孩儿不语，只是呆呆地看着这一个女孩儿。

女儿的话也如莺声燕语，她轻轻道：“胡大侠，请喝下这一杯酒吧。”

胡敦是不能喝酒，但胡敦此生哪得此种荣耀？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家来为你斟酒，你不喝它？

眼前就是一杯毒药，胡敦也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

他一饮而尽。

胡敦此生从未与女孩子这般接近，自从今天起，他是不是也该有一点儿豪气了，是不是也成了个酒气冲北斗，情欢逐云霓的盖世大侠了？

屋子里很温馨，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很美好，都象是梦里的一样了，好看，都模模糊糊的了。

女孩儿依在胡敦的身边坐下了，她身上的香气如兰如麝，她人又长得如玉如花，便让胡敦的身上不自禁生出津津的热汗来。胡敦心道：不知道我的兄弟们怎么去想，我要是告诉他们我胡敦也尝到了好滋味儿，他们一定不会相信。也许他们会相信，但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做胡敦胡大侠的痛快，看来真的是象冯二师爷的话了：腰条（窈窕）树（淑）女，君子好球（逑）了。有美在侧，胡敦的心里美滋滋的了。

金老员外道：“胡大侠，如果不是你来，今天我的小女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污辱的，多多感谢胡大侠！”

胡敦大笑，他说道：“这是我应该做的。”

他看也不敢看这一个美貌如花的女孩子，他心道：如果这个金员外真的象话本里说的那样，说起了我的婚事，他问起我：胡大侠，不知道你是不是成过亲啊？我就得说我没有成亲。他一定会说，那么，胡大侠看我的小女如何啊，如果我的小女可了胡大侠的心思，胡大侠可以与我的小女永结金兰之好啊。我就得说，金老员外的小姐真的是才貌双全，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佳人啊。但是妈的，冯二师爷的这句话有毛病，既然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我怎么就找到了，也就寻到了。这不是胡说么？可他一定要我做他的女婿，我也没有办法，最后是大侠胡敦再三推辞不过，只好答应与这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孩子永结襟篮（金兰）之好了……这里胡敦正在胡思乱想，一边的金老员外也在细心地揣摩着：看这小子，功夫是不差，原本打算请他在这里看家护院，但看他盯着女儿的样儿，怕也不是什么好人。可莫是前门打走了虎，后门又进来了狼啊。这一些练武的人都不是

什么好人，莫不如先把他打发走了，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想到了这里，金老员外道：“我金家实在感谢胡大侠的恩德，一生一世也感恩不尽的，从今往后，我一家得长供胡大侠的长生牌位了。”

胡敦心道：净胡扯！如果我真的成了你的女婿，我还总得向你跪下磕头呢，你怎么会供下我的长生牌位？

金老员外道：“我金家蒙胡大侠错爱，才有了今后，所以我们一定得好好谢一谢胡大侠。”

胡敦心道：那可不是错爱，我是真的能喜欢这一个女孩子，她是很美。都说是富贵不能淫，可我做不到。别说是我胡敦，就是路永也不行，小三癞子更不用说，莫景儿也得愿意和她成亲，竿头儿更得屁颠屁颠儿的乐得不行了。只有冯二师爷或许不会愿意，因为他年纪太大了，不然他也得摇头晃脑地大声道：食色性爷（也）！说完了还得哈哈大笑……此时，金老员外道：“来人！”

就来了人。

金老员外道：“这是一些礼物，不成敬意。”

胡敦道：来了，来了，果然是来了礼物。自古侠人都是不爱财的，或者象是冯二师爷所说的，黄白之物，污浊之物，君子不吃（齿），一旦必须（需），取之有道，可爷（也）！

金子银子是好，但取之无道啊。所以胡敦很是眼馋，他也不能要。

胡敦道：“不，不，我不要。”

他几乎站也站不起来了，他看定金老员外，说道：“我是江湖中人，要……这些做什么？”

他一回头，见到盘子里的东西，有几锭金镞子，有几锭大大的银子，还有几张银票。

自与天龙那一次后，胡敦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金银。

胡敦有一点儿眼馋，但大丈夫就是大丈夫，大丈夫决不能见小利而忘大意（义），

君子不为爷（也）！

因为是君子不为，所以胡敦即使是想要这些财物，他也不能要了。

胡敦道：“金老员外，我不要。”

金老员外道：“壮士，我还有一物相送，这一件礼物，对壮士十分有用，还望壮士不要推却才好。”

就又有一个人用盘子端来了一件东西。这东西看上去不象是金银，也不象是一件宝物，却象是一片布片片儿，黑黑的，放在盘子里，也没有什么打眼处。

胡敦道：这一回要送我什么，莫不是要送我一些比金银珠宝更贵重的东西？金子我不要，银子我也不要，这一回如果送我的是宝贝，我要还是不要？如果要了，是不是壮士所为呢？唉，做这么一点儿事来也费这么大的脑筋，做江湖上的大侠客还真是不容易。

金老员外道：“看起来，壮士真的是不想要这些黄白之物了，实在是让人钦敬啊，真真是一个仁义的壮士。我这里还有一件小东西，放在我手里也真的没什么用处，就送与壮士吧。”

胡敦看一看这东西，有一点儿好奇，他这一回没有吱声，他想：这是一件什么东西，我看也看不明白，如果他送我的是金银，我不要，也罢了。如果他送我的是给他的小姐的定亲的东西，我怎么能不要？再说如果是小姐的东西，我一定得要，说不定是小姐亲手缝的荷包什么的呢？

但此时金老员外将那件东西轻轻拿了起来。

他轻轻把这一件东西套在他自己的手上。

金老员外道：“我自幼习文，中年经商，从来也没有与武功心法一类的东西打过交道。我知道仕途险恶，所以我退出了官场，经商后，又倦于尔虞我诈，就再也不大出门了，我送与你的这件东西，习武的人一见，一定以为珍宝，但它对我却没有大用处。”

胡敦一见到他把这一件东西套在手上，才知道这只是一副手套。这只是一副薄薄的，轻轻的手套。

金老员外一见胡敦的脸色，便知道他颇不以为然，便道：“你可能看不起这一副手套，你看！”

金老员外命一边的家人用一把锋利的刀砍向他的手。

那一个家人用刀一砍，只是咔咔地一响，金老员外的手没有一点儿损伤。

金老员外又命人拿来一盆火。

火盆放在了眼前。

金老员外一伸手，便把这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伸入了火中。

盆火正炽！

胡敦想怪叫一声，但一看到连人家金家的小姐都若无其事，他便忍住了。

金老员外的手好半天没有拿出来。

他此时把他的手拿出来，用另一只手摘下了手套，他笑道：“胡大侠，你看！”

仍然是一只完好无损的手，没有一点儿刀砍的痕迹，也没有一点儿火烧的伤痕。

胡敦的扑扑跳了起来。

金老员外的手套，对于他胡敦是一件很有用的宝物。

金老员外道：“胡大侠，这是一件宝物，送与胡大侠好了。但愿胡大侠能够收下。”

胡敦心道：这一副手套是一件好东西，我为什么不要？

胡敦心里又道：这是不是不是侠义所为？

但他实在喜欢这一副手套，他大声道：“好，既然老员外真心要送我，我就收下了。”

金老员外道：“好，好。”

他受人家的恩惠，自然希望能报答一下人家，所以一见胡敦答应下来收下他的礼物，当然十分高兴。

胡敦走了，他走出了金家。

他知道，他不讨金家的小姐喜欢，他长得不好看，虽然没缺鼻子不缺眼，但他长得黑，不讨女人喜欢。

他救了金家的小姐，得了一副手套。

他很快乐，此时走在了大道上。

迎面来了一个女人，一个拄着拐杖的女人。

这个女人很老很老了，她的脸上有许许多多的皱纹，走起路来也很吃力，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如果胡敦有一点儿江湖经验就好了，他就会看出这个女人的步子太慢了，慢得不象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他也会看得出这一个老人的眼睛太明亮了，她的眼睛象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她的牙是白白的，一口很齐很齐的白牙，明眸皓齿，怎么会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老人走到了胡敦面前，蓦地一趔趄，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胡敦扶起了老人。

他的心眼儿很好，所以他一步扶得很快。

他一伸手，他的胸前，他的软肋都在那躺倒的老人的眼前了。

那老人的手直伸向他，手在哆嗦着，象是在呼唤他来急救。

胡敦的双手都伸了出去。

但正在这时，一双哆嗦的手不哆嗦了，一只手直直地伸向胡敦！

胡敦的脸色变了，他知道大事儿不妙。

但他已经晚了，他的胸前宗脉、肩窝，肋下的幽关被点中。

胡敦的身子一软，人就倒在了地上。

胡敦的身子发麻，他无法站起来了。

胡敦坐在地上，一声也不吭，他看着这一个老太太，他看得发呆了。

因为他听到了老太太银铃一样儿的笑声。

白白的头发，伛偻着身子，但却有银铃一样的笑声。

她伏下了身子，大声笑道：“吹年，吹牛，净是吹牛！说什么这个人的功夫高强，这个人的功夫奇绝，我怎么没有看见他有什么奇绝功夫？他只不过是一个大傻瓜。”

胡敦本来很是生气，但此时一听得说他是一个傻瓜，就大声道：“你才是傻瓜！”

女人的眼睛很好看，胡敦恨不得打他自己两个耳光，他如果细心看一看，这一个女人的眼睛准会告诉他，她根本就不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太。

女人的声音很绵软，很好听：“你叫什么名字？”

“胡敦。”

女人道：“你学的是什么武功，在哪儿学的功夫？”

胡敦此时心道：我从武当山下来，就不曾想告诉别人我在哪里学的功夫，师兄说得好，我没有学过武当派的真功夫，我怎么能给武当派丢脸？

“哪儿也没有学过。”

女人乐了，她一脸的不相信。

她看着胡敦道：“本来我该杀死你，把你的头带回去，让那几个人看一看。但现在我变主意了……”

胡敦不能再讲了，他此时只是盯盯地看她。他心道：看起来她是要杀死我了，如果她想杀死我，我是不是要告饶？一般江湖上的英雄都是不告饶的，他们都是大义凛然，正直不屈，给人家砍了头也不肯出卖自己，也不肯出卖自己的朋友。可我胡敦一出道没有两天，就给人家砍了头，这也太窝囊了……女人道：“喂，喂，你怎么不吱声？”

胡敦正想他的心事，他哼哈答应着。

女人的脸上更多了诧异的神色。她看得出，这一个男人不怕死，和那一些死在她手

下的男人不一样。一般要死的人都吓得屁滚尿流的，但这胡敦却不在乎，他甚至有一点儿心不在焉。

他是真的不怕死？

女人决定不杀死他了，她一伸手，就把胡敦挟在腋下，如飞般地走了。

第十五章 仇人复仇

胡敦被老太太挟在了腋下，如飞般地走着，好久，她才到了一个山洞。

进了洞里，她才把胡敦放了下来。

她慢慢走进了洞里，胡敦四外瞅一瞅这山洞，他心道：看来这个老太太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她怎么会住在这么一个山洞里？她抓自己来做什么？想杀死胡敦么？胡敦与她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她杀死胡敦做什么？

莫不是她就是江湖上练那些阴毒武功的女人，据说她们要把人杀死，然后赶尸向远地而去。她们夜里抱着被杀死的尸体，最后练得一身的肌肉都成为一种惨绿惨绿的绿色，然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人能杀死她们了，她们可以在江湖上肆意横行。

一想到这些，胡敦此时再是胆大，也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等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有人走出来了。

胡敦不想看到这个老太太，他闭上了眼睛。

老太太道：“你是胡敦胡大侠，是不是？”

胡敦不答应。

老太太的声音很委婉，也很温柔，她轻轻道：“胡敦胡大侠，你为什么连眼睛也不睁开，你难道不喜欢看我么？”

胡敦心道：你一个老天巴地的老太太，有什么好看的？你以为你象那个金员外家的小姐，娇滴滴的好看，人家都爱看么？

女人乐了，她说道：“胡敦胡大侠，你看我的这个山洞好不好？”

胡敦再细看一看，他看出来，这个山洞是有点儿邪门儿，在山洞里隐隐约约有一些灯亮，这些灯亮得闪闪烁烁的，象是些发光的东西，没有火光，只有这灯的蓝瞳瞳的影子。人在这些影子下，也变得影影绰绰。

这是些什么，难道是珠子么？

在一边，还有一个深深的水池。

池子里的水也很滚，滚得咕咕嘟嘟响。

看起来，这是一个热泉，一个山里的热泉。

在山泉里，有滚沸滚沸的水。

女人仍然在笑：“胡敦，你还在看那泉水，你能不能看一看我？”

胡敦就回过头，看这个老太太。

但他呆住了。

他没有看到一个老太太，他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女人。

她穿得太少了。

如果是在大风天，是在外面，她得冻死。

她在笑，在对着胡敦笑。

“胡敦，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胡敦不敢看她，她象是一个精灵，让胡敦的心要跳出腔子了。

“我是魔女红红。”

胡敦不能象别的人，别的江湖上的人一听到魔女红红的名字，他们一定会吓一跳，一定会脸也变得苍白，他们会再也不敢出声，甚至他们会吓个半死。

但可惜她遇上的不是别的人，她遇上的是胡敦。

胡敦只是笑一笑，他看着魔女红红，他的心里在想：这个魔女比金员外的女儿更好看，金员外的女儿不明白如何让男人更喜欢她，而这个魔女红红显然是此中老手，她的身子在轻纱中半隐半露，她的笑意也很撩人，她的身上那些会讲话的部份都向着胡敦动。

胡敦已经忘记了他自己是谁了，他的气也变得粗了起来。

这时，有人讲话了。

进来的是三个人。

“你这么用劲儿巴结他，是不是要让他娶你？”

进来的是三个人。

这三个人胡敦都认识，他看到了这三个人，心就跳得更厉害了。

千只手何礁，花太岁时唐，一阵火秦盛。

花太岁时唐的一只手包着厚厚的布。

三个人都狞笑着，看着胡敦。

胡敦知道他很糟，他要死了，他要死在了这三个人的手下。

如果不被点中穴道，他还可以同这些混蛋一拚，但他眼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三个人，一句话也说不出。

花太岁时唐恨恨道：“胡敦，胡敦，我要宰了你！”

他冲向胡敦。

但一阵火把他拦住了。

花太岁的脾气也不是很好相与的，他大声吼道：“你这个王八蛋，你拦住我干什么？”

一阵火道：“我想让他多尝一尝苦头。”

花太岁恨恨地住了手。

千只手何礁冷笑道：“你看，我们三个的筋斗摔得太惨了，如果不好好弄死他，我们还有什么脸在江湖上立足？”

一阵火道：“好，我们好好折磨一下他，让他不得好死，好解我们的心头之恨。”

一边的女人乐了，她笑得咯咯响。

她看着三个人，她的眼光中满是看不起。

“你笑什么？”

“我笑你们三个人。”

“我们怎么了？”

“你们三个都是大狗熊，都是笨蛋，是天下最笨最笨的笨蛋！”

三人都看着她。

一阵火道：“你惹火了我，我也会宰了你！”

三人都逼向魔女红红。

红红根本就不在乎他们，她突地哈哈大笑起来了。

“你笑……你笑？你笑什么？”

红红一语惊人：“我笑你们，他是一个傻瓜，他根本就没有功夫，他只是一个笨蛋，只是他的手有一点儿劲就是了。你们三个人栽在这么一个混人的手下，怎么不好笑？”

三个人都很吃惊。

他们不相信红红的话。

唰唰唰——

一连三只毒蝶花，飞向了胡敦。

叭叭叭——

三只毒蝶花都打在了胡敦的身上，解开了他的穴道。

胡敦已经能够起身了。

他慢慢站了起来。

他的心里仍然有一点儿兴奋，他知道，如果他能战胜这三个仇敌，他就有希望逃走。

花太岁道：“如果这小子真的没有什么功夫，他怎么会把我的胳膊弄成这样？”

女人冷冷地笑，她对三个男人不屑一顾。

花太岁心里也很上火，他一声吼叫，冲了上去。

胡敦的手已经伸了出来。

但他再也摸不到花太岁的身子了，他的手只是在空中乱摸。

嘭——

一声大响，胡敦的身子飞了出去。

再是一击，他的肋骨被打折了。

一边的千只手何礁心里别提有多窝囊了，他与一阵火、花太岁三个人都栽在胡敦的手里，他们都以为胡敦有多厉害，谁知道他只有一双厉害的手？

嘭——

又是一声大响。

胡敦又被打出去了，他摔在了地上。

他的肋骨已经被打折了三根，嘴出了血，他盯着三个人看，他不知道他的身子为什么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了。

千只手何礁抓住了他的手。

“你不是有一双好手么？我要生生弄折你的手，让你的一双手变成一双秃爪子！”

他吧吧地掰折胡敦的手臂。

他一把把胡敦扔在了地上，他哈哈大笑：“好，好，你再也不能伸出你那一双鬼爪子了！哈哈哈……”

胡敦的手折了，他只好蹲在一边，再也不出声。

花太岁当然不想干休，他对一阵火秦盛和千只手何礁道：“我得宰了这个小子!!”
他一步步走向胡敦。

胡敦才知道他的功夫不堪一击，才知道他再也无法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睁大着双眼，盯着三个人。

千只手何礁道：“我们何必着急，慢慢消遣这小子好了。”

花太岁笑道：“不错，让他威风，让他出头救美人，今天有他好受的了。”

一阵风也狞笑着，三人逼向胡敦。

三个人都想用最残酷的方法折磨胡敦。

千只手道：“先看我的……”

他的手很有力。

他伸出手去，一把抓起了胡敦的手，一下下抚摸着手，轻轻道：“这只手很有一点儿厉害的，是不是？我看你从今天起再也没有办法厉害了。你的手没了，你再也没有一只手了。”

千只手一根根掰折胡敦的手指。

先是大指，他先把胡敦的大指弄折，让两处指节都断了，叭叭两声响，手指便折了，胡敦此时痛得大声吼叫起来。

千只手冷笑道：“胡大侠，你最好别吱声，你得忍着点儿，不然你得更受苦……”

他很有耐性，一根根把胡敦的手指全弄折了。

千只手这一折腾，胡敦的心也咚咚跳，汗水也流满面，脸上满是泪水，他知道他再也不能与人动手了，他的手指已经完全废了，他再也不能习武了。

他的浑身都被千只手弄得没有一丁点儿气力。

一阵风秦盛也恨死了胡敦，他此时凑向了胡敦，他冷冷道：“胡敦，胡敦，你真不该充大英雄，你知道不知道人做不得英雄？”

胡敦的眼睛里满是泪水，他想起了武当山，想起了他的师兄于崇，他心道：师兄误我，师兄啊，你为什么不好好教我一手，让我死在这里了，从今江湖上再也没有了胡敦这一号人物了……一阵风道：“我只报你三拳……”

嘭——嘭——嘭——

一连三拳。

这三拳看上去并不重，但胡敦的心里明白，这三拳比那一根根手指被弄折还要厉害，他的胸内有什么脏腑被打坏了，他的嘴里很咸，他想吐。

他忍不住，终于吐了，一口一口吐血。

这时，那一个魔女红红吃吃艳笑着，说话了：“哎哟，我说你们三个人多有威风，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辈子，竟然与这么一个不会武功的人纠缠，看你们有多狠？”

花太岁道：“他不会武功？他那只鬼手，一摸你身上，你的身上就往下掉皮掉肉……”

花太岁道：“胡敦，你死吧！”

他一出手，两指抓住了胡敦的嘴巴，捏开了他的嘴，把一包药粉全倒在了胡敦的嘴里。

三个人都哈哈大笑。

花太岁道：“胡敦，你死定了，你吃下的是我的毒粉，这种毒粉一旦吃下去，再也没有活了。”

胡敦看不上这三个狗男女，也看不上那一个魔女红红。但他看不上谁看得上谁又有什么用？他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他的手指已经一节节折断了，他再也不能练武功了。

再说他又吃下了毒药，他已经就要死了，再也成不了一个大英雄了。

第十六章 因祸得福

胡敦被扔进了深深的泉水里。

三个人狞笑着，把胡敦扔进了这泉水中。

他们知道，一个没有手的人无论如何也爬不出这泉水，他死定了，他一定会死在这个泉水里。

魔女红红嗲声道：“哎哟，你们把他扔进了我的泉水里，不把我的泉水弄脏了么？”

花太岁道：“红红，我的心肝，你可别扫了我的兴头，我可是知道你，你玩腻了的男人都是扔进这水里的。”

红红脸色一变，狠狠道：“花太岁，哪一天我也把你扔进水里，要你再也不能多嘴多舌！”

一阵风见红红生气，知道这个魔女一翻脸定会什么事儿都做得出，他就赔笑道：“红红，我们出了气，你是有功的，我们好好陪你乐一乐，好不好？”

红红斜着眼儿，瞟了一阵风一眼，娇声道：“那一会儿回来，谁替我收拾这具死尸？”

一阵风哈哈一阵狂笑，他笑道：“红红，你要谁回来，谁不是乐得颠颠的？有你在，回来的好处可大了，是不是？”

四个人都走了，洞里再也没有一点儿声息。

胡敦没有办法了，他的身子被泡在泉水里。

水很热，他马上就流出了汗水。

他知道，如果在这泉水里泡上一个时辰，他的命就会没了，滚热的泉水烫也把他烫死了。

但他爬也爬不动，因为他的身子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

他的手指都被一节节掰折，他的十指被掰成二十八节。

他的臂肘也被人家弄折了，腕节也是折的，他的腿也没被忘记，他的大腿根部也是弄折了的，小腿、踝部都是折断的，有的地方甚至还露出了骨头茬口。

他只是一个活死人，他只能死死地在这里躺着，等死。

他头一回知道，一个人的骨头节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如果他没有了这些骨节，他就动也动不了。

他再也不会成为一个大英雄了，他再也不会在这江湖上混日子了。他会死在这里，再待一个时辰，他就是一具漂在泉水上面的死尸。

他再也看不到路永了，看不到莫景儿，看不到冯二师爷了，也看不到小三癞子，看不到笋头儿了，他也看不到他的大哥天龙了，他也看不到他的师兄于崇了。

他死了，会死得很惨。

如果不是所有的骨头都被人家扭脱了骱，他根本不会老老实实在这里，他的身子不会动，他的脖子没有被扭断，只有他的脖子能动，他可以四外看一看。

他大汗淋漓，他从来没有出这么多的汗。

他已经虚脱了，他再也没有一点儿气力了，他只要头一低，沉入了水中，就会一死。

但他的脖子能动，他的心在跳，他不想死。

胡敦的脖子巴在了一块大石头上，这是一块在泉水里的大石，他的脖子一巴在这块石头上，他的心就松了一下，只要不迷昏过去，他就能喘过气来。

这是北方的一个石洞，没有人知道这泉水的奥妙，如果在一年不冷不暖的日子里，躺在这滚沸的泉水中，人的身体会很舒服，但如果在泉水里躺的时候过久，任何人也受不了，滚沸的泉水会生生把人煮熟的。但这泉水是热泉，是通窍生神的热泉，象一般人下了泉水之后，会马上受不住，人一受不住，就得跳出来，连一向在这泉水里沐浴的魔女红红也只能在泉水里呆上一刻钟时辰，再多时她也受不了，何况此时的胡敦呢？他一

身已经没有一点儿功夫，他也再不能自己爬出这泉水，他只能生生地在这泉水里烫死，他再也没有时机寻到那三个仇人报仇了。

胡敦急得大叫，他大声惨叫，希望此时有人来救他。

但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山洞，没有人能听得见他的呼喊。

胡敦再也不喊了，他只是盯盯地看着山洞，在等死。

他很伤心，他再也不能在江湖上闯了，他再也当不成大英雄了。

他被烫得昏死了过去。

泉水在一点点滚沸，胡敦的身上还中了花太岁的毒，血走得快，毒行遍全身，行九窍，走十八天，遍行全身三百六十门户，虽然胡敦的全身都骨折了，但筋骨还是相连着的，他的全身已经走遍了毒了。

热毒使他的脸上的皮开始脱落，他的脸上的皮一层一层地脱落。

胡敦此时已经完全昏迷了，他不知道他此时的样子，如果他不昏迷，他此时在泉水里看到了他一层层脱落的脸皮，看到他一层层脱落的身上的皮肤，他会吓死。

过去了两天两夜。

山洞里变得昏黑了些，灯也暗了些，远远地，似乎有一些风声在慢慢响着。

沸泉里的胡敦又醒了。

他不知道他此时是什么样子了，也不知道他此时是不是还活着，他心道：我是不是还活着？我是不是已经下了地狱？胡敦一直以为他死一定是会下地狱的，他以为他从来没有做过多少好事，他不会成为一个好鬼。但此时他的心里也糊涂，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想如果他的手能动就好了，他可以好好地象人家所说的那样，掐一掐自己的身上，他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了。他用力一动手，他的手因为用力太大就一下子从他的身边扯到了胸前。

他看到了他的身体，他自己也大吃了一惊。

他的身体的肉很怪，已经变得红红的，象是所有的皮肤都掉了下来，只有红红的肉在，他不敢再看了，他知道这是他的身上的所有的皮都被烫掉了，他已经成了一个没有皮的肉团儿了。

他的心吓得咚咚跳。

他的手可以动了，他的脚也可以动了。

胡敦以为他是在梦中，他以为他已经是到了幽冥地府。他轻轻地向上爬，他一点点儿地爬向泉水外边。

他的手脚都很灵活。

胡敦爬到了泉水外边，他找到了他的那一双手套。

四个人根本就不注意胡敦身上的东西，一个根本没有武功的人，他身上会有什么好东西？

胡敦没有衣服穿，他的衣服只有一件外套了，那是三个人折磨他时脱下的，他的内衣都在泉水里泡坏了。

他只好在这山洞里寻找衣服。

他找到了一只箱子。

这是魔女红红的箱子。

箱子里，有一些衣服，但都是女人的衣服。

胡敦不能穿女人的衣服。

胡敦心道：我就不相信，这个贱人会没有一件男人的衣服？

这一次胡敦很聪明，他找到了一套男人的衣服，而且是一套很好看的男人的衣服。

这是一套公子哥儿的衣服。绣襦的云花绸长衣，雪白的内衣褰裤，垫了底衬布的小腰蛮靴，十色穿花的公子绣带，男人用的东西，应有尽有。

胡敦心道：妈的，咱胡敦从来也没有这娘娘腔地打扮过，这样子，活象是那天天在

大街上逛的公子哥儿，哪象咱们胡敦胡大哥？要是让咱们的兄弟们看到了一准得笑死。但咱胡敦没有办法，他看得出，这魔女红红也只有这么一套男人的衣服，不穿它，再去穿什么？

胡敦穿上了魔女红红的衣服，走出了这个山洞。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能走路了，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所有的关节都不疼了，他只知道他可以走出魔女红红的山洞，他得急急走出这个山洞，他不能在山洞里等，如果再在山洞里犹豫一会儿，他会遇上三个男人，他们得要胡敦的命。

如果三个男人中再有一个回来，胡敦还是只有一死。

他们再回来，准是要看一看胡敦的死尸了。

胡敦走下了山，他来到了一家酒店。

胡敦的肚子里很饿，他进了这一家店。

坐下后，胡敦叫了一桌子的菜，慢慢吃着。

对面坐着的是一个小小的丫头，一个很清秀的女孩子，她的眼睛很大，胡敦的心里也暗暗地犯嘀咕：这么大的眼睛，别人一看，几乎她的脸上净是眼睛了，看不出她的小脸有什么能生出这一对大眼睛，脸上除了眼睛显得再也看不出别的来了，真的是一件怪事……这时，那一个大眼贼看着胡敦，居然笑了一笑。

胡敦心道：你看我笑什么？如果你知道了我是谁，你一定不会笑了，你躲着我还来不及呢。胡敦，一个不会武功，只有一点儿蛮力气的人，让人家三个坏蛋给弄惨了，身上没有一根骨节不让人家给弄折的，如果不是上天垂怜，到现在也只是一团肉，一团死肉，躺在那一个魔女红红的泉水里呢。你对着这么一个倒霉蛋笑，岂不是也要倒霉？

胡敦一低头。

那一个女孩子居然乐乐呵呵地走过来了，她一屁股坐在胡敦的对面，笑吟吟地看着胡敦，说话了。

“这位大哥，你叫什么名字？”

胡敦道：“我在江湖上根本就没有名儿。”

女孩子更是大笑了，她一笑，笑出了两个浅浅的酒窝窝儿来，这一下子，她的脸儿就更小了，她对着胡敦做鬼脸儿，她笑道：“大哥，我只是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可没问你在江湖上有名没名。”

胡敦大声道：“我叫胡敦，古月胡，敦实的敦。”

女孩子乐了，她拍手道：“好名字，好名字。”

胡敦的心里道：大概又是一个魔女红红一样的，不然怎么会这么神神叨叨的？我可得小心……胡敦算什么好名字，她还一个劲地叫好，明明是想讨好我，她讨好我做什么？不是要我的命，没有别的事儿。

胡敦道：“你的这方法不灵了，已经有人用过了……”

女孩儿的眼睛更大了，一个大眼贼的模样儿。

“什么方法？”

胡敦道：“你再别跟我讲话，然后再把我捆起来，弄一个山洞里去，让我生不得生，死不得死的，那样儿我有什么好？我告诉你，你可以杀死我，我可不上你的当！”

女孩儿只剩下酒窝儿了，她浅浅一笑道：“胡大哥真的会开玩笑……”

胡敦道：“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开玩笑，你离我远一点儿的好。”

女孩子仍然坐得很稳，她没有一点儿想离开胡敦的意思，她看着胡敦吃菜喝酒，笑咪咪的，象是胡敦的娘。

胡敦心道：妈的，看起来胡敦又要受苦了，跟着这个小妖精岂不是还得死那么一回两回的？我可得走，走得远远的，让她再也看不到才好。

胡敦一扔筷子，起身走了。他走得很快。

他一直走，再也没有回头，他走出了这一个镇子，直走出了一个小小的庄子，走进

了一个松树林里。

他很累了，他在一棵树下坐下，他要好好地休息一会儿。

他闭上了眼睛，想睡。这时，有人轻轻说话了。

“胡敦，你在这里睡，会着凉的。”

他一睁眼，又看到了那个女孩儿，大眼贼的女孩儿。

她乐孜孜地看着胡敦。

胡敦很生气。

“你是谁？你跟着我干什么？”

女孩儿只笑。

胡敦大睁着眼，问道：“你是谁？”

女孩儿仍然乐：“我告诉你，我在江湖上也没有名儿，我叫绿绿。”

胡敦再傻，此时也忘不了魔女红红，他问道：“魔女红红是你的什么人？”

绿绿乐了，她看着胡敦：“我不认得她。”

胡敦看着她的眼睛，知道她一定是在说谎，她一定认得魔女红红，但她为什么说得那么肯定，说她不认得魔女红红？

胡敦看着她的脸色变了，一张俊俏的圆脸变得十分惊讶，她一瞬间又笑了，她笑着问胡敦：“她把你怎么了？”

胡敦不知道她的心思，以为她是在为他担心，就长叹了一声道：“她想让我死。”

女孩子的的大眼瞪瞪地看胡敦，她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她想让所有的好男人都死.....”

她竟然意味深长地看着胡敦。

胡敦不明白她此句话的意思，他心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她是不是在讥讽我？说我是一个好男人，这还是头一回听说。也不知她是真心说的还是一番假意。但胡敦此时

又对他自己道：胡敦啊胡敦，她怎么能说你是一个好男人？她这是在胡弄你呢，你长得又黑又矮，竟然有女孩儿说你是一个好男人，不是她疯了就是你疯了。看起来还是她疯了，居然把一个黑乎乎傻呵呵的胡敦当成了一个好男人。

但此时胡敦也有一点愣了，他看着这一个女孩儿，她的个子太矮了，看样子，她也只就有胡敦的腋窝高。

胡敦心道：她长得好漂亮，但只是太矮了，实在有一点儿矮，不然，她可是天下少有的美人呢。

女孩子此时大声道：“胡大哥，你是一个好男人……”

胡敦心里更是着恼了，看起来，这一个绿绿也一定和那一个魔女红红一样，是一个恶魔。

胡敦道：“我不认得你，我走我的，你走你的，你别盯着我……”

胡敦起身走了，他一走也再不回头。

第十七章 女人死死缠男人

胡敦走得很累，他不知道，他在魔女红红的死泉里得了别人得不到的好处，他的所有关节都被掰折，他的所有关节都被，象是练武的人能被人用极强的内力打开督任两脉一样，如今胡敦的模样也不似从前了，他面目全非，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了。

他的身子很虚弱，但他自己不知道这一些，所以他仍然以为自己还是从前的那一个胡敦，只是一个不会武功的笨蛋。

他着急，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只是知道他一定得躲着这一个大眼睛的小妖精。

他躲着她，是因为他也喜欢她，而他一个笨蛋，一个被人说杀就杀，说折磨就折磨

一番的笨蛋怎么能够喜欢一个女人？

更何况，这女孩子是个居心叵测的女人？

他一定得躲着她。

胡敦走得很远了，他的心定了些，因为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一个女孩子。

看起来，他确实是把那一个大眼贼甩掉了。

胡敦住进了一家小店。

他倒头便睡。

他太累了。

店家咚咚敲门。

“干什么？”

胡敦的话语恶狠狠的，他实在不愿意让店家打扰他。

“送水。”

“我不要水。”

店家愣了，奇怪，明明说是要水的，怎么不要了？但店家也不好说什么，他只是一边唠叨着，一边端着水走了。

胡敦睡了一会儿，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了那一个恶泉水，他此时正躺在那一个恶泉里。他的身体没有一处能动，他的心在叫喊，但他连叫也叫不出了，只好等死。

这时，他睁大了眼睛。

他看到了一个人，一个大眼贼的女孩子，她正拨亮了灯芯，笑盈盈地看着胡敦。

胡敦看着她，有一点儿不明白，她来这里做什么？她是不是跟着他来到这里的，但人家男人都睡下了，你一个女孩子居然坐在人家男人的床边，可是有一点儿.....大眼贼居然一点儿也不害羞，她盯着胡敦道：“胡大哥，你睡着的时候，挺好看的。”

胡敦一愣，他自己睡着了是什么德行，他自己可是知道，她看到了胡敦睡着的样子

了么？他睡着的时候，张着嘴，大声打着呼噜，怎么能很好看？

她是在讨好他。

但她干嘛要讨好胡敦？

胡敦道：“我不明白，你总是跟着我干什么？”

女孩儿乐了，她拍着手乐：“我跟着你？怎么知道我是跟着你？怎么不说是你跟着我？”

胡敦道：“我可没有跟着你。”

他确实没有跟着这一个两眼灼灼的大眼贼，他躲她都来不及，怎么会跟着她？

她乐了，问道：“你知道咱们俩人是谁先进了这个小镇子的？”

胡敦道：“当然是我了。”

女孩子大声笑道：“你错了，是我先进这一个镇子的，我进镇时，你还在路上晃呢。”

胡敦道：“你胡说！”

女孩子乐了：“我看明白了，你一进镇，一定得投宿，我就先进了这家店里，你一进镇，先向一个老头儿问一次路，人家老头子耳朵聋，好半天没有问明白，只好去问别人的。对不对？”

胡敦盯着这个女孩子，他明白了，她一定是有很高明的轻功，她先走在了胡敦的前头，不然不会这么早就来到了这家小店。

胡敦道：“你先来就算是你先来的，好不好？你去睡你的，我睡我的觉好了。”

女孩子的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她看着胡敦，一叹道：“我订下的床，给你睡了，我还怎么睡？”

胡敦马上就跳了起来，他大声问道：“你……你说什么，我睡的是你的床？你胡说什么？”

女孩子一跳，跳到了床头，索性坐在了胡敦的床角，笑嘻嘻道：“我的床让你睡了，

我当然只好坐着了，你睡的这张床是我的，我的床你先睡下了，我自然没法儿睡了。”

胡敦也不明白她这是怎么回事，也是睡得晕晕忽忽的，他大声道：“好，好，既然是你的床，你睡好了，我不睡了。我去找店家，让他再给我找一间房就是了。”

她一瞪眼，小声喊他：“站住！”

胡敦真听她的，站住了。

她看着胡敦，看得出他的话意是真心，不象是胡扯，心道不知道这一个男人是真的不近女色，还是他有一点儿傻？他如果真的是不近女色，看到了我绿绿也不动心，可真的是有毛病的男人了。但也可能是他有一点儿傻气，看他说话做事，真是有一点儿迂，如果是那样，可就白生了这一脸的好模样儿了。

她问道：“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胡敦一愣，说道：“半夜了吧？”

她一笑道：“既然是半夜了，你还去找人家店家，是不是太麻烦了？”

胡敦道：“也是。那就不找了。”

她又问道：“那怎么行啊？我没有地方睡，你有地方睡是不？让我就这样坐一夜么？”

胡敦一想也是，他就说道：“那.....你在这里睡，我在一边坐着，行不行？”

女孩子的心里一凛，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傻人，还是他只是故意做傻？如果他只是装傻，他的这一番话可就有诡计心思在内了。

但她一看胡敦，那一张俊俏的脸上有一点儿憨厚，再也看不出一点儿狡诈来。

她心道：莫非我在江湖上走得太久了，真的看不出好人坏人来了？不会，他一脸的憨厚，是那种很诚挚的人，决不会看错的。而且他根本就不会武功，我何必怕他？

胡敦居然也看出了她的犹豫，他一笑道：“你不放心是不是？我胡敦是一个好人，你放心好了。”

女孩子抿嘴一乐道：“谁说你不是好人了？”

她长叹了一口气道：“我看你也困了，也累了，我们都睡，好不好？”

胡敦吓了一跳，他直摆手道：“不不，这里只有一张床，你让我睡在哪里？”

女孩子乐了，她看着胡敦，觉得他很憨厚的样儿很是可笑，她就笑道：“我让你睡，你就睡，你在这张床上睡，我也在这张床上睡，行不行？”

胡敦大声道：“不行不行！”

女孩子笑着，斜着头问：“为什么不行？”

胡敦反而觉得奇怪了，他看着这一个怪怪的女孩子，他问道：“你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她乐一乐：“我不知道。”

胡敦道：“那我告诉你，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睡，只能是夫妻，那样才能在一起睡。”

女孩子乐了，她笑着看胡敦：“你是不是想出来闯江湖？你是不是想出来做一点儿大事儿？”

胡敦心道：奇怪，她怎么会知道我胡敦的心事？我出来闯江湖，除了我的几个好朋友以外，根本就没有人知道的，她从什么地方知道的？她知道我出来闯江湖了，她一定会笑我的，笑我一出门就遇上了这么多的倒霉事儿.....女孩子见到了胡敦的表情，心里暗暗好笑，她又说道：“你知道不知道古时有一个男人，他叫柳下惠？”

胡敦是一个粗人，但好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个人不是粗人，他是冯二师爷，冯二师爷知道柳下惠，所以胡敦也就知道了世上有一个不近女色的怪男人叫柳下惠。

胡敦道：“你说的，是不是那一个抱着女人，一点儿也没有事儿的男人？”

女孩儿乐了：“不错不错，就是他。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回柳下惠？”

于是，胡敦这夜就得做一回柳下惠了。

女孩子道：“我也在这里睡，你也在这里睡，你在那一边睡，我在这一边睡，行不

行？”

胡敦哪里有主意？他哪里知道行不行？

他只好点头。

女孩子叫他先躺下，然后她也躺下了，她的脚伸在了胡敦的眼前，胡敦的脚在她的眼前。

女孩子长吐了一口气道：“好了，这样就可以睡了。”

女孩子是可以睡了，但胡敦可就睡不着了。

这女孩子的脚不是男人的脚。

这是一双很干净脚，虽然看不见她的脚，但一双白白净净的袜子在眼前，就足以让胡敦的眼睛离不开了，他死死盯着这一双白袜子，他心道：从外面看，这一双脚就够看的了，怎么看怎么好看，她是一个好看的女人，她将来会嫁给谁？她怎么能和胡敦这样的粗人在一张床上睡？她是不是不是好人？

难怪冯二师爷总是说那么一句：红烟（颜）祸水……胡敦一看她的脚都心咚咚跳，别说看别处了。

女孩子此时开口了：“胡大哥，你在看什么？”

胡敦吓了一跳，他不善于讲谎话，就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女孩子道：“你是不是在看我的脚？”

胡敦不敢出声，她怎么知道胡敦在看她的脚？

女孩子乐了，她笑道：“我的脚看上去很好看，是不是？你还没有看到我脱了袜子呢，那时你再看我的脚，你一定会很愿意看。”

胡敦不敢出声，他咬着牙，不叫他自己出声。

女孩子吃吃乐着，她倏地坐了起来，两下就把她的袜子脱了下来。

果然露出一双脚，她把这一双白白净净的脚仍然放在了胡敦的眼前，她又倒下去

睡。

她说道：“胡大哥，你看我的脚好看不好看？”

胡敦的话在嗓子眼里，憋着说不出来。

她笑道：“我要睡了，你可不能动我的脚，如果你动了我的脚，我就宰了你！”

胡敦一动也不敢动。

他看着这一双脚，很难受。

人的脚怎么能生成这个样子呢？那瘦瘦的脚弓，象是微微弯出来的一样，那一条白白净净的丰若有肌柔若无骨的脚步，象是玉石雕出来的宝贝，他看得呆了。

而且很怪的是，这一双脚居然有一种若有若无的香气。

胡敦不敢动。

他大睁着双眼，一动也不敢动。

绿绿睡着了，她发出了一股细细的鼾声。

这时，有人轻声说话了，说话的分明是一个女人。

“这位大哥，你看着她的脚干什么？你是不是一个男人？你如果是一个男人，就没有比看人家女孩子的脚更有趣的事儿做么？”

胡敦的心一跳，他抬头，看到了一个人，这是一个他此时最不愿意看到的女人。

这是一个一身红衣服的女人，她坐在床前的桌子上，腿丢丢当当地在桌前晃着，脚尖一丢一丢地直指着胡敦。她的脸上带着笑意，身上有一股比绿绿更浓的香气，她乐呵呵地看着胡敦，笑得很迷人。

胡敦已经知道了她是谁，所以他并不觉得她很迷人。

他不能出声，他不敢出声，他知道，这一个女人比绿绿更可怕。

但绿绿也不出声，她是不是还在熟睡，她是不是没有觉出已经有一个女人走进了他们的屋子？

红红乐了，她突地轻轻一笑：“绿绿，你是不是该起来了？你和这一个公子有这喜事儿，也该告诉我一声才对呀。我给你们来一杯合卺酒，好不好？”

这时，胡敦听到了一声迷迷糊糊的声音，是绿绿的声音：“什么人，来这里乱搅？胡大哥，你怎么不把她轰出去？”

红红乐了，她盯着绿绿，想上去把她扯起来，但显然她对绿绿有一点儿畏惧，她不敢轻易走上前去，她只是笑道：“绿绿，你平日假装正经，今天可叫我给逮住了，一个大男人在你的床上睡，你还说什么？”

绿绿忽地一下子睁大的双眼，她瞪瞪地看着红红，冷冷说道：“你看到了什么？”

红红道：“我看到了你的一双脚……不是，是他看到了你的一双脚……看不出，你还蛮有一套的。”

绿绿话语如刀：“你还想说什么？”

红红一乐，她看出了绿绿已经要发作了，她笑道：“我什么也不想说了，这位公子，可真的是一个天上难找人间难寻的人物啊，你怎么找到他的？”

绿绿大声道：“你走开！”

红红笑了，她笑得很恶毒：“我耽误了你们的好事儿，是不是？”

绿绿道：“你再也不走开，我可不客气了！”

红红看来很是畏惮绿绿，她陪笑道：“好，好，我走开！我走开！可你得告诉我，他是谁？”

绿绿又是一副懒懒洋洋的样儿，她说道：“我告诉你，他是我胡大哥。”

红红惊异道：“胡大哥，胡大哥？江湖上没有这么一号人物啊，你从什么地方把他弄出来的？”

绿绿道：“你走不走？”

红红笑了：“好，我走，我走。你可得看好他，不然我可要动手了，我得把他掳走……”

一阵咯咯的笑声，红红人没影了。

第十八章 争风也吃醋

胡敦与绿绿一起走在大路上。

他自己不想与这个绿绿一起走，但他也知道，现在根本没有法儿决定自己做什么，他只能跟着绿绿走。

绿绿很生气，她是生胡敦的气，也是在生她自己的气。她自己也说不出她是生胡敦的气多一些，还是生她自己的气多一些。

胡敦究竟是不是一个男人了，他怎么竟然能和她在一间房里睡，也能睡得着？最后红红走了之后，反是她睡不着了，她怕红红再来找事儿，她就很小心。可这个胡敦竟然身边有美人，反而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香得直打呼噜。

他是不是一个假男人？他难道看不出绿绿是一个正经的女人，看不出绿绿对他很好？

胡敦看不上她绿绿么？

不会的。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江湖上的女人有三个最难惹，但也数她们三个最漂亮。

她们三个人是：冰宫公主冰星儿，魔女红红，疯女绿绿。

而这三个人中，疯女绿绿最美。

胡敦看不出疯女绿绿的美么，他是不是一个傻子？

胡敦此时与疯女绿绿一起走，他的脸色不大好看，活象是被疯女绿绿押走的囚犯一样，愁眉苦脸的。

但疯女绿绿却满面红光，她很快活，因为有胡敦陪她，她就很快活。

路上，突地飞出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胡敦都认得，他们是一阵风秦盛，花太岁时唐，千只手何礁。

三个人在冷笑。

疯女绿绿站住了，她伸出了手，扯住了胡敦。

绿绿看到了这三个人并没有一点儿畏惧，她笑盈盈道：“哟，原来是你们三个人哪，不知道三位想做什么？拦在路上做什么，要劫一点儿别人的钱财么？还是想抢我这个人哪？”

一阵风道：“绿绿，你是一个疯子，我也不想与你打交道，可是有人想找你，有什么办法？”

绿绿道：“谁想找我？”

花太岁乐了，他一指道：“你看，是她！”

胡敦和绿绿一看，从后面袅袅婷婷走出了一个女人，这女人是红红。

魔女红红。

她看着胡敦，大声道：“是我想找你。”

绿绿一见到她，顿时也就有了机心，她冷冷道：“原来又是你，你想干什么？”

红红大笑起来，她看着胡敦，理也不理绿绿，她笑得很讨好，对胡敦道：“这一位胡大哥，你和我走吧？你和她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她这人一向假撇清，假模假样的，让男人什么也得不到，你要是跟着我，可就享福了，红红可会心疼人了。”

胡敦此时心道：真是奇怪，原来我这个人很容易被人忘记，昨夜里魔女红红看到了我，居然认不出我就是那个被她差一点儿杀死的胡敦，她的忘性可就够说的了。如今这三个人都来了，一个个都是胡敦的大仇人，三人居然也都认不出胡敦来，这岂不是怪事么？

胡敦的心里正在犯嘀咕，一边的红红看他在犹豫，以为他是犯难呢，就大笑道：“胡

大哥，你跟我走吧？好不好？”

胡敦看着她，说道：“我不跟你走。”

红红一愣，她看着胡敦，说道：“我告诉你，这一个疯女绿绿也不是什么好人，我是魔女，她是疯女，你说魔女好还是疯女好？”

胡敦的心里暗暗叫苦，他不愿意跟着魔女，他也不愿意跟着疯女，但眼前魔女疯女都在，他不跟着魔女走，就得跟着疯女走，他跟着谁走？

魔女红红的身子在转，她轻轻地向胡敦展示她的身体，她的声音也十分和气，声音柔柔：“胡大哥，你何必跟着她一个假撇清，你跟着我，你就可以做我的好大哥，你知道不知道？你可以得到许多的好处……”

她的眉眼向胡敦传情。

疯女绿绿乐了，她看着魔女红红道：“你这个魔鬼，你以为你有什么好？你以为胡大哥会象你一样，做一个魔鬼？胡大哥是一个正经人，决不会跟你走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魔女红红大笑道：“胡大哥又不会武功，他跟着你，也是迫不得已的，他怎么愿意跟着你？只不过是逼着胡大哥而已，你这个人一向自作清高，这一回怎么再也不做假撇清的人了？你如果不动手，我自会让胡大哥跟我走。”

疯女绿绿大声道：“你忘了我叫什么名字了吧？”

魔女红红道：“好。你是疯女，我是魔女，我们好好斗上一斗，看一看谁更强些。”

疯女绿绿乐了，她冷冷笑道：“好好，就算加上你的三个如意郎君我也不怕。”

魔女红红大声道：“胡大哥，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你可千万不要听信她的话。”

胡敦有点儿傻了。

他明白，现在疯女绿绿和魔女红红是在为他而斗。但她们是不是真的一个疯一个魔颠，他胡敦，是一个黑乎乎傻呵呵的男人，她们为什么要夺他？是因为他有那一些珍

宝么，可那一些珍宝早就给了天龙大哥了，江湖上的人应该都知道啊，再说他胡敦根本就什么也没有，她们一个个都早就知道的，当时魔女红红把他弄进了她的洞里，也根本没有提这件事儿。

看起来，不是为了那一件事儿。

她们只是为了他胡敦而争的。

他有什么可争的？

可疯女与魔女显然要一争高低。

疯女看着胡敦，她轻轻道：“胡大哥，这个魔女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如果我敌不过她，你就走开，等我斗过她之后，我再去找你。你千万不能跟她走，她.....她跟着许多的男人.....”

疯女虽然是疯女，但她毕竟不是魔女，她还有说不出口的话。

胡敦明白她的心意。

胡敦心道：看来这个疯女的确比魔女更疯，她居然要胡敦逃走，然后她再来找胡敦。她怎么不知道胡敦会逃到一个她找也找不到的地方，自己躲起来？胡敦如果真的能逃走，他可是不光要躲着魔女，他也要躲着疯女。

疯女大声道：“魔女，你是自己来还是让你的那三个臭男人一齐来？”

魔女道：“我自己来！”

她低声道：“我如果和她动起手来，你们就把那一个公子哥儿给我带走.....”

疯女绿绿显然也知道了她的心思，冷冷道：“你以为你的这三个男人是有用的人么？他们只是废物.....”

绿绿出手了！

果然不凡！

绿绿一出手，便欺向三个男人，她一点儿也不示弱，一出手便用了十分气力，杀向

一阵风秦盛、花太岁时唐、千只手何礁。

她也没忘了招呼红红。

她的武功很诡异，身影在众人中间一闪一闪，居然能够让她一进一出的十分得手，她哈哈而笑着，在四人中间一闪而过。

一阵风出手了，他向绿绿的肩头抓去，但他的手太慢了，他只是抓了一个空。千只手也出手了，他出手的时候，空中飞出了一些暗器，他的暗器一出手，胡敦不由得大声啊了一声，他是担心，为绿绿担心。他知道，千只手的暗器功夫很可怕，不然他也不会叫做千只手何礁了。但此时他最害怕的是一边的花太岁时唐，胡敦知道这个人的功夫最为阴毒，花太岁如果出手，绿绿多半会吃亏。

绿绿躲过了千只手的那些暗器。

但花太岁根本就不出手，他只是袖着手，在一边旁观。

胡敦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出手。

绿绿居然也明白他们的心意，她一边动手，一边急急地游走，她不敢让他们缠住，她也不敢贸然向四个人下杀手。

因为四个人中，魔女红红的武功也很厉害，很是难缠。

此时，花太岁居然对胡敦说话了。

“胡兄，你的得意时辰来了，有魔女待你如此，你会有十二分的得意。”

他的话声中居然有些酸酸的滋味。

花太岁出手了！

他向胡敦射出了暗器。

一片嘶嘶声，一片杀气直逼向胡敦。

胡敦知道他的暗器厉害，他在一边心里也十分忐忑，他想着他应该躲开花太岁的暗器，但他也知道他不一定躲得过。此时一见到这一片杀气漫漫而来，就用力向一边一闪。

他自己也十分奇怪，他这一闪，居然躲得很快，一下子就让过了那一片暗器的死光！

花太岁一见他一闪而没，也大吃了一惊。看起来这个胡大哥还是一个好身手，他们太小看胡敦了。

花太岁又射出了一片暗器。

这回，胡敦也依然用原来的法子一躲。

一片暗器都射在了他的身上。

花太岁大声笑了起来。

他笑得很狂。

花太岁道：“疯女，你停手吧！”

疯女绿绿正与三人斗得酣畅，忽见胡敦倒下了，她心道：对了，我忘了他根本就不会武功，花太岁之所以不出手，就是为了对付胡大哥，我怎么中了他们的计了？

她此时一见胡敦正倒在地上，就慢慢一跳，跳出了圈外，住了手。

疯女绿绿看着胡敦，她的焦急蹙在眉心。

“胡大哥，胡大哥，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

胡敦此时心里也是内疚，一个大男人，居然让人家一打就倒，这怎么得了？让一个女孩子担心，这倒叫他没脸面了。

他轻道：“没事儿，我没事儿。”

疯女绿绿咬着她的牙，她知道，花太岁的暗器是有毒的，如果时间一长，胡敦肯定受不了，她怎么办？

魔女红红道：“胡大哥没事儿，胡大哥肯定是变了主意，才愿意受这一下子的，因为他知道，受这一点儿苦，他会有数不尽的好处呢……”

魔女吃吃浪笑着，乐不可支。

疯女看着魔女，她恨恨道：“你想怎么样？”

魔女道：“我只是想要这一个男人。别的，什么也不和你说。”

疯女道：“你小心我宰了你！”

魔女道：“今天你是不能了，胡大哥在我手里，如果你真的动手，可是对你的胡大哥不利啊？”

疯女绿绿的眼里有了泪水。

她喜欢这个男人，因为他很迟钝，他不象有的男人那样总是色迷迷地看着疯女，他与疯女在一间房里睡，也只是呆呆看着她的脚而没有一点儿邪心。

这是一个她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的男人。

魔女有无数个男人了，今天还要占有她的这一个胡大哥。

疯女咬牙道：“魔女，你放了胡大哥，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魔女的眼神变了，她的眼里是惊讶，不信，然后是恶狠狠的快意。

她乐了，乐得很得意。

“是吗？你也有求我的时候？你看中了一个男人，实在是不容易。谁听说过江湖上的疯女看中哪一个男人了？可是我不愿意，我不愿意！你看中了这个男人，我也看中了他，我不光要他，我还要和他成亲。然后呢，我就杀死了他！玩够了他，我就杀死他，让他一点点儿死在我手里。你看好不好？”

疯女恨恨地看着魔女，她此时还有什么办法？

疯女知道，胡敦中了毒，他不能再等许久了。

她只好走了。

她看着胡敦，她也许再也不会看到他了，他只是她的一个心里的记忆了。

疯女居然哭了，她看着胡敦，哭着，跪下了。

“胡大哥，胡大哥，我忘不了你……”

胡敦本来不明白她们之间的事儿，本来只是看着她们莫名其妙地争他，见到了疯女

的泪水，他也心里一酸，流下了热泪。

魔女一见胡敦也哭了，她恨恨道：“说来不相信，真的还有人依依难舍呢，你走不走？”

绿绿长叹了一声，说道：“胡大哥，你保重……”

她转过去身去，飞也似地走了。

第十九章 逼着傻人做新郎

胡敦这一回又被人带回了老地方。

仍然是那一个山洞。

是魔女红红带着他回来的，同行的还有那三个人，花太岁时唐，千只手何礁，一阵风秦盛。

在山洞里，几个人坐定。

千只手何礁道：“不知道魔女要这小子有什么用？他连一点儿功夫也不会，要他来做什么？”

花太岁阴森森道：“你还看不出来么，魔女又喜欢上这一个男人了，这一回，她象是动了真火……”

一阵风道：“看起来，这小子真的是很好看，但他也是样子货，中看不中吃的。魔女干嘛要喜欢他？”

千只手大声道：“不错，他哪里比得上咱们的花太岁，对女人十分温柔，体贴，如果魔女嫁了咱们的花太岁，她一定再也不会想别的男人了。”

花太岁听得舒服，他大声狂笑起来。

此时，刚刚安顿好胡敦的魔女红红走了出来，她笑盈盈地满面喜气，对三人道：“有什么事儿，这么快乐，说来听一听好不好？”

花太岁笑而不语。

千只手更是一个老狐狸，只是看着魔女，不作一声。

只有一阵风秦盛嘴快，他说道：“我告诉你，你干脆把那一个小子宰了算了，你同我们的花太岁时兄成亲，也不算是辱没了你。”

魔女看着三个，她嘻嘻一笑，说道：“时兄固然是一时豪杰，可我不想要英雄，我只是要一个男人，一个可人心意的男人。你说是不是？”

三个人都看着她。

三个人都不是她的对手。

但三个人联手，当然可以打败她。

他们三个人会不会联手对付她？

这时，魔女嘻嘻笑了，她笑着去抚摸花太岁，她温言细语道：“时公子，我告诉你，我可是从来也没有扫过你的兴头。今天我可是高兴了，我也不愿意让三位扫了我的兴头。”

三人都听得出，她这是在威胁他们。

花太岁道：“好，我们愿意让姑娘嫁人，不就是嫁人么？我们为姑娘办事儿就是了，好不好？”

魔女阴沉着脸说道：“时公子，何大哥，还有秦兄，咱们可是老交情了，我可是先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谁坏了我的好事，可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一向做事只是我自己做，我也不劳诸位帮我，我只是劝诸位走开，好聚好散，免得伤了和气。”

她阴森森地笑着，笑得三人一阵寒栗。

三个人默默看着她，他们知道，他们该走了。

三人鱼贯走出了洞。

山洞里布置了一番，就有了一种新气派。

从床前扯了一条条彩绸，彩绸扯起，挂在床前交织成一条“米”字形，条绸是红色的，被子也是红色的，连床也是红色的，床上的枕头也是红色的，一切颜色都是红的，是一些喜气洋洋的红光，在四处流动。

夜已经来了。

红红在精心打扮。

她打扮得很细心。

她同许多的男人成过亲，但后来那一些男人都被她杀死了。她喜欢男人的时候不长，从来没有喜欢过一个男人很长时间，最长的一个，是一年。

她最喜欢的男人该算是眼前的这一个胡大哥了。

她决心好好同胡大哥过日子，如果能做到的话，她一定同胡大哥在一起很长很长的时光。

她的脸也修过了，眉毛也收拾过了，她容颜一新，袅袅娜娜地走进了内室。

胡敦被她用独门手法点过了穴道，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她轻轻地撩起她的裙裾，慢慢坐在了胡敦的面前。

“胡大哥，胡大哥，你的心跳不跳？”

她竟然伸出纤纤玉手，去摸胡敦的心。

胡敦的心正跳得厉害。她笑道：“上回同一个男人成亲，他竟然在床上吓得昏了过去，害得我为了他吓了一跳，成亲的事儿不能做不说，还得救他半天……”

她说着她成亲的事儿，居然象是说着她吃过的一次宴席，全然不当一回事儿。她嘻嘻而笑时，满目的快乐，居然粉颊生春，神驰目夺，眉眼生春，一阵阵的春心荡漾，让胡敦也不由得心跳不止。

胡敦决心不理她。

“胡大哥，你喜欢不喜欢我？”

胡敦决心不吱声。

她款款言语道：“胡大哥，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喜欢你，一定让你比在那一个疯女人的眼前更好，她算什么？她同你在一起，居然一夜没有生事，一夜也不讨好侍候胡大哥，她真是算不得一个好女人。”

胡敦道：“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她乐了，乐孜孜地道：“胡大哥，你是不是还在想着她？如果你真的想着她，有一天我能帮你想办法把她弄来，让胡大哥和她亲近亲近，那样儿好不好？”

胡敦心道：这个女人果然是一个魔女，她居然不怕我与别的女人亲近，还要帮我与别的女人亲近。她看起来只是把我做为她的玩物了……魔女看明白了他的心意，她款款道：“胡大哥，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意？世上的女人男人不懂人世的真情，他们以为男人女人在一起，只要长相厮守，就是相亲相爱了，他们不懂得，如果你真的喜欢上了一个男人，你就可以让他好好快乐，让他一生一世都没有一点儿愁事儿。我如果成了胡大哥的妻子，胡大哥想什么，我就为胡大哥弄来什么，胡大哥真的想她，我就一定为胡大哥把她弄来。”

胡敦吃惊地看魔女。

他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一种道理。

胡敦所知道的道理，除了是江湖上的传说，便是冯二师爷的书本了，他怎么会明白魔女的心意？他听了魔女的话，只有目瞪口呆。

魔女点燃了一支支蜡烛，一支支燃烛也是红色的，喜气洋洋。

魔女的喜气在她的眉尖。

她轻轻咬着胡敦的耳朵道：“胡大哥，你喜欢不喜欢我？你是不是一看到我就很喜

欢我？”

胡敦突地一声道：“我不喜欢你。”

魔女看着他，愣了。

面对魔女这样的女人。她以前的男人要不就是一个个猴急似想扑到她身上，要不就是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躲着她象是躲着瘟疫，哪里有一个象胡敦这样大声爽气，有一句说一句？他不喜欢魔女，就是不喜欢她。

她轻轻道：“胡大哥，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胡敦大声道：“你差一点儿杀死了我，他们三个人把我弄成了一个肉团团，要不是你，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不会武功？”

魔女笑着，她陪着小心，她知道今天夜里的新郎不象是以往的那些男人，他的脾气很倔强，是一个不容易屈服的男人。

魔女道：“我根本没有要他们动你！”

胡敦大声道：“怎么没有动我？！他们一根根骨头都弄折了，他们把我丢进你的泉水里，你怎么不知道？你也不是一个好东西，你从前的男人喜欢够了，你就把他们丢进这泉水里，这是他们说的，我亲耳听到的！”

魔女的眼睛中有了疑惑，她盯着胡敦，突地一跃而起，她戟指着胡敦道：“你.....你是谁？你说，你是谁？你是哪一个？如果你不讲实话，我.....我杀死你！”

胡敦大声道：“我就是胡敦，我就是你们前天捉来的那一个胡敦，是你们丢在泉水里的那一个胡敦！”

魔女红红呆呆看着胡敦。

她象是根本就不认得胡敦，呆呆看着胡敦做什么？她不认得那个胡敦么，一个黑乎乎的小子，一个根本就不会什么功夫的小子？

她轻轻地叫起来：“不，不！你不是那个人！你不是.....你不是.....”

胡敦道：“我怎么不是，你看明白了，我就是那一个人.....你们回来，根本没有找到我的尸体，对不对？”

魔女红红点点头。

她回来时，同花太岁还嬉戏了一会儿，她当时同时唐还四外找了一遍，没有找到。

她当时很奇怪，时唐却同她打哈哈，说那小子的骨头嫩，在这热泉里化了，谁知这一个白面公子却是那一个黑小子？

根本不可能。

魔女红红道：“你身上已经中了毒了，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了。再说，你.....”

胡敦一笑，他心里很是气愤，冷冷道：“你是说我当时被弄折了所有的关节，根本不能动一动，对不对？”

魔女笑了，虽然笑得有一点儿惊异，也笑得有一点儿勉强，但她仍然是在笑。

“胡大哥，你别开玩笑.....好不好？”

胡敦大声喊道：“胡说，我根本就不是同你开玩笑！”

魔女看着他，不明所以。

胡敦道：“我告诉你，我就是你弄来，被他们三个人戏弄够了，杀死在泉水里的那一个胡敦！”

魔女看着他，突然，她呜呜咽咽地哭了。

她心里道：看起来，这一个胡公子一定是与那一个死了的胡敦有一定的渊源了，不然，他不会对那一件事知道得这么详细，他一定是恨我对那一个胡敦太狠。男人都不喜欢女人太狠，他们喜欢女人对男人百依百顺，这事儿让他知道了，对于我与他的事儿大为不妙。

她一边哭，一边细细地看胡敦的动静。

她有对付男人的经验，知道男人一般都心软，一旦女人开始哭了起来，再有天大的

不是，男人也会一叹了事的。

她一边哭，一边偷偷看着胡敦。

胡敦也是一愣，他不是那种久经风月场的男人，知道女人是在耍娇，他一愣时心道：她不是没有理了么，哭什么？

她没了理，就应该向我道歉，不然就干脆翻脸，这么呜呜咽咽地哭，是什么道理？

胡敦不知道，女人的拿手本事就是一哭，一哭，世上的一切不是都会化为烟消云散。

胡敦不理她，因为他不懂风情，所以他不理她。

魔女哭了几声，觉得也十分吃力，她在心里恨恨道：胡小子，你也别太狂，我魔女现在喜欢你，你就这么狂，我哪天不喜欢你了，一句话也不讲，把你丢进这泉水里，让你见阎王去！我可不象上一次三个王八蛋干的那事儿，一点儿也不俐索，我一定让你死得透透的，才丢进这泉水里……她心里如此想着，但脸上却不是如此恨恨的模样，她只是满脸的梨花春雨，一脸的苦心愁情。

胡敦不理她。

她轻轻道：“胡大哥，胡大哥，你是不是看见了那一件事儿了？”

胡敦不理她，他心道：我就是那一个死去了的胡敦，我怎么是看见了那事儿？你为什么认不出我来，你们为什么都认不出我来？真真是怪事儿了……魔女看着他，她的脸上满是泪痕，她温柔地问道：“胡大哥，你真的还说你是那一个胡……么？”

胡敦点头。

魔女扯住了他，轻轻地把他扯向了泉水，她说道：“胡大哥，你来，你来，你看一看你自己……”

胡敦一看见这泉水就害怕，但他心一横，心道：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了，我怎么能与她成亲了，她再把我弄死就是了，我为什么要怕？

但魔女不是要把他推向泉水，而是把胡敦拉向泉水边，让他看一看他自己。

胡敦看到了什么？

他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了。

他在平静的泉水里，看到了一个高高的清秀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面色很白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好看，白得清秀，俊得可人。而且他的身材明显也不同以前了，他的身子比以前更高了，更清瘦了，他的骨骼也不同以前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浑身细皮嫩肉的公子哥儿。

魔女轻声道：“你看，你是我从未看到过的第一俊俏的人……”

胡敦才明白，为什么魔女和疯女都喜欢他了，他再也不是那个黑皮肤笨蛋胡敦了，他是一个公子哥儿的胡敦了。

难怪一阵风秦盛、花太岁时唐、千只手何礁都认不出他了，他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胡敦了，连他自己对着这一汪清泉都认不出自己了，别人怎么会认得出他？

魔女红红道：“胡大哥，我真的很喜欢你，我愿意嫁给你。你不要推托了，好不好？”

她轻轻地抱着胡敦，看着胡敦的脸。

胡敦此时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心情，他再也不是原来的胡敦了，他成了一个公子哥儿了，他的朋友路永、小三癞子、冯二师爷、还有莫景儿，笋头儿都不会认得出他了，他们再也看不到一个黑乎乎的胡敦了，他们看到了他，会问他公子有什么事儿，会恭恭敬敬地对他打揖。

胡敦一时呆了。

魔女的声音绵软，象是在梦中，她轻轻声语道：“胡大哥，你可以做我的丈夫了？是不是，夜已经深了，这时，根本没有人再在泉水边呆着，也不会有人在地上徘徊……”

她抱起了胡敦，轻轻向她的床前走去。

洞中，是一片红色。

第二十章 武当争雄

天已经昏黑了，可路上仍然跑着两匹马。

这是两匹大宛名马，在这两湖路上没有人见到过有这种名马。一匹是红色的，一身虬骨突出，骨节处都是有大大的骨节团儿，被人称做“骨飞”的骨节虬结处，都生着这样团团虬骨的，在前胸处，偏生就出一片双生的连生骈肋来。一双碗大的蹄块却也奇怪，生生象是半片新月，一翻一飞，左足一出，前后腿齐出，右足一出，又是前后腿齐出。人在马上，不颠不跳，马足下生云，路边的店铺房屋一闪而过，真个是天下难觅的好马。另一匹是黄色的，这一匹马又是不同了，看样子这匹马不但没有前面的那一匹马威风，而且也没有前一匹马那么好的走势。它一出步就是懒懒的小步，但它的身子却极是轻飘，一走起来，却也是不负青草不负人，一时飞翔，竟然不输那一匹大宛走马，却比它更是从容。

识马的都知道，这一匹马比大宛名马更珍贵，是龙种奇珍。

坐在马上的是风彩万分的人，坐在大宛名马上的是一个玉树临风的少年，这人一身玉衣，脸上有一种不惧世事艰难的笑意，他的身边有一柄剑，斜斜地佩带在腰侧，他的马鞭也不同凡响，居然上面足足镶嵌了十余粒宝石。他身边的是一个女孩子，她的衣服很怪，大大的花儿，上面绣有五种毒物，蜘蛛、蝎子、蛇、草爬子、还有蜈蚣。她乐得咯咯响，一脸的春风。

她骑着那一匹龙种宝马，跟着这位公子，一步也不舍。

这正是天龙与冰宫公主冰星儿。

冰星儿笑道：“龙大哥，龙大哥，你慢一点儿，好不好？你这么快，岂不是要我的命么？”

天龙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怜香惜玉，他冷冷道：“我告诉过你，要你别跟着我，你偏

不听，我又有什么办法？”

女孩子不乐了，她恨恨道：“天龙，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可怜你，我可不会跟着你，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天下有名的大侠不成？你只是一个天下人人要杀死的第一恶人，如果你得罪了我，我杀死你！”

天龙笑了：“是么？我可是听得太多了，你能不能有一点儿新花样儿？我一遇上人，就是要杀死我的，就没有一个是想亲近我的，爱我的人一个也没有，恨我的人加上你一个也不多。你看我会不会在乎你想杀死我？”

冰星儿突地噗哧一乐，她笑道：“好，好，也好，我就算是对你好的那一个，你看好不好？”

她依偎在天龙的身上，她的马与天龙的宝马依在一起，就显得太小了一点儿，她的身子只能偎在天龙的腿边。

天龙只好与她依偎一会儿。

他不想与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但他又无法摆脱她。他知道如果他真的让这个女孩子伤心了，或许再也不会会有一个与他相契的女孩子了。

他不愿意得罪这个鬼精鬼灵的女孩子。

是不是他的心里也真是喜欢她？

天龙道：“冰星儿，我要上武当山去，自从我们上次走开了以后，我还真的有一点儿想念胡敦胡兄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了……”

冰星儿也心里一沉，她说道：“我看，他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他太……”

她看着天龙，不再讲下去了，她与天龙都是冰雪聪明的人，他怎么会不明白她的心思？

她是想说，胡敦太笨了，他一定学不成武功的。

天龙道：“胡兄弟是我唯一的兄弟，我这次来，一定要把他带走，让他跟着我，也

好再不受别人的气。”

冰星儿乐了，她笑道：“要是让人家看到了此时的你，一定不会以为你就是那一个天下人人闻名丧胆的第一恶人，你这时倒象是一个好人。”

天龙道：“你呀你呀，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天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好人恶人之分？你说他是好人，便有了一个好人。你说他是恶人，从此天下便有一个恶人了，人世间的的事儿，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冰星儿叹道：“好，好，不错，不错。”

说话间，两人两骑已经到了武当山下。

天龙和冰星儿被带到了九宫观里。

掌门人袖剑无尘迎接天龙与冰星儿至门前，他笑道：“看来天龙居士真的是很有逸情，来我武当不知有什么见教？”

天龙笑道：“我也不是个什么善人，知道总是出入武当，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人家看到了武当派的门前总是有天下第一恶人出入，便连累武当了。我此行只是想看一看我的那个兄弟胡敦，请掌门人不必客气，自去忙你的事儿好了，我只看了胡兄弟后，便走。”

只见袖剑老道的神气一变。

天龙诧道：“莫非我兄弟胡敦在山上闯下了什么祸事不成么？”

袖剑无尘是一个高人，自然不会对天龙撒谎，他一叹道：“天龙居士，实在惭愧，我真的对不住你了。”

天龙一惊，说道：“莫非胡敦他……”

掌门人便一五一十地把胡敦的事儿说了，他不知道胡敦是被一阵风于崇给撮弄走了，只以为胡敦是受不了武当派的严厉法规，自行下山去了。

天龙何等聪明，他一听得掌门人的话，心里便知道了一个大概，他心道：看来你们

武当派是在欺我天龙了，胡敦兄弟再不济，他也是我的兄弟，你们把他赶下山去，不是打了我天龙的脸面了么？再说他一路之上，与冰星儿时常无话可谈，只好谈一些胡敦的事儿，总是说着胡敦，就也想着胡敦。如今胡敦没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他怎么能不气恼？

天龙的脸色一变，掌门人袖剑无尘公孙奇也是一个老江湖，他在入武当之前就是江湖上有名的绿林大豪了，自然能熟知人世人情，此时一见天龙的脸色，便知道天龙的心里想着什么，他沉吟道：看起来真的是让我想到了，跑了一个傻傻乎乎的胡敦，就会得罪了这个天下最恶最恶的恶人天龙。但他又一想，武当派是天下大派，为了这个胡敦，说不得也只好得罪天龙了，胡敦走了，他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天龙看着冰星儿，她向天龙做了一个鬼脸儿。

天龙的脸色一沉，他问道：“请问掌门人，说胡敦是私自下山，有谁看到了？”

掌门人的知道他很难缠，就微微一笑道：“好，于崇，你说一说胡敦是如何下山的？”

一阵风于崇此时更是知道，他出言一个不慎，便会给武当派带来祸患，他出列道：“启禀掌门，晚辈亲眼看到了胡敦下山……”

天龙道：“你是谁？”

一边的锈剑心里早已是满心怒火，他冷冷道：“他是我的徒弟，他叫一阵风于崇。”

天龙看着一阵风于崇，心道：看来这小子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他看着我那神气，分明是心里有鬼，他有什么鬼道儿，莫非是他把我的兄弟胡敦给害了不成？他那样子鬼鬼的，一定是他做了什么手脚。

想到这里，天龙却不作声，他笑道对于崇道：“于兄弟有礼了。”

于崇忙道：“哪里哪里，天龙居士是我们武当派的朋友，又是我们武当派的恩人，是我们武当的贵客，我怎么敢同天龙居士称兄弟？”

天龙笑道：“我与胡敦是兄弟，你又是胡敦的师兄，自然我们该称兄弟的。”

于崇连称不敢。

天龙道：“胡敦兄弟在你们武当山上，不知道他都学到了些什么？”

于崇道：“自然是内功心法，剑法，和一些武当秘法了。”

天龙道：“他学得怎么样？”

于崇在冷笑，他大声道：“他能怎么样？我想天龙居士一定心里明白。”

天龙道：“我不明白。”

于崇恶声道：“他笨极了，一招‘五峰出岫’，就得学上几天，难怪居士让他来武当学艺。”

天龙正想发作，但见到冰星儿向他一挤眼，便出声笑道：“是么？既然胡敦这么笨，你怎么有耐心教他？”

于崇道：“谁有耐心？只不过是没办法罢了，师父让我教他，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武的人，他只是一个笨蛋……”

天龙冷冷一笑：“这么说，你不是一个笨蛋了？”

于崇道：“在下虽然愚钝，但总不至于连一招一式都弄不明白……”

天龙道：“好，好，我倒是要看一看，看一看你有什么本事。”

天龙慢慢走近了于崇。

于崇虽然知他是北方的武林梟雄，但他此时人在武当派的九宫观中大厅上，又能把他于崇怎么样？他一点儿也不畏惧，直直地盯着天龙。

天龙向武当派的掌门人袖剑无尘公孙奇一揖道：“在下冒犯武当派的龙威了，在下要向这一位一阵风于崇讨教一下武功招式。”

一边闪出了于崇的师父武当九剑之一的锈剑吴玉山，他冷冷道：“天龙居士如果要向武当派挑战，自然由我来出头，何必同我的徒弟为难？”

他一脸愠怒。

但掌门人此时讲话了。

他慢慢道：“玉山，你不妨退下，让天龙居士同于崇一试，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不让他一试？”

吴玉山满心不愿意，但掌门人已经发话了，他自然不能再违悖，只好退至一边。

天龙道：“请武当派掌门与这位师父放心，我不会与这位于师兄为难，我只是想知道胡敦兄弟的师兄怎么样。”

他向于崇遥遥地一点指。

于崇便向后退了几步。

武当掌门点了点头，他心道：果然是好身手，不愧是北方天下第一恶人，就是这一手“天罗指”，也是天下独步。

冰星儿一声惊叫，她想不到天龙会向于崇发出这样一指，她怕这一指会把于崇点倒，使武当派当场难堪。

于崇也心里暗暗吃惊，他想不到天龙的内力竟有这么大，一点之间，便让他收束不住，几乎要倒下了。

但一阵子大力从他的后面涌来，让他站住了。

原来是他的师父锈剑吴玉山在后面暗暗助了他一臂之力。

天龙道：“果然不凡……”

锈剑心里恼怒，他大声道：“天龙，武当派念你曾经与我有恩，所以不曾向你动手，你何必逼人太甚？”

天龙一笑置之，他大笑道：“好，好，锈剑说得真真有理，我何必逼人？我想请此位师兄讲出我的胡敦兄弟他去了什么地方，我自然就走，不再打扰武当。”

一阵风于崇道：“我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天龙的眼光咄咄逼人，他盯着于崇道：“胡兄弟哪里去了，只是烦你告诉我一声。”

一阵风于崇道：“他受不了武当派的练功之苦，自下山去了，我怎么会知道他在哪里？”

天龙看着他，心里明白一阵风于崇一定知道胡敦去了哪里，可人家虽然知道，但就是不说，你有什么办法？

天龙心里恼怒，便形诸于色，他的脸色悻悻然。

冰星儿乐了，她看着天龙，大声乐道：“好，好，看起来你这个天下第一恶人也有没有办法的时候，对不对？”

天龙被她一激，心里更是生气，但他看不到胡敦，自然不能对武当派的人怎么样，他只好自己暗暗生气。

天龙想：我自己得下山了，如果再在这武当混事儿，便不美了。须知胡敦兄弟不在，我与他们也理论不出一个长短来，我得去找一找胡敦兄弟，如果我找到了他，问一问胡敦兄弟，便知道他们如何对待我兄弟了。如果他们亏待了我兄弟，我再来与他们算账不迟。

正思想间，突然听得九宫观外人声吵杂，有许多的人在宫外声吵。

正想要打问，忽听得有乐声飘飘袅袅，漫漫而来。

声音极是诡异，有说不出的受用，又有说不出的绮旎，让人生出非份之想，让人生出懒懒怠怠之心。

便听得有人声讲话。

“武当派的上上下下的人都听着，天池冰宫的少公子到了，你们快快迎迓！”

武当派的掌门人袖剑无尘公孙奇一惊，他与他武当九剑都肃然而待。

只有天龙的眼神变了，他忽然变得很沮丧，他想溜走，但他又溜不了，因为有一只手在紧紧地抓着他。

是冰星儿，一双大大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的冰星儿。

他在他的耳边私语：“如果你想溜，我就大声喊。”

她扯住他，一直把他扯到了一边暗处。

只见到先是一对女孩儿家，慢慢走了进来。

这是两个抓缚着总角的女孩子，她们唇红齿白，年纪不大，也就只有十一二岁左右，她们的脸上有一种好奇的神色，左右看着，象在逛庙会。她们两人都穿着很讲究的衣服，一个一身红，一个一身绿，胸前都吊着一个价值连城的名贵玉环，两个女孩儿嘻嘻而笑。

随后而来的是两个中年的女人，她们虽然是徐娘半老，但一个个风韵犹存，她们面色严肃，脸上没有一丁点儿表情，默默地站在了一边。

后面就是两个小小的只有不到十岁的孩子，她们一个手里捧着一把剑，另一个的手里捧着一只丹炉。这是一只小小的丹炉，一只很工巧的小小丹炉。

最后来的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她象是一个小白人，一个满身雪白衣衫的小小雪人儿，头上只有头发是黑的，连她的头花也是一朵大大的白色珠花。

她明明是女孩儿，怎么说是冰宫的少公子？

她上前来，一一巡视着众人，向武当派的掌门人袖剑无尘公孙奇笑道：“老道士，人家都说你是天下少有的剑客之人，你待一会儿与我比一比剑法，好不好？”

袖剑是天下有名的剑客，他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名人，也见到过武林中的至尊，但从未见到过象这样小的人儿，居然也要与他袖剑无尘比剑。

但公孙奇是有道之士，他只是微微一笑，说道：“你老远来此，就是要与我比剑的么？”

女孩子象是忽然想了起来，她说道：“不是不是，我不是来与你比剑的，我是来找他的。”

她一指天龙。

众人看着天龙。

女孩子看着天龙，象看着一个怪物。

“你就是天龙？”

“不错。”

女孩子乐了：“就你这一副模样，怎么能配得上我们冰宫的人？何况是我的姐姐？”
她一脸的惊奇。

天龙不语。

女孩子道：“听说你是天下第一恶人？”

天龙悠悠道：“我也不知道，只是人家都这样说，我不承认，也没有办法。”

女孩子乐道：“就你这样儿，怎么象一个天下第一恶人？”

天龙道：“天下第一恶人应该是什么样儿？”

女孩子乐了：“象庙里的那些鬼怪啊，而且象是那一些最丑最丑的鬼怪了。”

天龙道：“我不丑么？”

女孩子道：“看上去，你还不算太丑。哎，我问你，你把我姐姐弄到哪里去了？你是不是把她关在一个山洞里了？你天天只有在吃饭里才给她一会儿机会，是不是？”

这女孩儿说山洞时，象是很好玩的事儿。

天龙道：“她可不在什么山洞里，她就在这儿……”

女孩儿乐了：“你可别骗我，她在哪儿？”

天龙一回头，没了，没了冰星儿的影子。

她哪里去了？

女孩子的脸马上就变了，她冷冷道：“天龙，你以为我还小么？你还想骗我……”

她走近天龙，她轻轻道：“天龙，你如果不把我姐姐交出来，我就宰了你！”

第二十一章 冰宫公子

天龙不知道冰星儿到什么地方去了，她为什么要在这时走开，为什么不告而别？她为什么离开这里，是怕被她的家人带回去么？还是她存心让天龙难堪？

不管怎么说，冰星儿是没了，天龙只好暗暗叫苦。

他对眼前这一个小小的妞儿怎么说？

如果换了别人，他一定会对小女孩子说实话，但天龙不是别人，他是天下第一恶人。

他对小女孩子道：“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我把她给杀了，我杀死了她……”

女孩子的眼睛瞪着，她看着天龙，笑道：“我不相信。”

天龙问道：“你为什么不相信？”

女孩子咯咯乐：“我姐姐长得那么好看，你能舍得杀死她么？”

女孩子果然冰雪聪明。

天龙一叹道：“我本来不想杀死她的，但她不想放过我，我只好杀死她了。”

女孩子也有一点儿紧张，她盯着天龙问：“她怎么不肯放过你？”

天龙一叹道：“我在你们冰宫把她弄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原来她做了手脚……”

女孩子更紧张了，她盯盯地看着天龙，她的手要去抓住天龙了：“你说……她做了什么手脚？”

天龙一叹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如果真的知道了，我一定会不让她做得成。但她告诉我，冰宫的人一定会来找我，一定会用冰宫的那种‘九转还魂’来治我。我怕冰宫的人，我就把她杀了。”

女孩子不相信，她看着天龙。

天龙是天下第一恶人，她不敢相信，但她对于天龙的这一番话又不能不相信。

难道天龙真把她的姐姐杀死了？

女孩子的眼泪就下来了，一串串，象是珠子，从她洁白的面颊上流下来。

她看着天龙，恨恨道：“你怎么能杀死她？你难道看不出她长得多好看么？她长得那么好看，男人心疼还来不及，怎么能杀死她？”

天龙一叹道：“不错，正是因为她长得太好看了，不然我也不会杀死她。”

女孩子不明白天龙的话，为什么她的姐姐长得太好看了，天龙就一定得杀死她？

天龙道：“因为她长得太好看了，我从来就不曾和一个女人相厮守过，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她要嫁我，她要与我长相厮守。我如果不杀死她，将来怎么再出去快乐风流？”

女孩子真的相信了，她的眼泪哗哗流，她恨恨道：“天龙，天龙，我一定要杀死你！！”

天龙仍然在笑。

武当派的人都在暗暗庆幸，他们知道，如果不是冰宫来了人，很可能他们今天就会同天龙刀兵相见。

他们斗天龙，虽然无所畏惧，但毕竟是一场恶斗，天龙天下第一恶人的名号决不会是白白叫的。

但眼下他们就能坐山观虎斗了。

小女孩子盯着天龙看，她恨恨道：“你真的舍得杀死她？你真的有那么狠心？”

泪水让她有一种楚楚动人的可怜模样儿。

天龙却不为所动，他冷冷道：“我当然杀死了她，不然，你怎么会看不到她？”

小女孩子一叹道：“好，好，算你狠……”

她回过头去，盯着那一个捧剑的女孩子，她一声莺声燕语，声音娇娇滴滴：“拿我的剑来！”

那一个女孩子手一顺，剑似一枚暗器，嘶嘶破风，直飞向她。

小女孩子看也不看，一绰手，剑便在手。

这一手接剑的功夫，便叫武当派的人都直点头，在心里暗暗叫好。

小女孩子两手捧剑，双手却都握在剑鞘上，两手把握剑鞘，一柄剑直直地竖在她的两眼中间，她象是一个不谙武功的人，对天龙道：“天龙，你再说一遍，你真的杀死了冰星儿？”

天龙道：“不假。”

女孩子大声道：“好，你吃我一剑！”

她身子一纵而起，直飞向天龙。

果然是一场好杀！

剑气如虹，剑光之中，有天龙飞得快快的身影。

身影快，剑光也快，好半天没有看清楚是天龙快还是剑光快。

剑光甫收。

从来没有人象这一个不足十几岁的小女孩子这样，让天龙如此狼狈。

天龙道：“好剑，好剑！”

小女孩子乐道：“你以为奉承我几句，我就会不杀你么？”

天龙大笑道：“你以为你会打败我？”

小女孩子诧异道：“我打不败你？你是不是同我说笑话？我打不败你，还算什么冰宫公子？”

天龙大声道：“你是一个女人，你算什么冰宫公子？最多也只好算是冰宫公主，你决做不成冰宫公主的……”

小女孩子呲牙一乐，说道：“你怎么知道我做不成冰宫公子？我就是冰宫公子，我娘说过，我就是她的儿子。”

天龙大笑，他问道：“你娘是不是有一点儿疯？”

小女孩子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她看着天龙，大声道：“你……你……敢说我娘是疯子？”

你敢说这一句？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你是不是活腻了？”

天龙笑而不语。

小女孩子看着她的跟随之人，那两个半老徐娘突然大声道：“有辱冰宫娘娘的人，罪不可赦！”

那两个小小孩儿也一同大声道：“辱我冰宫娘娘者，罪不可赦！！”

此时，五个人的神色更见郑重，她们一个个都盯着天龙，象是要把他吞吃了下去。

小女孩子道：“本来我对你还是有一点儿好感的，但现在可不行了，我一定得杀死你，因为你污辱了我们冰宫娘娘，有辱我冰宫娘娘者，罪在不赦！”

她蓦然大声喝道：“来！”

一边的那四个人都神色大变，她们都看着天龙，她们对天龙并无恶意，但现在不同了，他污辱冰宫娘娘，一定得死！

这个手捧香炉的女孩子走了上去，把手里的香炉递与小公子。

小公子乐道：“天龙，你杀死了我姐姐，我一定要杀死你！”

天龙道：“是么，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女孩子咬着牙，她冷冷道：“当然要试，为什么不试？”

她慢慢接过了那一只香炉。

这一次，连一边武当派掌门人的脸色都变了。

所有在场的人，只有天龙与武当派的掌门人知道，这一只小小的香炉比成百上千的武林高手还要可怕。

这就是天池冰宫的“九转还魂”。

“九转还魂”，是一种毒，更是一种迷魂大法，在天池冰宫中，最为厉害的一种法术，就是这“九转还魂”了，它能让一个天下万人难敌的武林高手生不得也死不成，它能让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变成了一个痴子，一个任什么事儿也不懂的痴呆。

这些人中，只有武当派的掌门人和天龙知道这一秘辛。

一见到那个女孩把这一只小小香炉拿在手里，连久经战阵的武当掌门也不禁微微失色，他低声喝道：“九转还魂，天龙小心！”

天龙也当然看到了这只小小的香炉，他早就看到了这一只香炉，一个小女孩子再好玩，也决不会出门时带着一只小小的香炉摆阔，她带着一只香炉出来，一定是这只香炉有很大的用处，不然她决不肯让个小小丫头为她捧着这只香炉。

想不到，它就是冰宫至宝，人人谈之色变的“九转还魂”！

天龙也不知道怎么做，他有一点儿呆了。

这时，有一丝声音轻轻传入天龙的耳朵。

“天龙，天龙，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天龙当然知道。

如果不是她，他怎么会在这里被天池冰宫的人追杀？如果不是她，天池冰宫的人怎么会不舍不饶地逼他？现在可好，她躲了起来，却让天龙在这里受罪。

天龙道：“你快出来，你不出来，我的苦可受大了。”

没有人应答他。

小丫头道：“天龙，你和谁讲话？”

天龙长叹一声：“和你的姐姐。”

小女孩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她看着天龙，轻声道：“你会招魂术？”

天龙哭笑不得，他笑道：“不错，我是会招魂术。”

小丫头乐了，她一拍手道：“好，你会招魂术，这再好不过了，你既然能招魂，你就把我姐姐的魂儿招来。如果她不让我杀死你，我就饶过你，好不好？”

天龙苦笑笑，他心道：你的这个姐姐是一个活鬼，你不招她，她总跟着你，你一要招她，她反而没了。你上哪里去找她？

小丫头道：“你试一试，好不好？我也不想杀死你，我只是在想，你有什么本事，如果我姐姐不跟你走，你也弄不走她.....一定是她自己乐意跟你，对不对？”

天龙道：“她不乐意跟我，是我逼着她的，我一出手，就先把她制住了，然后我就以死相威胁，她就只好跟着我了.....”

小丫头乐了，她一笑，脸上满是笑涡，她乐得很开心，她大声笑道：“天龙，看起来你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人，难怪我姐姐跟着你走呢。”

天龙只好苦笑。

小丫头突然不笑了，她的脸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她冷冷道：“天龙，不管你说什么，我也只是问你一句，你把我姐姐弄哪里去了？”

天龙向着空中道：“冰星儿，冰星儿，我把你弄哪里去了？”

当然没有人回答。

小丫头的手抓着香炉，她吃吃笑着，大声道：“天龙，天龙，你马上就要死了，你不死也得变成一个傻瓜，一个什么事儿也不明白的傻瓜！”

她的手突然抓住了香炉。

四个女人都围住了她。

她的手慢慢开启那香炉。

天龙的心在跳，他从来不怕，但不知这一回他为什么有一点儿紧张。

香炉一开，他会怎么样？

有一个声音漫漫浸浸地在他的耳边响。

“天龙，天龙，你是不是傻瓜一个，你千万不能让她开启那只小小的香炉，不然你只会一死。”

天龙此时也知道了，在九宫观的一角，有一个大大的柱子，在那一根柱子上，有一团黑影，那就是走开去的冰星儿。

害苦了他的冰星儿。

天龙既然知道了她的藏身之处，就能向她传音了，他也用内力把声音逼成一束，向她问道：“你说怎么办？”

她乐了，她向天龙道：“你只要告诉她，你和我已经拜堂成亲了，你已经是我的丈夫了。她一定不会难为你的。”

天龙不语。

他说不出。

他从来也没有想到，他会与这个冰星儿成亲，他没有这样想，此时事儿危急，他自然也不会这样说。

冰星儿道：“天龙，天龙，你也是一个呆子，我又不是瞎子聋子，怎么就配不上你？你是不是不想与我在一起？”

天龙苦笑笑，他不知道冰星儿此时竟然还在用这事儿扰他，她是不是一点儿也不着急？

“你为什么不讲？”

天龙不愿意，他不肯讲。

冰星儿一叹，说道：“天龙，天龙，你只好死了，你只好死在冰宫至宝之下了，你免不了一死。”

天龙不语。

小丫头见他不语，以为他是后悔，是后悔杀死了冰星儿，她冷冷道：“天龙，你死吧.....”

这时，她的手很快，一股浓烟轻轻飘起，这浓烟象是精灵，一阵阵向上飘起，然后便飘向天龙。

天龙竟然知机，他一见这烟有些怪异，便身子一纵，飞向一边。

这烟也象是知机，烟雾之中，象有一些怪物在飞，这是一些知情知心的怪物，它们一直奔向天龙，穷追不舍。

天龙飞向了一边，烟也突地变了方向，直奔天龙而去。

烟本是一股轻尘，无生命无灵机，但这股烟却怪，象是知情知机的生物，一直奔向天龙。

天龙的身手不凡，却也无法躲过这一股轻尘，转眼间，他变了几次身手，但都被轻烟罩住，最后，天龙掩在了轻烟下面。

天龙只觉得他的身子在变，他的身子在一点点变成两截，一截是下半身，一截是上半身，上半身的头脑一点点变得迟钝，一点点变得木然了。下半身竟然没有了知觉，象是被人砍去了一样。

天龙知道，他再也不会会有知觉了，他再也不会同江湖上的人物争雄称霸了，他已经要死了，他马上就要死在这里。

他此时忽然想到了胡敦，他很想念胡敦，他惦念着胡敦，他不知道胡敦在哪里，应该早一点儿找到胡敦才是。

第二十二章 女人痴情

武当派的众人当场皆有一些惊愕，他们没有想到天龙会一着失手，便人事不省，当场便有人要冲上去，搭救天龙。

掌门人袖剑无尘公孙奇却一声断喝：“不要动！”

众人都呆怔在当场。

公孙奇道：“依我看来，这股烟中，一定很有一些蹊跷，必是有什么物什在烟中，

一旦你中了他的毒烟，便人事不省，再也无法晓得人事，如果没有法儿治得她这股浓烟，拚也无益。”

众人都很惊愕，无人敢再动。

小女孩子乐了，她嘻嘻而笑，大声道：“公孙老头儿，你看，冰宫的‘九转还魂’是不是很厉害？”

公孙道长并无言语。

小丫头乐着，大声道：“天龙，天龙，你杀死了我的姐姐，我也只好杀死你！”

天龙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痴痴呆呆，怔怔地看着小丫头，嘻嘻乐着，嘴角流着涎水，活活的一个痴呆人。

小丫头看着天龙，她轻轻摸着天龙的脸，说道：“天龙，天龙，凭你恁般模样，怎么会有女人喜欢你？我姐姐怎么会喜欢你？”

天龙已经成为一个痴子，自然不明白她的话意，他只是呆呆向着小丫头笑。

她抚摸着天龙，笑着：“天龙，天龙，你是一个明白人，你说，你是不是得死，这样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

天龙看着她，他的头因为有小丫头的抚摸有点儿舒服，他就呆呆地向着女孩子笑。

女孩子乐着，说道：“天龙，天龙，你叫什么名字？”

天龙怔了一怔，就也道：“天龙，天龙，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子道：“天龙，你是一个大笨蛋！”

天龙也道：“天龙，你是一个大笨蛋。”

由于中了毒，天龙此时的智力却同一个幼儿一般，人话学话，只能如此。

女孩子很开心，她咯咯乐着，笑弯了腰。

她看着武当派的人，武当派的人虽然也不喜欢天龙，但见她一出手便把天龙弄成了死不死活不活的样子，一个个也敢怒而不敢言，他们都怒目相向这些恶毒女人。

五个女人满心杀机。

小丫头面对着众人，她冷冷道：“武当派是天下名门大派，想必也算是武林中的正义之师了，如果有哪一个不服气的话，可以当场一试啊？”

掌门人不动，没有人敢动。

武当派的掌门人公孙奇心道：虽然天龙对我武当有恩，但他是天下第一恶人，我武当派总不能与他同流。如今他死不死活不活的样儿，正是天下少了一个祸患，我们何必要为他出头呢？但天龙是我们武当派的恩人，此时不救他，他流落街头，让人闲话武当派，这可就不妙了。一念至此，他就发话了。

“你虽然是冰宫的人，但我武当派也不畏惧你。你现在已经把天龙居士的神志弄得没了，人也变成了一个废物，你也该罢手了。”

小丫头斜着头看他，她嘻嘻地笑：“我为什么要罢手？”

掌门人道：“因为你已经杀死了他。”

小丫头做出一副吃惊的神气，她道：“你说什么？我杀死了他？你好好看一看，他不是活得好好的么？”

她看着天龙，问道：“天龙，你活得好好的？”

天龙也漫声应道：“天龙，你活得好好的。”

她咯咯乐道：“道长，你看他是不是活得好好的？”

公孙道长没有讲话，知道他与这一个刁钻古怪的丫头无话可说。

她看着天龙，说道：“天龙，你这样子，实在不如死了的好，你说是不是？”

天龙也道：“天龙，你这样子，实在不如死了的好，你说是不是？”

她笑道：“我死了，也好陪着冰星儿，因为我喜欢冰星儿呀。”

天龙也道：“我死了，也好陪着冰星儿，因为我喜欢冰星儿呀。”

小丫头拍着手叫道：“道长，你看，不是我不愿意他活着，实在是他自己愿意死的，

我怎么能让他活下去？”

眼看着天龙会死于非命，小丫头的掌正向天龙的头上落去！

这时，公孙道长突地一吼：“慢！”

小丫头乐了，她盯着公孙道长：“莫非公孙道长良心发现，想救下天龙不成？”

公孙道长道：“小姑娘，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看，你把天龙弄成了这个样子，已经够了，你如果放了天龙，我武当派当养他天年，让他在武当山上终老，你看好不好？”

小丫头乐了：“好，好，怎么不好？”

她刚刚要走，但好象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大事儿，她大声道：“不对，不对。我的姐姐被天龙杀死了，对不对？”

公孙道长看着她，不语。

她又道：“杀人尝命，欠债还钱，是不是？天龙杀死了我的姐姐，他也该死，是不是？”

公孙道长一叹道：“其实，你已经把他杀死了，江湖上再也不会有个天下第一恶人天龙了。”

小丫头摇头道：“不对，不对，我杀死了他，他怎么还会讲话？我杀死了他，他怎么还叫天龙？他没有死。他没有死，我姐姐的仇就没有报。”

公孙道长道：“你还想怎么样？”

小丫头故作惊讶：“我想怎么样，我只是想杀死他，替我的姐姐报仇！”

众人沉默。

其实众人的心思也很是明白，他们想，与其为一个将死的恶人拚命，还不如替自己好好活着。

小丫头道：“天龙，天龙，你死吧！”

她一剑刺向天龙！

这时，有一个身影突地飞了过来，一下子飞到了小丫头的面前。

她一出手，就与小丫头拚了十几招。

招招皆熟，对手的招数招招皆如亲手施为一般。

一边的两个中年女人大惊，她们一冲而上，分开了两人。

四个人一齐叫了起来：“大公主!!”

只有这一个小丫头叫道：“姐姐!”

是那个女孩子，那一个和天龙在一起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冰星儿。

小丫头乐了，她瞪大了眼睛：“姐姐，你没死，你没死啊?!”

冰星儿一笑，她慢慢说道：“我为什么要死，我怎么会死?”小丫头很乐，她忘了眼前的天龙了，她看着冰星儿，眼也不眨。

既然找到了姐姐，她又复何求?

但冰星儿却眼也不眨地盯着天龙，眼里满是怜悯，她蹲下身子，看着天龙，轻轻说道：“天龙，天龙，你现在再也不会同我作对了，是不是?你现在再也不会说你不喜欢我了，对不对?”

小丫头大声道：“姐姐，我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就用了‘九转还魂’，让他尝一尝我冰宫公子的手段……”

她心里很是得意，因为她制住了天龙，天龙是她姐姐的仇人，她的姐姐一见天龙变得如此狼狈，一定会很快活。

她自以为她做了一件得意的事儿，会得到冰星儿的称赞。

谁知冰星儿却盯牢了天龙，手轻轻地颤抖着，为天龙擦着泪水和嘴角的涎水，眼中却流下了泪来。

小丫头愣了，看样子，冰星儿确实是喜欢天龙，天龙变成了这副模样，她也不嫌弃。她把天龙弄成了这死不死活不短样儿，冰星儿会不会恨她?

她怯怯地问：“姐姐，他说……他说……他杀死了你，不然，我也不会把他……”

冰星儿一叹：“不错，不错，我确实是被他杀死了，我确实是被他杀死了。天下已经再也没有了一个冰星儿了，那一个冰星儿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小丫头不懂，她不明白冰星儿的心里话。

冰星儿看着天龙，她回头再看一看武当派的众人，她朗声道：“多承武当派的侠士照应天龙了，我在此一并向武当派的大侠们致谢。想当初天龙对武当派有恩，如今在这里，你们武当派的人眼叮叮地看着他变成了一个废人。我想如果天龙有知，他再也不会结交你们这些所谓的侠义中人了。”

她抱起了天龙，她的眼里满是情意，满是缠缠绵绵的情意，她低头瞅着天龙，象照顾着一个婴儿，她轻轻道：“天龙，天龙，我们走吧。看你这样子，怎么离得了我？天龙，天龙，我答应你，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天龙也轻轻地说道：“天龙，天龙，我们走吧。天龙，天龙，我答应你，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天龙变成了一个痴子，他只会见话学话，他再也不是天下第一恶人了。

众人闪开路，让她带着天龙走。

那小丫头拦住了她。

“姐姐，你上哪儿去？”

她长长一叹：“我走，我要带着他走，我要和他在一起。”

小丫头的脸上满是诧异，她惊讶道：“他已经是一个痴呆，你何必还要与他在一起？”

冰星儿苦苦一笑，她说道：“你当然不会明白我的心意。”

她是一个诡异无比的女孩儿，她一身绣着五毒的衣服，她一脸痴痴狂狂的情迷，她呆呆地看着天龙，她的脸上满是笑意，她只对着天龙一个人笑，笑得很是迷人。

她轻轻地走出大厅，口中在念念有词：

“昨夜风吹依旧，却见出几缕红透，一星微尘，几分碧血，郎依旧，妾也依旧……”

这声音透着几分哀伤，也透出几分无奈，更有几分悲凉。

冰星儿的脚步很快。

没等她走下武当，就被五个女人拦住了。

拦她的是小丫头与她的身边之人。

两个小小丫头都捧剑而立，捧香炉而立，没有一点儿嘻态；两个中年妇女都看着她，脸上分明有十二分的激动。她们是看顾冰星儿的仆妇，自小看大了她，与她很有情感。此时一见她如此失魂落魄，自然心里很是不安，她们很想为她做一些事儿，但她们不敢，因为一切事儿都有这一个任性自主的小公子作主。

这个小公子却是一个女孩子。

冰星儿向着她们惨然一乐，她说道：“我自愿意与天龙在一起，你们跟着我做什么？”

小丫头笑道：“姐姐，你别傻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白痴，他什么也不懂，你和他在一起，还有什么乐趣？”

冰星儿一笑，她看着小丫头，说道：“你懂什么？”

小丫头道：“我不懂，我什么也不懂。你自小就看不上我，你从小就欺负我，我懂什么，我什么也不懂！！”

冰星儿一见到她在负气，就淡淡地一笑，抱着天龙要走。

小丫头一声令下，四个人都围住冰星儿。

冰星儿道：“你们莫非想与我动手么？”

一个中年仆妇道：“大公主，你从小就十分倔强，不愿意听别人的劝告，我劝你还是听从小公子的话，跟我们回去吧？”

冰星儿道：“我告诉过你们，我不会回去，我要与天龙哥在一起。”

小丫头道：“哎呀，你怎么这样傻啊，他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他什么也不懂，什么

也不知道，你和他在一起，只会受苦受罪，你和他在一起做什么？”

冰星儿看着天，天高云淡，风高日丽，正是好天气。她心里很不平静，慢慢道：“小妹，你是一个女孩子，冰宫里的人都叫你小公子，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男孩子，只是因为你是母亲的依靠，她想有一个男孩子，所以你就成了一个小公子。我想，你一定不会忘记你只是一个女孩子……”

小丫头瞪眼看着冰星儿，她不明白冰星儿为什么要提起这个。

冰星儿道：“我也是一个女孩子，我喜欢一个男人，就从心底里喜欢他。我喜欢天龙，可他是一个恶人，他从来也不喜欢我他只是在没有女人的时候才想起了我……我早就想，我要杀死他，但我下不了手。我想我喜欢他，如果杀死了他，我就会再也找不到一个天龙了。我决心不杀死他，我只是想，用我们冰宫的‘九转还魂’用在他的身上，让他成为一个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的男人。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看着他了，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他与别的女孩子在一起了。可是我下不了手，我下不了手啊……”

小丫头看着冰星儿，她比冰星儿小上那么几岁，不明白冰星儿的心境，她既然喜欢天龙，就与他在一起就是了，她何必要伤害天龙？她把一个好好的天龙弄成了痴痴呆呆的模样儿，自己会得什么好处？

中年仆妇却忍不住，她们一声喊道：“大公主，大公主！”

一声呼喊后，她们去抱住了冰星儿，大声哭了起来。

小丫头呆呆看着冰星儿，她轻轻问道：“你是不是……不舍得他？”

冰星儿泪如雨下，她轻轻说道：“是，是，我就是不舍得他，我就是不舍得他……”

冰星儿也哭了，她的泪水，让四个人都黯然神伤。

四个人都看着她，她们没有一点儿斗志了。

小丫头道：“姐姐，娘说，要我一定得带你回去……”

冰星儿一叹道：“要不，你就把姐姐的尸体带回去，要不，你就让我走。”

小丫头看着四个从人，她们的眼里都是泪水。

她怯怯道：“不，……我们就说，没有找到你？”

冰星儿笑了，她的脸上满是喜悦，因为小丫头和四个人都对她很好，她的心里就满是喜悦，她就道：“不行，小妹，娘是什么人？你只要一讲话，她就会明白你的心思的。你只是照实话说就是了。”

小丫头一沉吟，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点头。

冰星儿苦笑了，她大声道：“好妹妹，多谢你帮我，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一行人都到了山下，她们都坐在一个山坳里，静静看着天龙。

天龙此时再也不是一个天下第一恶人了，他只是呆呆痴痴地看着六个女人，傻傻地笑。

第二十三章 恶人也想杀恶人

在北方的长白山里，有曲折绵延的大山，这些山不同于南方的大山，一座座兀立挺拔，陡峭入云，这些大山居于山而势缓，蜿蜒蜒蜒的，一直走了过去，远远的爬上去，似乎不见山峰，没有山的挺拔气势，只象是一座座丘陵。

但在这些大山里，却远有比南方的山脉更多的飞禽走兽，有比南方的山更多的山珍野趣。

在山下，有一个小小的山谷。

山谷里，有一座小小的茅屋。

茅屋里，飘出了一缕袅袅炊烟。

这是一间很小很小的茅屋，茅屋外面，有一些用枝柴编就的栅栏，木杈子很稀，象

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新手弄的，小屋很干净，外面看，墙泥也抹得很齐，一片很好看的黄色，屋子里，也很干净。

每逢太阳出来时，就有一个很美很美的女孩子走了出来，她走路的姿势很是好看，一走一扭动她的身姿，让人看得出她是一个很好看的美人，她笑着，脸色如这初升的太阳。她在外边摆下了一个小小的木凳子，然后再在凳子上放了一片狼皮儿，再进到屋子里去，把一个男人扶了出来，让男人在这木凳子上坐。

男人一坐就是一个大半天，他呆呆看着天。

女人就走出来了，与他讲话。

女人的话很缠绵。

“你喜欢我？”

“你喜欢我。”

男人就重复她的话。

她笑了笑，痴痴呆呆地看着他，看得他也只是呆呆痴痴地看她。

“我喜欢你！”

她的话很重，她的声音很大。

好在山里没有人会听到她的话。

那个男人也重复了一句：“我喜欢你！”

他的声音也很大。

女人马上就快乐了，她大笑起来，她笑道：“好，好，好天龙，你真是一个好男人！”

天龙看着她，也呆呆地说道：“好，好，好天龙，你真是一个好男人。”

女人呆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她没有想到，她与天龙可以很长久地在一起，她现在心里很满足了。

可是天龙象是一只只会学舌的鹦鹉，这让她很不满足。

她轻轻说道：“冰星儿，我喜欢你。我不喜欢别的女人。我只喜欢你！”

天龙呆呆看着她。

她怂恿他：“说呀，说呀，你怎么不说了呢？你说呀。”

天龙看着她，看得她眼热心跳，她心道：天龙，如果你是一个好好的人，你能这样看着我，我为你死了也心甘。可惜，你不是那样的人。如果不是我的妹妹用了‘九转还魂’，你还是会自己跑走的……她痴痴地看着天龙，她轻轻道：“天龙，你说话呀……”

天龙看着她，他再看一看这周围的山，他目光迟滞，他再也不是鬼精鬼灵的天龙了，他此时只是一个痴呆儿。

冰星儿的脸热了，她看着天龙，轻轻说道：“天龙，我告诉你，我从小就喜欢恶人，人家都说你是天下第一恶人，我最喜欢你了，你小小年纪就做了天下第一恶人，我真的很喜欢你……”

天龙在听着，他大多的时间都是在静静地听。

冰星儿说道：“天龙，天龙，你是不是有一点儿寂寞？你如果有一点儿寂寞，我就给你唱一支歌儿，为你解一解寂寞，好不好？”

天龙看着她，当然不知道好与不好。

冰星儿乐了，她用她的纤纤素手去点天龙的两腮，尖尖的手指点在他的两腮上，让她有说不出的快乐，她嘻嘻笑道：“你可真不是一个好东西，你愿意听我说话好了，何苦要装着不愿意？”

天龙不明白她的话意。

她说轻轻道：“天龙，你听着，我唱。我会唱许许多多的歌儿呢，你好好听着。”就唱。

“山路儿弯，人心儿弯，
弯弯曲曲好难言。

一个女人一个男，
世上的事儿最简单。
最简单，偏麻烦，
两人背后多有话。
一来二去怕见面，
一见面，没话言，
又是搓手，又背脸。
半夜里，说梦话，
没有一句不敢‘扇’。
知心的话儿讲不完，
醒来亮了天。”

冰星儿见到了天龙的神气，他呆呆看着女孩儿，象是知道她在做什么，愣愣神，看着冰星儿。

冰星儿道：“天龙，你小的时候，知道不知道这首歌儿？”

天龙当然不语。

冰星儿道：“你真调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一定会知道这一首歌的，是不是？”

天龙不答言。

冰星儿的兴趣不减，她大声道：“天龙，天龙，你说，你从前杀人的时候，是不是害怕？”

天龙看着她，突然讲话了：“你……从前杀人的时候，是不是害怕？”

冰星儿一乐，说道：“天龙，我从前不杀人。”

天龙呆呆看她，也说：“天龙……从前不杀人。”

冰星儿一乐，抿嘴笑道：“天龙，天龙，你不杀人，你怎么会是天下第一恶人？”

天龙一旦要遇上得思索一会儿的事儿，他就不能回答冰星儿了，他只好再呆呆地看着冰星儿。

冰星儿一叹，说道：“天龙，你得知道，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天下再也没有人会象我这样喜欢你的了……”

可惜的是，天龙不能知道她的这一份心意。

她轻轻抚摸着天龙的头，把他的头放在她的怀里，一点点理他的头发。

她天天用好长好长的时间来理弄天龙的头发，一点点把它抚平。

这时，有人冷笑了。

冰星儿有一点儿诧异，她慢慢回过头去。

她看到了四个人。

一个是剽壮汉子，他的脸很特别，脸上满是胡须，炸炸的胡须长了满脸，豹脸圆眼，虎目凛凛生威，他瞪着眼看着冰星儿，象是生生要把她吞吃了。在他的身后，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更怪，一个是高个子，他的个子细细的，高高的。象是风中的一条麻秆儿，他的牙很让人恶心，生生地露地了外面，他一呲牙，比什么都难看。但他自己并不觉得他一呲牙难看，所以他常常呲着牙，不时地向着冰星儿乐。还有一个是矮胖子，他的脸儿圆圆的，嘴丫子很大，一张大嘴直占了半张脸，象一条鲇鱼精，一张大嘴很是显眼。他在嘻嘻地冷笑。另一个就更奇怪了，他个子也很高，但人很瘦，一身精肉，脸色阴沉着，盯盯地看着冰星儿，他身穿着一身缁衣，象是一个食酒肉的出家人。

站在前面的那一个虬须汉子一声报名道：“我叫褚衣。”

褚衣的名字，天下人人皆知，他是绿林道上的巨梟。

后面的三个人一齐噤唇叫了起来，他们的叫声不类人声，只是一片鬼嘶。

那个精瘦的汉子呲牙道：“我们是蛇江三鬼。”

冰星儿看着天龙，她知道天龙从前是天下恶鬼邪魔的头儿，他得罪过许许多多的

人，此时这四个人联袂而来，一定是来寻天龙麻烦的，她冷冷道：“我是冰星儿，我是天池冰宫的公主冰星儿。”

她想，一旦他们得知了她就是天下人人闻名丧胆的天池冰宫的大公主，他们一定会被吓退。

可她想错了，他们只是看着她，冷笑。

那个褚衣大声喝道：“我知道你是天池冰宫的大公主，可你只是依仗着天池冰宫的势力而已，并不是你自己有什么过人的能为，我们看在天池冰宫的面子上，今天也不难为你，只要你交出这个人……”

褚衣一指天龙。

天龙此时也是人事儿不知，他并不知道祸事儿已经来了，只是呆呆地对着四个人乐。

蛇江三鬼道：“大公主，你就是天池冰宫的人，咱们也不畏惧你，你得领教一下咱们蛇江三鬼的毒物，你看——”

蛇江三鬼都从口袋里掏出蛇来，三个人拿着三种毒蛇，都直向冰星儿晃。

毒蛇的样子丑恶无比，让冰星儿禁不住一声惊恐地发出怪叫来。

蛇江三鬼道：“好，好，看起来冰宫的大公主很喜欢这蛇了，一会儿，我们一定要你全身都缠啊缠的，缠满了这种宝贝……”

三鬼得意地哈哈大笑。

冰星儿看着天龙，她是不是该后悔，后悔让天龙成了这副样子？不然的话，她还可以让天龙对付这四个人，天龙如果活得好好的，他一出手，这四个人就得望风而逃。或许他根本就不用出手，他们就会伏伏贴贴的。

因为天龙是天下第一恶人。

还有谁会比天下第一恶人更凶恶？

但天龙现在不知人事儿了，他只是嘻嘻地看着冰星儿，他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一点儿也不会意会到眼前的危险。

冰星儿的心在咚咚跳，她知道她胜不了这四个人。

但她只能一战。

她轻轻对天龙道：“天龙，天龙，有人要杀我.....有人要杀你.....”

天龙盯盯地看着她，他也一句句念叨：“天龙，天龙，有人要杀你，有人要杀你.....”

冰星儿只好苦笑，她此时才明白，她如果要这样的一个天龙，天大的事儿也只能她一个人承担了。

她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站直了身子，对着四个人道：“好，但愿意你们能有一点儿江湖上的志气，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答应？”

褚衣是一个明朗豪爽的汉子，他大声豪气地说道：“好，看在你是一个女人的份上，还看在你是冰宫公主的份上，我们不太难为你。只要你的请求能办到，我们一定会答应。”

瘦鬼道：“你是不是想走开，如果你自己走开，我们不会难为你.....”

冰星儿乐了，她的笑也是苦笑，她笑道：“我怎么会走开？我得同他在一起，死也得死在一起的。”

矮胖鬼一乐，他恶声恶气地道：“我告诉你，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你明白不明白这一句老话？”

冰星儿摇摇头。

大嘴鬼恶狠狠道：“别看你是冰宫公主，我们一生起气来，也连你一起收拾了！”

冰星儿道：“我不怕死，我想求你们，你们可以杀死我，但你们不能杀死天龙.....”

褚衣斜着头，轻蔑地说道：“我们要杀的就是他，为什么不能杀死他？”

冰星儿道：“不管他与你们有什么仇恨，他如今已经是一个残废之人，你们总该高

抬贵手，放他一马，让他自生自灭。何苦要赶尽杀绝！？”

褚衣嘿嘿冷笑。

他慢慢道：“你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

冰星儿摇摇头。

褚衣道：“我们是做没有本钱的买卖的，我们刀头子舔血，好不容易得了一点儿金银珠宝，却年年得送与他一大半。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天天夜里睡不着觉？”

冰星儿只好再摇头。

褚衣哈哈狂笑起来：“我告诉你吧，我天天睡不着觉，是天天想着一件事儿，我怎么样儿才能杀死他这个王八蛋！”

精瘦鬼道：“我上庙时，天天在心里默祷，只要有人杀死他，我就管那个人叫爹也行啊。”

矮胖鬼道：“有人杀死他，我把我的财宝再给他一半。”

呲牙鬼道：“我供他的长生牌位。”

冰星儿知道，她今天得有一场恶战了。

她得为了天龙的生命而战，她得为天龙的去日恶行而战。

她不得不面对这四个人。

冤有头，债也有主，天龙的债也就是她冰星儿的债了，她必须用她自己的鲜血偿还这债。

冰星儿道：“既然是这样，你们还等什么，为什么不上啊？”

第二十四章 为男人拼命

褚衣恶狠狠道：“大公主，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你是一个尊贵之人，万金之体，何苦陪着这一个疯不痴不痴的人？为他而送了你的性命，岂不是不值么？”

冰星儿一笑道：“何必多言，要杀要剐，你们得胜了我……”

精瘦鬼道：“大公主，你不必太死心眼了，你今天不听我们的劝告，你可是死定了！！”

蛇江三鬼走向冰星儿，他们的手里都握着一条毒蛇。

毒蛇吐信，向冰星儿逼来。

冰星儿大叫：“拿开，拿开！”

三鬼当然不会听她的。

三鬼一边向冰星儿走近，一边儿放开了他们手里的毒蛇，毒蛇很快，吐着血红的信子，直窜向冰星儿。

三条毒蛇是眼镜蛇、铁线蛇、小竹叶青蛇。

三条蛇都是久经训练，很通人意，它们知道主人的心意，不向冰星儿靠近，只是向她频频吐信，威胁着她。

冰星儿自小怕蛇，她大声道：“蛇江三鬼，你们是不是江湖上的人物了，你们有本事就和我一比高低，何苦弄这些鬼东西来？”

蛇江三鬼是黑道上的人物，当然不会在乎她说什么，他们只是想要了她的命，不想留下什么美名，所以他们并不在乎冰星儿怎么骂他们。

三条蛇已经爬上了冰星儿的身。

冰星儿的身子颤抖着，她大声道：“不要，不要，我不要这些蛇！我不要这些狗东西！”

褚衣道：“大公主，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你说一声，你不管这天龙的事儿，我们自

会一点儿也不动你，我们自与天龙算账……”

冰星儿一咬牙，大声吼道：“你们想得倒美？！我看，你们的梦是白做了！”

她一纵而起，身子横横地飘飞了出去。

剑便掣在手中。

剑光飞起！

她又轻轻地落在地上。

地上有六条蛇了，分成了六段的蛇身。

她只出一剑，三条蛇便毕命了。

冰星儿道：“你们快走，不然你们的命也会同这三条毒蛇一样。”

矮胖鬼乐了，他呲牙道：“是么？我怎么没有想到？”

褚衣道：“大公主，如果你天真得以为我们只会象那三条蛇，你就大错了。我们一出手，你就会再也没有生路了……”

冰星儿笑了，她大声道：“好啊，上吧！”

又是一场苦战。

蛇江三鬼在她的一边游走，他们轻易不出手，一出手便得便宜。他们刚才一出手，便一条布缕撕下，让冰星儿的胳膊露在了外面。褚衣的功夫更是惊人，他的掌力如一股热风，向冰星儿的脸上刮来，让她一时睁不开眼睛。褚衣一出手，她就只好躲避，她不敢与褚衣对敌。

她的内力不够，如果与褚衣硬拚，她必受内伤。

但褚衣可不管她，他只是大力施出他的掌力，让冰星儿只能躲避，不敢与他相碰。

何况还有蛇江三鬼？

冰星儿的衣服破了，但好在四个人很照应她的面子，他们不让她的衣服破得太过了，他们只是向她的身上招呼。不然，她的样子会更狼狈。

冰星儿在喘，她大大地喘气，她心道：天龙，天龙，我本想与你在一起，好好地过上一阵子安稳日子，谁知道又会来了这么几个仇家？他们是你的仇人，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救不了你，只好与你一起死，我只好与你一起死.....一着失手，褚衣的掌击在了她的身上，叭地一声，她被震得飞了出去。

她一飞落在了地上。

她爬也爬不起来了。

蛇江三鬼与褚衣都走到了她的眼前。

她抬起头，看着他们四个人，脸上都是一种残忍的表情。

他们决不会饶过她。

他们如果饶过她，可能会有一日就等来了冰宫的人与他们算账。

他们决不会这样傻。

褚衣道：“大公主，我们不想与你为敌，如果你现在答应，你自己走开，让我们与天龙了清这一笔恩怨，我们决不难为你。”

冰星儿苦笑笑。

她轻声道：“不行，我一定要和他一起死。”

冰星儿在想什么，她是不是有一点儿后悔？

蛇江三鬼中的精瘦鬼道：“大公主，我想，你一定会后悔，你会后悔和这么一个满天下皆是仇家的人在一起，是不是？”

冰星儿大声道：“我不后悔，你们可以杀死我，但我从来也不后悔，我永远不会后悔的。”

矮胖鬼道：“我看，你是不是还没有同他成亲啊？如果你没有同他成亲，你就算不得是他的妻子，你可以自己走开。”

冰星儿道：“我没有同他成亲，但我生是他的人，死了也是他的鬼。你们要杀，就

把我们放在一起，杀死算了。”

褚衣道：“我们并不想杀死你。”

冰星儿大吼道：“帮帮忙，杀死我算了!!”

四个人都不语，他们盯盯地看着冰星儿。

冰星儿知道她得死了，因为她看到了四个人的兵刃，他们正在慢慢地掏出他们的兵刃。一把刀，一把锋利的折铁刀；一柄剑，一柄可以折起来的缅剑；还有一根毒龙锥，一柄流星锤。

褚衣道：“大公主，如果你还不愿意躲开，我们一声齐出，便一下子杀死你!”

冰星儿没了主意，她再也无法与天龙在一起厮守了，她是不是一点儿也没有希望了？她是不是只好闭着眼睛等死了？

她向他们大声道：“请等一等!”

冰星儿向着天龙爬去。

她一身是伤，虽然没有很重的伤势，但她已经没有一丁点儿气力了，她只能一步步地爬，爬向天龙。

她终于爬到了天龙的眼前。

她凑向了天龙。

她轻轻向着天龙道：“天龙，天龙，你是不是受惊了？你是不是害怕了？”

天龙此时看着她，突地也出了声：“天龙，天龙，你是不是受惊了？你是不是害怕了？”

冰星儿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她知道天龙此时根本就不知道他处境如何，他无心无肺，根本就无喜无忧。

也许，天龙这样子更好，他直至死时，也没有多少痛苦，死得会比她冰星儿更舒服。

冰星儿爬了起来，她一点点儿为天龙梳头发，她用她的手指一点点梳理天龙的乱

发，她一句句道：“天龙，天龙，我们要走了，我们要搬家了……”

天龙也漫声应道：“搬家了，搬家了……”

冰星儿的眼泪止不住地落。

一边的褚衣讲话了：“大公主，我劝你还是放了他吧。如果你放手，我们决不难为你，我们只是给他一刀，让他死了就算了，好不好？”

蛇江三鬼中的精瘦鬼也说：“我们可以把天龙的尸体给你，你喜欢他，也可以把他掩埋了，算了结这一场缘份。”

冰星儿乐了，她是在苦笑。

冰星儿大声道：“天龙，天龙，你看，世上的人谁也不会明白我与你的情份儿，他们以为我与你只是平常夫妻情，他们怎么会懂得这些？他们怎么能懂得这些？”

她把天龙抱了起来，她轻轻地絮语道：“天龙，天龙，我们走了，来世再做夫妻，好不好？”

天龙也只是一句：“好不好？好不好？”

褚衣道：“好，她既然要与这一个傻人一起，我们何不成全了她？”

蛇江三鬼也都狞笑，他们也愿意结果了冰星儿，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杀死了冰星儿，再也不会有人来找他们算账了，因为天下决不会有人知道是他们杀死了冰星儿。

蛇江三鬼道：“杀死她！杀死她！”

他们把冰星儿与天龙吊在一起。

“是不是吊死他们？”

“不，不，我看还是给他们一起服毒，你看好不好？”

“好，好，还是服毒好，他们死了，我们就把他们的尸体一齐埋了，人不知鬼不觉，再好也没有了。”

四个人都狂笑起来。

冰星儿看着他们。

三鬼都从怀里掏出毒物来。

他们都把毒物拿向冰星儿，他们的神态都很郑重。

精瘦鬼道：“这是‘鹰呕’。”

鹰呕，天下至毒，但不是无解之毒。

矮胖鬼道：“这是蛇涎，是上百种毒蛇的蛇涎，你要不要？”

毗牙鬼一乐，他笑道：“这是草爬子毒液，天下无解的毒药，你要不要？”

冰星儿看着他们，他们都象她的知心好友，在劝她服下良药一样，一个个都很热心。

冰星儿狂笑起来。

她笑罢，大声道：“既然要死，就得死一个痛快，你们把那草爬子毒液拿来，它才是无解的毒物么？”

毗牙鬼把这一只小瓶递与冰星儿。

冰星儿拿过了这一只小瓶。

她看着天龙，天龙也呆呆地看着她。

天龙不知道他死期将近了，呆呆看着冰星儿，兀自在乐呢。

四个人都躲得远远的了，他们也害怕这草爬子毒液。

只要一沾身，必死无疑。

冰星儿道：“天龙哥，你看，这一只小瓶是药，是一瓶好贵好贵的药，我与你一齐吃，吃下去，你的病就会好了，你看好不好？”

天龙盯着她，他也恍是知道他自己有一点儿不对劲儿之处，所以他就点点头。

冰星儿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她轻轻道：“天龙哥，你就躺在我的怀里，好好吃药，行不行？”

天龙此时也乖了，他直点头。

冰星儿的手也颤，她的心也哆嗦，她轻轻打开那一只药瓶，看一看药瓶中的药，足足有半瓶之多。她轻轻捏开天龙的嘴，把这药给他服了下去。

天龙依依顺顺地吃下了药。

冰星儿乐了，泪水掩不住她的笑意。

她轻轻地道：“天龙哥，这药很好吃的，我也吃，你看着……”

她自己也吃了几口。

这滋味却很甜。

世上的毒药都是甜的么？她从来没有吃过毒药，她不知道毒药的滋味会是这么好受，象乳汁一样。

冰星儿知道，她与天龙现在只有等死了。

她紧紧地抱着天龙，她们一齐昏死了过去。

四个人仍然站在那里。

他们静静地看着冰星儿。

眼光再也没有一点儿嬉戏的神色了，他们很郑重地看着冰星儿，他们的眼里满是敬重。

好久，没有人吱声。

褚衣道：“我们错了……”

精瘦鬼道：“我早就知道我们错了。”

矮胖鬼道：“可你一定要试，是你，是你一定要试的。”

毗牙鬼慢慢道：“我也愿意一试的。我现在很快乐，我很快乐，我真的很快乐……难道你们不快乐么？”

褚衣的脸上也升起了笑容，他也说道：“我也快乐。”

精瘦鬼道：“就你知道快乐么，我也快乐，我也快乐……”

矮胖鬼忙道：“谁不快乐，谁不快乐？我要快乐得哭了…”

四个人都在说他们快乐，但他们的脸上都有泪水，有止不住的泪水。

好一会儿，冰星儿醒了，她睁开了眼睛。

她看到了四个人，他们是那四个人，褚衣、精瘦鬼、矮胖鬼、呲牙鬼。褚衣在笑，矮胖鬼裂开大嘴也在笑，连一向少笑意的精瘦鬼也在笑。

“你醒了么？”

她瞪着双眼，她大声道：“没有用，没有用，你们把我的天龙哥哥弄到哪里去了？说！”

他们笑了，他们扶着她，走进了她的那间茅草屋子。

她呆住了——

炕上，坐着呆呆痴痴的天龙，他正看着冰星儿笑。

这是怎么回事儿？

她一回头，她看到了四个人，他们都跪在地上。

褚衣道：“我们是天龙的生死兄弟，我们愿意听公主的吩咐，从今日起，天天侍候大哥与公主！”

第二十五章 红红绿绿

胡敦不明白红红为什么要对他这样好。

红红天天缠着他，缠也看不够。

她知道，自从她出道以来，胡敦是她遇上的最好的一个男人了，如果她真能与他长

相厮守，她一定会很快乐。

她也做过了尝试，胡敦是一个好男人，他很健壮，他也很有力气。

红红是魔女，她有足够的能让胡敦老老实实就范。

胡敦在她这里，已经有一些乐不思蜀了。

红红很得意，她又一次占了绿绿的上风。

胡敦在这一个山洞里，不知日夜。

他头一回尝到了女人的滋味儿，头一回知道了女人的温柔。

胡敦想不明白，一个女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花招。

红红嗲声向他撒娇，他对于这一个红红百依百顺。

但红红也有对他玩够了的时候。

一到了这时，红红就再也不理睬他了，无论胡敦怎么样想做事儿，无论胡敦怎么对红红亲热，红红也不理他。

胡敦此时就很想绿绿。

他惦念着那一个小女孩子，他知道，绿绿也很喜欢他，但绿绿斗不过红红，所以才走了。

绿绿现在在哪里？

胡敦是一个粗人，就禁不住问了一句。

红红一听到他问起绿绿，就不禁大怒，她怒吼道：“什么？你为什么问起她？你以为她真的喜欢你？别做梦了！”

胡敦吓得不敢出声。

红红道：“我告诉你，只要你出门一步，我就宰了你！我把你的尸体扔到泉水里，让你地狱都进不去，不相信你就试一试！？”

胡敦当然不敢试一试。

过了好久，红红突然变怒为笑了，她轻轻地依偎在胡敦的身上，软语说道：“胡敦大哥，你是不是真的喜欢绿绿，如果你真是喜欢她，我就为你把她找来，好不好？”

胡敦是一个粗人，当然听不出红红的心思，他说道：“我怕你会生气，我怕你真的会生气……”

红红嫣然一笑，她乐道：“胡大哥，我不会生气，我真的不会生气。我看着你，喜欢你，我告诉过你，只要你愿意，我会帮你的。”

胡敦看着红红，他有一点儿不明白了，红红是魔女，魔女的心会这样好么？她为什么要帮他，她愿意让绿绿来么？她的心里一点儿也不生气？

胡敦道：“红红，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不去找她。”

红红一叹道：“如果我愿意，我就去找她，是不是？”

胡敦不回答，他愿意看到绿绿，他很愿意看到绿绿。

红红走了，她一声也不吭，走了。

胡敦一个人在这山洞里。

他有一点儿挂念，他挂念着红红，心里想着那个绿绿，他心道：绿绿，你对我那么好，是不是也很喜欢我？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你一定会来看我的……他心里在想着，如果绿绿真的走了进来，他要怎么样讲话才对，他如何说话才可以让绿绿欢喜。他不会讲话，他知道如果一句话说不好，绿绿一生气，说不定会不再理他了，那样他胡敦就惨了。

他在等着。

天黑了下来，他等得很心焦。

这时，他听到了讲话的声音。

是红红在讲话。

“你进来吧，他真的在等着你，他真的很想你，他告诉过我，我才去找你的。”

他又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声音让胡敦马上就心跳不止了，这个人的声音很好听，她的声音很软，很悦耳：“你又在骗我，你又在骗我了，我告诉你，我是疯女，你是魔女，我和你是半斤对八两，谁也治不了谁。你以为我会怕你骗，你可就错了。”

红红在吃吃笑，她轻轻说道：“我可不是一个吃醋的女人，我知道，有一个好男人，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可以大大方方地有另外的女人，那样，他就再也没有外心了。如果你天天看着他，早晚有一天，你会把他看没了，那时，你就一个好男人也没有了。绿绿，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绿绿没有回答，她不想回答红红这一句话，她觉得红红这一句话比疯子还疯。

胡敦心道：这两个女人都是美女人，如果让我的朋友们看到，他们一定会说我胡敦有福气了，但她们一齐进来，却让我有一点儿不好意思，如果绿绿问我这些日子都做什么了，我怎么对她讲？我总不能告诉她，我与红红在一起了，我天天和她在床上混吧？我得装睡，我一定要装睡。

胡敦想到了这里，他就躺在床上装睡。

进来了两个女人。

这是天下最疯最狂的两个女人。

武林天下的人都知道，武林中有三个女人最美，也最让武林中人头疼，她们是冰宫公主冰星儿，疯女绿绿，魔女红红。

三个女人，胡敦遇上了两个。

两个女人都站在了胡敦的面前。

绿绿道：“我不想看到你的男人，我告诉过你，我不想看到你的男人……”

红红在吃吃笑，她笑得很开心：“绿绿，本来是你的男人，谁知你一个没看住，成了我的男人了。我告诉你，我从来还没有看到他这样的男人，他呀，可好……好极了……”

绿绿的声音有一点儿抖，她轻声道：“他好与不好，又与我有什么相干？”

红红吃吃笑，她大声道：“怎么不相干？你与他是头一个相好的，你从来没有男人，他真是一个好男人，我真后悔，我不该抢了你的男人，这可是好东西啊。”

她哈哈狂笑起来。

绿绿站在胡敦的眼前。

红红笑道：“你看，他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他是不是有一点儿不好意思看你？他可不是不愿意看你的，他刚才还在想你呢……”

绿绿咬着她的嘴唇，一声也不吭。

她真的喜欢这一个胡敦，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象胡敦这样敦厚的男人，她的心早已经系在胡敦的身上了，此时嘴上说着她不想理胡敦，眼睛却在看着胡敦，她不明白胡敦为什么不理睬她，他不是想她绿绿了么？他为什么不吱声，甚至都不坐起来？

红红道：“我告诉你，他一直是这个样子的，他有一点儿呆，有一点儿傻，但我告诉你，有一点儿呆有一点儿傻的男人我还是头一回见。要不要我告诉你，这样的男人妙不可言。妙不可言，你懂不懂？”

魔女红红哈哈狂笑。

胡敦再也躺不住了，他一下子爬了起来。

他盯着两个女人，不明白两人女人的心境。

绿绿看着他，一见到他那容颜憔悴的样子，就大吃一惊，她心里道：看来这个人已经成为魔女红红的裙下之臣了，他此时已经没有了多少精神头儿，再这样下去，岂不是会变成一具骷髅？他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魔女红红一向是个采补的魔鬼，她的男人没有一个会活得很长的。

红红向绿绿一笑，说道：“心疼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他可是一个很贪很贪的男人，他喜欢女人，比那些男人更喜欢女人。”

红红咯咯笑着，不怀好意地看着绿绿。

绿绿沉声道：“在你的手里，男人哪里有好？他早早晚晚也是一个死，你就又害死了一个男人了。”

红红道：“你心疼他了，对不对？”

绿绿道：“我为什么要心疼他，他自己愿意死在你的石榴裙下，别人又有什么办法？”

红红笑了，她斜着眼，盯着绿绿，慢慢道：“他可是你的人，他从前是你的人，现在也想着你。如果愿意，你可以与他在一起好好欢乐欢乐，你愿意不愿意？”

绿绿毕竟不是一个淫荡女人，她一听到红红如此一说，马上绯红了脸。

红红更是酡颜半醉，她老着脸皮问道：“绿绿，你是不是愿意？”

绿绿大声道：“我不愿意，你愿意做什么你就做，你做什么干我什么事儿？”

她起身要走。

红红拦住了她。

红红在冷笑，她笑道：“你走不了啦。你看，胡敦胡大哥正巴巴地看着你呢，你怎么好意思自己走？”

绿绿道：“他……他干我什么事儿？”

红红笑了，她阴阴地道：“如果不是我把胡大哥抢来，他现在正是你的如意郎君呢，怎么会不干你的事儿？”

绿绿气得说不出话来。

红红道：“胡大哥，你怎么不讲讲？把你对绿绿的一片心意都说出来，也好让她知道。”

胡敦此时更是发窘，他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话来。

绿绿的眼珠儿一转，她突地乐了，她的笑声很清脆，她乐得很天真，她笑道：“红红，既然你这么看好我，我怎么能不感激你？我明白了，你是要我带走他，免得他再死在你的手里。”

她走上前，去疾点胡敦的胸前大穴，使胡敦再也不能动了，她就轻轻地抱起胡敦来，向门外就走。

红红一惊，她拦在洞口。

绿绿冷冷道：“你想做什么？”

红红道：“你不能带他走，你把他带走了，我怎么办？”

绿绿道：“你还没有玩弄够他？”

红红阴阴地一笑：“你还没有试过，你怎么会知道胡大哥的好处，我想，就是你同他在一起，你也不会够的。”

绿绿笑了，她大声一笑，身子飘移出去，一飘飘出去好几步。

但她还是慢了，红红不象她抱着人，她一连向绿绿出掌，连击了十几掌。

绿绿只好一手抱着胡敦，一手向红红出掌。

拳掌相交。

绿绿一只手出击，自然有一些不便，她连连退了几步，被红红击向了洞内。

轧轧响声响起，绿绿一声尖叫，她抱着胡敦，一起掉进了沉沉的深坑里。

什么也看不到。

胡敦的心里很明白，他一点也没有摔着，是绿绿的身子在他的身下，一摔下来，绿绿疼得哎哟叫了一声。

胡敦道：“你摔着了？”

绿绿不语。

两边漆黑，没有一点儿光亮，绿绿毕竟是女人，她抓住了胡敦的手，吓得不敢出声。

“这是什么地方？”

绿绿一叹：“看来，这是红红的地牢了，人家都说，红红的地牢里，常常丢着男人的尸体……”

胡敦吓得一激凌，他吃惊道：“她这么坏？”

绿绿一叹：“看来，你真的是她的……男人了，你怎么不相信？”

胡敦有点不好意思，他说道：“我相信，我相信。”

其实，他的心里未必相信。

两个人摸着黑，向里面走。

这是一个洞中洞，在洞里，有曲曲折折的通道，有时得走，有时得爬着过去，他们的手紧紧拉着，不敢松开，慢慢爬进洞里。

这儿有光亮。

绿绿大喜，她大声道：“胡大哥，你看，这里可能有出口！”

胡敦当然高兴，他急急也爬到了这光亮处。

在他们的头上，有一个小小的通风口，这儿看上去，曲曲折折的，象是一条蜿蜒蜿蜒的蛇一样直向上升去，从这里，能看到一线天。

绿绿和胡敦失望了，他们如果是一条蛇，一定可以爬出去。

绿绿呆呆看着胡敦。

胡敦也呆呆看着绿绿。

他们没有办法了。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洞外有人声。

是红红，魔女红红。

一个高高的台阶，她立在台阶上，台阶离他们足有好几米高。红红趾高气扬，她笑道：“胡敦，胡敦，你以为我没有男人了么？你以为我只有你一个人么？我只要一声招呼，足足有上百个男人急着来和红红交媾呢。你可好，跟着我，还心里惦念着这个王八蛋。我这一回让你满意了吧？你可以和这一个丫头一起死，死之前，你们一定别忘了好

好亲热亲热，不然可就辜负了胡大哥与绿绿妹妹的一点儿情意了.....哈哈哈哈哈.....”

绿绿道：“红红，你何苦如此？你真的喜欢他，你仍然可以与他在一起，又不是我强迫你与他分手。你与他在一起，也强似他死在这洞里.....”

胡敦突然说了一句：“我愿意死在这洞里！”

红红大笑道：“好，好，胡敦，你第一回没死成，便宜了你。这一回，你再也活不了啦！”

胡敦道：“我宁愿死，我也不愿意和你这一个狗女人在一起。”

红红道：“是么？我可是没有看着一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啊，我看到的，是一个急煎煎的男人，一个向我怀里直扑的男人.....”

胡敦有一点嗫嚅，他怕这些话让绿绿听到，他大声道：“我告诉你，是你给我下了迷药，我才和你在一起.....”

红红道：“是么，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你的药劲儿过了之后，为什么还抱着我紧紧的不放啊？”

胡敦说不出话来了。

绿绿一声长叹，她说道：“红红，看起来，你真的喜欢胡大哥，是不是？”

红红的眼神很放荡，她淫笑道：“不错，你可以一试，他可是个好男人。”

她又哈哈大笑。

绿绿道：“你既然喜欢胡大哥，你就和他在一起，我出去，再也不理你们的事儿，怎么样？”

红红一叹，装模做样的说道：“唉，晚了，晚了，我已经不喜欢他了，我现在喜欢的是他，你看一看.....”

她回头一指，指着她身后的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嘻皮笑脸的男人。

这男人绿绿与胡敦都认得，他是花太岁时唐。

他笑道：“胡敦，你死吧，你这个王八蛋，你怎么配做魔女的男人？”

他也哈哈狂笑起来。

两个人走了。

只剩下了绿绿与胡敦。

他们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只能互相望着。

绿绿一叹：“你就同她讲一句软话，让她放你出去，你不就有活命了么？”

胡敦痴痴地看她，问：“那你呢？”

绿绿一笑：“大难临头，连夫妻都要各自分飞，何况你与我？”

胡敦憨憨地道：“不，我要与你在一起。”

绿绿一叹道：“好，好，在一起，只怕是尸骨在一起了，只要没吃没喝，再等上几天，我和你一起死在这里了。”

胡敦倒也坦然，他大声道：“死就死，怕什么，人活着谁能不死？”

绿绿看着他，此时的胡敦倒是满身的豪气，象是一个江湖英雄。

绿绿笑了，她真的很喜欢胡敦，如果胡敦上一次不是被红红劫走，他说不定真的会成为绿绿的丈夫。

现在，他们只好等死了。

第二十六章 疯女愚男

胡敦与绿绿眼巴巴地看着眼前那个通风口，恨不能一飞飞出这通风口，直飞到外面的天地中去。

胡敦有一点儿歉疚，他呆呆看着绿绿，道：“绿绿，是我害了你.....”

绿绿道：“你知道什么？红红天天想杀死我，我从来没给她这个机会，今天让她如愿了。”

胡敦心里也明白，他说道：“要不是我，你怎么会中了她的毒计？”

绿绿大声道：“干你什么事儿？你别自作多情！”

胡敦吓得不敢出声了，他知道绿绿的心里不好受，她正在生气，生胡敦的气，生她自己的气。

胡敦不语了。

他们就看着那个通风口。

胡敦又忘了绿绿的烦恼，他问道：“绿绿，我问你一件事儿，人家都说有一种功夫叫做缩骨功，能把一个好好的人缩成一点点儿大，从这通风口钻出去，你说，世上有这种功夫么？”

绿绿懒懒道：“怎么没有，可惜的是，我从来没有练过这种功夫。”

胡敦道：“绿绿，你学的是什么功夫？”

绿绿看着他，他脸上有很热心的笑意，他不怕死，也没有一点儿烦恼，是他真的很傻，还是他生就是一个大侠士的气魄，对于生生死死早就看得透了，根本就把它置之度外？

绿绿道：“我学的是疯女剑。”

胡敦更奇了，他说道：“什么是疯女剑？我只是听到过有越女剑，说是越王时的一个女孩儿教的，所以叫做越女剑。我还听到过有一种剑法叫做女儿剑，但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一种剑法叫做疯女剑的。疯女剑，一定很厉害吧？”

绿绿道：“当然厉害。”

她不愿意与胡敦讲这些，因为他根本就不明所以。

胡敦道：“你告诉告诉我什么是疯女剑，我也可以长一点儿见识。”

绿绿一哼道：“长见识有什么用？我和你马上就要死了，长了见识又有什么用？”

胡敦道：“那可不一定啊，你看你和我虽然在这里困住，但我们还没死，对不对？你怎么就说我们没有指望了？我看，我们大有指望的。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好人？”

绿绿从来也不曾问过她自己她是不是一个好人，所以此时胡敦一问，就愣了一愣。

她是不是好人？她在江湖上行走，也曾杀死过人，但那都是一些该死的人，是一些死有余辜的坏蛋。她是个好人，她真是一个好人。

胡敦乐了，他一拍大腿，乐道：“对呀，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是好人，一定不会死。我一定要出去，我出去时，一定要亲眼看着你用疯女剑法亲手杀死魔女红红，替我们报仇。”

绿绿一笑，她问道：“胡大哥，你总是说我去报仇，你怎么不去找红红报仇？你舍不得她么？”

胡敦脸红了，他说道：“你说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你，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我不会武功。”

绿绿的心里也觉得奇怪，她说道：“你不会武功，怎么会出来闯江湖？”

胡敦乐于把他自己的事儿向绿绿讲，他一五一十地把他出山以来的事儿向绿绿讲了个仔细。

绿绿笑了，她笑道：“你被你师兄骗了，他根本就没有教你武功。”

胡敦红脸争辩道：“你别胡说，我师兄是对我好，我这个人太呆太笨，根本就学不成什么好功夫，所以师兄才教我这撸毛竹的功夫，你别说我师兄的坏话。虽然他只是我的师兄，但师父从来没有教我真功夫，所以我的师兄就是我的师父呢。”

绿绿的心里暗暗好笑，但又一思量，觉得胡敦这人不忘本，却也十分可喜，她心里暗道：就是这样子的男人，他才能对你真好，只要他记得你，一生一世也不会离弃。如

果一个女人有这样的男人，她这一生会很快乐，会很幸福。

绿绿会不会有这样的男人？她和胡敦此回是不是还能活着走出山洞？

他们已经很疲倦了，话已经讲完了，他们讲啊讲啊，一直把心里话都讲完了，再也不讲了。

绿绿的脸胀红着，她看着胡敦，象是有话要说。

胡敦道：“绿绿，你有什么事儿，说好了。”

绿绿仍然不讲，她呆呆看着胡敦，刚要讲话，脸又胀红了，她欲语又止，脸色红红的，极是好看。

胡放心道：看起来，这个绿绿一定是对我很有情意，她此时想告诉我，但又说不出口。一个女孩子家，要她一语说出她喜欢一个男人，那么容易？虽然她是疯女，但她是一个好女儿，根本不是那种狂狂张张的女孩儿，要她说出这话来，很难为了她。

胡敦道：“绿绿，我……”

他想一吐衷曲。

但绿绿大声道：“胡敦，你要干什么？”

她躲着胡敦。

胡敦心里纳闷，他想到：绿绿想干什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她看来不是想与我好好亲热一番的，她想做什么？

原来，绿绿此时内急，她一心要胡敦转过身去，让他不要看她。本来她可以走得远一点儿，但她此时没有力气了，她只好看着胡敦，盼胡敦能明白她的意思。但胡敦是一个傻人，他根本不晓得一个女孩子的心事，他一门追问绿绿，以为绿绿有了什么心事儿。

逼得绿绿只好说了一句：“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你转过身去，你转过身去……”

胡敦这才明白，他忙转过身去，闭上了眼睛。

绿绿走到一边去小解。

她慢慢走了回来。

她离胡敦很近，她的心里有一种委屈，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哭得很伤心。

胡敦大吃一惊，他不明白绿绿为什么要哭，他忙凑上去，问道：“绿绿，你怎么了，你哭什么？”

绿绿不理他，自顾自地哭。

胡敦还是不明白女孩子的心思，他心道：有什么事儿你讲就是了，哭什么？

哭了好久，绿绿想他会来温言软语相劝，那样做个女人，却也有许多的乐趣，但胡敦不懂温柔，只是在一边发呆，不敢来劝。

绿绿一叹道：也不知他是傻还是痴，竟然不懂温存，与他死在一起，岂不是少了许多的乐趣？

胡敦也同绿绿一样，饿得没一丁点儿力气，但他是男人，自然该比女人更刚强，所以他不吭声。

绿绿此时道：“胡大哥，我渴，我渴……”

胡敦心道：这山洞里该没有什么水的，但一见绿绿满嘴是水泡，他心中不忍，就道：“好，我去找。”

胡敦慢慢向洞上爬，他爬得很吃力，他在一些山岩间爬着，也找不到水，他慢慢爬出了与绿绿在一起的那洞口，弯入了一个很黑很黑的洞内。

他的身子趴在地上，他不敢稍稍抬头，只要一抬头，他的头就撞在洞石上。

他钻入了另一个洞内。

这个洞很大，他慢慢站了起来，寻找水。

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找得到水，但他看到了一个高高的台阶，台阶上有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他爬上去了，看到了石头上有一些水，是石头上残存的水，这水很清，清得

发绿，他心道：这水是不是有毒？喝了能不能出事儿？我得先喝一口试一试。不然让绿姑娘喝下去，出了事儿可不得了。

胡敦一想，便俯下身子，一口气把那石乳中的水喝了一半。

水很甘甜。

胡敦的四肢马上流动着鲜血，浑身又满是力气了，他心里想道：都说人得吃饭，不吃饭受不了，可我好几天没吃饭了，只喝了这一点儿泉水，竟然马上就有了气力，这是怎么回事儿？看起来，我只要给绿绿带一点儿水回去，也省得她来来回回地爬呀。

但他没有法儿带水给绿绿喝。

他只好再爬回去。

他爬到了绿绿的眼前。

绿绿实在是渴了，她抓住了胡敦的手，哆嗦着道：“你带水了么？你带水给我喝……”

胡敦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他说道：“绿绿，那边有水，水不少，可就是没有什么家什，没法带给你。你跟我一起爬过去，就有水喝了……”

绿绿看着他，突地大声骂道：“你是个大笨蛋，你是个大笨蛋！！既然有水，你怎么不带给我？你这个混蛋！都是你，我跟了你倒霉……”

她又哭又叫，疯了，真是疯了。

她抓住了胡敦的衣服。

胡敦吓得呆了，他从来没有看到女人如此疯张过。

好久，绿绿才放开了手。

胡敦还讪讪地向着绿绿笑。

绿绿闹也闹过了，更是乏了，她懒懒道：“你说，那儿好爬么？”

胡敦忙道：“好爬，好爬，你爬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绿绿向前走了两步，看到了那窄窄的洞口。

胡敦道：“我先爬，如果我爬过去了，你更能爬过去了，对不对？”

胡敦趴下，刚要爬，绿绿就变了主意了，她说道：“好了，好了，我不爬了，既然怎么也是一死，还不如早早死了就算了，省得再受罪。”

胡敦道：“别别别，你还是爬吧，你看我，试着喝了几口水，有劲儿呢。”

绿绿一笑：“有什么劲儿，你这是苦中乐，马上就死了，还有什么劲儿？”

胡敦见她爬，急得很，他央求道：“绿绿，你和我一起过去，说不定那魔女找不到这个地方呢。”

绿绿懒懒道：“找得到找不到有什么关系？我看也活不成，干脆死了算了。”

胡敦瞪大着双眼，看着绿绿，他无可奈何。

绿绿突然对胡敦嫣然一笑，她笑道：“胡大哥，是不是你害死的我？”

胡敦话也说不出，他在这个女孩子面前木木讷讷，显得十分好笑。

绿绿突然抱住了他，抱得紧紧的，几乎把一个胡敦勒得透不出气来。

绿绿声音喃喃：“胡大哥，胡大哥，你喜欢我不？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我？”

这女孩子的目光炽热，足以把胡敦烧化。一阵子女孩儿的馨香，让胡敦几乎无法喘气。

他有一点儿迷惑，不是没有一丁点儿气力了么，怎么还有这劲头儿，早知有这劲头，为什么不去爬洞口喝水？

绿绿的身体一阵阵颤动。

“胡大哥，你抱着我，就这样死，死了也好……”

胡敦不敢动，他也不知这温柔滋味，只是呆呆地看着绿绿，他的心也跳得厉害，没有一句话。

绿绿象是孩子，依偎着胡敦，再也不肯松开。

绿绿说道：“胡大哥，我是不是比红红好？”

“嗯，你比她好，她的心不好。”

“我人也比她好。”

“是。”

绿绿是比红红好，红红只是个想杀死他的***而绿绿却是个痴心向着他的女孩儿。

“胡大哥，我渴了，我真的渴了。”

胡敦道：“我试了，没法儿带水来，你要是还想活下去，只好爬过去喝水。”

绿绿一跃而起：“好，好，我爬，我爬。为什么不爬？”

绿绿看到了那水。

其实水很少。

绿绿的眼光盯着这水不动。

胡敦道：“喝呀，喝呀，你不是渴了么？”

绿绿抓住了胡敦，她的神色是又惊又喜：“胡大哥，你说你喝了那水，渴也不渴了，饿也不饿了，是不是？”

胡敦点头。

绿绿凑上去，轻轻地喝了一小口水，她惊喜地看胡敦：“胡大哥，胡大哥，这不是水，这是千年石乳……”

有了千年石乳，当然可以不饿，当然可以延年益寿。

绿绿看着胡敦，她问道：“胡大哥，你刚才是不是喝了许多的水？”

胡敦此时才有一些明白，原来他是找到了长白山里的千年石乳，他木讷道：“我……我也……不知道……我喝了好几大口……”

绿绿突地大笑起来，她笑得好开心。

绿绿的话很温柔：“胡大哥，你坐下，我助你行功，你要把这石乳化为内力。”

胡放坐下了，他不会内功，但好在他这人一心一意，心无旁骛，一会儿就可以行功

了。

只闻得两人的喘息之声。

第二十七章 奇功怪术

过了很久，绿绿才颇为疲倦地说道：“胡大哥，行了。”

她为胡敦行功，根本无暇为她自己忙碌，她白白浪费了那两滴石乳。

胡敦当然不懂这些，他问道：“绿绿，我这样就行了，长了功力了么？”

绿绿一笑道：“你这人是傻有傻福，如果不是遇上了我，你肯定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胡敦虽然木讷，但此时一下子也来了灵气，他接话道：“要是没有你，我一个人在这山洞里，吓也吓得死了，还有什么好运气？”

绿绿只笑不语。

两人也不饿了，反倒觉得魔女红红把两人掉入这山洞内是一大乐事儿，胡敦有绿绿做伴，反是平生从来也没有之事，他当然甘之如饴。就是绿绿也是很快活，因为她平日里忙忙碌碌，很少有这一份闲心，在一个洞里呆上几日。如今既不渴也不饿了，反而平白添了许多的力气，两人自然更是兴致勃勃。

便向洞内走，寻找出路。

走入了一个拐弯的小洞里。

绿绿吓得大声叫了起来，她看到了几具骷髅。

几具骷髅有坐有立，有倚有斜，手里都拿着刀剑，刀剑已经锈蚀了，成为斑斑驳驳的锈铁，但在骷髅手里握着，仍然令人生怖。

绿绿道：“你看，这是一些什么人？”

胡敦道：“是不是魔女红红杀死的人，她杀死的人都放在这山洞里的。”

绿绿道：“不会，她如果杀死了人，也不会有这么久，这些人看来象是死了十几年，或许是几十年，红红再早些年时，只会是个孩子，根本就不会在这山洞里住。”

胡敦一听，她讲得有理，就再也不吱声了。

两具骷髅对面而立，一个人的剑刺入了另一个的胸膛，另一个的刀斜劈入了这人的肩骨，两具骷髅都立着，不倒。

另两人在向洞里爬，看来他们也是没了力气，便都倒在了洞边。前面的一个手长长地伸出去，后面的用手抓住了前面人的脚，两人死死地挣着，都死在了洞边。

前面还有什么？

绿绿道：“胡大哥，好吓人……”

胡敦也是胆战心惊，但他是男人，在绿绿面前便得显得很有勇气，他说道：“别怕，跟着我，去看一看。”

他扯住了绿绿的手。

两人躲着这一具具骷髅，走向另一个洞口。

这洞口很高，得一层层向上爬，两人趴下，一点点爬。

直爬到了一个高台，在台上，更有一番惨烈景象。

有五个女人倒在地上，变成了五具骷髅，这五个人显然是自尽而死的，她们一个个都死得很烈，有的自刎，有的服毒，自刎的手边有剑，服毒的连骨头都是黑的，她们都向着一个男人，有的摸着男人的脚，有的抓着男人的腿，她们死时想必是很情愿与这男人相依偎，但没等她们和男人亲近，她们便死了。

这男人坐在一个大大的石椅上。

这石椅很大很大，胡敦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椅子，足足有半间屋子大，椅子上没有任何图案，只是光光的石椅，坐在椅子上的那个男人很怪，让两人吃惊，他竟然没

有变成一具骷髅，他的身上的衣服好好的，脸色也颇黄，象是一个刚刚入梦的沉睡之人。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紫衣，双手竟然都插在一只小小的鼎中。鼎口很小，但他用力把他的双手都插入鼎内，双手竟然勒得紧紧的，不能再动了。他的一身衣服象是皇帝的衣服，身上绣着团龙，足下的靴子也是龙靴，有龙飞图案，他的眼睛还圆睁着，如果乍一看，还会以为他仍然是一个活人呢。

怪的是，他身边的女人都死了，变成了骷髅，只有他的身体没有一点儿腐坏。

绿绿与胡敦都吓得喘不上气来。

他们看得呆了。

这里，象是一间宫殿。

从头上，悬垂着一盏盏吊灯，吊灯里有一颗颗明灯，所以这里比外面的洞里亮得多，闪闪烁烁的，人如入了神话境地。

绿绿道：“胡大哥，你看！”

她指着上面坐着的那人。

她是指那人很怪异，他不象那些女人，也不象死在外面的那些男人，不但不腐烂，而且看上去面色如生。连他的衣服也居然不坏。

胡敦道：“他的手有一些古怪……”

绿绿道：“看来，他插入手的那个鼎有点儿神奇。”

胡敦道：“不错，他象是紧紧地把他的手插进鼎里，不愿意松开，从来没有人会愿意两只手都插入一只鼎内的，这姿势很别扭……”

绿绿道：“胡大哥，我们上去看看。”

两人也是战战兢兢，上去看那死人。

这人的模样极为威武。

在他的身边，有一块金牌，金牌上有字。这字却不是用笔墨写的，是用极强的指力

划的，笔划极为有力。

绿绿念与胡敦听。

“凡能入我洞者，皆属有缘。我当与君共天下武林瑰宝。但想入我们者，可将双手入我鼎中，将我从鼎中拔出手来，便葬我入洞内铜棺，然后可得我天绝门秘功。”

胡敦问道：“什么天绝门？”

绿绿道：“我听得师父讲，在百年前，天下武林中最有名的，便是这天绝门了，他们天绝门每一代只收一个门徒，而且这门徒都是天下武林中武功最高强者，最后有一代中间夭折，便从此没了这一派。”

胡敦道：“看来，这人是天绝门的人了？”

绿绿道：“不错，他一定是天绝门的一个传人。”

胡敦心慈，说道：“不管怎么样，他要我们葬他，我们就葬了他也好。”

绿绿道：“你去葬他吧，你葬了他，可以做一个天绝门的弟子，我有门派，自不能入他门中。”

胡敦心道：不管我会不会做他们徒，看他露尸在坐，也是可怜，我就葬了他，权当做一回好事，有什么不可？

胡敦就道：“既是如此，你在这里坐一坐，我先埋了他，好不好？”

绿绿道：“好。”

胡敦就上去向这个天绝门的人跪下磕头，他一边磕头，一边念叨道：“天绝门的这位祖师在上，我弟子胡敦向你行礼了。我其实是有门派的，我是武当派的弟子，但武当派的师兄没有教成我，因为我太笨了。我也不想学什么天绝门的武功，我只是想把你葬了，免你露尸之苦。”

胡敦在这里念念叨叨，一边的绿绿心里暗暗发笑，她知道胡敦是一个实人，这一番话出自至诚，但也暗暗心叹，一个胡敦居然见宝不贪，实在不易了。

胡敦念叨完毕，就去搬动这死人。

他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把死人的手从那鼎中取出。

却也奇怪，死人的手一从鼎中取出，他的脸色就变了，他的脸色再也不是活人栩栩如生的模样了，脸渐渐变得没了血色，转眼间，他的身子变得黑黑的了。

绿绿一见他的身子变得黑黑的，她一声惊叫，马上就冲了过去，她一下子把胡敦打倒一边。

她一声大喝：“别动，有毒！”

胡敦的手刚刚要去碰这死尸，却见到绿绿一冲，把他冲到一边。

他吃了一惊。

绿绿道：“幸亏我见机得快，不然，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胡敦却也固执，他说道：“不，我既然答应他，就一定得葬他，否则我岂不是欺瞒了死人？”

绿绿道：“你真的不知好歹，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他死了，还在他自己的身上下了毒，他一定是想害别人。这样的人死了活该，你管他做什么？”

胡敦不敢与绿绿顶撞，但他却不以为然，他心道：人之将死，其心也善。我看这个天绝门的人不会害我的，我既然向他跪下，答应葬他，就是死人都听到了胡敦的话，我不该欺死人的。

胡敦道：“绿绿姑娘，我一定得葬了他。”

他上前去，轻轻抱住这死人。

绿绿急得直嚷：“别动，别动……”

她看得胡敦已经动了手，知道他这人倔强，劝也无用，只好跺脚直嚷。

胡敦把这人抱起来，向高台走去。

在这里有一个铜棺。

胡敦把这人轻轻放入铜棺内，把棺盖合好。

铜棺有了重量，就听得它轧轧直响，好半天，它向一边闪开，闪出一道门来。

胡敦招呼绿绿，两人把铜棺盖上，然后向门内走去。

这是一间石室。

石室里没有什么东西，光光秃秃的，还不象外面石洞内那样好看。胡敦正在呆呆看着，只听得绿绿一声惊叫：“在这里了！”

他忙看去，果然在墙上有一些图画。

左面墙是一十八幅画。画的是一些武功招式。右面的墙上是一十八幅画，画的是一个人在急急走步。

左面的墙上有字，上面写着：怪招一十八式。

第一招很怪，一个男人，却手儿象是跳舞，拈指拿花的样儿，看上去很别扭。

这一式叫个“摸得着”。

绿绿起先并不在意，但她一见了这一招后，好半天不动，只是呆呆怔怔地看着这一招。

她在想，如果我出招向他刺出，他出此招，会对付得了我么？她开始时想得并不很苦，她想，我一出剑，来一式“巫山云雨”，他这一招会有用么？她越看越不明白，他如此出手，象是随时可摸得着她的臂，拿住她的穴道。她一想不对，再来一式“刀光万丈”，这一式却又变成刀法了，看他此招还有什么能为？但她再看，他这只手如果略略一动，她的刀光万丈便没了威力，只是活活地送自己的一条胳膊去给人家。她再一一换招，无奈招招都躲不开人家的那只手。

绿绿大大吃惊，她知道，这一招实在妙极了。

胡敦在一边看着，他不识字，自然看不出名堂，他心里暗暗好笑，道：这一位前辈根本就不明白，我来埋他的人是一个不识字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些图有什么名堂。

他岂不是白白有这个好心了么？看绿绿看画图的样儿，象这些图真的有些名堂，可惜我学不会。

胡敦看着绿绿，此时他看绿绿的样儿很是好看，一个极为漂亮的小女孩儿，水水灵灵的，很专心，很媚人。胡敦就想道：如果绿绿对我真的很有意，我可就有福了，但她根本就不会看上我，她是个有能耐的人，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大傻瓜？我可别老是做梦了，让她空空耻笑，有什么好？

绿绿此时看着，竟也是看得入迷了，看得满面是汗水。她一时心道：怪不得师父说，我在江湖上小心些才不会有错，她说江湖有无数的奇人怪杰，果然不假。看这个天绝门的人这怪招第一式，我就对付不了，下面的岂不是更没法儿对付了么？

她不禁汗水津津而下。

胡敦此时看她，看到了她脸上的汗水，他奇道：原来用脑子也这样累，怪不得冯二师爷老是说“劳心则（者）直（治）人，劳力则（者）直如（治于）人”。就是不如人嘛。人家绿绿一看就看出了门道，她就了不起，哪里象胡敦，根本就看不出什么门道来。

此时，绿绿正看着看着，突地扑通一声，她栽倒在地上。

绿绿的脸色苍白。

胡敦大惊，他叫道：“绿绿，绿绿，你怎么了？”

绿绿还能讲话，她吃力道：“胡大哥，胡大哥，我中毒了，我中毒了……”

胡敦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只是呆呆地看着绿绿。

绿绿的身体有些发冷，她的目光却是雪亮，瞪瞪地瞅胡敦，满目的炽烈情意，让胡敦看了她也是害怕。

绿绿突地起身，抱住了胡敦。

绿绿的心很渴望爱抚。

她盯着胡敦，大声道：“胡大哥，胡大哥，你救救我，你救我……”

她的嘴唇贴在了胡敦的唇边。

胡敦象是做梦，他不明白绿绿怎么变得这样炽热，他也不明白绿绿怎么会一改心境，在这时紧紧抱住了他，他大喊道：“绿绿，绿绿！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绿绿大声呻吟：“胡大哥，你救救我，我中的不是毒，是迷药，是迷药……”

胡敦也知道迷药，他从前在武当时也听过，他在与他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做江湖梦的时候也知道。他此时看到了绿绿被迷成这样子，也心焦，但他还是害怕，怕绿绿一醒过来决不会饶了自己。但他一见绿绿这样子，双眼眊斜，双眸带醉，一双桃花眼儿斜斜地看着他，一副深情脉脉的样儿，便也心里春情阵阵。他心道：我喜欢绿绿，绿绿也从心里喜欢我，再说她此时被春药所迷，我听得人家讲过，如果没有人救她，她会被烧死，我怎么也不会让绿绿死掉……他决心已定，就走上去抱起了绿绿。

他把绿绿放在了石阶上。

他轻轻解开了绿绿的衣服……

很长时间过去了，因为是在洞里，他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再看绿绿，绿绿的脸色变了，一种甜甜的笑意升在她的脸上，她象是入了梦，在她的梦里见了她最喜欢的男人，她在一点点儿地温她的快乐，快乐得不想再睁开眼睛。

胡敦此时再看墙上的画，他也有一点儿明白了，他也看得懂这些画了。

原来这个死去的天绝门的人生前就是一个愚笨的人，他能练成这不世奇功，实在是付出了一生的苦辛，他死时也存了一点儿仁念，他不想让后来者有难为之处，他想如果后来者是一个心地仁厚之人，就得益非浅了，如果他是个狡徒，他一定会受苦。所以他先来一个奇计，让没有碰他尸体的绿绿反而受了迷药之苦，他也算得奇，一个女人，如果与进来搬他尸体的男人很是亲近，她的生命也会无碍，如果他是一个男人，他一定会对天绝门的奇功有所贪图，不待搬尸葬他的人学功，他就会杀人了。但他凶念一起，反没了力气，迷药拿住了他，他也只好死在这一个憨人的手里了。

他一念之下反造成了绿绿与胡敦的一番亲近。

胡敦就再看第二图。

他看得明白了，就看得手舞足蹈，他明白了第二图的奥秘。第二图的式子叫做“看得见”，是一边几式动作，胡敦因为在武当山上练过三年的撸毛竹的功夫，自然明白了一点儿风动人动的道理，他看得人影在墙上画得重重迭迭，便明白了这是一种动式，他知道这动法很妙，看着看着，竟然看得也同刚才绿绿一样呆了，眼前恍恍惚惚都是幢幢人影，分也分不出个数来。

直看得头也晕了，才去看另一边的第三图。

第三图叫做“走得到”。

这分明是一种内功路数，胡敦不明白它的奥妙，就看图，他看到了图中的人双拳紧握，象是双脚能转向，转向他自己的胸前，他觉得好奇，就试一试。

这姿势很怪，胡敦一做，便觉得一股气在向头上缓缓升去，顶着向上升。他看着那图，又惊又喜，他知道气息在向上走，一点点沿着红线走了上去，一瞬间便走了七重天，游遍了他的三十六层楼。

胡敦不知道这是海内最霸道的内功“一气朝元”，他心里明白这就是平日师兄们所说的气了，他小心翼翼，不让气息走岔，好在他也不动它念，说与绿绿交媾就与她一起交欢，说练功就练功夫，所以他此时才得这好处。

死去的天绝门的人也有一个毒心，如果这一个得他武功的人不是一个好人，他刚刚与那个女人亲热后，他一定会神不守舍，神不守舍者与心地不善者一练他的这独门内功，便会走火入魔，一发而不可收拾。

但胡敦居然在此时也练得成这功夫。

他正在一遍遍地练功，他听得身边有人在呼吸，他回头看看，看到了绿绿。

他怕见绿绿，他怕绿绿发火。

他不敢看着绿绿。

谁知绿绿却看着他，轻轻地很温柔地说道：“胡敦，胡敦，胡……”

他刚想回答，却嘴唇被绿绿的嘴唇堵住了，她喃喃道：“胡敦，胡敦，你不该在这里，不该在这时候……”

她的眼里满是情意。

胡敦觉得奇怪，那个凶凶的绿绿哪里去了，她怎么这么柔顺，她怎么没有一点儿疯张劲儿了？

绿绿看出了他的心思，她咬着他的耳朵，轻轻道：“胡敦，我的疯劲儿让你给弄没了，没了，你说好是不好？”

第二十八章 天绝门

胡敦也不知道他在这洞里呆了多久，他完全沉入了那墙上的图画里去了，他一日日地在那些画面前苦苦思索。一想得明白了，便眉开眼笑；一想不明白了，便满脸是愁。他痴得成了一个木人一般，动也不动，只是呆呆怔怔地看那些图。

绿绿反而看不进这些图去。

因为她只要一看这些图，便总想试一试她自己的武功招数，一旦要试，反正总是一个结局，大败亏输。她心情一焦躁，更是看也看不明白，看也看不进去了。

但她喜欢胡敦看。

胡敦也看得入迷。

绿绿道：“胡大哥，你好好看，我不打扰你，好不好？”

她时常去外面洞里，为胡敦弄几滴石乳。

有时，胡敦不让她走，他嗫嚅道：“绿绿，你别走……”

绿绿玩笑道：“胡大哥，我不好偷看你们天绝门的功夫，我是个外人。”

胡敦瞪圆了眼：“你怎么会是外人？”

绿绿知道与他也讲不清楚，就只是一笑。她与胡敦在一起时间长了，也就知道了他的性情，对于他的糊涂，就只是一笑。

胡敦道：“绿绿，你别走，你不喜欢这壁上的武功，你可以给我讲，我……我不认得字。”

绿绿一笑，就给他讲解。

这些武功都很奇奥，但也很容易，对于一个很专心的胡敦来说，学起来却也好象不难。

左边的一十八幅画，是练功夫用的，每一幅都是一种很厉害的功夫，一共是一十八种。都叫着很奇巧的名字，“摸得着”、“看得见”、“走得到”、“听得清”、“理得直”、“出得去”、“站得牢”、“飞得高”、“刺得准”、“拍得上”、“杀得死”、“撕得碎”、“点得透”、“握得住”、“弹得破”、“掷得入”、“想得通”、“用得熟”。

这一十八种方法，有的是一种武功招数，有的是一种内功心法，他用一种直截的方法，把天下最好的武功招术化为他自己的招式了，而且能对付天下各种招术。胡敦不明白其妙，只是入宝山而朦朦胧胧知道是寻到了宝物，却不知道这宝物于己的好处。更不知道他从此会有一身武功，当世无敌。

右边的一十八幅画，却是天下少有的小巧功夫，是一十八种身形功夫。也是一十八种名目，一十八句。

第一画是一种步数，叫“女人步”。

一个男人，在忸怩作态，象个女人样子，那样儿很是可笑。胡敦就对绿绿道：“绿绿，你看，这个男人偏偏要做女人态，我不学它了，拣下一个学，好不好？”

绿绿呆呆地看着这人的步数。

一边墙上，有几个步法的脚印，绿绿看着看着，不由得又发起呆来。她想到：这步法看上去很是熟悉，象是武当派的“六纹步”，又象是少林的“迷踪步”，再看看，又似崆峒的“乱心步”，象是又不是，很怪的步法。它比一切别的步数简单，步式也少些，只有那么几步。

但绿绿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能躲能走的怪步法。

绿绿道：“你看，他长衣飘飘，这种步子走起来，肯定很好看。”

胡敦一听得绿绿称赞这步法好看，心道：既然绿绿都觉得这步法好，它一定是好的了，我得学一学，以后一行起这步法来，绿绿看了，一定喜欢。

他忙道：“是么，我学，我学。”

绿绿再看下去，一种种步法都象是这第一种，很简便的方法，很有用的步子。她看着，大声笑道：“胡大哥，你见了恶人，逃是不逃？”

胡敦道：“我为什么要逃？”

绿绿一笑道：“你拚也拚不过他，打也打不死他，你只能被他打死。你不走，不逃，就得死在别人手里了，你愿意不愿意死？”

这一次胡敦答得很快：“不愿意。”

绿绿笑道：“如果你学了这些鬼步法，你就是天下跑得最快的人了，谁想杀死你，也不是那么容易了。你能打得过他，你就打。你打不过他，你就跑。谁能杀死你？”

胡敦拍手大笑道：“好，好，真的很好，我就这样，也不做什么大侠了，我只是一个法儿，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绿绿道：“这也是大侠，叫跑侠。”

胡敦笑道：“绿绿，你告诉我，世界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大侠？”

绿绿大笑：“当然有，不然我何必对你说？从前与大侠鱼漂儿在一起的，有一个叫

做吴智的，他就是这样。与人动手，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他照样是天下的大侠，还是鱼漂儿的师兄呢。”

胡敦道：“吴智，吴智，这名字怎么听起来那么别扭？他的名字还不如咱胡敦的名字赫亮呢。”

绿绿笑道：“他走到哪里，都是穿着一件白衣服，他从来输了不认账的，一个无赖似的，人家都叫他白衣吴智。他是以前有名的大侠。”

胡敦道：“看来我这样子也能成为江湖武林中的名人么？”

绿绿道：“怎么不能？”

胡敦一叹道：“绿绿，你不知道我，我学武不易，人家都不要我，十地老鼠都讲过的，说我根本就不是学武的料儿，谁肯教我，只是白白浪费功夫……”

绿绿诧异道：“怎么会这样讲？我看你骨格清奇，根本就是一个很可造就的天下少有的习武之材。如果是这一位老先生醒来了，他也会高兴见你，也会毫不犹豫地选你做他的传人。”

胡敦心里一叹：看来确实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连绿绿这样的女孩儿都不能例外，她对于胡敦胡大哥还是不能有什么说什么，看她此时，不就是言不由衷么？

他不知道，自从他被三个人扔进了魔女红红的泉水里，他浑身的骨节都被弄折了，再从泉水里爬出来，浑身的骨格已经大变，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骨格清奇的俊秀男人了，连魔女红红这样眼高于顶的女人也看中了他，连一向对于平凡男人理也不屑于理睬的疯女绿绿都看好了他，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才，谁会对他这般青睐？

但胡敦不明白这些。

绿绿是一个冰雪聪明的人，她也不愿意说破这些。

一个男人，如果他是一个很被女人注目的男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让他不知道他自己很得女人的欢心。

胡敦在这山洞里，静静坐了五天。

绿绿每给他讲完一种奇功，便生出无限感慨，她心道：如果是我从前的时候，看到了这些奇巧功夫，一定会不倦地贪学，一点也不会放过。如今怎么了，是因为和这一个傻傻的胡敦在一起了么？我从前一年说的话，也不如我和他在一起时一天说得多。他有一点儿傻，我为什么还会喜欢他？是因为我喜欢一个傻人么？

她想不明白。

世界上，很少有正在爱恋的人能想得明白自己为什么痴迷了，为什么堕入爱河。

想得明白了，就再也不爱了。

胡敦把这两面墙的两种一十八画都弄得明白了，他也记住了。他有一点儿奇怪，从前的他是一个怎么也记不住事儿的人，如今怎么一看就记得住，一看就明白了呢，他是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在山洞的最后，有一些话，是那人刻在石壁上的。

“凡我天绝门的人，须记得——

天绝我。

我绝人。

天不绝世，

我不绝世。

天绝我，

我恶恶人。

天不绝世，

我仍生于俗世。

天绝门的门规——

每一代只有一个弟子，不称弟子，称天绝门的第一十八人。

汝是天绝门的第一十八人，称天熊，称自名。

天绝门人须记，死前得有一人承继天绝门的事业，须记须记。

绿绿看一句，给胡敦讲一句，她再在也不必对胡敦讲得太多，胡敦虽说很聪明，但肯听。她也乐于对胡敦讲话，因为她一讲话时，胡敦象是一个乖乖的孩子，听着她讲，一句话也不说。

她喜欢这样，她喜欢男人对她很依赖。

在石壁的最后，有几行字是匆匆刻上的，绿绿忙看着这几行字，她看着看着，竟然落下了眼泪。

胡敦不识字，心里着急，又不敢出声催绿绿，他只好呆看着绿绿的神色，希冀在她的眼神里看出一点名堂来。

绿绿只顾自己流泪。

胡敦顾不得绿绿生气了，他急急问道：“绿绿，他都写了些什么？”

绿绿此时才想起了身边有一个胡敦，一个不识得字的胡大哥，她泪眼婆娑，给胡敦讲了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这是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

这个人是天绝门的人，他叫美公子天雕，从前的天龙门的人大概都是叫做天龙天虎天豹天雕什么的，所以胡敦才叫做天熊。天雕是一个美男子，他有五个红颜知己。她们都喜欢天雕，一个个都想让天雕成为自己的丈夫，便有了外面的那些人来这山洞里，他们是这五个女人中的几个找来的，他们冲入山洞，互相残杀，直杀得两败俱伤，直杀得他们自己都死在了洞内。

所有的女人都围住了天雕。

天雕已经负了重伤，她们知道天雕负了重伤时才来这里找他的，平时她们决不敢带人来找天雕。

天雕看着她们，一句话也不讲。

五个女人问他，究竟他爱谁。

天雕不说话。

他看着五个女人，这五个女人是武林中最有名的女人，她们或者是嫉恶如仇的侠女，或者是江湖中恶名昭著的女魔头，她们都等着天雕的一句话。

天雕偏不讲话。

他不能讲出他究竟喜欢哪一个女人。

这时，奇事发生了。

五个女人对天雕道：“如果你真的说不出，就是你有心于我们五个人中的一个，我们看一看，究竟我们中哪一个对你更有情些，大家就让她与天雕成亲，好不好？”

天雕不该答应。

五个女人自己都说她们喜欢天雕。

空口无凭，自有她们自己的方法。

此时，恶女许丽姝自己将剑割入自己的腿股，生生切下一片肉来，她对天雕道：“我喜欢你，我自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喜欢你，听说在古时有一个介子推，他为自己的主人割股煨汤喝，我不用你饿，只要你肯要，我会马上把我的腿上的肉割尽，给你煨汤喝。”

一边的四个女人一见许丽姝动了真情，便也纷纷效法，但见有的女人将毒服下，有的女人将剑刺入自己的胸前。

只有恶魔曲笑媚不语。

四个女人都看着她，等着她。

曲笑媚大声浪笑起来。

她看着四人，大声道：“傻瓜，傻瓜！你们都是一群生生的傻瓜，你既然想得到一

个天雕，何不动手？你以为靠自伤能得到他么？你们看我的.....”

她当场便对天雕用了毒。

天雕如果不是受了重伤，自然不会怕她用毒，但此时他受了重伤，毒自然攻得很快，一转眼间便毒入五脏了。

他大声道：“恶魔，你想做什么？”

恶魔曲笑媚要废了天雕的武功，然后带他走出江湖，让江湖人看一看，天雕已经成为她的面首，成为她掌中的玩物了。

四女此时一见她如此恶毒，居然一时弃了前嫌，一齐向她进攻。

于是五女俱死。

天雕看到了这场恶战。

他知道自己没法儿活下去了，于是他在洞里写了许多话，刻下了武功招数，让后来者受用。

胡敦沉默，绿绿也沉默。

这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故事，让女人伤心，男人伤情的故事。

绿绿讲完了，她的眼里还是有泪，看着胡敦，道：“胡大哥，如果也有五个女孩子爱上了你，你怎么办？”

胡敦一愣，他苦笑笑，说道：“绿绿，我怎么会有这等福气？我从来都不讨女孩子的喜欢，她们从来看也不看我一眼。我以前害怕看到女孩子，我知道她们不喜欢我，一直离她们远远的.....”

绿绿道：“你一出江湖，一定会有许多的艳福，真的有五个女孩子喜欢你，你怎么办？”

胡敦看着绿绿，他说道：“绿绿，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真心喜欢我么？”

绿绿的脸色绯红，她不敢瞅胡敦，回过头去，轻轻点头。

胡敦道：“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绿绿的心里一甜。

她知道胡敦可以相信，她也相信胡敦，他是一个憨厚的人，他不会说谎。

胡敦跪下，向天雕的尸体发誓：做一个天绝门的人，此生此世，扶弱济贫，不做恶事。

绿绿道：“我们也该出去了。”

胡敦也心里恍然，他知道，他与绿绿在山洞里的这一段日子再也不会来了，只有在这山洞里，他才是个男人，绿绿才这般柔顺，出了山洞，胡敦会再这么有福气么？

他不愿意走出山洞。

但他也知道，他与绿绿不能总不吃不喝，在这山洞里呆着，他们总得走出去。

第二十九章 再出江湖

魔女红红把这两个人忘了。

她在与花太岁时唐鬼混。

她喜欢花太岁这样的男人，他不管怎么样不济，总是有一筐一篓的贴心话对你说，把女人的心说得热热乎乎的，让魔女红红的心很滋润。

当然并不光是心里滋润。

她就忘了在洞里还关着两个大活人。

等她想起来，等她与花太岁时唐都疲倦了的时候，已经是十几天过去了。

胡敦与绿绿早就死了。

她有一点儿遗憾，她想看看绿绿死时的样儿，她想看看绿绿饿得昏头的时候，她可

以在一边恶狠狠地对绿绿出言中伤，绿绿会连一句话也还不出，她无力讲话，她无法对于红红的恶语中伤还击，那场景多妙？

天下武林中有三个美人，一个是冰宫的大公主冰星儿，一个是魔女红红，一个是疯女绿绿。现在，再也没有疯女绿绿了，天下只剩下两个女人了。

她如果能再杀死那个冰宫大公主冰星儿，天下武林岂不只剩下了她一个美人了么？

魔女红红为这个快活，她很快活，绿绿死了，她去了一块心病。

花太岁也心里暗暗垂涎绿绿的美貌，他也想去看看绿绿垂死时的样儿，他说道：“红红，去看看，看看他们是怎么死的，说不定他们好好地风流过一阵子，累死了呢。”

他哈哈大笑。

魔女红红也笑，笑得很得意。

他们来到了洞口。

看到了两个人，两个人都躺在地上，动也不动。

魔女红红道：“死了，疯女死了，世上除了一个冰宫公主，再也没有人可以与我争风了……哈哈哈哈哈——”

花太岁道：“也没有人跟我抢一个武林中的美人了……”

魔女红红眦斜着双眼，瞟了花太岁一眼，浪声道：“哎哟哟，我说你花太岁美女盈门，竟然看得上我这个残花败柳么？”

花太岁奉迎道：“我可是没有说你是残花败柳，这可是你自己讲的啊……”

魔女红红道：“你看，我与这一个死鬼哪一个更好看？”

花太岁想了一想，说道：“我看，不大一样。她是比你多几分媚气，你是比她多几分妖气。她比你多几分端庄，你比她多几分艳丽，春兰秋菊，各擅胜场……”

花太岁正在小心地讲着，却不料魔女红红啪地一声打了他一个耳光。

花太岁冷不防，哎哟地叫了一声。

“你为什么打人？”

魔女红红的脸变了，她冷着脸，问道：“看来，要不是疯丫头死了，你还说不定会跟她亲热亲热呢.....”

花太岁呆了，他好一会儿没有吱声，再呆了一会儿，他变了笑脸，向魔女红红一笑道：“哪能呢，我和你不是一条心么？”

魔女冷笑：“要是有一个又端庄又媚气的女人在这里，你说不定会怎么样呢.....”

花太岁语塞，他一时想不出话来对付她。

突地一声大叫，花太岁的身子斜斜栽了下来。

他正落在了胡敦与绿绿的身边。

他摔得不轻。

上面的魔女红红笑了，她拍手笑：“好，真好，一个花花太岁看上了一个死女人，你相信不相信？”

花太岁道：“红红，念在我们以前的情份上，你把我救上去.....”

魔女红红悠悠道：“是么？我们以前还真的有情份，我怎么不知道？你以前真的对我很好？”

时唐此时知道，如果一句话说得不慎，他就会象洞里的这两具尸体了，他吓得毛孔悚然，向着魔女红红下跪，求道：“红红，红红，看在以前的情份上，你救我出了这洞.....”

魔女红红盯着他，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以前的男人都到哪里去了？”

时唐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他当然知道，也许，在这个洞里，就会有一具一具的骷髅在一边横躺竖卧，那都是魔女红红玩腻了的男人。他一想到这里，更是害怕了，连连哀求魔女。可惜的是，他的声音由于害怕，根本就没有一点儿让魔女红红动心处，她从始至终，都在冷笑着。

花太岁道：“红红，你念在夜夜春宵冷衾热股的情份上，救我上去吧？”

魔女红红道：“我告诉你，我已经有了一个新人了。你知道不知道一句古诗，‘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你哭吧，你现在哭我还可以听得见，再过一会儿，我连你的哭声也听不见了，你就哭也没用了。”

花太岁再想哀求。

魔女红红的身边突地出来了一个人，一个恶声恶气地笑着的人。

这人是一阵火秦盛。

秦盛哈哈大笑。

花太岁冷冷道：“原来是你？”

秦盛道：“想不到吧？想不到我一个莽夫也会做她魔女的东床快婿吧？”

花太岁再也不出声了，他知道他死定了，象这两个死在这洞里的人一样，活活饿死渴死。魔女红红对于遗弃的男人只有一个法儿，让他们死！

他大声吼叫起来。

这叫声不类人声。

此时，一边的绿绿突然讲话了，她轻声道：“王八蛋，你要死，可别扰了我的清梦……”

时唐此时别提多吃惊了，他一闪身闪到一边，他呆呆瞅着绿绿，惊问道：“你……你没死？！”

绿绿一笑，她此时向着上面的红红道：“魔女，你想要我死，可不那么容易。你是不是得下来，亲手杀死我才行啊？”

红红恨恨道：“你命大，十多天也不死，可是有了什么好运了？可我要是真的下去，你可就再也没有活命了。”

绿绿懒懒洋洋道：“是么？我看不一定，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红红真的想下来一试。

一边的一阵火秦盛扯住了她。

她会意，知道一阵火秦盛虽然表面粗心，但实际是一个细心人，他是担心下面的花太岁时唐，也担心饿了十几天的居然不死的绿绿给她一个冷不防。

秦盛道：“绿绿姑娘，你身边的那个胡大哥是不是还活着啊？”

胡敦此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早就想大声痛骂一顿红红与这些无耻匹夫了，但绿绿紧紧扯着他的手，不让他讲话，他只好不出声。

但他的心里正在憋气。

绿绿一声长叹，轻轻道：“他.....他早死了.....”

一阵火秦盛大声道：“是么？他死了，你为什么要偎依在他身边，你为什么不开他远远的？”

绿绿有一点儿羞涩，她轻声道：“他.....他是我的人，他虽然死了，但不在他身边，我也害怕.....”

一阵火见状，知道绿绿所说不假，他大声得意地笑了起来，他大声道：“时兄，时兄，你好么？”

花太岁时唐恨不能一下子把他吞下肚子里，他此时却也佯笑道：“秦兄，恭喜啊，秦兄成为红红的裙下之臣，确实是可喜可贺！”

秦盛盛气而待，他得意而笑道：“时兄多奖了，不过红红姑娘确实是说在下在风月场上，实在是比时兄强上一些的。”

时唐冷冷道：“秦兄，莫要忘了，她对在下也说这样一番话的，他对在下讲的是，在下的调情功夫一流，比起这个不谙此情的胡小子可是天上地下呀。她如果再有一个男人，她还是会对他讲这样一番话的，老讲同样的话，因为没有同一个人，所以就象总是说一些新的甜言蜜语似的。只要到了她有了下一个男人的时候，秦兄的处境可就不妙了.....”

秦盛道：“那也没啥，我可是只记住了时兄的一句话，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

秦盛得意地哈哈大笑。

花太岁再也没话可说了。

秦盛道：“时兄，在下与红红姑娘有一个交情，如果时兄能将这两人的尸体都戳上几刀，让他们死的死透，有一口气儿的也没了这一口气，在下一定对红红姑娘求情，让时兄走出洞来，你看这样好不好？”

时唐是什么样人，他此时也看得明白，秦盛只是骗他罢了，他轻轻摇头道：“我不相信你。”

红红吃吃艳笑道：“时兄，你相信不相信我？”

时唐却为难了，如果他说他相信这个妖女，妖女一定会要他马上杀死绿绿，再戳胡敦几刀。他不愿意做此事，并不是他的天良不泯，而是他知道，就是他做了这些事儿，红红与秦盛也不会让他上去，只会让他死在这里。

那样，他又何必这么做？

花太岁毕竟是花太岁，他对秦盛道：“秦兄，你也知道小弟的脾气，对于天下的男人，就是杀上一百个，也是不皱一下眉头，可你要小弟杀死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而且又是比魔女红红还要好看的疯女，可要在下没法儿出手了。我看，还不如在下就在此地与疯女相依相伴，一同生死，也做得一生风流的结果。”

说罢，他真的也就坐下了，挨着胡敦与绿绿，坐得安稳。

红红真没想到，花太岁还会有这么一手。

她恨得咬牙。

此时，一边的胡敦早已经不耐烦了，若不是有绿绿牵着他的手，早就大声吼着跳了起来，冲向那个花太岁了，但他的手被绿绿牵着，早些时绿绿又告诉过他，如果不把红红骗下来，他们恐怕没有法儿走出洞去。所以此时他强自忍着，但他在心里早已经把这个花太岁时唐骂了个遍，千王八万狗屎地骂了个够了。

花太岁低声道：“绿绿姑娘，事儿急了，恕在下不恭了……”

花太岁道：“绿绿姑娘，你是一个天下最漂亮最漂亮的女人，在下如果能在死时得亲你的肌肤，岂不是可以一死而无憾了么？”

花太岁不愧是花太岁，他此时的话语是既温柔又体贴，让在一边的胡敦也觉得他此话说得好听极了。

胡敦的心里很是生气。

但绿绿却不生气，她对着花太岁笑，她吃吃艳笑道：“花太岁，你从前看到过许多的女人，你为什么不好好求情，让红红放你出去，有一条活命也好，何必对我说这些肉麻当有趣的话呢？”

花太岁一叹道：“绿绿姑娘，你错了……”

绿绿一时也惊愕，她慢慢道：“我怎么错了？”

花太岁道：“我一生见到的女人多了，见到的最妖冶的也有，象这个红红，见到的最痴情的女人也有，见到的最羞涩的女孩儿也有，就是没有见到过象姑娘这样的女人，疯女人该是天下最好的女人。如果不是爱得发狂，人怎么会疯？如果不是爱得发狂，人怎么能疯？我最想的，当然就是与姑娘在一起了。我得谢一谢红红了，如果不是你这一推，我怎么能与绿绿在一起？我怎么会同绿绿讲话？她在街上如果见到了我，不一鞭子抽得我跑得远远的才怪。我怎么会与绿绿姑娘接近？

我现在最盼的就是一件事儿了……”

红红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她冷冷道：“你盼什么？”

花太岁道：“盼天黑，盼你们早点儿走开……”

红红气得发疯。

她此时恨花太岁，恨绿绿，绿绿为什么在下面十几天不吃不喝也不死？花太岁为什么对绿绿如此恭维？他真的是对绿绿有意么？她是一个恶毒的女人，她一定不让花太

岁的心愿得逞，她一定得宰了绿绿，她得亲手宰了绿绿！

此时，红红大声道：“我要你想得好，我要亲手宰了你！我要你和她的尸体也不能在一个洞子里，再要你想好事……”

红红准备一跃而下。

恰在此时，在绿绿一边的胡敦跳了起来。

他看不上花太岁，他恨花太岁，他也恨绿绿，但绿绿对花太岁这样好，全在于花太岁太能讲，他有一条如簧之舌，能把死人也说得活了过来，绿绿是一个好女人，她怎么会不动心？这事儿不能怨绿绿，只能怨花太岁，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胡敦决心已定，他一定要杀死花太岁！

胡敦跳起来时，有一声震天的怒吼。

他一掌击在了花太岁的身上。

然后，他又抓住了花太岁的衣领，一把抓在了他的肩头。

这一击一抓把花太岁弄得大声惨叫了起来。

他的肩头没有肉了，只有一片白生生的骨头，那一片肩头让胡敦生生给抓没了，他的胸前印了一片片血渍，他吐开了血，一口接一口，很快地，他只能气喘吁吁了。

在上面的红红一见此情，吓得再也不敢出声了，她与秦盛一走了之。

天真的黑了。

花太岁仍然在一声一声地咳着，他咳声不止，让胡敦也为他难受。

现在，胡敦知道了，绿绿与花太岁刚才是在作戏，他们作戏的目的，是要红红下来，只要红红一下来，他们就有救了，但胡敦不明白，他一声怒吼，坏了两人的戏，使红红与秦盛吓跑了。

他们再也没有生还的希望了。

此时，花太岁时唐也奄奄一息了，他看着胡敦道：“胡……胡大哥……我求你……你

原谅我...原谅我.....我做了许多坏事，只有刚才，是想做一件好事，我刚才良心发现，我想.....救你们出去.....”

绿绿道：“时兄，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时唐看着胡敦，说道：“我该死，我早就该死了，死在胡兄的手里，也胜似死在那女人的手里，我死得也值.....我走了.....保重！”

时唐死了。

胡敦看着绿绿，绿绿也看着胡敦，胡敦不明白，象时唐这样的坏人怎么也会做出好事来，他真的不明白，他弄不明白。

第三十章 衣锦还乡

在北方的大城凤凰城里，有热热闹闹的集市，在这些集市上，有一些南方见也见不到的东西。有野味儿，大到虎舌虎心熊黑皮胆，小到山雉走兔飞鸟珍禽，无奇不有。有山珍，千年的灵芝，百年的人参，都是俯拾皆是，象是山上的这些奇珍异兽，都在眼巴巴地待着人去取来的一样。

这里也是北方天下的繁华之地。

古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却不知扬州有什么好玩，只是繁华世界，花花天地罢了，哪里能象这个北国的大城，自有一番景象？

北方人有了凤凰古城，自然乐不思蜀了，他们再也不寻思千里下扬州的麻烦事儿了。

你要找的乐子，在这里应有尽有，你还傻乎乎地去南蛮子的地捻儿做什么？

凤凰城是一个古城，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说的是古时有一个人家，从前从天下掉下来一只鸟儿，被他们拾到了。他们家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儿子。

两人的心思挺好的，一见这只鸟儿可怜，便把它养了起来，这光光秃秃的小鸟不象麻鸽不象雀儿，只象是一只大大的光腚子鸟儿，他们母子虽是穷，但也当这物儿是一个活物，稀罕着呢。这样一来二去的，就把这只鸟儿养大了，鸟儿长了一身漂亮的羽毛。这鸟儿偏偏会讲话，对两人讲道：“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我这儿有一根鸟毛，你们拿去，在街上卖了它吧。你得记着，人家给你几两银子不行，你得要一百两才卖。”

儿子与母亲都是半信半疑，他们心道：这鸟儿也太自吹了，一根鸟毛，再宝贝似的，也只是好看而已，又不当吃，也不当喝，怎么会有人肯用上百两银子去买？

但也本是穷家，根本不信，权当相信，试一试又有何妨？儿子就去了街上，卖这一根鸟毛*****当街呼叫：“卖鸟毛了，卖鸟毛了！”

有人问：“这一根鸟毛怪好看的，你要卖多少钱？”

儿子道：“一百两银子。”

闻者都咋舌不止，奇他是个疯子。

身后没有跟着买鸟毛的，反而有一群孩子起哄哄。

儿子就没有了精神，他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

来了一个老人，他看到了这一根鸟毛，大吃一惊，他问道：“你这一根鸟毛卖多少钱？”

儿子实话实说，卖一百两银子。

那人乐了，他看着儿子，大声道：“好，好，我就给你一百两！”

果然掏出了一百两银子，给了儿子，拿走了那一根鸟毛。

那人临走时问道：“你家里是不是还有这样的鸟毛？我还要。”

儿子一阵子惊喜，他忙问道：“你要多少？”

那人道：“有多少我要多少，你给我一根，我就给你一百两银子，你如果有，明天再在这里见。”

儿子从来没有见到过一百两银子，他回家去，和娘商量。

娘也眼热。

两人便去求那只鸟儿。

鸟儿道：“我的毛羽不能多给你们，你们可以一年从我的身上得到一根羽毛，如果你们要多了，我只好一死。”

娘儿俩本来想可以发大财，谁知这鸟儿却不通融，两人便闷闷不乐，走了出来。

这一夜，怎么会安稳睡得？

终于给两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天一亮，两人便对鸟儿道：“你要走了，也得好好给你吃上一顿好饭，明年再来时也好相见。”

鸟儿当然不知是计，它吃了个痛快。

鸟儿便被母子俩人给毒死了。

儿子这一回兴冲冲去找那个人，把一大把羽毛给他，告诉他这是三百根羽毛，一共得给三万两银子。

那人接过了羽毛，看了又看，长叹道：“错了，错了！”

儿子一阵子惊慌，他说道：“没错，没错，这是昨天一模一样的羽毛。”

那人一叹道：“这不一样了，这是凤凰之羽，是天下奇禽的羽毛，如果你不弄死它，每一根当然值得一百两银子，如今你的羽毛都是死羽，哪里值得一百两？”

那人飘然而去。

贪心的人也没有得到好处。

据说，那个人得了一根活的凤羽，每一年春天，都要把它放在凤凰城的森林里，每一年都只有一对凤凰来此一顾。一对凤凰在林子里呆着，居然林子里也有了小小梧桐树，这是喜兆，城里人从此就叫这城为凤凰城了。

这便是凤凰城的来历。

凤凰城是胡敦的家乡。

他此次与绿绿回家，真是衣锦荣归了。

他很急，急着看他的那些朋友。

他的脸上放光，对绿绿道：“你不知道我在凤凰城的朋友有多好，他们是冯二师爷，他最有学问了。还有莫景儿，小三癞子、路永，笋头儿，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一看到他们，也会喜欢他们的。”

胡敦领着绿绿到了冯二师爷的家。

这是一个老孤独人的家。

一间小屋，却也有堂有厅，堂上有联，联云：世事云烟，得看淡些看淡些；人情苦短，能有过节别过节。

绿绿看着这一副联，也暗暗点头道：看来，这个冯二师爷也是真有一点儿东西。

胡敦兴冲冲叫道：“二师爷，二师爷，胡敦回来了，胡敦回来了！”

他愣住了，在床上，躺着一个濒死的人。

这人是冯二师爷，他已经瘦成了一副枯骨。

只有一对眼珠还在咕咕碌碌地转。

他看看胡敦，眼花，看也看不出，他战战地问：“你是谁？”

“我是胡敦。”

冯二师爷道：“胡敦，胡敦，胡敦早就被许二爷给宰了，哪里再找一个胡敦来？”

胡敦此时眼泪却止不住地落，他颤声道：“二爷，我是胡敦，是那个去武当学艺的

胡敦啊。”

冯二师爷道：“你也习武，他也习武，当不得世事如烟，人去皆如粪土。你也胡敦，他也胡敦，全都是一盘棋残存，空戏灰尘。”

他长叹了一声。

胡敦此时扶他坐了起来。

冯二师爷看也看不清了，他战声道：“你真的是胡敦？”

胡敦道：“我是胡敦，是那个在酒店里想当大英雄的胡敦啊。”

冯二师爷一叹，说道：“什么英雄，都是一些傻瓜就是了，人家英雄也象我们这样的么？”

一边的绿绿此时插嘴道：“老人家，你看，英雄是什么样子的？”

冯二师爷道：“英雄是天生的，人家天生是英雄，江山是命定的，该有八百年，不坐七九九，你以为你就是英雄了么，可笑啊可笑。”

绿绿与胡敦好生气闷。

绿绿扶他坐好，轻轻问：“老人家，胡大哥的朋友都在哪里？”

冯二师爷看着她，问道：“你是谁？”

胡敦道：“她是我的……好朋友。”

胡敦此时真想告诉冯二师爷，她就是他胡敦的妻子，但他不敢，他不知道绿绿是不是真的看中了他，如果在洞里只是绿绿一时心怯，与他好了一阵子，他再此时提起那事，岂不是让绿绿生气？

冯二师爷道：“你是胡敦的朋友？”

绿绿道：“是，我是。”

冯二师爷道：“凡是胡敦的朋友，都不会有什么好事，他们不是死，就得受罪。你最好走开，再也不做胡敦的朋友。”

两人大惊。

看来，老人的话中有话。

绿绿笑道：“朋友就是朋友，怎么会倒了霉就不做朋友了，那还是什么朋友？”

冯二师爷道：“跟胡敦做朋友，就只有倒霉，没有什么好处可得。”

胡敦半天没有明白，他大声道：“二师爷，你就说好了，他们都在哪里？都在做什么？”

冯二师爷道：“他们都在许二爷的庄子里，他们都在受罪呢。我因为老了，虽然也是胡敦的朋友，但我没有死，也没有去许二爷的庄子，是因为他不想要我去不想让我死在他的庄子里。他们都在那里，在那里天天受活罪。”

胡敦的火从心中起，他大声道：“我杀死他，我杀死那个许二爷！我一定要杀死他！”

他向门外冲。

冯二师爷冷冷地叫住了他。

冯二师爷道：“你去吧，你该对朋友们有一个交待，可你的这个朋友不该去送死……”

绿绿咯咯笑了，她笑着道：“二师爷，我真的要去，我要去看看是什么人，把胡大哥的朋友都弄成了死不死活不活的样子……”

两人一齐走了。

又是在那个小庄里。

从前，一身无本事的胡敦曾经突发奇想，要来这里救一个女人，一个玉堂春的姑娘，那个钱姑娘。他闯进了许家的小庄，差一点儿死在庄子里，差一点儿死在这个钱姑娘的手上。如果不是大哥天龙，他就是一个死人了。

天龙大哥在哪里？

胡敦有许多话想对绿绿讲，此时入了人家的庄子，心中百感俱生。

他们见到了管家，许家庄的管家吕声。

大管家吕声是许家庄的能人。

大管家看着两人，一揖道：“两位远道而来，不知有什么见教？”

胡敦大声道：“你把我的兄弟们放出来，我与你算账，你如果不把我的兄弟们放出来，我宰了你们！”

绿绿对着大管家吕声道：“在下是江湖疯女，这一位是在下的兄长胡敦胡大哥，你们把胡大哥的兄弟弄来受苦，这笔账一定得算！你现在先把胡大哥的兄弟们叫出来好了。”

吕声一听得这女人就是江湖上难惹难缠的疯女绿绿，不由得脸色一变，他心道：竟然让许家庄摊上了这么一个怪物，据说这个女人天下去得，天下武林中的人物，她对任何人也无畏无惧。惹到了她，岂不是自找倒霉？

但一看旁边的那个人，吕声笑了，他心道：看来，这人也是胡敦找来的救兵，他竟然自称他就是胡敦，我见到的那个胡敦是个矮矮的一无是处的人，哪里象他这样眉清目秀，十足的一个公子哥儿？看来胡敦是用了钱的，请了这两人来找事儿，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他们一定是为胡敦做事儿的。

吕声笑道：“这位大哥说笑了，胡敦是什么人，哪里有大哥你这一副身子？哪里有大哥你这样的好身手？如果我看得不错，大哥的身手会很不凡，哪里象那个倒霉蛋胡敦？”

吕声很会讲话。

他知道，他这一番奉承，就是天皇老子来了，也得买他的账。

因为他讲得明白，这个人不是胡敦，好人谁会充这个胡敦，一个没有一点儿本事的人？江湖上的人讲究的是，人的名，树的影儿，他自己一个好手，何必要冒充胡敦？

吕声也够聪明了，但他聪明太过了，他不知道他眼前的人真的是胡敦。

胡敦恨恨道：妈的，一直到了眼前，还照样看不起我胡敦，我如果不好好教训他一

顿，他怎么会认得胡敦？可差一点儿死在你们的手里，多亏我天龙大哥救了我，也多亏了同天龙大哥在一起的冰宫公主冰星儿.....你现在该知道我真的是胡敦了吧？“不管他怎么讲，吕声决不相信他就是胡敦，胡敦决不是他模样儿，胡敦是一个愚不可及的笨蛋。

吕声心道：看来，胡敦出的钱还真不少，这人一口一个他就是胡敦，一心替胡敦找场子，也许今天的事儿免不过去？

吕声道：“这位大哥真的要管这件事儿，在下也没有办法了。不过，在下也想提醒你，你别以为这许家庄好惹，在江湖上，许一刀的名字也不是白叫的。”

胡敦大声道：“好，好，你就叫许一刀来！”

果真还有一个人在沉声应道：“你找老夫做什么？”

从庄子里走出了庄主许一刀。

他的身后仍然有那个狐媚子钱杏儿。

她仍然是一步一扭一步一扭。

一边的绿绿大声笑了，她大声道：“胡大哥，当年你就是看好了这一朵鲜花的么？”

她笑得很响，她笑得弯下了腰。

这一个女人很难看，谁知当初胡敦怎么会看她那么好？

胡敦此时也纳闷。

她别说与绿绿相比，就是比起那个魔女红红，她也是一百个不如，可她仍是故作风骚，笑着向胡敦飞媚眼，一心看好了这个唇红齿白的英俊少年。

绿绿笑够了，她说道：“胡大哥，你看，她可是真的不忘旧情啊，她一再向你暗送秋波，你是不是也得有一点儿表示啊？”

胡敦被绿绿一说，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大声道：“绿绿，你可别恼我了，我真的是一个傻蛋，我现在也看得明白了，她哪里是一个什么好女人哪，她只是一个恶心精.....”

许一刀大声道：“你是谁？敢在许家庄如此放肆，你与许家庄有什么过节？”

胡敦大喊道：“我告诉你，许一刀，我要你把我的兄弟们放出来，如果他们有一点儿伤损，你就得死！”

许一刀道：“你的兄弟们是谁？”

胡敦一字一句道：“他们是莫景儿，小三癞子，竽头儿，还有路永！”

许一刀盯牢他看，他的眼里有一丝恐惧，他慢慢道：“请问你是谁？”

胡敦大喊道：“我告诉你们多少遍了，我是胡敦，是那一次来你们庄子的胡敦！”

第三十一章 朋友对面不相认

吕声道：“庄主，同他们罗嗦什么，我看，只有与他们动手，一拚死活。就算他们一个是疯女，一个是天下少有的好手，我们许家庄难道就白给他们了么？”

许一刀一声喝道：“你知道什么？”

他对胡敦又和颜悦色道：“这位少侠，不知你是谁啊，为什么要说你是胡敦？我看到过那个胡敦，他根本就是一个粗人，哪里有少侠这龙凤之姿？”

胡敦被他一问，有些不耐烦，他说道：“许一刀，我只是告诉你，你是不是把我的兄弟们找出来，让他们出来，我看一看，如果他们没有事儿便罢，如果他们有一个三长两短，我一定不饶过你！”

许一刀冷冷道：“既然少侠自认自己是胡敦，明明是不让许某这个过节了，许某在此也就认了。但少侠说，许某亏待了胡敦的朋友们，这事不知是从哪里说起？”

胡敦的嘴快，他口出无忌，直言道：“是冯二师爷告诉我的。”

许一刀道：“好，好，我明白了。如果真是那个老人告诉你的，这才有道理。”

胡敦道：“有什么道理？”

许一刀道：“少侠有所不知，在我这许家庄，尽可以为天下朋友的安身之所。胡敦曾来我处寻事，但念他一腔义气，也是为了救我的这一位妻子，我与妻子时常嗟念天道好还，人心不古。哪里有这一个傻乎乎的胡敦的好心？我们便把胡敦的朋友们都找来了。实话讲，他们一个个都不宽绰，我让他们都在我许家庄做一点儿事儿。一是报胡敦的好情，二是让他们也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你这位少侠，一来便说我做事儿不公，岂不是冤了我么？”

胡敦一听，也有一些糊涂了，他想了一想，说道：“是么，如果这样，许庄主可就积了大德了，在下一一定得报答许庄主一下了。但请我的朋友们出来。如果他们也如庄主一样，这样讲话，我就向庄主赔罪。”

许一刀笑道：“好，还是少侠爽快，来人，有请那几位胡敦的朋友！”

远远的走来了一个人。

这人是路永。

一个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的路永。

路永走得很慢，他慢慢走到了胡敦与绿绿的面前。

胡敦的心里很焦急，他也很激动，他看着路永，大声道：“路大哥，我是胡敦，我是胡敦啊！”

路永看着他，他一句话也不说。

眼前的人不是胡敦。

胡敦道：“路大哥，你看看我，我是胡敦，我是与你们在一起的胡敦啊。路大哥，你是总给人家弄尸抬杠的路大哥，你说，我有五十两的大银也白费，‘春楼’楼主是一地刀光刁月成，他对我们很凶。我们请教头，差一点儿全送了命……”

这时，路永的喉头动了一动，他说话了。

“胡敦在哪里？”

胡敦呆了，他不知道再对路永说什么好了。

他呆呆看着路永。

绿绿此时笑了，她望着路永笑。

绿绿道：“路大哥，我是绿绿，江湖上有一个名声很凶的女人，叫做疯女，就是我。我一急起来，可是什么人都杀。我告诉你，这一位确实不是胡敦胡大哥，他是胡大哥的义兄，他名字叫做天熊，是天绝门的唯一传人……”

她一提起天绝门，一边的许一刀暗暗吃惊，他太知道天绝门了，江湖上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从前有一个天绝门的，从前的天绝门把天下武林弄得天翻地覆，武林中人再也忘不了天绝门。

可天绝门早已经没了踪影儿了，他怎么又是天绝门的人？

绿绿仍然在笑，她笑道：“我与天熊都是胡敦胡大哥的兄弟，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胡大哥是我们的头儿，我和天熊兄弟受胡大哥的委托，来看你们的。”

胡敦心道：看来，不说谎话不对了，绿绿为什么要对我的路大哥说谎？她不知道我不应该对路大哥说谎么？她这么一说谎，路大哥将来还怎么和我相认？

他正在思想间，一边的路永说话了。

胡敦以为他会讲出一些情意话，却谁知路永的话声很冷，他冷冷道：“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胡敦这样的一个兄弟……”

胡敦呆了，他看着路永，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边的绿绿笑了，她看着许一刀冷笑。

许一刀当不得绿绿的一门冷笑，他问道：“绿绿姑娘为什么冷笑？”

绿绿大声道：“我看许庄主真是很有本事，居然把胡大哥的多年兄弟都弄得不敢认识胡大哥了，这不是本事是什么？”

许一刀道：“在下是江湖人，但在下也是一个本份人，还望姑娘给在下一个面子，

勿在家人面前羞辱在下的好。”

许一刀已经是悻悻然了。

他的话意中是不是也有对于绿绿与胡敦的不服气？

许一刀道：“两位是明白人，我想一定是受了那个胡敦的骗了。那个胡敦，置他的朋友于不顾，自己去过日子了，听说他是自己得了一笔不义之财，跑走了，去独自享用了。反置他的朋友们于不顾，难怪他的朋友们不认他。我看，两位虽然是他的朋友，但也是不认得他这个人，他只是一个骗子而已，根本就没有什么武功，他也是一个睁眼瞎，连字也不认得一个，他怎么会成为两位这样的龙凤之姿的少侠的好友，只怕两位是弄错了……”

许一刀侃侃而谈。

一边笑坏了绿绿。

她笑着笑着，笑得弯下了腰，笑得差一点背过气去。

一边也气坏了胡敦，他就是胡敦，怎么这些人个个都是睁眼瞎，怎么就看不出他是胡敦？他虽然眉眼变了，但人还是有一个大约的样儿，仍然是原来的那个样儿，不缺鼻子不少眼的，他们怎么会看不出他就是那个胡敦？可恨的是，这个许庄主当面指他骂，还一个劲儿地说他根本就不会是那个笨蛋熊包胡敦，原来胡敦在人家的眼里是这么一个玩艺儿，他怎么受得了？何况眼前又有一个他钟情的女孩子在场，他是不是丢尽了脸面？

胡敦大声道：“许一刀，你个王八蛋！你别说了，我就是胡敦，我告诉你，我就是胡敦！我是胡敦！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傻瓜胡敦！”

绿绿在一边还在凑趣儿，她一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儿，还一边有模有样的说道：

“天熊，天熊，你承认不承认你是天熊啊？”

胡敦一想，也想起来了他真是天熊，自从他做了天绝门的传人时，他就成了天熊了，

他见绿绿一问，只好应道：“我是天熊。”

绿绿一笑，大声道：“不错，不错，你是天熊，你是天熊啊，你既然是天熊，你怎么会还是胡敦呢？天熊多威风？你没看到么，一说你是天熊，许庄主的脸色都变了，他吓得脸也变黄了，心也跳得不匀了。你说你是胡敦，他还一门心思窝囊你，你何苦不做天熊，做一个人人唾弃的胡敦呢？”

胡敦当然不听她的，他不是一个达人，不知道名字于人无干，名字只是人的代号而已，偏偏要说他是胡敦，他一定要这些人人都知道他是胡敦。

他冷冷道：“许一刀，你把他们都叫出来，我就不相信，小三癞子，竿头儿，莫景儿也都会认不出我来！”

走出了那三个人。

他们都是胡敦的朋友。

一个个虽然都是面色苍白，但一个个都衣履光鲜，他们呆呆地看着胡敦，不吱一声。

胡敦的心里很急，他心道：看来真的出了鬼了，我与他们都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居然当面不认得我，还让一个许一刀一口口挖苦我，这不是邪了么？难道我真的不能被他们相认了么？难道一个人的脸面就这么重要么？

胡敦道：“小三癞子，竿头儿，莫景儿，我是胡敦啊，我是你们的兄弟胡敦啊……”

他很着急。

但他急，人家不急，三个人也象路永一样，看着胡敦，半天也不吱声。

好容易有人吱声了，这人是小三癞子，他说道：“你不是胡敦。”

竿头儿也道：“胡敦没有这这么威风，也没有你这人模样儿。”

莫景儿道：“我不认得胡敦，我也不认得你。”

胡敦傻了，他不知道他再说什么好了。

现在，许一刀乐了，他看着胡敦，冷冷道：“我知道少侠是有功夫的人，在江湖上，

如果提起前辈天绝门的人来，没有人敢不佩服的，但无论如何，少侠也该还我一个公道。胡敦与我作对不假，但我看在妻子的面上，我对他的朋友们都照应得很好，他们一个个都活得很快乐。这有什么不对之处？少侠来此为难老夫，闯庄问罪，是不是有一些唐突了？”

许一刀是老江湖，他一句一句都叼在点子上，让胡敦没有话可说。

胡敦看着绿绿，他想让绿绿帮他，但绿绿只是对他眨眼，一句话也不说。

胡敦气得讲不出话来。

他此时才知道，大侠难做。

明明是他的知心好友，但怎么都一个个没了骨气，连朋友也不相认了？明明是许一刀做事亏心，却变成了他胡敦在这里无事生非，一切事儿都本末倒置了，一切事儿都变得不可理喻了。

胡敦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管家吕声心道：姜还是老的辣，这老混蛋一出面，一句是一句，几句话就把这个江湖嫩芽芽儿摆平了，还是许一刀这家伙厉害……许一刀仍然满面是笑，但这笑是笑里藏刀，是绵里藏针。

胡敦呆呆站着。

许一刀道：“既然这些人不是少侠的朋友，他们就只好去干活去了……”

许一刀一示意，身边的人带着四人走了。

走时，四人连看都没有看一眼胡敦。

许一刀乐道：“好了好了，如果胡少侠不嫌弃的话，可否入庄吃一顿酒？”

胡敦大怒，他冷冷道：“你以为我是吃不起酒了么？”

许一刀始终陪笑，他乐道：“我可没有这样说，少侠如果不愿意，也就算了。告辞了！”

许一刀转身就走。

只剩下了胡敦与绿绿，两人站在冷风里。

胡敦看着绿绿，他的眼里是痛苦。

“绿绿，我和他们真的是朋友……”

绿绿笑：“我知道。”

胡敦道：“可他们一个个都做出不认得我的样儿，他们是不是都变了？”

绿绿一笑：“你忘了，不是他们变了，是你变了……”

胡敦道：“我变得并不厉害，他们怎么也不该认不出我来的。”

绿绿大笑道：“你的那位钱姑娘是不是变了？她从前是不是更漂亮？”

胡敦很是气恼，他大声道：“绿绿，你别胡闹，好不好？人家的心象是着火了，你却在这里胡扯！”

绿绿没了嬉笑神色，她看着胡敦，一叹。这是一个好男人，但他总是不开窍，让你有什么办法？

绿绿道：“胡大哥，我是在逗你，如果你不愿意，我何苦跟着你？”

绿绿哭了，胡敦此时是又急又气，你看你看人家明明是火上了房子，可她却在这时找事儿干，哭了起来，什么时候不能哭，偏在这时哭？

绿绿心道：你是不是男人，男人就应该对女人温柔，你是个男人，此时如果知趣，来对我说上几句软话不就完了么？

可偏偏胡敦又不会说软话，不会讲既风趣又逗人的软话。

他也想让绿绿不再哭了，他直直地看着绿绿，大声道：“你别哭了！”

绿绿的眼泪更多了。

胡敦更大了声音：“喂，我告诉你，你别哭了！”

绿绿更哭得厉害了。她心里很委屈，她心道：我是你的人了，我跟了你，如果天天

你只能这么粗心对我，一点儿乐趣也没有，我跟着你是不是很有趣？我何苦跟着你？我一个江湖上人见人爱的侠女，谁见了不喜欢？我何必跟着你东跑西颠？你这么笨，又这么傻？

胡敦看她哭个没完，也是心烦，他在一边说道：“好，好，你哭好了，我陪你哭，行不行？”

胡敦也想哭。

胡敦此时也难受，因为他的朋友们都不理他了，所以他一想哭，还真的就哭了起来，他哭得比绿绿更伤心。

两人各哭各的。

一时悲声大起。

第三十二章 毒计丛生

绿绿先止住了哭声。

她问胡敦：“你为什么哭？”

胡敦也问她：“你为什么哭？”

绿绿一叹：“我哭我没有疼，没有人喜欢。”

绿绿是一个女孩子，她如果对别人，就不会这样讲话，但因为胡敦不是别人，她如果讲得闪烁其词，胡敦怎么会听得懂？如果胡敦听不懂，她岂不又是白白讲了这番心里话？

但胡敦心粗，自然不会明白她女孩子的心事，他心道：她偏偏总是说她的心事，却又不明说，吞吞吐吐的，我怎么会知道她想一些什么？她是不是嫌我对她不好，不讨她

喜欢了？

但胡敦只是在心里想，他说不出这些话来。

绿绿本来以为他会说上一句喜欢她，本来以为他会来对她一番亲热的温存，但等了又等，也不见胡敦有什么举动。

她只好在心里一叹，暗道：你呀你，真是一个笨蛋，难怪人家许一刀说你是笨蛋，你真的是个笨蛋，一个十足的笨蛋！

胡敦偏不知趣，在这时问她：“绿绿，你在想什么？”

绿绿道：“我想，许一刀骂你骂得有理，你真的是个笨蛋，一个十足的笨蛋……”

胡敦的心里不高兴了，他不愿意绿绿看不起他。

绿绿见他沮丧的样儿，反倒乐了，她噗哧一笑道：“要不要我告诉你怎么能和你的朋友在一起？”

胡敦忘了他的愁苦，他大声道：“怎么办，你说，快说！”

绿绿看他如此，竟然噗哧一乐，笑了。

你遇上的是胡敦这么一个怪人，你怎么办？

他们急急回去。

凤凰城里有一个老人，这人是胡敦的另一个朋友，他是冯师爷。

如果他们找到了冯二师爷，再带着冯二师爷去找小三癞子、头儿，莫景儿、路永，他们岂不是不认胡敦也得相认？

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敦怎么就想不出来，偏偏要绿绿说出？

胡敦很高兴，因为冯二师爷比其他的人都聪明，他一定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他们回到了冯二师爷的家。

胡敦大声叫了起来：“二师爷，二师爷！”

他与绿绿急步闯进了冯二师爷的家里。 他知道，他这么急急忙忙的，冯二师爷一

定会不高兴，但他顾不上许多了，他得去救他的朋友们，冯二师爷一定会体谅他的。

他冲进了屋子。

怎么啦？

屋子里很是凌乱，东西扔了一地，冯二师爷不见了。

冯二师爷去了哪里？

绿绿看了一眼，她的脸色大变，她大声道：“不好，快！”

两人到了后院。

冯二师爷蜷在后院，他依偎在墙边。

胡敦要过去看。

绿绿抓住了他。

“别动！”

胡敦大声道：“你干嘛扯住我？”

绿绿一叹道：“他死了……”

胡敦不相信。

冯二师爷确实是死了，他再也醒不过来了。

他的脸上有血。

胡敦的眼珠子都红了，他瞪瞪地看着绿绿，大声怒吼：“你说，你说，是谁杀死了他？！”

绿绿的眼睛很大，她睁着大眼，轻轻道：“是你，是胡敦，是你杀死了他！”

胡敦气得糊涂了，他大声骂道：“胡说！我怎么会杀死他？我怎么会杀死他？”

绿绿道：“是你杀死了他，因为你刚才告诉过那个许一刀，你说了一句‘是冯二师爷告诉我的’，就这么一句话，你就杀死了你的朋友冯二师爷。”

胡敦目瞪口呆。

他真的很没用么？他真是一个笨蛋么，他或许本来就只应在这个世界里做一点儿累身子，不动脑的事儿，他根本就做不了什么大侠，他只是笨蛋胡敦，一个被人家戏弄耍笑的傻瓜而已。

胡敦的目眦尽裂，他声如泣血。

“我要杀死他，我要杀死他，我得宰了他这个许一刀！”

胡敦与绿绿又来到了许家庄。

他们这一次是偷偷入庄的。

他们想找到小三癞子等人。

在一间一间的屋子外面，胡敦与绿绿寻找着，他们听得一屋子里有动静，似乎是有人在斥骂什么人，他们在窗外，静静听着，又扒开了窗纸看。

正是小三癞子他们四人。

坐着的，是许家庄的管家吕声。

站在一边的，有三四个打手，他们一个个横眉怒目，盯着个人。

四个人的新衣服放在了一边，扒光了身子，绑在柱子上，只穿一条牛犊短裤。

四人的身上流血。

吕声道：“你们以为你们是什么人，是许家庄的恩人么？别作梦了，看你们一个个那倒霉的样子，都是死了娘似的……”

此时，路永突地插了一句：“吕总管，我的娘是早就死了……”

吕声道：“妈的，我讲话，要你插嘴？！”

一阵子鞭子乱打。

路永被打得皮开肉绽。

胡敦心头一阵子火起，他们不是说对他的朋友分外宽待么，他们不是说对胡敦很有好感么？原来一切都是假的，这个许一刀阴不阴阳不阳的笑着，胡敦差一点儿被他骗

了！

他一怒而起，冲进屋里。

吕声一见胡敦冲了进来，马上就呆怔住了，他好一会才道：“不知道这位少侠来这里做什么？”

胡敦冷冷道：“杀人！”

一边的绿绿也笑盈盈道：“对，对极了，杀人！”

吕声道：“你也想杀人？我告诉你，我也想杀人……”

绿绿仍然在笑，她大声道：“好，那咱们都杀人，看谁杀得快，杀得俐索，好不好？”

吕声站了起来，他一点儿也不小看胡敦。

绿绿倒是放心，她此时反倒袖起手来。

吕声道：“你想杀谁？”

胡敦道：“杀你！”

吕声冷笑着，他不相信这个被许一刀一口一个少侠叫着的人会有什么能耐，如果许一刀能用如簧之舌把他们几句话就支走，他一定不是个什么厉害角色。

吕声道：“好，你来试一试！？”

他出手很快！

吕声一连出了几掌。

他的八卦掌很是有名，他在江湖上是有名的神掌，过去许家庄的事儿，大多都不要许一刀处理，只要由吕声吕大管家出头，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他一连劈了胡敦七掌。

他是出了全力的，但他的几掌根本就碰不到胡敦的衣服，他掌掌出空。

吕声出汗了。

胡敦此时却拿住了他的手。

吕声道：“放手！”

胡敦道：“吕大管家，如果你说出是谁杀死的冯二师爷，我就放了你！”

吕声的脸很难看，他大声道：“我不知道！”

这时，有人轻轻一叹道：“少侠何不把他放了，我知道是谁杀死了那个冯老头的。”

胡敦轻轻松开了手，他慢慢回过头来，他看到了许一刀，许家庄的赫赫人物。

胡敦道：“是谁？”

许一刀哈哈大笑，他笑道：“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我许一刀会听你的么？你以为我会怕你么？你别作梦了！？哈哈哈哈哈.....”

胡敦此时眼也红了，他象是听到了绿绿在讲什么，但他又什么也听不见，他一步冲向了许一刀。

许一刀怒吼：“刀！”

便有人给许一刀递刀。

许一刀刀一在手，他的脸色便变了，他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傲慢与狂妄，他的表情是很严肃的，他对于他的刀比对于别的一切世事都要认真，他恭恭敬敬地看着他的刀，对胡敦大声一吼：“来！”

一片刀光！

许一刀是北方的一个刀霸，从来心黑手辣，他的刀如果在手，刀下必定有死人。

这一次，许家庄的人也在轻松地看着，他们明白，这个很好看的少侠必然会死在老爷的刀下，而且很可能走不出十招。

连江湖黑道一霸的夜枭也不曾在许一刀的手下走过十招。但他们想错了。

二十招也过去了。

胡敦竟然只是躲闪，也不还手，他在沉思他的那壁画上一十八种步法。他一一试来，却甚是灵验，他一高兴，便忘了和许一刀是在做生死搏斗，只以为他是在一心一意地躲

许一刀的刀光，就不遑它顾，一心躲刀。

刀光在漫漫飞舞，在场的人看也看花了眼，只有绿绿看得明白，她吃惊地看到，如果胡敦真心躲开许一刀的刀，他毛发也不能伤了一根。

胡敦此时一声断喝：“住手！”

许一刀真的住了手。

胡敦看着他，冷冷道：“许庄主，你是不是服输的好？如果你服输，咱们就算了……”

许一刀的脸色苍白，他恨恨地看着胡敦，大声道：“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胡敦道：“我是胡敦。”

许一刀惨惨一笑道：“看来你连名字也不想让我知道？”一边有人在笑了，是狐媚子的笑声。

是那个钱杏，那个曾经打过胡敦的钱杏。

她吃吃笑道：“许一刀，你的刀怎么不灵了，你不是说你在北方天下，是头一把刀么？”

许一刀恨恨道：“臭婆娘，你给我住嘴！”

钱杏乐了，她向胡敦频频抛媚眼，她浪声道：“胡大侠，你真的是那个不顾自己的性命，来救我的胡大侠么？”

她那样子让绿绿噗哧一声乐了，她对胡敦道：“胡大哥，你又来好运了，你看，这位风流妩媚的钱姑娘正对你弄情呢。”

许一刀盯着胡敦：“你想怎么样？”

胡敦道：“我告诉你，我就是三年前被你差一点儿活活杀死的胡敦，我就是那个来救这个女人，被这个女人差一点儿打死的胡敦……”

许一刀的眼里满是恐惧，他知道，如果这人真是胡敦，他恐怕没有什么生路了。

许一刀大吼一声，扑向了胡敦。

胡敦此时正冲着四个人，他们是他多年的朋友，小三癞子、路永、莫景儿、笋头儿。

正在这时，他看到了四个人的惊愕目光。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吃惊，他们是知道他是胡敦了么，他们是看出来了，这个在眼前的少侠就是那个同他们在一起的胡敦么？

这时，他听到了一声怒喝：“刀！”

胡敦躲过了这一刀。

并不是他的步快，而是绿绿向许一刀出了手。

绿绿的手很快，她的双手一齐奔向许一刀。

如果许一刀不放弃他的这一刀，他的手就会在刀还没有出时就齐刷刷地被砍掉，他的刀也会在刚刚触到胡敦时募然而落。

他不做这样的傻事。

他只是曲了一曲刀形，刀光便向胡敦的头上飞来。

如果绿绿不喝一声，胡敦此时已经是死人了，他恨恨地对许一刀吼道：“你没看见，我正在忙着瞅我的朋友么？！”

他一出手，手便奇快地抓住了许一刀的刀。

许一刀在狞笑，胡敦抓的是他的刀刃，如果他一用力，胡敦的这一只手就没了。

他一用力，大声一吼。

他知道，一只手会飞出去，然后这个胡敦会痛得昏了过去，他再也不敢与许一刀动手了，他成了残疾，动手不动手也是一样了，他与这个疯女一起，只有一死！

但他的刀没能抽出来，没有一片血光。

许一刀呆呆怔怔地瞅胡敦，看得傻了。

他的刀在吱吱嘎嘎响，扭变了，裂成了两片。

许一刀只好放下了他的刀。

胡敦的手又抓住了他的手。

许一刀的脸上汗水直滚，他大声惨叫着，直甩手，便他甩不脱。

胡敦放开了他的手。

许一刀的手没有了肉，只有一块骨头，一块鲜血淋淋的骨头。

许一刀大吼道：“王八蛋，王八蛋，我跟你拚了，上！”

许家庄的人一拥而上。

绿绿咯咯笑着，她大声道：“可别让他的手抓住你们，一抓住，那滋味儿可不好受……”

没有人敢上去与胡敦动手，所有的人都是虚张声势。

第三十三章 波涌浪险

胡敦身子一闪，冲了过去，他抓住了许一刀的手，许一刀被他抓得面如土色。

他的另一只手已经没有了皮肉，这一只手又被胡敦抓住了。他吓得不敢出声。

胡敦大声叫道：“许家庄的人听着，许一刀杀死了我的朋友冯二师爷，又抓走了我的朋友小三癞子他们，我要你们乖乖地把他们都送出来，不然，你们的命也难保！”

有人在嘿嘿冷笑。

冷笑的是吕声，是许家庄的大管家吕声。

在他的一边，还站着那个狐媚子钱杏儿。

吕声道：“就凭你，也想来许家庄撒野？来人！”

就冲出来了八条大汉，他们两人牵着一个，把小三癞子、路永、莫景儿、笋头儿牵了出来。

吕声道：“看，如果你敢动一动，我就宰了他们！”

胡敦愣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好。

小三癞子大声道：“笨蛋，笨蛋，你要是胡敦，你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干？！”

路永大声道：“当然他是胡敦了，只有胡敦才这么笨，笨得要死！”

莫景儿乐了：“他是胡敦，咱们的仇一定能报了。”

笋头儿也道：“他是胡敦，我一看他那个笨样子，不是胡敦是谁？”

胡敦此时心里一热，竟然流出了泪来。

还有谁比他的这些朋友们对他更亲，还有谁比他的这些朋友们更知道他胡敦？

他犹豫了。

此时，绿绿冲了上来，她一把揪住了许一刀，她向着吕声冷笑：“好，如果你不马上放了他们，我就宰了你们的庄主……”

吕声大声狞笑，他道：“好，好，你就宰了他好了，你以为他还能成什么事儿么？没了他，许家庄，还有三个武馆，几家赌场，当铺就都是我的了！”

吕声哈哈大笑。

一边的许一刀忘了他的手疼，他怒声道：“王八蛋！吕声，你是什么东西？你竟敢卖主求荣？！你想死？”

吕声道：“我告诉你，不被这个胡敦杀死，你也早就是我的冤死鬼了，我要你死，你必死，早死晚死的事儿。”

许一刀吼道：“就凭你？”

有人咯咯笑了，这人是钱杏儿，狐媚子钱杏儿，她袅袅地扭着，一步一步地扭到了许一刀的面前，她轻轻地浪笑道：“许一刀，你的死期到了，我本来以为你得再过些日子才死，谁想得到这个混小子能来替你送终？你死定了，你放心，你死了以后，财产我一定替你好好看着，不让鸡啊狗啊的给弄了去。你放心去地狱好了，这样行不行？”

许一刀怒声道：“贱婢，你以为你能得逞么？”

许一刀怒声吼道：“来人！谁能杀死这个吕声王八蛋，我有重赏！！”

果然来了人，这是许家庄的看院大汉们。

许一刀嘶声叫道：“杀！杀！杀死他！”

众人不动。

许一刀怒吼：“杀！给我杀！”

众人果然动了，他们都抽出了刀剑，走近了许一刀。

许一刀害怕了，他一边退，一边道：“你们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吕声道：“他们想杀死你！”

胡敦想冲上去。

但绿绿扯住了他，这情景，绿绿看得多了，江湖黑道上，多的是这种狗咬狗一嘴毛的事儿，绿绿扯住了胡敦，是要他再不要管。

许一刀怒气冲天，他大声叫着，去抓刀。

他的手仍然粘粘的流血，他抓住了刀，他冲向了那些人。

刀光闪闪。

人在吼叫，一声声死命的嘶吼，使人毛骨悚然。

吕声突狂吼：“谁杀死许一刀，他就是许家庄的二庄主，他就是正义钱庄的大掌柜！”

果然有勇夫，几个人拚死地冲上去，把许一刀砍倒了。

许一刀倒在血泊里。

没有人可怜他。

钱杏儿袅袅地走上去，她看着许一刀，象瞅一条狗。

“许老爷子，我告诉你，我从嫁你的那天起，我就看不上你了。你太老了，老得直哆嗦，要不是你还有一个总算年轻一点儿的总管，我可怎么活？”

许一刀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目眦尽裂，他想嘶吼，但声音在他的嗓子里吼不出来。

这是许一刀的刀。

钱杏儿道：“我一嫁给了你，我就天天看着你的脖子，我讨厌你这条脖子，有计许多多肉的脖子。我总是想，你的脖子有那么多肉，能不能一刀砍透，我想试一试……”

许一刀大声道：“混蛋吕声，你宰了我吧，你要这个娼妇来干什么？”

钱杏儿笑咪咪：“许一刀，许二员外，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你今天要死了，你死时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说？”

钱杏儿笑着，说道：“许一刀，你死了，我可以告诉你，你再讨老婆时千万要记住，一不要讨比自己还小许多的小老婆，那样的女人火旺着呢，你根本就侍候不了。二不要讨那些一见了你欢欢喜喜跟你走的人，这样的女人靠不住，你记住了没有？”

钱杏儿摸着许一刀的脖子，把许一刀摸得闭上了眼睛，她一声一声地叹：“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你这一条脖子……”

钱杏儿笑咪咪地看着胡敦。

“胡大哥，你就是那个被我打了一顿的胡大哥么？”

胡敦看她，他的心里不痛快。

这是一个杀死自己丈夫的女人，是一个狐狸精。

胡敦冷冷道：“怎么样？”

钱杏儿乐了，她拍手道：“好，好，我早就想你了，你想不想我？”

胡敦憋声憋气地道：“不想，我早就忘了你了。”

钱杏儿道：“胡大哥不该忘了我，我当时把你打得够呛，你怎么会记不住？”

胡敦再是脸皮厚，也得红红脸，他冷冷道：“你想怎么样，是不是还想打我一顿？”

钱杏儿乐了，这女人能一乐让男人的骨头软，她乐道：“胡大哥，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我的心么？”

胡敦漠然道：“你的心？你的心怎么了？”

钱杏儿的眼睛红了，有了一点儿小小的眼泪，她哭着对胡敦道：“我对你的一片心意，大哥真的不明白么？”

胡敦道：“你打得我死也差不多了，还说是对我的一片心意？”

钱杏儿一叹，美人一叹自然是千娇百媚，她一做出那美人样子来，连一边的绿绿也不禁吃惊，看来这女人是有些本事，不然她决不能让许一刀糊里糊涂地送了命。她一边卷着她的头发，一边说道：“胡大哥，你一冲了进来，我就暗暗称赞，你真是有骨气，真是一个热血男儿，哪里象有些人，对女人一点儿也不知道爱怜？但我一见你那样儿，便知道你真是喜欢我，便不顾自己的性命冲了进来救我，可你当时武功并不高，别说对许一刀，就是对我，你也不行啊。你怎么会救得了我？我一见不妙，如果许一刀知道你没有一点儿武功，他一定会打死你，那可就糟了，当时我也没有别的法儿，我只好冲过去，打你了……”

绿绿在冷笑。

钱杏儿讲得煞有其事。

胡敦有点儿迷忽了，他记得当时的钱杏儿一边打他一边还对许一刀自夸，如果是为了救胡敦，她为什么要自夸？她为什么把胡敦打得那么狠？

胡敦的脸上有一些惶惑，他不知道怎么说好。

绿绿此时却乐了，她乐道：“钱姑娘，你当时打胡大哥是喜欢胡大哥么？”

“是。”

绿绿的脸上仍然带笑，她笑道：“看这个吕总管，真是难受，我知道你喜欢胡大哥，你把这个吕总管杀了，咱们和胡大哥一起走，那时你与胡大哥天天在一起，岂不是很好？”

钱杏儿的脸上仍然是笑，但这笑意已经很是勉强了。

胡敦却很是着急，他心道：这个绿绿真是胡闹，我怎么能和这个钱杏儿在一起，是不是绿绿看不上我，她总想把我推给这个钱杏儿？要是那样，我宁可不要女人，也不同这个贱人在一块。想到这里，胡敦大声道：“我告诉你，我不和她一起走，你愿意和她一起走，就你和她一起走好了，别牵扯上我！”

钱杏儿此时正被绿绿一番话套得说不出话来，却偏偏有胡敦说了这几句，顿时让她的心里一喜，她心道：看起来这个人虽然脸子长得不错，但也是一个废物。只是这个女孩儿极有心计，不得不防。想到了这里，她装作愁眉不展的样儿，对胡敦道：“胡大哥，你不喜欢我，你只是喜欢这位小妹妹，对不对啊？我知道你的心思，唉，我真愿意跟你走，但你能带我走，我也是红颜薄命啊……”

说着，她还挤出了几滴眼泪。

装作依依不舍的样儿，吊男人的胃口，本来是她这个玉堂春的红姑娘的拿手好戏，她一边装模做样儿，一边在心里暗暗遗憾，如果没有眼前的这个女孩子，她一施女人的媚态，保准会把一个胡敦弄得迷迷糊糊的，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胡敦此时倒有点儿懵了，他不知道这位钱姑娘的情意是从何而来。

此时，绿绿却噗哧一声笑了。

钱杏儿装得声音沉重：“姑娘，你笑什么？”

绿绿道：“你以为我不知道？”

钱杏儿道：“你应该知道，女人毕竟应该知道女人。”

绿绿大笑道：“当然，我知道你是女人，也知道你是比魔女红红更鬼的女人，你装模作样儿，装作喜欢胡大哥，可你忘了，你天天和这个人在一起，天天亲热无比，天天算计着要杀死许一刀，当着你的男人和别的男人调情，他会不吃醋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事儿么？”

钱杏儿一怔，绿绿正说中了她的心事，她怒喝道：“你别以为你是个什么江湖疯女，我就会怕你，我要你也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钱杏儿一挥手，那四个大汉都挥起大刀。

钱杏儿笑道：“胡敦，你说，他们不是你的朋友么？如果你不走，我马上就杀死他们。”

胡敦一见她如此，就不知道该如何办了，他看着钱杏儿，咬牙切齿，但一动也不敢动。

绿绿反倒笑了，她向着钱杏儿笑：“你以为你的这一招会很灵？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杀死了胡大哥的这四位朋友，他马上就得宰了你，让你死得很惨很惨的，你也知道，他是天绝门的后人，天熊。他有本事让你一点点地死。对了，他可以用他的手很温柔很温柔地摸你，把你的手上的肉都摸掉，让你没有了手，只有血淋淋的一条骨头露出来的胳膊。然后他再可以把你的腿也这么好好地摸上一摸，你的腿就也成许一刀那样子了。最后呢，再让他好好地摸一摸你的脸，让你的脸也没了皮肉，你看这样好不好？”

钱杏儿象是惊呆了，她呆呆地看着绿绿，她明白，这个江湖疯女是一个疯子，她什么事儿都可能做出来。

她正吃惊，在琢磨怎么办。

吕声正看着她，看起来，两人是一个心思。

他们要不要退？

偏在此时，胡敦讲话了。

胡敦道：“等一等，不行，我不能让他们杀死我的朋友……”

吕声乐了，钱杏儿也乐了，看起来，这个胡敦是一个笨蛋，他一定不会按绿绿的主意去做的。

绿绿心里暗暗着急，胡敦怎么这么笨，他怎么就不知道绿绿这是一个好主意？他这么一说，吕声与钱杏儿根本就不会放过他的四位朋友了，再要救他们也难了。

绿绿一笑道：“大哥，我看，你的这些朋友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他们根本就不会想着你，你何必为他们费心？只要吕大管家和这位钱姑娘敢动他们一下，我们必会替他们报仇的。”

绿绿说话时，还定定地看着胡敦。

连被捆着的小三癞子等人也明白了绿绿的心意，他们不语，等着绿绿。

但胡敦却来了倔劲儿，他大声道：“不行，我不能让他们死在这吕大管家的手里，我一定要救出他们！”

吕声笑，钱杏儿笑，许家庄的人在笑。

只有胡敦的朋友们在叹气，他们知道他们的兄弟胡敦，他就是这样子，你有什么办法？

只有绿绿在生气，他是不是一个傻瓜，他是不是一个糊涂蛋，他怎么一窍不通？

绿绿大声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胡敦居然不知道绿绿为什么生气，他惊问道：“绿绿，你生谁的气，你为什么生气？”

绿绿想哭，绿绿想骂，但胡敦的眼里满是热情，她怎么能骂得出来？

第三十四章 疯女人与贱人

胡敦不知道他怎么做才好。

他看看绿绿，他只好求绿绿了。

怎么这么傻呢？如果他不这样傻，他的朋友们早就能救出来了，他也会没有一点儿事儿了，现在可好了，让人家牵着鼻子走。

绿绿毕竟是绿绿，她皱皱眉头，就来了一个主意。

绿绿笑了，她笑得很开心，她对胡敦道：“胡大哥，我做什么，你也不要管，我只保把你的朋友都救出来，你看好不好哇？”

胡敦此时正在发愁，他知道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听绿绿的。

他点头答应。

绿绿走向了吕声。

吕声盯着绿绿，他一点也不敢小瞧这个江湖上有名的疯女。

绿绿道：“吕声，你看，你有把握赢么？”

吕声道：“我没有把握，但你也没有把握。”

绿绿一叹道：“不错，你说得对，我也没有把握。可我没有把握还行，你没有把握就完了。”

吕声沉着脸道：“疯女，你要是以为你凭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把我说动，你就错了。”

吕声的脸色阴沉，看来他是一个阴鸷沉着之辈。

绿绿一笑，她笑得很开心，也很明朗，她笑着道：“我不是胡敦，他们也不是我的

朋友，你也不是我的敌人，你说对不对？”

吕声道：“你想怎么样？”

绿绿道：“你放了人，我放你们走。”

胡敦此时心里一急，他想插话，他想制止绿绿，怎么能放吕声这个王八蛋走？那不是便宜了他么？一定得杀死他，他比那个许一刀还可恶！

但他既然答应了绿绿，让绿绿做主，他自然就不能再插嘴，他很着急，怕绿绿一时不明，答应了吕声。

绿绿的脸上仍然带笑，她笑道：“吕大总管，我想，一个人如果天天在夜里睡不着觉，天天算计着一笔好大好大的财产，这财产已经稳稳地属于他了，他再也不用担心别的，只天天算计着怎么样好好享受这一笔财产就行了。但突然有那么一天，有人来与他拚命了，要他同那人一起死，或者是他得死在那人的刀下。你说，他愿意不愿意跟人家拚？”

吕声道：“不愿意。”

绿绿乐了，她拍手道：“好，好，你想得好，当然不愿意，换了我是你，我也不愿意，做了那么多天的奴才，不做几天的主子就死了，这事是不是有一点儿划不来？”

吕声沉声道：“绿绿，你也是江湖上的一个人物，你说，你想怎么办？”

绿绿大笑。

她看看吕声，再看看胡敦，她看到了胡敦的气愤，胡敦不愿意让吕声逃走，但此时不这样做，又能怎么样？她暗暗道：胡敦，胡敦，你这回可别又是半路一棍子，打得事儿又黄了才好……绿绿道：“依我看，你和她……”

吕声回头看看钱杏儿，她也看吕声。

绿绿道：“你们还得好好做一回夫妻，在这庄子里，你们没有时间好好地亲热一回，是不是？你们要真的好好地亲热，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在一起，这滋味儿你们还没有尝

过.....”

钱杏儿和吕声不禁互相望了一眼。

他们从前天天算计许一刀了，根本就没有时间亲热。

他们这时还不能死，他们不愿意死！

如果死在了胡敦的手里，他们会白白地用尽了那么多的心思，到头来功亏一篑。

他们决不会甘心。

钱杏儿看着吕声的眼光是热的，她与吕声的心思是相同的。

他们已经没有心思与绿绿周旋。

吕声道：“好，如果我们放开他们，你让我们走开。”

绿绿道：“好！”

胡敦想：我可不能让他们走开，但他们现在挟持着小三癞子四人，自己也没有办法。

钱杏儿道：“胡敦，你答应放过我们么？”

胡敦道：“你如果放了我的朋友，我这一次就放过你们。”

钱杏儿道：“只是这一次？”

胡敦道：“只是这一次。”

钱杏儿和吕声互相看看。

吕声的心思是与胡敦再做一拚，拚一个鱼死网破，但钱杏儿看明白了他的心思，她摇摇头。

她不想这样。

吕声一叹道：“好，放了他们！”

吕声走了，钱杏儿走了，他们一齐走出许家庄。

还有许多的家人跟着他们，他们默默地跟在吕声的身后，跟在钱杏儿的身后。

胡敦道：“绿绿，他们为什么要跟着他？”

绿绿的眼光很沉郁：“他比那个许一刀要好，所以人们都愿意为他做事。”

胡敦此时看着他的朋友们。

胡敦的眼光很是热烈。

“你们真的不认识我了么？”

四个人都笑着，笑得眼中含泪。

小三癞子道：“看你那傻乎乎的样儿，象是胡敦。”

路永也笑：“看这那俊模样，却不象傻子胡敦了。”

莫景儿更是乐：“可你那呆呆怔怔的样儿，又是胡敦了，不是胡敦，谁会象你这么傻？”

竽头儿也一叹，他装模作样儿：“所以，我们只好承认你是胡敦，不然，你哪里去再找一个又丑又傻的胡敦还我们？”

胡敦落泪了，他很快乐，快乐得落下了眼泪。

他们是他的朋友，永远是他的朋友。

看来他们并不是不认得他，他们是不想相认。

莫景儿道：“胡敦，你是不是易了容的，让我们看不到你那丑样子了？”

路永心尖，他轻轻碰了一下莫景儿，对他做了一个鬼脸儿，道：“胡敦的样子是比原来好看了，但原来咱们的胡敦兄弟也不丑啊。”

众人都看着绿绿，他们很吃惊，他们看得明白，这绿绿对胡敦很有情义，他们不想让绿绿看轻了胡敦。

绿绿心里也在笑，她知道胡敦以前的模样不俊，但她还是头一回听得他的朋友们谈胡敦，她笑着听，笑了。

莫景儿看着胡敦，大声道：“胡敦，胡敦，你的兜子里有没有货啊？”

绿绿不解，她瞪大了眼，看胡敦。胡敦一笑道：“三十个大钱么，你还以为胡敦的

兜子里还是只有三十个大钱么？我请客，这回还是去‘春楼’！”

他们冲到了街上，雇了一辆车，飞快地去“春楼”。

春楼是凤凰城的一座最有名的酒楼了，从前胡敦得到了天龙的那一笔珠宝后，他想好好风光风光，请他的朋友们都去了春楼，谁知在楼上让春楼的大掌柜一地刀光刁月成给涮了，挨了一顿训，灰溜溜地下了楼。

这一次，胡敦还是要上“春楼”。

他们一出庄子就喊住了一辆马车。

这马车很破不说，连赶车的人也是一个颓顶的老人，他听着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叫喊着，吼着，叫他赶车去“春楼”，他听了好半天才听得明白了是去什么地方，他慢慢赶着马车走了。

路永道：“胡敦，胡敦，你得让他快一点才行！”

胡敦道：“马不好，车又破，你怎么让他快？”

绿绿笑了，她笑道：“怎么不能快，你愿意不愿意让我对他说一说试一试？”

胡敦道：“好，算你聪明。如果你真的说得他快了，我真就佩服你了。”

绿绿大笑道：“这有什么难的，你看我的……”

绿绿就凑到了老车夫前面。

绿绿大声道：“你快一点儿，好不好？”

车夫道：“马已经快死了，人也快死了，怎么还能快？你以为儿这马象是你们这些年轻人？”

绿绿乐了，她笑得很恶，她轻轻地说：“你的耳朵是不是有点不好使？”

老人一愣，好一会儿，他才点头，大声道：“对，对，不好使，不好使。”

绿绿的声音更轻了，她几乎是对着老人的耳朵轻轻吐了几个字。

老人道：“你说得当真？”

绿绿一笑道：“为什么不当真？你看到没看到，他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他们这会儿乐着呢，一会儿，你可就发大财了……”

这时，老人的眼睛亮了，他瞪着绿绿，笑道：“好，好，就听你的！”

老人也不老了，他的身子也不驼了，他站直了身子，在车上大声喝道：“驾！”

马身上挨了好几鞭子。

马从来也没有挨过鞭子，它们此时受惊了，飞也似地跑了起来。

胡敦和莫景儿，小三癞子等人都惊愕，再看绿绿那一脸鬼头鬼脑的神色，便明白了，他们都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赶得极快的马车急急到了“春楼”，绿绿对胡敦大笑道：“快付银子吧。”

胡敦从兜子里掏出二分银子，给了老头，绿绿道：“不够，不够。”

胡敦再给二分银子，说道：“够了吧？”

绿绿笑道：“不够，不够。”

胡敦惊奇道：“得多少才够？”

绿绿大笑：“我告诉他，如果他把这两匹马赶得累死了，你给他的银子足足能买上这样的四匹好马。”

胡敦大惊，他看着绿绿，叫道：“怪不得他一鞭鞭拚命赶呢，原来你跟他说的是这么回事？”

绿绿大笑道：“你以为是怎么回事？你以为我是对他讲了大堆好话不成？”

众人大笑，都走进了“春楼”。

胡敦一见“春楼”，便心里冒出了怒火，想起了上一次他与众人来这里，被人家好好地羞辱了一番，他心里暗暗道：我一定要你们“春楼”今天的日子不好过，让你们再也不作那狗眼看人低的奴才相。

但一走到楼口，便又有人当面拦住了。

这人众人都认得，他是“春楼”伙计辛实。

他冷冷道：“哎，哎，你们几个站住！”

胡敦正愁他不来找碴儿，此时一见他出来了，就心里一喜，他看着辛实道：“怎么，我们几个不能上去么？”

辛实对胡敦一笑道：“公子爷当然可以上去，但这里是凤凰城有名的地方，这几位还是在楼下呆呆的好。如果他们是公子爷的下人，让他们在楼下呆着，也一样有好酒好菜侍候。”

胡敦道：“不行，他们是我的朋友。”

辛实心里在沉吟，他想道：看这个公子哥的模样，看得出他是一个贵家公子，这一个女人也不是一般女孩子，她那似笑非笑的样儿是要看“春楼”的笑话，这两个人当然去得楼上，但这四个人可就惨了，他们衣衫不整，人也邋邋，怎么看也不是有钱人的样儿，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上楼，如果让掌柜的看到他们上了楼，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辛实道：“公子，不是我不让他们上，实在是我们的掌柜有话，你的朋友这样的人不能上楼去，这‘春楼’是凤凰城的一大去处，公子的这几位朋友看上去……”

莫景儿一肚子的气还没出，他此时大声吼道：“看上去怎么，不象你小子有人样儿？妈的，如果我们还是穿着许一刀给我们的那一套衣服，这小子就不拦了……”

胡敦就要发作。

但绿绿乐了，她轻轻走到辛实面前

绿绿满面是笑，她乐着，说道：“伙计，你看我上楼去，行不行？”

辛实再细打量绿绿，他一见这女子，也太好看了，两道蛾眉带笑，一张粉面生春，而且一副让人看也看不够的身材，一种说也说不尽的风流。他乐了，乐得忙说道：“行啊，行啊，这位小姐要上楼，就尽管上好了，小人不会拦的。”

绿绿大声道：“是么？你知道我要上楼去做什么？”

辛实一怔，她上楼去，就是要吃饭喝酒，不吃饭喝酒，她上楼去干什么？

绿绿却是一乐，她对着辛实道：“我告诉你，我上楼是去砸你们‘春楼’的，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辛实不知道。

绿绿笑得很开心，她一脸天真，她对着辛实笑道：“我是疯女，江湖上有三个有名的女人，一个冰宫公主，一个疯女，一个是魔女，我告诉你，我就是那个疯女……”

辛实怔住了。

他惹不起这个疯女。

他呆呆地看绿绿，看了半天，这是一个好好的女孩子，她怎么会是疯女？她根本就不象是一个疯女呀，但他瞅了绿绿好一会儿，他不敢造次，他对绿绿笑了，他笑得很巴结。

“好，好，请上楼，请到楼上坐。”

六个人就大摇大摆上了楼。

第三十五章 大闹春楼

六个人上楼后，便寻了一处安静的地方坐下来。

春楼果然不凡，看坐在这里的人物，大都是在凤凰城有头有脸的人，他们一个个要么是大腹便便，要么就是趾高气昂，再不就是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儿，象是天下所有的幸运事儿都在他自己身上似的，大声吵嚷，大声叫喊，大声讲他自己，全都是旁若无人的样儿。

六人坐下了。

到了这春楼，胡敦与他的几个兄弟都有一点儿局促不安。

莫景儿道：“胡敦，他们会不会象上一次……”

胡敦道：“不会，不会，有我呢。”

但他的样儿也不轻松。

路永坐得象模象样，但他也是有一点心虚，他偷偷地向一边左顾右盼，象在寻找什么东西。小三癞子只是对着众人笑，人家看他了，他就对人家巴结地一笑。竽头儿在看头上的灯，这一盏灯是用纯银打制的，足足有上千两重，正吊在他的头上。他在心里暗暗嘀咕，正在他大吃大喝的时候，这盏灯掉了下来，他岂不是要一命呜呼？

他就不时地昂头看这灯。

只有绿绿在笑。

她笑胡敦，她知道了胡敦从前是什么样的人，她很开心，因为胡敦的兄弟们都需要她，今天来这个春楼，没有她绿绿，他们会进门也难。

她暗暗在乐。

此时，那个辛实独自一人走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一张菜单子。

这是春楼的臭规矩，如果人来了，在哪一个菜上点一点，便是要了这个菜，而且一点时就赏银子，再点时也赏银子，点几次菜就赏几回银子。这不光是对大厨的赏赐，也是在摆阔，看哪一个老爷少爷有钱。

辛实自来看菜单，不独是对他们的一种小心，也是一种寻衅。

他把菜单放在了胡敦他们的桌上。

胡敦对小三癞子等人道：“好，好，随便吃，随便吃，点几个好菜，点几个好菜。”

辛实面无表情，他冷冷地瞧着这六个人，他们明明不是这春楼上的客，却偏偏走了上来。

一边，有个女人抱着琵琶，在唱。

唱的是唐人的曲子。

先唱的是孟浩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山暝听猿愁，
沧江急夜流。
风鸣两岸叶，
月照一孤舟。
建德非吾土，
维扬忆旧游。
还将两行泪，
遥寄海西头。”

这琵琶女唱得却好，一曲歌罢，唏嘘不已，她一行热泪，就流在了脸上。

六人中，只有一个绿绿明白，她这一哭是伤情，是感喟，是对自己身世的一种悲凄。其他的五人都是惘然，他们呆呆怔怔地瞅着琵琶女，不明白她何以落泪。

一边的那些男人都抱着女人，喝彩道：“好，好，果然是好！真不愧是凤凰城的名妓！一曲唱罢，我也要哭出声来了。”

又有人道：“再唱，再唱！”

便又唱。

这一回唱的是敦煌曲子词，好好的一曲《蝶恋花》：

“叵耐灵鹊多漫语，
送喜何曾有凭据？
几度飞来活捉取，
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

谁知锁我在金笼里。

欲他征夫早归来，

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这一曲却又唱得婉转缠绵，似呜咽，似夜语，一声声，一句句都入了人心里去。虽然那些人是一些见识过世面的大爷少爷，却也知道此时此曲的好处，他们沉默着，听着，不再嬉戏神色。

莫景儿五人却听不明白，他轻轻问：“胡敦，她唱的是什么？是一个人把鸟儿锁入了笼子里么？他锁鸟儿做什么？他是不是象那个许一刀，想锁我们……”

他不明白，却一声比一声大。

一边的人听到了莫景儿的声音。

一个虬须大汉冷冷道：“什么鸟人，也来到了春楼楼上？伙计，伙计！”

辛实忙答应着。

那人道：“你这春楼莫非是换了老板了么？”

辛实陪笑道：“没换，没换，本楼的老板仍然是刁老板刁大爷……”

那人道：“要不，就是你们的春楼已经改了规矩？”

辛实道：“没有没有，本楼的规矩还是刁老板的老太爷在世的时候定的呢，怎么会轻易就改了呢？”

辛实向着这虬须大汉赔笑。

大汉道：“是么？”

他慢慢站了起来。

他一身虬肉，看上去极是威风。

他对辛实道：“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怎么有资格上春楼来喝酒？”

辛实道：“他们……”

他急急地回头看看绿绿，此时绿绿正瞪瞪地看他，他不由得一激凌，再也不敢回头了。

大汉道：“我在问你，他们是谁？”

辛实对着大汉的耳朵，轻轻地讲了一句。

大汉的脸色有些惊异，他匆匆看了绿绿一眼，问辛实：“你问明白了么？她真的是……”

辛实一脸的苦相，他叨叨道：“天啊，谁敢再问？她不幸了我，就算是好的了。”

大汉不语，他一会儿，突然回头，招呼那个手捧琵琶的女孩儿在身边，对她轻轻讲了几句话。

就见那女孩子点点头，轻轻盈盈走来了，一直走到了绿绿面前。

“姑娘，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唱给你听？”

绿绿一笑：“喜欢。”

琵琶女一抿嘴，笑了，一笑俩深深的酒窝，她笑道：“请姑娘点上一曲，我就唱给姑娘听。”

绿绿道：“好！”

绿绿道：“胡大哥，你来点一个歌曲，唱来听好不好？”

胡敦哪里见到过这种阵势，他慌忙摇头又摆手，他说道：“绿绿，你来吧，你来好了。”

绿绿一笑，她的眼光一扫，见到了那边的人都在注视着她，连吵声也停了，她淡淡一笑道：“那我来点。”

绿绿看着琵琶女，说道：“你给我唱一曲《木兰诗》吧。”

琵琶女一笑答应。

就唱。

果然又有一番不同。

刚才的曲子是一种凄婉缠绵，此时的声音再也不是如此了，却听得一阵阵琵琶声响，象是雷声雨响，珠溅玉落，一阵阵急弦，直促得人心也跳得急了。便唱起来了——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

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忆。

女亦无所思，

女亦无所忆。

昨夜见军帖，

可汗大点兵，

军书十二卷，

卷卷有爷名。

阿爷无大儿，

木兰无长兄。

愿为市鞍马，

从此替爷征。”

琵琶女再也没了那凄凄苦苦的神情，她的脸上有一种光彩，一种很逼人的光彩，她看着绿绿，象绿绿就是那个替父从军的木兰。

“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鞍鞯，

南市买辔头，

北市买长鞭。
旦辞爷娘去，
暮宿黄河边，
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旦辞黄河去，
暮至黑山头，
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这是一曲壮气歌，居然连胡敦他们几人也听得入迷，他们吃惊，原来世上还有这等好曲子？唱的是女人，世上居然也有这种好女人？他们从前听得冯二师爷讲过木兰从军的故事，但他们可没有听说过还有曲子在唱这事儿，他们听得如醉如痴。

“万里赴戎机，
关山度若飞。
朔气传金柝，
寒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
天子坐明堂。
策勋十二转，
赏赐百千强。
可汗问所欲，

‘木兰不用尚书郎，
愿驰千里足，
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
出郭相扶将。
阿姊闻妹来，
当户理红妆。
小弟闻姊来，
磨刀霍霍向猪羊。”

琵琶女的歌声竟然也变了，变得极有感染了，她的声音中有兴奋，有快活，有一种极为缠绵的情感。胡敦他们虽然听不出她的歌声中很深的蕴意，但听得出她是在一心歌咏这木兰的豪气。

“开我东阁门，
坐我西阁床。
脱我战时袍，
着我旧时裳。
当窗理云鬓，
挂镜帖花黄。
出门看火伴，
火伴皆惊忙。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

双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

一曲歌罢，琵琶女的眼泪水淌般出，她低下了头，向着绿绿一礼，婉声道：“姑娘，我唱不好，唱不出木兰的雄心，唱不出木兰强似男人的气魄……”

绿绿大声道：“好！好！真是好……”

绿绿喊胡敦：“胡大哥，你看看，人家好不容易唱了这么一曲好曲子，你得好好赏她一点儿银子。”

胡敦心道：好，又来了，看这银子不是你的，赏这个一点儿，再赏那个一点儿，你自己还有什么了？再过几日，你用什么度日？

但绿绿在这春楼上一劲地叫赏，胡敦怎么能不出钱？

他掏出了一块银子，递与琵琶女。

绿绿道：“不够，不够。你看，木兰从军十二年，你就给这么一点儿银子，怎么会够用？拿来！”

她一把夺过胡敦的兜子，把兜子里的银子都一古脑倒了出来，全给了琵琶女。

琵琶女不敢接。

她从来也不曾唱一支曲子，就收这么多的银子。

绿绿道：“你唱得好，你知道我是谁？”

琵琶女摇摇头。

绿绿怒了，她大声道：“我告诉你，我就是天下的疯子，天下最疯最疯的疯女人！如果你不收我的银子，我一定会不高兴的。”

琵琶女一见她有一点儿不乐意了，忙道：“多谢姑娘，多谢姑娘！”

琵琶女收下了银子，转身要走。

她想下楼去。

一边的那虬须大汉一声喝叫：“站住！”

琵琶女只好站住了。

大汉道：“姑娘想走了，今天难道不唱了么？”

琵琶女道：“我想回家。”

大汉笑道：“有银子也不赚了？只想回家么？”

大汉慢慢地把他的手伸了出来，他的手里有一块银子，他的手一松，这块银子就变了，再也不是一块好好的银子了，这只是一块被捏成砣砣的银锭。

大汉道：“这是五十两银子，我要姑娘给我唱。”

琵琶女不敢抬头，她明白气氛不对，但她不敢不依，只好对大汉道：“奴婢想回家，实在是家中老人天天依闾望归。但大爷要我唱，我唱就是。”

大汉道：“好，你给我唱。”

那些人都静静看着这大汉，显然大汉是他们的头领，他们唯大汉的马首是瞻。

大汉道：“好，你给我唱一首女人想男人的，想得越是厉害越好。”

琵琶女就唱。

唱了一首《相思》：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众男人就大声吼好。

但那大汉不喝好，他说道：“来一曲好的，这个不好，我告诉过你，要女人想男人的，想得越厉害越好。”

就又唱。

唱一曲《采葛》：

“彼采葛兮，

一日不见，

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

一日不见，

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

一日不见，

如三岁兮。”

众人都叫好。

有人道：“还是这个过瘾，你听听，一天看着不着，象是三个月，象是三年，女人多骚，女人多浪？”

说罢，还哈哈狂笑。

大汉道：“你以为女人是什么好东西？女人就是那不听敬的玩艺儿！”

此时，一边的绿绿突然站了起来，她慢慢走向那大汉。

琵琶女呆住了，她吃惊地看着绿绿，她怕绿绿会吃亏，挤着绿绿，但绿绿身子一晃，就晃到了她前面。

绿绿对着她笑：“你该走了，你说是不是？你不是说你的家里有人在等你么？”

琵琶女知道她在这里也管不了什么事儿，她连忙答应，起身要走。

绿绿唤住了她。

“这是你的银子。”

绿绿抓起了桌上的银子。

这是用大力金刚指的指力生生把一块银子捏成了这模样的，绿绿看着这块银子，叹气道：“这块银子不好，如果你就这样去花，人家不明底里，一定会以为你这银子是赃物呢。”

大汉身旁的人一听，便要发作，但大汉止住了他。

只见绿绿道：“好好的银子弄成了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弄好……”

她回头对胡敦道：“胡大哥，你看我能不能弄好这块银子？”

胡敦哪里知道她是不是能弄好。

绿绿一笑：“我可得试一试。”

她的手指很巧，一点点团弄那块银子，象是银子变成了面团，一捏一弄，银子又变成了元宝的形状。

绿绿把这银子递与了琵琶女。

琵琶女低头走了。

只剩下了大汉与他的一伙人，胡敦与他的朋友们，还有疯疯颠颠的绿绿。

第三十六章 大侠齐一天

绿绿看着大汉，好久才道：“我有点儿手痒了，你知道不知道？”

大汉一笑道：“我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也敢去许家庄逞强，原来却是这么一个小的小丫头，你是不是有点太猖狂了？”

绿绿道：“好，原来你是许家庄的援手，那可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绿绿走向大汉。

一边的人大声道：“大哥，杀鸡焉用牛刀？还是让我来对付她！”

绿绿笑了，她对那汉子道：“你是牛刀？真的就看不出……”

大汉的脸上升起了怒气，他大声道：“怪不得连许家庄的管事，一个江湖上极有名的吕声也被你们逼走，原来真的有点儿名堂。”

大汉道：“让开！”

他的人都闪至一边。

绿绿与大汉对面而立。

胡敦在细看这大汉，他看这大汉是一副好模样，一脸虬须根根入肉，扎撒着，向四外飞出，双目是虎目圆睁，一脸的威风，他身穿着一件白色长衣，很讲究的长衣，很合体，他的手也是一双大手，一双骨肉分明的大手。他站在绿绿的对面，很消闲，也很自在。

这是一个久经战阵的人。

胡敦知道，这个人决不好惹。

胡敦一开始以为这人只是来这酒楼上喝酒的，如果是那样，就不必与他争勇斗气了，但此时听得他竟提起许一刀来了，便知道决不那么简单了，他一定是许一刀的朋友或者是故人，一定是专来找事儿的。

胡敦此时正在心里想他该怎么办，绿绿却动手了！

绿绿飘身而上，她一声怒斥，飞向大汉，她在空中不及返身，便匆匆向大汉出了一招，这是绿绿的拿手招数“飘花掌”。

掌法却也飘焉不定，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却又手势多变，让大汉也有一些吃惊，他大声道：“果然是有些斤两，难怪能杀死许二……”

大汉东躲西避，躲过了几招，他喝道：“疯女，你别逞强，如果我真的动手，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绿绿娇声而笑：“是么，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大汉一声怒吼，人反而向后倒退而去。

绿绿以为他是害怕，身子竟然一顿，向前猛冲。

胡敦在一边是旁观者清，他大声喝道：“小心！”

绿绿一迟疑，身子生生在半路上顿住了。

但她也晚了！

一阵疾雨，飞出几十枚暗器。

绿绿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她中了大汉的暗器。

绿绿只是怒喝了一声：“混蛋！”她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胡敦站了起来，他飞步而上，站在那人面前。

大汉冷冷道：“你是谁？”

“胡敦。”

胡敦是谁？大汉有点儿不明所以，他心道：既然是江湖上的人物，又与疯女绿绿在一起，就不会是没有名头的人，但我怎么没有听到过江湖上有个成名的人物叫胡敦？他有点儿迟疑。

胡敦也直通通地问道：“你是谁？”

胡敦因为乍出江湖，便不知道对江湖上的人该有一点儿客气，套一点儿交情，他出言无礼，让那大汉极是生气。

大汉道：“就凭你，也配来问我的名字？”

大汉哈哈狂笑起来。

大汉的身后人道：“告诉你，让你吓也吓一跳，我们家主人就是天下有名的大侠齐一天齐大侠。”

胡敦确实是吓了一跳。

在胡敦与他的五位朋友在一起，议论天下英雄的时候，这位九省沐甘霖的齐一天便是鼎鼎大名了，那时，他们一个个都兀自想如果能做人做得象齐一天齐大侠便好了，一个个对这齐一天齐大侠都是称赞不已。

现在，这个齐一天齐大侠就站在他的面前。

胡敦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儿，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好久，胡敦才道：“久仰，久仰！”

大汉哈哈一笑，他笑道：“你太客气了，咱们与你根本就不相识，你还是不要客气才好。我只问你，你为什么要杀死许一刀？”

胡敦道：“许一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齐一天怒喝道：“胡说！我告诉你，许一刀是北方的一个英雄，去年北方大旱，许一刀赈济了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没有许一刀，北方便有成千上万的人会饿死……平日，许一刀对江湖上的人也是极为豪爽，有求必应的，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胡敦心里一怔，难道杀死许一刀杀错了么？

绿绿在一边道：“猫儿都吃腥，吃剩下的，也总是施舍给穷人吃的。”

大汉突然仰头一叹，他轻轻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许一刀在江湖上已经算是好人了，你们滥杀好人，岂不是罪过？”

胡敦道：“他也杀人。”

齐一天道：“他杀死了谁？”

“他杀死了我的朋友，冯二师爷。”

齐一天不认得冯二师爷，他道：“谁是冯二师爷？”

胡敦道：“他是我的朋友，是衙门里的师爷。”

齐一天道：“你不是开玩笑？”

胡敦道：“不是。”

齐一天怔怔地看胡敦，看了好半天，他是不是在想他如何对胡敦讲，才能讲清许一刀杀人的罪过？他是不是想告诉胡敦许一刀还干了什么好事儿？但齐一天好久不语，然后一声长叹：“胡敦，你是叫胡敦？”

胡敦点头。

齐一天道：“你是不是糊涂？如果你的朋友是衙门里的刀笔师爷，他一定是一个刀笔小吏，助纣为虐的刀笔小吏，这种人，怎么死都是一死，谁会可怜他们，他们早都该死了。”

胡敦张大了嘴看着齐一天，他不明白，难道这句话是从名重天下的大侠齐一天的口中说出来的么？他怎么会这么讲话？他怎么知道冯二师爷的好坏？他以为天下就只有坏的刀笔小吏，他就不知道会有一个冯二师爷，一个食古不化（化）不食贿赂的冯二师爷么？

胡敦对绿绿道：“绿绿，绿绿，他……真的是那个天下有名的齐一天么？”

绿绿知道他的心思，心道：可怜，可怜，胡大哥竟然被他吓住了，一听得他是天下有名的大侠齐一天，胡大哥的眼珠子都不转了。他吓傻了，他怎么敢同这天下有名的大侠齐一天斗，他知道他斗不过齐一天的，所以他犹豫，所以他不敢出手。

绿绿知道，如果胡敦出手，也不一定是齐一天的对手。

绿绿一叹道：“看他那样子，象。你不知道么，天下的大侠都是这副样子，总象是正义在胸的狗样子，总想到处管人家的闲事，他们可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大汉看着绿绿，居然不怒也不恼，只是冷冷地看她。

胡敦道：“绿绿，我不明白，他怎么会说冯二师爷是坏人呢？”

小三癞子大声道：“我告诉你，我们的二师爷可不是刀笔邪绅，他好着呢，他办案子，救的人也不止几百个，正是因为他好，衙门才不要他了。可你那个混蛋许一刀，居

然把他给杀死了！”

大汉看着小三癞子，不屑一顾。

莫景儿道：“同他这种人谈什么？我以前以为他是一个好样儿的，是个英雄，可现在.....”

路永道：“现在怎么样？”

路永吞吞吐吐：“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我一见了，才知道那些大侠很可能都是一些狗屁东西.....”

大汉看着他们，一个个地看着，他突然道：“好，好，你们今天一个也别想走！”

大汉满脸杀气！

从来没有敢对他不敬，江湖上的人对他很恭敬，人家见了他的面一直是请上座敬香茶的，他是大侠齐一天，是甘霖惠九省的齐一天齐大侠，谁敢对他不敬？ 众人恭敬，自然也把他的身份抬起来了，他也渐渐地养成了一种骄矜，从来听不得坏话。今天胡敦等人当众羞辱他，他暗暗心生杀机，他一定要杀死这些人！

齐一天道：“好了，我看，你们也不必在嘴上用劲了，来吧！”

没有人动。

小三癞子他们是同谁也敢对付，但那都是嘴上的功夫，没有真玩艺儿，只有胡敦有功夫，但胡敦的心里仍然有些顾忌，他怕同大侠动手，混一个坏名声。

齐一天道：“你们出手不出手？”

没人吱声。

齐一天冷笑，他近来与人动手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只要他一出来，很多人都退避三舍，躲着他。

胡敦是不是也很怕他？

齐一天道：“如果你不愿意与我动手，那也好，你只要留下这个江湖上的祸害疯女，

我就让你们都走。”

四个人都看着胡敦，看他怎么决断。

绿绿也看着胡敦，她此时居然笑道：“胡大哥，你走吧，你绝不会是他的对手。”

胡敦此时一声长吁，他说道：“我不是怕你，你如果以为我是怕你，那可就错了。”

齐一天道：“你想怎么样？”

胡敦道：“我是奇怪，你这样一个天下人人皆知的大侠，怎么会不分好歹就想杀人？”

齐一天一怔，他万万没有想到，胡敦居然不怕他，还出言羞辱他。他怒喝道：“好，既然好此，你接招好了！”

胡敦慢慢出手了。

他不知道他自己的份量，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能与齐一天动手，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齐一天的对手，他只知道，如果齐一天对他的朋友冯二师爷不敬，就是对他的污辱，他一定得为冯二师爷出气。

齐一天心想：这人既然敢与我动手，就一定是有些能耐的，我得小心，千万别折在了他的手里。

凡是成名的人物，大都有这种负担，他们怕折在江湖上的小人物的手里，一旦折了，他们的名声便一落千丈了，他们敢不小心么？

齐一天一出手，便有些顾忌，他的手法很慢，用的是他的掌法“巡雷掌法”。

这是一种至阳至刚的手法，每一招出手，都是呼呼生风，都隐隐有风雷之声，一阵阵风刮过来，让胡敦透不过气来。

胡敦的心里也明白，这个齐一天决不是好对付的。

他先是用他在洞里学到了那一十八招步势，他与许一刀动手时，这一十八招给了他一个好机会，但现在对手不是许一刀了，而是名重天下的大侠齐一天，他再用起来，也不知道灵是不灵。

胡敦一走起步来，齐一天就愣了，他心道：这步法很怪，看起来象是失传已久的一种“天罗步法”，但又象是少林的“罗汉步”，还象是武当派的“八卦步”，神奇无比，看上去明明掌势已经打在了胡敦的身上，却偏偏一下子弄偏了，胡敦的身子一滑，便又溜开了。他怎么出手也打不到胡敦。

战了几个回合。

齐一天一跳，跳出了阵外。

他说道：“你到底是谁？”

“我是胡敦。”

一边的绿绿笑道：“要不要我告诉你他是谁？”

齐一天当然不能说他要绿绿告诉他，但他盯盯地看着绿绿，等着绿绿说话。

绿绿道：“他是天熊。”

天熊，天熊是谁？

他不是胡敦么？他怎么又是天熊了？他在春楼上喝酒，竟然又喝出了一个天熊来，天熊是什么人？

绿绿道：“我想，一定是那个吕声告诉你的，他是胡敦，一个江湖上名头不响，但武功很厉害的人干的。你就相信了，但你知道不知道，他就是天熊，他就是天绝门的当代唯一门人，天熊？”

齐一天的脸色一变。

他突然明白了。

吕声忙忙碌碌地跑了，让他来为许一刀报仇，他也太托大了，他以为他的功夫天下无敌了么？偏偏遇上了这个天绝门的传人，听得他的师父讲，师父从前也是败在了天绝门的一个传人的手下，那个天绝门的传人是现在的天龙的师父，而且据说天龙的师父并不是真正天绝门的传人，只是天绝门再也没有人活在世上了，他才自称是天绝门的传人。

的。

如果这个憨憨的人是天绝门的传人，他的武功一定很厉害。

齐一天道：“你是天熊？”

胡敦想起来了，他确实是天熊。

“你是胡敦？”

他也确实是胡敦。

齐一天笑了，他得与这个天绝门的人决一死战，他好不容易会到了这个天绝门的人，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胡敦道：“如果你放了绿绿，你自己走开，我们便两相无事。”

齐一天道：“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天熊，你看招吧！”

齐一天疾身而上，他飞了起来。

这一次，他的掌式凌厉无匹。

他直砸向胡敦。

第三十七章 一战扬名

在凤凰城，有什么大事小情的，人人都能跟着起哄，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江湖上混混儿，跟着吵嚷，跟着起哄，跟着闹腾。

听说了大侠齐一天要与一个在江湖上根本没有一点儿名堂的人比试，人们都很好奇，都相邀着来到了凤凰城外，看两人比试。

这是三天后。

风和日丽，没有一点儿风声，也没有一点儿鸟鸣，在树林里，坐着大侠齐一天。

他的身后，有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都是相跟着大侠齐一天的，每逢大侠齐一天出场与人比武，他们都来，他们为大侠齐一天欢呼，他们为大侠齐一天高兴，他们快活，江湖上没有谁可以打得败大侠齐一天的。

只要有了大侠齐一天，他们的日子会过得很安稳，过得很快乐。

大侠齐一天仍然身穿着那件白色的长衣，他今天很破例了，居然带着他的兵器。他的身边有个包袱，包袱里鼓鼓的，里面不知装的是什麼。他坐在那里，一声也不响，只是闭目养神。

他一早走出他的家时，头一回感到有些不安，他亲吻了他的妻子，亲吻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刚刚才有六岁。

儿子问：“爹爹，你又要去杀坏蛋了么？”

他笑了一笑。

他头一回知道他的家有这么温暖。

他的妻子总是看着他，眼里满是忧郁，但她从来不讲话，从来也不劝他罢手。她是他的好妻子。

她只是对他说：“你……早一点儿回来。”

他点点头。

他这一次仍然是不能早一点儿回家，如果他仍然象往常一样胜了，他又得和一些他的崇敬者们去一家酒店，喝得烂醉而归。如果他这一次败了呢？……他不敢想他败。

一边的人没有他这么多的心思，他们仍然在吵，在谈。

有人在下注。

赌大侠齐一天与胡敦相斗，哪一个会胜？

当然是大侠齐一天会胜，因为他是大侠齐一天，你听说过大侠齐一天会败么？他除

了没有和天池冰宫的主人较量过，没有和天下一恶天龙较量过，天下没有人会胜得了大侠齐一天，他的声望如日上中天，他怎么会败？

所以，赌大侠齐一天会胜的人占大多数。

他们坚信他们一定会赢。

但也有赌胡敦会胜的。

这是一些不知死的赌徒。

因为，赌胡敦胜的机会太少了，而且得的利也比较多。下一点儿小注，他们不在乎，万一胡敦胜了，他们岂不是赚大钱了？

当然也有人知道，胡敦就是天绝门的传人。

天绝门？怪不得他会向齐一天挑战，原来他是天绝门的传人啊？

于是，赌胡敦会胜的人又多了些。

齐一天突然觉得，他做大侠有一些不上算，他干嘛让这些混蛋王八蛋来看他与人死死相决？他为什么不挑一个地方好好与胡敦一决，却偏偏等着众人来给他喝彩？如果他败了呢？

远远地，胡敦来了。

他仍然是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的。

有他的朋友小三癞子、有笋头儿，有莫景儿，有路永。

当然还有绿绿，江湖上人见人惧的疯女绿绿。

他们慢慢走了过来。

胡敦一见到这么多人，他吃了一惊。

“绿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

绿绿笑：“当然都是大侠齐一天的人了，他们都是来给大侠齐一天站脚助威的，听说他打仗时，很威风呢，总是有许多的人来，看他打人。你这一回也可以看一看大侠齐

一天怎么打人了。”

胡敦道：“他是大侠，一定是打一些坏人了。”

绿绿一笑，她大声道：“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打你，他现在要打的是你，你坏不坏？”

胡敦当然不坏，胡敦有一点儿憨，也有一点儿傻，但胡敦从来不做坏事，他决不是坏人。

绿绿一笑道：“那不就是了，他从来打人时都是趾高气扬的，他决不容人分说。你说，他会不会冤屈好人？”

胡敦默然。

齐一天一定会冤屈好人的。胡敦从来都是愿意做好人的，但他从来也是受人冤屈的，他知道被人冤屈的滋味儿。

齐一天冤屈好人，他就该受一场教训。

齐一天看着胡敦，他慢慢道：“你来了？”

胡敦道：“我来了。”

两人对面而立。

齐一天道：“我带来了我的兵器，我已经有足足十年没用它了。”

胡敦不语，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也不明白此时齐一天的心境。

两人看着，齐一天从他的袋子里掏出他的兵器。

这是一件外门兵刃，一支拐。

齐一天从来不曾用过他的兵器，周围的人大都没见过他的兵器，此时一见到他未出手，便先拿出了他的兵器，便都肃然。他与许多的江湖成名人物动手都不曾出手他的兵器，看起来，他是很重视与胡敦这一拚了。

齐一天道：“胡敦，我的这支拐是拐中拐，在我的大拐里有一支小拐，这支大拐当

然有名堂，我的这支小拐更是妙用无穷。你要小心了！”

胡敦唯唯。

齐一天道：“胡敦，你可以用你的兵器与我一决！”

胡敦想了一想，道：“不用了，我也没有兵器。”

周围的人又是一阵子絮语。

胡敦也太托大了，他与天下有名的大侠齐一天相斗，居然敢不用兵器？他不怕死在大侠齐一天的手下？

胡敦道：“你不知道，我从来不使用兵器，我不会用兵器。”

周围的人又沉默了。

他们不明白，这个胡敦说的是傻话，还是疯话？武林中的人还有从来也不练兵器的人么？

众人都很是惊诧，有的人在叹气，说道，如果不用兵器，胡敦必败。

但此时胡敦一句话，让把银子押在胡敦身上的人更是气得个要死。好在押的银子少，也好在只是看好了齐一天会胜，不然这一回岂不是太冤了么？

胡敦道：“我不用兵器，因为我不会用。你能用，你尽管用好了。”

大侠齐下天是什么人，他怎么会和一般江湖上的无赖一样，你不用兵器，人家就会用了么？人家是天下有名的大侠，单凭人家的那妙用无穷的“巡雷掌法”，一出手胡敦必死！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大侠齐一天居然会说：“好，你是天熊，当然可以不用兵器，那我就用这一件兵器拐中拐向你讨教好了。”

天地失色，因有英雄泣血。

人皆悲声，却是豪气干云。

在众人面前，胡敦与大侠齐一天放手一搏。

没有人见到这样的一搏。

胡敦只是不回手，他是不是不屑于回手？他是不是只想一击而毙齐一天？他只是来回躲闪，不让齐一天的拐击中自己。

拐声呼呼响，拐中生风，吹得胡敦心慌。

他已经知道了，就凭齐一天这本事，他也没有办法打得中胡敦，胡敦有一十八种步法，是天下最妙最妙的步法，他如果心静，齐一天就是出上一百招，也决不会碰上胡敦的身子。

齐一天的脸面有点儿挂不住了，他以为，只要他一条拐在手，一定会打得过胡敦的。可现在他知道他想错了，与胡敦相比，他差得太远了。

刷地一拐，一道弧光，从胡敦的头前飞过。

胡敦的朋友都很着急，他们瞪圆了眼睛看着胡敦，象看着一个大笨蛋。他干嘛不用兵器？他为什么不出手伤人？他是怕齐一天么？他不出手，一会儿，风快的拐打也把他打死了，连一下也没还手就被人家打死，他是不是很冤？

一边的小三癞子一声惊呼，他以为这一拐会一下子打死胡敦，他吓得闭上了眼睛。但众人却没有吱声，他再睁眼一看，胡敦还活得好好的，还在同齐一天过招呢。

两人战了三十个回合。

齐一天住了手。

齐一天道：“胡敦，我看，你真的是天绝门的后人，我看，咱们的过节就免了吧？”

胡敦道：“你以为你是大侠，就可以随便污辱我们这些小人物不成？冯二师爷是天下最好的师爷，你污辱了冯二师爷，就是污辱我。你一定得认错才行。还有你伤了绿绿姑娘，这也得赔礼。”

齐一天又来了怒气，他大声道：“胡敦，你不愿意伤你，是我的仁慈，你真的以为我伤不了你么？”

他轻轻的一抽，从拐中又抽出了一支小拐来，这一支拐其实只是一柄剑，一柄拐中剑。

他左手持拐，右手持剑，大声道：“胡敦，我告诉你，我的这支拐中剑从来也没有轻易出手过，你今天是死定了！”

齐一天冲向胡敦。

又是一场大战！

胡敦仍然是很快地躲避，他以为他不出手，齐一天就会认输，谁知道齐一天却变本加厉，更加出手快捷了，小拐一出，齐一天的手更快了，招数也变得更奇了，几招下来，胡敦的身上被他刺出了几处伤来，躲闪也变得难了起来。

一边的绿绿大喝道：“胡大哥，你是不是想死啊？你还手啊？”

胡敦的心里也想还手，奈齐一天的手很快，已经占尽了先机，让他无法出手了，他的心里一急，脑子里也变成了一片空白。

绿绿见他情急，大声道：“怪招一十八，摸得着，摸得着！”

没有人知道胡敦的招数就叫做怪招一十八式，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一十八式的头一招就叫做“摸得着”。

胡敦的心一亮，他此时被齐一天的拐剑刺中，一剑刺在了他的胸前，一剑流血。

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

众人中暴出了一声欢呼。

齐一天的手一顿。

胡敦的心反而一亮，他的心更镇定了。

他一闪身子，人从齐一天的剑光下躲出去了。

胡敦站住了。

他有眼里满是恨色，他大声道：“齐一天，我念你是一个好汉，我不愿意伤你，你

还是说一句告饶的话，我便可以放你走。”

齐一天的心里恨透了他，怒喝道：“狂徒，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天下最有名的大侠不成？你是谁？你是天下第一恶人天龙不成？看拐！”

大拐向着胡敦的胸前奔来，小拐向着胡敦的下三路！

齐一天必欲置胡敦于死地！

齐一天的这一式使出，一边的众人便是一声欢呼，他们看出齐一天毕竟是齐一天，他毕竟是天下有名的大侠，这一式使得太妙了，左手拐是一式“巫山云雨”，右手拐是一式“流风追雁”，上拐封头，下拐死腿，这一式极狠。

胡敦根本就躲不过这一拐去。

此时，胡敦出手了，他看得明明白白，他向着齐一天一出左手，右手只是向里一划，划了一个小小的圈子。

叭！

一声脆响。

一拐打在了胡敦的左手臂上。

众人一声欢呼，胡敦的朋友们都是心里一急。

但绿绿不急，她仍然呆呆看着胡敦。

一拐打在了胡敦的手上，却未见他有什么反应，他的右手此时一绕，反而抓住了拐，再一顺势而上，手抓住了齐一天的手臂。

拐使不出来了。

胡敦道：“齐大侠，你输了。”

齐一天的另一支拐风快地奔向胡敦！

胡敦的手一顺，他的手拿开了。

众人看不清楚，只听得齐一天大声一吼，声音极惨。

他一步摔出去，摔得远远的，倒在地上。

他手里没了那支小拐，小拐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落在了胡敦的手里。

他的右手在流血，他的右臂根本没了衣袖，没了皮肉，只有流淌着的鲜血。

他的手被胡敦生生地给撸下了皮肉。

没有人吱声。

太奇怪了，胡敦是怎么出手的，没有人看见，他的招数太怪了，没有人看得清他的出手，他就战胜了齐一天。

齐一天的兄弟们一齐奔向胡敦。

齐一天一声怒吼：“站住！”

五个人都站住了。

齐一天的脸上满是汗水，他疼得无法说话，他慢慢道：“走，走.....你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五人都眼中流泪，他们看着齐一天，一个胖子大声一吼：“大哥，我跟他拚了！”

齐一天道：“他一定会杀死你.....走.....走，”

齐一天昏死了过去。

众人再也没了欢呼声。

他们都是来为齐一天欢呼的，他们没有想到，齐一天会败在了这一个叫做胡敦的人的手下。

人们默默地走了。

只剩下了绿绿和胡敦的朋友们。

绿绿嘻嘻笑，她看着小三癞子他们，笑道：“我告诉你们，胡大哥不会输的，你们相信了吧？”

小三癞子他们突然大声欢呼起来，他们今天是抱着与胡敦一起来死的决心的，谁会

想得到，胡敦竟然能胜得了天下最有名的大侠齐一天？

他们太开心了，他们快乐得说不出话来。

第三十八章 茅屋生客

乡村太静了，静得只有一天天的平淡日子，但住在这里的人都很快乐，他们知道，他们从现在起，直至永远，都要再也不去江湖上厮杀了，再也不能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了，他们得平平淡淡地渡过他们的一生。

江湖上的人不怕死，怕的就是平淡。

他们宁可死，也不愿意过平淡的日子。

但他们现在过的就是这种没没无闻的日子，为了天龙，为了一个已经失去一切情智的朋友，为了他们的大哥甘愿如此。

他们在天龙与冰星儿的旁边结庐而居。

他们过得很快乐。

天已经是深秋了，人们都从繁忙的秋收中歇过来，开始准备过冬的食物，他们天天呆在自己的小屋里，天天忙着过冬。

冰星儿也在准备过冬的食物。

天龙什么也不能帮她，她只是一个人忙。

天龙的朋友们都很敬重她，知道她是为了天龙才受这苦楚的，知道她是真心爱天龙的，但他们不能帮她，因为她不喜欢别人帮她。

冰星儿已经很劳累了，她的手已经再也不是冰宫公主细嫩的手了，它已经满是老茧了，而且在寒冷中有些军展裂了。

但她每天仍然是笑呵呵的。

她一边在忙碌，一边对天龙讲话。

“天龙，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天龙当然也说话：“天龙，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她笑了，她对着天龙道：“天龙，你可不能太调皮了，你太调皮，我可不喜欢你了。”

天龙也学舌道：“我可不喜欢你了.....”

她就咯咯笑。

她不放下她手里的活儿，她一边逗着天龙，一边忙碌着她自己的事儿，她的眉宇间有一种满足，一种与自己的亲人在一起的满足。

这时，她听到了人的对话声。

——你说，她是不是一个傻瓜？

——我不知道，她真的是一个傻瓜么？我想，她也许是想有一个男人。

——嘻嘻，如果她想有一个男人，这还不容易么，你去，或者是我去，保她满意。

一阵哈哈大笑，是一阵淫荡的大笑。

冰星儿看着天龙，她悄然轻语：“天龙，天龙，你别动，来了狗啦，是两条腿的狗.....”

真的进来了两人。

这是两个怪人。

一个只有一条腿，一只手，但他跳动得极快，一会儿就跳到了冰星儿的眼前。他笑嘻嘻地看着冰星儿，乐道：“你真的是傻，还是有毛病？”

另一个人接口道：“你知道什么，人家是冰宫公主，世上什么人没见到过？她这是喜欢天龙，她喜欢得发了疯，就把他当成玩物了。你看，这样子多好，天龙象是一条天虫了，哈哈哈哈.....”

他看着天龙，问道：“你认不认得我？”

天龙看着他，也呆呆地问：“你认不认得我？”

那人道：“你真是一个傻子，我问你呢！？”

天龙也道：“我问你呢。”

那人道：“我告诉你，我是你的大仇人，我是毒蝎子。”

天龙也漠然道：“我是毒蝎子。”

毒蝎子和那个残废大声狂笑。

他们笑也笑得够了，才看着冰星儿，慢慢吞吞道：“你为什么不问一问咱们是谁？”

冰星儿一乐，问道：“你们是谁？”

残疾人对冰星儿道：“我告诉你，我和他是天下最恶的恶人，可自从他天龙出世了以后，他一天杀死了七十七个人，我们就算不得最恶的恶人了。我们跟他有仇，就是这……”

毒蝎子问道：“你明白了么？”

冰星儿嫣然一笑，道：“我不明白。”

毒蝎子大声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告诉你，咱们是来杀天龙的，你这回该明白了吧？”

冰星儿乐了，她一笑，竟然让毒蝎子也有一点儿发呆了，他说道：“你乐什么？”

冰星儿的问话象是很傻：“你杀死了天龙，我和谁在一起？”

毒蝎子道：“是啊，我们杀死了天龙，你和谁在一起？我看，你不会愿意和他在一起吧？”

他指一指一边的那个残疾。

残疾道：“也说不定啊，她既然能同天龙在一起，说不定也会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总比天龙这小子会讲话吧？”

毒蝎子道：“要不，你就和我在一起吧？”

冰星儿一笑，她一笑起来真是千娇百媚，她悄声细语道：“我告诉你，我可是愿意与天龙在一起，你们两个王八蛋快一点儿滚，如果慢了，我就宰了你们!!”

她银牙紧咬，双目圆睁，怒目而视着两人。

谁知道两人却乐了，残废说道：“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叫‘不死’，从前天龙想杀死我，杀了我三次，他杀不死我。我的名字叫做‘不死’。你记住了么？”

毒蝎子道：“别告诉她了，我早就告诉过她，我的名字叫做毒蝎子，难道还得告诉她几遍么？”

毒蝎子对冰星儿道：“我告诉你，我们要杀死天龙，如果你不动手，我们可以饶过你，如果你动手，我们就先杀死你!”

两人站在冰星儿的对面。

毒蝎子对天龙道：“天龙，我杀了你!”

天龙呆呆看他，也道：“天龙，我杀死你!”

一边的冰星儿道：“我告诉你们，你们用不着杀死他了，真正的天龙早就死了，是被我杀死的……”

毒蝎子道：“不行！我们一定得杀死他!!”

这时，两人都抽出了刀剑。

毒蝎子用的是一柄刀，而不死却用两柄剑。

不死只有一条腿，只有一条胳膊，他的两柄剑却是代替他的胳膊腿的。他用剑支撑在地，盯着天龙看，他狠狠道：“天龙，天龙，你也有今日?!”

他一冲而上。

双剑直指天龙。

毒蝎子却盯着冰星儿，如果冰星儿插手，他才出手。

天龙此时还不知道他马上就要死了，他仍然呆呆地看着两人，乐呵呵地看着他们。

冰星儿大声道：“天龙，小心！”

她忘了天龙已经成为了一个痴人，她忘了天龙已经不知道躲避人的杀害了。

不死的两柄剑直刺向天龙。

冰星儿吓得大声尖叫了起来。

这时，她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

“站住！”

不死真的很听话，他马上站住了。

他生生顿在了天龙的面前。

不是他情愿的，而是他不得不停手，因为他的眼前站了一个人，一个身材很魁梧的人。

这人是褚衣。

褚衣看着不死。

“如果我记得不错，你当年是跪在天龙大哥的眼前，一条狗似的求他，他才饶了你的，你现在怎么这样神气？”

另有一人笑道：“他忘了他自己当时是什么样子了，多亏你给他记着呢。”

又有一个人道：“妈的，不知怎么搞的，当年他们一听得天龙的名字，吓得连尿都不敢撒，今天他们怎么都还活着？”

又有人乐道：“这你就不明白了，就是这一号人，现在才活得长远呢，他一见天龙大哥的威风，他就自己先吓倒了，哪里还用你杀死他？这种人，恶心人也恶心得你没处说。你又何必问？”

这时，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站在屋子里的人已经有四个了。

一个道：“呲牙鬼。”

一个道：“矮胖鬼。”

另一个道：“精瘦鬼。”

又有一个道：“咱们是蛇江三鬼。”

褚衣道：“我告诉你，我叫褚衣。”

四人都看着两人。

褚衣道：“公主，不用你动手，你只是坐着好了，看我们怎么打发这两个王八蛋……”

毒蝎子突然大叫道：“褚衣，我告诉你，天龙已经是一个废人了，你们还是识相点儿，早点走开为妙。你以为天龙只是有我们这两个仇家么，他在天下有无数的仇人，他早晚得死。你们何苦为他卖命，他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

褚衣看着他，说道：“毒蝎子，你的话说完了么？”

毒蝎子一愣，说道：“完了。”

褚衣道：“我点三个数，你们就滚。如果你们不走，我让你们死在这里！”

矮腾鬼道：“一！”

精瘦鬼道：“二！”

毗牙鬼道：“三！”

四人走向两人。

眼看要血溅当场。

这时，毒蝎子突叫道：“好，好，我们走！”

毒蝎子向四人一揖，说道：“好，后会有期！”

两人转身就走。

不死拖着一条腿，带着一只胳膊，两柄剑支撑着地，拖着向前而去。

两人已经要走到了门口。

这时，突地一声怒吼，两人一齐冲了回来！

两柄剑直刺向四人。

毒蝎子也不慢，他的手一动，眼前就飞满了一种毒雾。

他直奔向褚衣。

褚衣的手一动，在空中只划了一个圈儿，毒蝎子就大声一吼，人如一条鱼，直落在地上。

两柄剑在空中走了一个圈儿，直奔向矮胖鬼，精瘦鬼。

但剑在空中停了一停。

因为一边的褚衣已经把毒蝎子掳了出去，他一出腿，扫倒了不死。

不死没有腿支撑，他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

两柄剑在空中飞了起来，直飞向天空，但在空中又向下落来，直直恰巧落在了不死的胸前，噗哧一声闷响，直插在了他的胸前。

不死道：“天龙，天龙，你终于杀.....杀死了我.....”

毒蝎子的脸色苍白，他大声吼叫：“你们不敢杀死我，你们如果杀死了我，你们的毒便没解了！”

矮胖鬼道：“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你忘了我们是谁了么？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眼前的人是蛇江三鬼！”

毒蝎子突然低下了头，他知道，蛇江三鬼根本不会怕他的毒。

冰星儿道：“放他走么？”

褚衣道：“不行。如果他走出了这里，用不上几天，就会有许多的人来找麻烦.....”

他的意思冰星儿明白，天龙从前有许多的仇家，他们一知道天龙在这里，一定会来追杀，那样，他们就会永无宁日。

褚衣道：“剑递与我！”

毒蝎子的眼里闪着恐惧的光。

他说不出话来了。

褚衣给了他一剑。

毒蝎子尖叫了一声，他再也不动了。

两人都死了。

五个人都看着天龙。

天龙根本不知道，他刚刚从地狱里走了一回，他此时仍然盯盯地看着众人。

褚衣看着天龙，他笑了一笑。

天龙看着褚衣，他也笑了一笑。

褚衣的脸是突然满是泪水，他低声道：“他笑了，他笑了，他看着我，笑了。”

矮胖鬼也乐道：“真的，我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

他欢欣鼓舞。

四个人的眼中都有泪。

冰星儿看着他们，她此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她害了天龙，她也害苦了他们，现在他们天天只能在这里呆着，天天陪着她与天龙，这日子怎么是个了？

她哭道：“我.....害了他，害了你们.....”

褚衣道：“也许，.....是天意.....上天知道他心不坏，才让他有了你。上天罚他，他杀人太多.....”

褚衣再也不讲话了，他向着天龙，深深一礼。

他走出去了。

一去再也没回头。

三鬼也看着天龙，他们也一个个规规矩矩地向着天龙施礼，然后一个个走出去了。

小小茅屋里又只剩下了天龙，剩下了冰星儿。

冰星儿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小屋仍然是静谧的，冰星儿又对天龙讲话了。

“你说，我是不是坏？”

天龙也道：“你说，我是不是坏？”

冰星儿乐了，她乐的时候，眼角有一点小小的泪花。

第三十九章 十二黑手

胡敦与绿绿又上路了。

他们要去江湖上行侠仗义，有许多的事儿要办。

胡敦也想，他得去找一找他的天龙大哥，他一定得找到天龙大哥，他可以让天龙大哥欢喜一番的。

胡敦与绿绿走到了卧牛镇。

卧牛镇是一个大镇，是北方的一个很重要的镇子，从前有许多的江湖豪客都来这里做生意，这里的皮货很有名，这里的山货也很有名。

这里的小店很多。

有一家酒店，自称醉倒天下豪饮者的小店，也是这卧牛镇的一个有名的去处。

胡敦与绿绿就来到了这家小店吃饭。

这小店很清静，没有声响，吃饭的人都在闷头吃，喝酒的人也不吵吵嚷嚷，他们都急急忙忙，想吃喝完毕了，好赶快上路。

胡敦也饿了，他急急吃着，低着头，不管它事。

但绿绿此时突然扯了扯他的衣襟，她轻轻道：“胡大哥，你看！”

胡敦就抬起了头。

看什么？没什么可看的。

绿绿道：“你看！”

她还努努嘴。

这一回胡敦就看到了，坐在对面的屋角的一个人，这个人很怪，他坐在桌子边，只看着他眼前的酒杯，不吃不喝，桌子上摆满了菜，他也没有一点儿食欲。

这是一个怪人，在深秋时节，竟然还背着一把伞。他身穿着一件黑衣，满身的精明，一脸的深沉。

绿绿一指他，胡敦才看明白了，他对绿绿道：“这个人的功夫一定不错。”

绿绿咧嘴一乐，胡敦也不光是傻。

此时，小店外面响起了震天动地的马蹄声，一眨眼功夫，便刮风似的从外面刮进来了十一个人，这十一个人都进来了，看了看小店屋里，竟然一个人也不讲话，都去默默坐在那个黑衣人的桌边。

这十二个人坐在一起，实在是有些挤，但他们毫不犹豫，都坐在那人身边。

胡敦一看，心里暗暗称奇，这十二个人坐在一处，实在是怪事了，他们十二个人如果走在大街上，你还分不出这里有什么蹊跷，但他们一坐在一起，你就看得明明白白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衣服都独自是一种颜色，原来坐在那里的是黑衣人，后来的人是红黄蓝绿紫青赭粉橙铁灰，这一十二人坐在一起，透着一种诡异。

胡敦道：“他们是什么人？”

绿绿的脸色也一变，她轻轻道：“我想起来了，他们在江湖上很有名的，他们是十二黑手。”

胡敦不明白十二黑手是什么人，他就又一问：“十二黑手是什么人？”

绿绿道：“江湖上最大的杀手，就是这十二黑手，只要你出钱，他们就杀人。”

胡敦不耐烦这些，他只是一问：“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绿绿的心里一叹，哎呀，胡大哥，你怎么这么糊涂，你以为江湖上的人都可以清清

爽爽地分出来你是好人，他是坏人么？这十二黑手常常杀人，但他们今天杀死了一个好人，明天又杀死了一个坏人，你说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但胡敦大睁着双眼等着她回话，她只好回了一句：“他们是坏人。”

胡敦道：“好，他们是坏人，咱们杀死他们！”

此时，一边的十二黑手并不知道胡敦就是那个刚刚打败了齐一天的天绝门唯一传人，他们互相间并不讲话，只是看着桌子上。

胡敦不明白桌子上有什么东西可看，但一边的绿绿是老江湖了，她一眼便看出了桌子上的蹊跷，原来那个黑衣人在桌子上摆的酒菜里有话。

三盘菜摞在了一起，这是三日内看到了人，六只酒杯放在一处，是有六个人。但这六只酒杯都不紧挤在一起，有两只在一起，另外四只在一起。这是说，有两人始终在一处，另四人在一边，随时可以呼应。

十二人都看着桌上，不吃也不喝。

终于有人问了：“老大，什么时候？”

那个黑衣人道：“今晚。”

黄衣人道：“老大，做他有什么难的，为什么要我们出手做他？”

黑衣人道：“已经有人试过了，但没有结果。他们死了。”

“他们是谁？”

“不死，还有一个是毒蝎子。”

十一个人没有出声。

毒蝎子也是一个硬手，如果不死与毒蝎子做不死他，那真要劳动十二黑手的大驾了。

黑衣人道：“为什么不吃饭？”

十一个人也真听他的话，他们马上就吃饭，但没有一个人喝眼前的酒。

所有的酒杯都放着，没有人动。

胡敦道：“他们为什么不喝酒？”

绿绿道：“他们今天晚上得杀人。”

“他们想杀谁？”

“不知道。”

胡敦心道：我何不跟着他们，如果他们今天晚上是杀死一个坏蛋，我就放过他们，如果他们今天杀的是好人，他们就再也不用杀别人了，看我杀他们好了。

绿绿道：“大哥，你是不是想看看他们今天要杀谁？”

胡敦点点头，他说道：“我们跟着他们。”

绿绿抿嘴一乐，她说道：“我告诉你，他们现在不会去杀人，十二黑手从来不在白天杀人。他们今天晚上一定会去杀的，我们先休息，然后晚上再去看他们。”

天黑了，是月高风清的杀人夜。

胡敦被绿绿叫醒，他起身随绿绿走出小店。

他看到了那十二个人的身影，他们走得极快，一个个都有极高的轻功。

胡敦却也不弱，他扯住绿绿的手，向那些人追去。

那些人飞出了卧牛镇，向远处飞去。

直飞跑到了一个小小的山凹，在山窝窝处有两幢小小的茅屋。

十二个人早就计议好了，便在此时一分为两伙，一伙直奔向一幢小屋，另一伙奔向另一间小屋。

胡敦心实，他一见两伙人分手，便跟着那八个人的一伙，直奔向一间小茅屋。

他伏身在外面，听得十二黑手在外面叫口。

“十二颜色天下走，

同色同气莫相求。

有缘生，无缘死，

君莫惹黑手！”

八个人一齐嘶声而吼，声音在静夜里很响。

茅屋的门突然慢慢开了，从里面走出了四个人。

这是四个很怪的人。

一个豹眼虬须，身材高大，他站在中间，冷冷看着十二黑手。另外三个就高矮不齐了，一个是大大嘴丫子，象是鲇鱼精的嘴，他嘻嘻笑着；还有一个矮胖子，矮得出奇，他的脸上也有着笑意；只有那个精瘦的人不声响，他一身精肉，双目圆睁，盯盯地看着八个人，象是恨不能把他们都吞吃下肚去。

虬须大汉道：“看来是十二黑手了？”

黄衣人道：“不错。”

绿衣人冷冷道：“既然知道是十二黑手，为什么还不走？”

矮胖人道：“你知道咱们是谁？”

黄衣人道：“褚衣，蛇江三鬼。”

矮胖子笑道：“不错，不错，咱们正是蛇江三鬼，不知道你们十二黑手为什么找上了咱们蛇江三鬼？”

黄衣人道：“只要你们答应不插手这件事儿，我们自去料理那个坏蛋。”

褚衣道：“不行！”

黄衣人道：“那你们今天可就死定了。”

此时呲牙鬼突然一问：“十二黑手，你们做事一向不光明正大，这一回问一问你们，是谁要你们来杀他的？”

黄衣人道：“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的身价。”

精瘦鬼道：“你说，他值多少钱？”

黄衣人道：“三千两。”

毗牙鬼道：“就那么三千两银子，你们就为他们拚命？不值不值！”

黄衣人道：“谁说是三千两银子，三千两黄金！”

没有人吱声了。

他们要杀谁，值得花三千两黄金？

豹眼人道：“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三千两黄金可不容易挣，万一死了，岂不是白白欢喜了么？”

黄衣人一乐，象夜枭在哭，他说道：“黄金无价，你们的命有价，你们还是逃命去吧。”

四人冷笑，他们不动。

此时，在后面的胡敦可就犯难了，他知道这些人今天杀的是一个恶人，是一个坏蛋，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要杀死那个坏蛋，茅屋里的人也不否认他是坏蛋，看起来八成是真的一个坏蛋了。如果他们今天杀死一个坏蛋，他胡敦就不能再管他们的事儿了，他的心里有一点儿遗憾。

他刚要招呼绿绿走，此时听得一声怒吼，便见双方动起手来了。

豹眼的褚衣先动了手。

双方混战在一起。

褚衣一出手便是杀招，他大声吼道：“杀！杀！大哥那边危险！”

蛇江三鬼也明白，如果他们长时间脱不开身，他们的大哥天龙一定性命不保。

他们一出手便用尽了全力。

蛇江三鬼的功夫不凡，但此时八人都知道他们是困兽犹斗，一个个都不声不响，只是围住他们斗，根本就不近身。

褚衣大声道：“三弟，你和二弟突出去，去找她！”

矮胖鬼与精瘦鬼一齐应道：“好！”

矮胖鬼一声呼哨，他的身子突地团成了一个团儿，人飞向了天空。

他想飞出去。

但嘶嘶飞来了一簇暗器，直把他又逼落下来。

精瘦鬼一声嘶吼，他左突右冲，想冲出去。

但几件兵器招呼着他，他只好又退了回来。

褚衣大吼道：“杀！”

他们明白，如果他们此时不杀死这八个黑手，他们的命也会没了，天龙就更是没了活路。

褚衣大吼道：“宰了他们！一个也不留！”

他一掌把一个黑手打飞。

他柔身而上，想把这一个黑手杀死，但一边的另一个人出了一剑，直逼向褚衣。

褚衣只好放了那个人。

蛇江三鬼在用毒，但因为是在夜里，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好时机，所以成效甚微。

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他们眼看着只能与八个人胶着地斗，最后如果那边的天龙出了事，他们也只有一死。

胡敦此时听得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喊。

这里有女人？

胡敦道：“绿绿，你听到了什么？”

绿绿道：“一个女人。”

胡敦再也没有出声，他一冲而起，直射向另一间茅屋。

茅屋里，有一场恶斗。

冰星儿与四个男人在苦斗。

她狠狠出手，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四个男人都对她甚是畏惧，一个个都躲着她。

三个人缠她，另外一个人总是想杀死天龙，他一出手，都是狠招，一刀刀都直奔天龙的要害。

天龙根本就不知道防他。

一刀已经砍在了天龙的身上。

天龙的身上血流如注，他的眉毛眼睛边都是鲜血。

但他依然不知道他快要死了，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冰星儿。

冰星儿急得要发狂，她知道，她刚才的急啸让褚衣他们听到了，一定会来援手的，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来，肯定是他们那里也有了一些杀手。她的心里失望极了，但她还得拚命，她急急地吼叫着，一冲冲到了天龙的眼前，她丢了刀，抱住了天龙，她大声叫道：

“杀吧，杀吧，杀死我们吧！”

奇的是，他们都停住了手。

他们都围着她，一个人道：“公主，我们与你无冤无仇，我们不想杀死你，我们只想杀死他！”

冰星儿道：“我告诉过你们，是我杀死了他，如果不是我让小妹给他用了毒，凭你们四个人能杀死他么？就是你们十二黑手一齐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冰星儿气得大哭。

黑衣人道：“公主起来，不然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冰星儿不动身。

她死死抱着天龙。

黑衣人道：“点她的穴！”

一个紫衣人上去，点了她的穴。

“拉走她！”

一个人把她拉起来。

冰星儿道：“如果你们杀死了他，我也决不独一个人活下去了……”

她声音幽幽，但满是决心。

黑衣人道：“杀！杀死他！公主死或是不死，都得让她们自己决定，不关我们的事儿！”

紫衣人的长剑在手，他狞笑道：“天龙，天龙，你死定了，你得记着，你是死在了十二黑手的手下！”

一剑狠狠刺去！

第四十章 同生共死

天龙休矣！

冰星儿心如冷灰。

她还有什么招法，她还有什么力量能让天龙活着？她再也看不到天龙了，再也看不到天龙了！她闭上了双眼。

她不想看到天龙死，她拚尽全力死命喊道：“天龙，天龙，是我害死了你！”

一剑刺向天龙！

这是死命的一剑！

蓦地，有人说话了。

这人的声音很重，很响。

“放下你的剑，不然你会后悔的。”

那个青衣人犹豫了一下，他没有看到说话的人，这让他觉得很怪。他在自己的心里

琢磨着要不要回头一剑，劈向来人。

那人道：“你用不着试，如果你一试，你的命就没了，我不骗你.....”

听那人的话语，象是在调侃他，但那人的声音又是极认真，不象是在戏弄他。

青衣人犯了一个错失，他以为这是一个吹大话的人，他回头了，回头杀出了一招！

这是他剑法中的一招高招，“剑击五顶”！

他以为，只要他一剑出去，那个人在他的五剑变式之下，不死也得负伤。如果对方负了伤，他就好办了。

青衣人的算计不算差，但他没有算计明白的是，他遇上的人不是别人，他遇上的是胡敦，是那个天绝门的唯一传人。

一剑击去，便听得一声怒吼，一个人的手伸了过来。

这是一只很平凡的手，青衣人不明白的是，这一只手怎么一遇上了剑，竟然也不怕，一搭上了剑锋，便顺势而上，一出抓住了他的手。

青衣人很有经验，他临阵不慌，一出手便弃了剑，人已经搭上了你的手，你的剑便没了用处，你不弃剑，还有什么办法？

他一出手，也抓住了对方的手腕。

一抓住了对方的手腕，他不由得心里一喜，原来你的死期却在这里？他心里一乐，喝道：“放手！”

谁知此时对手的手突然变了，变得象是一把钢刀，一下子刺心锥骨地疼痛，他使劲地一扯，他的手是扯出来了，但他的心疼得厉害，他大声惨叫着，看他的手。

他不明白他的手为什么成了一只血葫芦，他看着他的手，大喊道：“鬼！鬼！”

其余的三个人本来都在忙着对付冰星儿，但此时一听得青衣人的大叫，都回头看他。

他的手怎么了？

看到了他的恐怖目光，他们的心不由得一抖。

青衣人是他们中的最勇者，也是最不怕死的人，他现在怎么了？他怎么大声不要命地喊着鬼？他真的看到了鬼么？

可他眼前的是一个人，一个很俊秀的男人，一个公子哥儿模样的人。

灰衣人叫道：“七哥，等一等，我来了！”

他一冲而至。

象一只灰鹤，他急急地冲到了胡敦的面前。

胡敦看着他。

灰衣人知道胡敦的手段不差，他一出手，便狠下杀招。

另一个是赭衣人，他冲着冰星儿大吼道：“你别动，如果你动一下，我就宰了你！”

他心里想着，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来了个天龙的救兵，此时不急着宰了天龙，待一会怕更有变故了。他冲向天龙，想一掌把他杀死！

但他又看到了一个人，她坐在了天龙的眼前。

这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她笑咪咪地看着赭衣人。

“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赭衣人道：“你是谁？”

她乐了：“十二黑手杀人杀糊涂了？怎么连我也不认得了？我告诉你，我是疯女，天下最疯最疯的女人，你知道了么？”

赭衣人的心一沉，他知道今天的日子不好过，他想到：管你是什么人，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疯女能怎么样？他一想至此，就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开！不然我宰了你！”

他一掌拍向绿绿。

绿绿乐了，她娇声道：“哎哟，你还真的急了？你知道不知道，江湖上的人都有一

句话，狠的怕愣的，可愣的怕疯的。你知道不知道，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鬼，也不是别的，是我这个疯子……”

赭衣人不管她，自顾自向她出手！

绿绿的身子一飘，就飘了出去，她再一飘，人又飘了回来，她向赭衣人出手了，她用的是那“飘花掌”法。

两人来来去去，酣斗起来。

胡敦在一边，连躲了灰衣人的十几招。

灰衣人怕了，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怕，但此时他怕了，他知道与胡敦相比，他的功夫差得太多了，没法打赢胡敦。

他一声长啸，想招呼他在另一间茅屋里的伙伴。

他等着，他知道，只要胡敦一出手，他必死无疑。

在另一间茅屋里，生死之搏已经要见分晓。

矮胖鬼倒在了地上，他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他的眼睛瞪瞪地看着打斗，但他的心里已经没有法儿了。赭衣一个人斗四个人，他怒发冲冠，雷霆大发，他冲着这四个人狠出辣手，他想早一点儿把这四个人打发了，好早一点儿去救天龙。

天龙大哥，你吉星高照，你不会死，你不会死……精瘦鬼的脸色仍然是阴沉着，他盯着两人，一直狠狠出手，他看着矮胖鬼，生怕他死了，矮胖鬼也看着他，生怕他败了。精瘦鬼的武功不错，他在一点点与这两人厮斗，但他不敢太凑得近了，他如果再近了点儿，很可能被这两人杀死。

毗牙鬼此时最为吃力，他同两人动手，他的头也出了血，他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血了，他哭声道：“王八蛋，打破了我的头，王八蛋，打破了我的头……”

他手忙脚乱。

正在此时，他们都一愣，他们听到了另一间屋子里传来的啸声。

是灰衣人的啸声，还是黄衣人的啸声？他们四人对付一个冰星儿还不够么？他们怎么会出现紧急？

黑衣人大声道：“对付他，我去！”

他身子一个极快的旋转，人已经转过了身来，飞了出去。

胡敦此时正把他的手从那个灰衣人的胸前抽出来。

他杀死了灰衣人。

黑衣人简直不相信他的眼睛，他怎么看到了这一幅惨景：眼前的灰衣人已经死在了地上，青衣人也倒地受伤，不能再战了，他的手已经没有了皮肉，看上去比死人更为恐怖。一边的黄衣人正同冰星儿厮斗。这边，有个年轻的公子哥儿正在狠命地擦着他的手。

他的样子很怪，他象是对于杀死人很有一点儿不安，但他看着黑衣人的眼色却没有一丁点儿畏惧。

黑衣人道：“你是谁？”

“我是胡敦。”

胡敦是谁？

江湖上从来没有一个叫做胡敦的人物，但黑衣人知道他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能一出手就杀死灰衣人，打伤青衣人，一定是个高手。

黑衣人道：“朋友，你没事儿还是走吧，你在这里，也不知道是得罪了谁？我们杀人，是为一个天下最可怕的主儿杀的，你如果惹了他，你的命可就没了。”

胡敦道：“是么，我告诉你，我是胡敦，这事儿我非管不可。”

黑衣人道：“这个人天龙，是江湖上最坏最坏的坏人，你何必为他撑腰？”

胡敦乐了：“我也告诉你，天龙是我的大哥，他是我大哥，我的大哥，自然不能让你们杀的。”

黑衣人道：“我也告诉你，我们杀死天龙，并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自己。如果

我们不杀死他，我们十二个人的性命也难保。”

胡敦道：“你们可以走了，我不管你们这些，只要你们不杀死我的大哥，一切都可以商量。”

一边的青衣人道：“商量个屁？！老大，杀死他，他杀死了老五……小心他的鬼手，别碰他的手……”

黑衣人道：“好，你不走，别后悔！”

他一冲而上，一击向胡敦。

胡敦的步法很熟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平时如果问他这十八式怪招，他也说不明白，但一与人交手，他的心性就来了灵气，与人动手时，他的手势很熟，让对方误以为他是一个绝高的高手。

他用了三式“站得牢”“刺得准”“握得住”，就杀死了那个灰衣人。

他现在要对付这个黑衣人了。

他也是一连出了三式，但这个黑衣人显然比那个灰衣人更是武功高强，他一招一式都极为灵巧，他变着招法，躲过了胡敦的三式。

胡敦这三式用过，黑衣人的心里暗暗吃惊，他心道：原来能人却在这里……看来今天不光是讨不到好处了，而且连命是不是能拿回去也说不定了。

他拚命与胡敦周旋。

他以为胡敦只有这三式奇招，如果他过了三式，就可以反击了，但胡敦不在乎他的招数，只是自出奇招，而且奇招不绝，胡敦见他能接了三式，就又出了三式，这三式是“飞得高”、“撕得碎”、“弹得破”，这三式一出，黑衣人的身上可就热闹了，他的衣服成了破布片片儿，一片一片在空飞舞，一片一片的衣片全是胡敦的手指撕的，他的身上也出了血，这是胡敦的手指在空中时弹的，他只觉得一缕缕的劲风在吹，吹得他心慌，吹得他六神无主，他不知道胡敦用的是什么招数。

胡敦的手一飞，从空中接了一件暗器。

他再随手一掷，这一掷颇劲，直刺入黑衣人的胸膛。

一声大喝：“大哥！”

是掷暗器的青衣人。

黑衣人便倒下了。

青衣人看着胡敦，大声道：“你杀死了我的大哥？你杀死了我的大哥？？”

他一声声悲啼，一声声长啸。

他的啸声象是野兽的嘶吼，象是伤兽的挣扎。

另一间屋子里的人都住手了，已经倒下了两个人，剩下的人也不斗了，他们面色惨白，都放下了兵器。

所有的人都来到了这间茅屋里。

他们看到黑衣人躺在地上，他的胸前流血。

死了两人，伤了三人，他们都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黑衣人道：“兄弟，兄弟.....你们听我的.....”

几个人都跪下了，他们含着泪，听老大的话。

“走，走，别让那些女人找到，走.....走.....”

几个人在落泪，他们不愿意走。

黑衣人道：“别跟他们动手，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黄衣人看着黑衣人，他的眼里有泪水。

黑衣人道：“抬着我，还有老七，别扔下我们，埋了我们，再走.....” “黄衣人哭了，几个人都哭了，他们看着黑衣人，点头。

黑衣人死了，他头一歪，死了。

胡敦的心里很乱，他不知道他一出手就杀死了两个人，他是不是不该杀人？

他头一回这么做。

他的心扑扑乱跳。

绿衣人看着他们：“是谁杀死了我的大哥？”

他的声音没有一点儿情感。

胡敦道：“是我。”

绿衣人道：“你是谁？”

“胡敦。”

绿衣人道：“你既然敢杀死我们的老大，你也一定敢报上你的真名字，你到底是谁？”

胡敦道：“我真的是胡敦。”

一边的黄衣人忍不住了，他大吼着想冲向胡敦。

绿衣人抓住了他。

胡敦道：“噢，对了，你们也可以叫我另一个名字，我也叫天熊。”

绿衣人道：“天熊，天熊？”他神色微变，“你与天绝门是什么关系？”

胡敦道：“我是天绝门的唯一传人天熊。”

绿衣人一叹，他轻声道：“大哥，大哥，我们栽得不冤，我们栽得不冤……”

绿衣人道：“我们走！”

抱起了死人，他们默默走出去了，一直走入到黑夜里了。

再也没有了声息，再也没有了动静，这里象从来也不曾有过厮杀一样。

胡敦看着天龙，他看着冰星儿，心里一阵子激动，他哆嗦着嘴唇，对天龙道：“天龙大哥，大哥，我是胡敦，我是你的兄弟胡敦啊……”

天龙看着他，不作一语。

胡敦的心里很急，他叫道：“我是胡敦啊。”

天龙突然也讲话了，他也说：“我是胡敦啊。”

胡敦傻了，绿绿也傻了，他们怔怔地看着天龙。

天龙向着胡敦笑。

他只会笑，他一脸是血，仍然在笑。

胡敦心道：天龙大哥，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这样了？

第四十一章 冰星儿

胡敦大声道：“你们.....你们知道不知道，是谁把他弄成这个样子的？”

没人应声，没有人告诉你。

当然是天龙的仇家了，但他是谁，他是谁？如果胡敦知道了这个人，他一定会去宰了那个人，他会毫不犹豫地就去宰了那人，让他死得很惨。

褚衣道：“胡大侠，你别生气，咱们好好坐下喝酒。”

胡敦道：“喝酒不迟，你告诉我，是谁把天龙大哥弄成了这样子的！？”

褚衣看着他，再也不言语了。

胡敦看着两鬼，矮胖鬼已死，只剩下了呲牙鬼与精瘦鬼，两鬼也呆呆地看着胡敦，再也不吱声。

胡敦看着他们，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说？他们为什么不出声？是他们不敢说么，是天龙的手势力太大了么？他们不知道他胡敦是决心为天龙大哥报仇的。他看着呆呆怔怔的天龙，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心道：天龙大哥，天龙大哥，我不杀死你的仇人，我誓不为人！.....但没有人告诉他，是谁把天龙弄成了这样子。

此时，一边的冰星儿正满面泪痕，她看着胡敦，也是一声不吭。

胡敦问道：“公主，你说，是谁把大哥弄成了这样子的？”

他料不到，冰星儿只是轻轻一叹，便道：“他们没人会告诉你，因为他们都知道，是我把你天龙大哥弄成了这样子的……”

胡敦呆了，傻了，他没想到，仇人会是这个对天龙大哥很不错的冰宫公主。

她为什么把天龙大哥弄成了这样儿，她为什么还跟着天龙大哥？她为什么这样狠？

绿绿看着冰星儿，突地笑了，她拍手大笑：“好，好，都说我是疯女，真的有一个女人比我还疯。好，好，真的是好……”

胡敦道：“你为什么把他弄成这样子？”

冰星儿瞅着胡敦，象瞅着一个怪物，她慢慢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我天天在他身边，他还想着别的女人，他还念叨着别的女人，他天天有新鲜的事儿可做，天天有美梦，他根本就不会一心一意地想着我，他是天下最恶的恶人……”

胡敦道：“你说，你为什么要毒他！？”

冰星儿的声音变了，变得呆呆怔怔的，象梦一样远：“我告诉你，因为我喜欢他！”

这是不是理由，因为冰星儿喜欢他，就把他毒成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因为她喜欢天龙，她就用这办法占有了这个天下第一恶人，从此再也没有女人看好他了，从此天龙再也不能离开她了，她这法很毒，但也很有效。

胡敦看着绿绿，绿绿故意不看他，绿绿一声叹息，说道：“如果我真的喜欢上了一个男人，他不愿意跟着我，我也得毒倒他，让他天天在我的身边……”

这声音让胡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

冰星儿道：“你们不知道，现在他是我的了，我天天跟他讲话，我天天照顾他，看着他，他象一个孩子一样需要照顾，他需要我的照顾，我也需要他，我一天天很劳累，但一到了晚上，我就抱着他，睡，睡得很沉，睡得很开心……”

冰星儿的眼泪出来了，她的泪水如线，叭叭地往下掉。

她很开心，她为什么要伤心？她很伤心，为什么说她很开心？

男人们都是别有滋味儿在心头，他们说不出什么话来。

胡敦不知道，他对这一个害苦了他的天龙大哥的仇人怎么办，他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和这一个冰星儿算账，为他的天龙大哥复仇.....屋子里很静。

屋子里还有鲜血。

一边的毗牙鬼走了过来，他慢慢地清扫，他象上一回一样，得把这间屋子好好清扫一遍，让冰星儿和天龙能再好好地静静地呆在这里。

地上的血渍扫净了，东西也都摆好了，褚衣和毗牙鬼、精瘦鬼一齐向冰星儿行礼，然后就默默地退出去了。

只有胡敦和绿绿仍然呆在屋子里。

胡敦想对天龙讲话，他想告诉天龙，他现在的功夫已经可以跻身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之列了，他也想告诉天龙，他很想念天龙，他一直在惦念天龙。

冰星儿突然说道：“胡敦，你是天龙最好的朋友，你也是他的兄弟。据我所知，天龙从来不认什么人做他的兄弟的.....”

绿绿道：“他认胡敦做他的兄弟，也恐怕只是一时的快意.....”

冰星儿幽幽道：“我不知道，但我明白，他一直是惦念着胡敦的，胡敦兄弟走了以后，我们还去了一次武当山，就是在武当山上，天龙才中了毒的.....”

胡敦的心直跳，他问这是怎么回事。

冰星儿一五一十地把这事儿讲了。

胡敦的心里一阵子激动，天下还有谁比天龙更对他好？他是一个什么人，值得天龙如此关心他？

时已入夜了，只听得一阵阵风声。

人很孤寂，胡敦心想，如果是在平日，只有天龙与冰星儿在这里，她一定更是害怕。

冰星儿向他一笑，说道：“我想，可能只有你能杀我，如果你也认定是我害得天龙

成了这样子，你可以杀死我.....”

胡敦不知道他怎么做才好，他不知道该不该杀死冰星儿。

此时，突地从夜空里传来了一阵阵尖锐的胡哨声。

胡哨声越来越近。

冰星儿听得这胡哨声，竟然比见到了十二黑手更是害怕，她轻轻道：“胡敦兄弟，你们快走吧，有人来了.....”

胡敦道：“来的是什么人？”

冰星儿道：“这是天池冰宫里的人，看样子来了许多人，你们走吧，凭你的功夫，和天池冰宫对敌，也是没有好处的。”

她急急地推着胡敦与绿绿，让他们走开。

胡敦与绿绿只好走出门去。

他们躲在茅屋的一边，偷偷观看。

远远地，飘飘荡荡地飘来了几点灯火，灯火摇摇摆摆，好一会儿才飘到了眼前。

灯火下，有几个人，都是一些女人，一些很漂亮的女人，她们嘻嘻笑着，象是要下凡的仙女。一个个都梳着高髻，都穿着很别致的衣服，轻轻地走到了眼前。

绿绿道：“你是不是看呆了，看好了哪一个了么？”

胡敦不语，他知道绿绿，一旦他对哪一个女人看得时间长了，绿绿一定会醋心大发，对他一阵又一阵冷嘲热讽。

女人们都走到了小茅屋前。

一个中年女人走在她们的中间，她轻启朱唇，曼声细语道：“公主，奴婢来向公主请安了。”

门吱一声开了，是冰星儿，她轻轻搀扶着天龙，天龙只是呆呆地看着众女人。

冰星儿道：“我以为是什么人，原来却是冰宫的玄冰来了，你来做什么，近来娘娘

还好么？”

那一个叫做玄冰的女人一笑，说道：“娘娘还好，只是叫公主给气坏了，她气得掉了泪呢。”

冰星儿有一些动容，她轻声道：“哦，是么，我以为娘不会生气……”

玄冰曼声道：“公主，娘娘生气了，我劝公主还是回去吧，如果公主能回到冰宫，一切都好商量。”

冰星儿道：“玄冰，你回去吧，你回去禀娘娘，就说是我的话，我请娘娘让我带回天龙，我要与天龙正式结为夫妻。娘娘如果答应，我便回去，如果娘娘不答应，我再也不回冰宫了。”

因为此事太大了，显然让玄冰很是为难，她轻轻劝冰星儿道：“公主，你还是随奴婢回去吧？如果公主回去了，娘娘一高兴，或许会网开一面，让公主重归冰宫也说不定，公主何必固执呢？”

冰星儿道：“我告诉你，是小弟她把天龙哥弄成了这样子的，我不照顾他，谁还肯照顾他？你看，他什么也不会做，只是一个废人，他是中了我们冰宫的‘九转还魂’了，他的毒一世也去不尽，你要他怎么活下去？”

玄冰道：“公主也该好好想一想，天龙在江湖上的声名不佳，不是什么好人。公主和他在一起，对公主的声名也……再说，娘娘也不愿意让公主和他在一起……”

冰星儿突然厉声道：“玄冰，我看在你是冰宫老仆的面上，我才对你如此客气的。如果你再出言不逊，我要对你不客气了！”

玄冰当然不敢对冰星儿怎么样，她苦笑道：“公主，我是奴才，绝不敢对公主出言不逊，我只是替公主着想。”

冰星儿道：“我告诉你们，我的心不会变。如果你们对娘说好了，我就和天龙回去，如果娘不愿意，我至多是从今不回冰宫就是了。”

冰星儿看着夜空，说道：“玄冰，天龙的身体不好，他得早一点儿睡，我就不照应你们了，你们自行方便好了。”

她施施然回屋去了，轻轻柔柔地扶着天龙，她的心很温柔。

隔一会儿，只听得屋子里传来了冰星儿的歌声——“天龙哥，你莫愁，天下的丫头你看不够。

只有一个喜欢你，

爱也悠悠恨悠悠。

天龙哥，你莫愁，

天下的女儿你看不够。

只有一个痴心你，

恨也悠悠爱悠悠。

歌声在夜空里飞，让胡敦的心好酸。

此时，绿绿突地抓住了胡敦的手，她急急地问：“胡敦，胡敦，你对我……是不是能……爱也悠悠恨也悠悠？……你是不是……”

她把胡敦的手抓得好疼。

天又亮了。

一片雾蒙。

走出了冰星儿，她轻轻地走向水井。

她轻轻提起了一桶水。

扑通——

水桶又掉入井里。

她又提起了一桶水。

扑通——

水桶又掉入井里。

冰星儿说话了：“又是你们？”

一边的女人叹了口气：“公主，你不走，我们不能回去，我们回去也是一个死，莫不如就死在这里，与你死在一起便了。”

井边就站了三个女人。

冰星儿道：“我告诉你们回去，你们不走，呆在这里空等，我有什么办法？”

她轻轻提着水走了。

冰星儿做好了饭。

她轻轻唤天龙来吃饭，她一点点为天龙梳好了头发，慢慢扶他坐在桌边，给他放好碗筷，轻声道：“天龙，天龙，吃饭吧？”

天龙抓起了筷子。

冰星儿满心柔情地看着他。

突然一声尖叫，在她身后响了起来。

她回过了头。

“又是你们，你们为什么还不走？”

她再回头，看到了天龙正把饭往口里塞。

她的脸色变了，她一出手，叭地一声，天龙的饭碗掉了。

她一激凌站起来，大声道：“你们下了毒？”

女人就应声道：“公主，公主，我们怎么办？”

冰星儿明白，一定是冰宫娘娘不让她们带回天龙，只让她们务必带回她一个人，所以她们才在她与天龙的饭菜中下了毒，也许是在井水里下了毒。她大声道：“你们干什么？如果你们真的杀死了天龙，你们只会得到我的一具死尸！”

女人们没有办法，她们默默地退出去了。

冰星儿看着天龙，她的眼里满是泪水，她轻轻道：“天龙，天龙，怎么总是有人想杀死你，怎么回事？”

天龙看着她，也叫了一声：“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冰星儿乐了，她噗哧一笑，说道：“天龙，是啊，怎么回事？”

女人们走出了门，她们站在她的门口。

玄冰道：“怎么办，我们回不去冰宫了？”

众女人都看着她。

玄冰问：“如果让你们给她下毒，谁愿意去？”

没有人吱声。

谁也不愿意。

玄冰道：“我也不愿意。我看，我们回去，如果娘娘要杀死我们，我就死，我情愿为公主而死。”

“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

“好，把水井好好弄一弄，我们走！”

人都走了，走得远了。

胡敦看着她们，她们就是冰宫的人么？她们不象江湖上的人所说的那样冷酷无情，她们都是一些好女人。

绿绿的眼里也有笑意，她们不错，不疯，她心道。

第四十二章 死约会

胡敦与绿绿就住在了天龙的小屋边。

他们自己盖了一间小屋，这一间小屋同天龙和冰星儿的小屋一样，很简陋，但很温馨。

绿绿很开心，她天天抱着胡敦的脸亲，轻轻呢语道：“胡敦，我天天和你在一起，你要有冰星儿对天龙的一半儿对我，我死也甘心了。”

胡敦道：“我对你不好么？”

绿绿道：“好，好真是好啊，好得了不起……”

他们心里满是温馨。

也许，他们会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度过他们的半辈子？

这一天，从外面来了一个汉子，他骑着一匹骏马，飞快地来到了小屋前。

他一声长啸。

胡敦听得他的啸声，就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请问哪一位是胡敦胡大侠？”

胡敦很少被人称为大侠，他的脸面就是一红，他回道：“我就是胡敦，你有什么事儿？”

这人行礼道：“胡大侠在与齐一天的一斗里获胜，江湖上的人物都想一睹胡大侠的风采，谁知胡大侠却在这小小山谷里隐居，真是英雄行径啊。在下是奉了家主的命令，来替人下书的，请胡大侠过目。”

胡敦接过了那信。

那人呆着，不走。

胡敦道：“啊，既然信已经带来了，就谢过了。”

那人道：“胡大侠是不是回个信儿，让我也捎回去，给主人一个话儿。”

他呆呆地看着胡敦，心道：看来这个胡大侠不甚精明，但也许是秀外慧中的一个人，平时不善言谈，可武功很高，这种人也不是没有的。他不知道胡敦根本就不认得字，他平时如有什么事儿，都得让绿绿来为他出主意的。

此时，胡敦道：“你等一等，我一会儿来。”

那人在等，他以为胡敦是回去复信了，就站在外面等。

不一会儿，胡敦出来了，他对那人道：“请回去吧，告诉你的主人，就说我一定去。”

那人道：“胡大侠不回信了么？”

胡敦心道：妈的，净胡扯，我能回什么信？我连你那信的文绉绉的话也听不明白呢，我怎么回信？

他说道：“我不回信了，你回去回禀你家主人，说我准时去就是了。”

那人答应着，拍马而去了。

胡敦向褚衣与两鬼告别。

胡敦道：“我去一去，就回来，如果我能回来的话……”

褚衣很喜欢胡敦，他笑了，他笑道：“你有你的事儿，我有我的事儿，你做你的事儿好了。”

毗牙鬼道：“胡敦，祝你好运气！”

胡敦也回报一笑。

胡敦对天龙道：“大哥，我走了……”

天龙竟呆呆看着胡敦，也说了一句：“大哥，我走了。”

胡敦一笑，是苦笑。

他回头和绿绿一齐走了，他要去赴一个死约会。

约他的人是那个许一刀的管家吕声。

约胡敦在凤凰城见面。

吕声是不是又找到了什么帮手，不然他怎么会又再来找胡敦？他不是已经远走高飞了么？他来找胡敦，一是可能他又找到了高手助阵，再就是他又学到了什么新本事。

胡敦来到了凤凰城。

在城郊外，西郊坟场。

胡敦看到了吕声，也看到了那个**钱杏儿。

两人站在古墓边，盯着胡敦。

吕声的手里有一把短剑，这把短剑是系在他的脖子上的，用一条金链子系住的，钱杏儿的头用绸带扎住了，紧紧地扎在了额头上，她的手里也提一柄剑。

吕声道：“胡敦，我与你的仇恨这一次得来一个了结。”

胡敦瓮声瓮气地道：“好，你说怎么办好了。”

吕声道：“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他慢慢地拿起了他的短剑。

他举起了他的短剑，短剑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恰在此时，十几匹快马飞向了了小小山谷。

飞到了两间茅屋前，人都下了马。

这些人中，有大侠齐一天，有十二黑手中的十人。

他们慢慢围住了两间小茅屋。

黄衣人大声道：“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十二黑手，你们快出来受死，不然，我就要烧房子了!!”

一间小茅屋，里面是褚衣和两鬼。

他们慢慢走了出来，象是不情愿似的，他们看着眼前的人，褚衣说道：“听说十二黑手都吓跑了，怎么还有一个十二黑手呢？”

呲牙鬼一乐，说道：“死灰复燃嘛。有什么奇怪？”

精瘦鬼道：“要是我，我可没脸再来。”

褚衣大笑：“你有脸，他们哪里有脸？”

黄衣人沉着脸道：“褚衣，你也不用讲大话，今天你死定了！”

褚衣的样子懒懒洋洋：“看样子是有点儿不妙，但你要我死，你们是不是得陪着老子下地狱？！”

一边的大侠齐一天沉声道：“干什么和他们罗嗦？杀死他们算了！”

几个人都围上去了，动起手来。

刀光剑影，一时而起。

另一间茅屋很静。

冰星儿正为天龙梳头，她笑着说道：“天龙，天龙，你的头好干净……”

天龙看看她，他不明白冰星儿的心境，他也不知道大难临头。

此时，冰星儿强忍住泪水，她笑道：“天龙，天龙，你看这样子好不好？”

天龙也道：“这……样子好不好？”

冰星儿忍不住了，她的泪水如雨，她哽咽道：“天龙，天龙，他们不让我们好好过，他们不让我们……”

她低下头去，深情地吻着天龙的额头。

外面的人叫了起来：“快出来，快出来，不然烧房子了！”

冰星儿似乎没听见，她轻轻地抚摸着天龙的头，唱道：

“天龙哥，你莫愁，

天下的丫头你看不够。

只有一个喜欢你，

爱也悠悠恨悠悠。

天龙哥，你莫愁，

天下的女儿你看不够。

只有一个痴心你，

恨也悠悠爱悠悠。”

外面的声音很响，喊着叫着：“出来，不出来，就放火了!!”

冰星儿放下了天龙，她轻轻地把天龙放在了被子里，她轻轻地躺下了，她依偎在天龙的身边，她喃喃道：“烧吧，烧死我与你，好不好？”

天龙也说：“烧死.....你.....好不好？”

果然放火了。

火在眼前烧起，一点点烧开来。

冰星儿看着火烧起来，她嫌火烧得太慢，她眼叮叮地看着火烧，慢慢烧起来了，一烧烧到了房里，一烧烧到了房檐，烧到了房梁上，呼呼地响了起来，才烧得旺了。

她一声声叫道：“天龙，天龙，我好后悔.....”

她后悔什么，她没有说出来。

她轻轻点了天龙的昏睡穴，让他沉沉入睡。

她又盯着眼前的火，她要看着这火把她和天龙一齐烧死！

吕声与胡敦斗了起来，他们斗了十几个回合。

没有胜负。

这时，钱杏儿大声道：“住手！”

胡敦跳出去了，他看钱杏儿在弄什么玄虚。

钱杏儿道：“胡敦，你服输吧？你看！”

胡敦顺着他的手指看去，他吃了一惊。

他看到了他的朋友们。

小三癞子、路永、还有莫景儿、笋头儿。

四个人都是五花大绑。

小三癞子看着胡敦，苦笑道：“胡敦，我看你也当不成什么大英雄，总是有咱们这些人给你扯腿……”

路永道：“胡敦，胡敦，我看以前咱们那一时的昏话都是放屁，谁愿意当这英雄？天天受气，天天有人收拾你。胡敦，再当英雄你自己当吧，我可不愿意受这王八蛋的气！”

路永的话没说完，叭地一声，一鞭子抽在了他的身上。

笋头儿索性不说话。

莫景儿呆呆看着胡敦。

他们都是他的朋友，他们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怎么办？

胡敦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都是一个办法，都是一些不光明的贼一样的人，他们没有别的法儿了么，只会拿他的朋友出气么？

绿绿在一边，看着胡敦，眼珠子直转，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绿绿道：“钱杏儿，你是一个女人，怎么也弄这些阴毒的主意，怎么也干这种丢人的勾当？”

钱杏儿道：“绿绿，你是疯女，你看一个男人要是疯了，他会干什么？”

绿绿道：“我不知道一个男人疯了会干什么，但我知道一只狗疯了会干什么，它会乱咬，再也不是什么狗屁大侠了，他只是一堆臭狗屎！”

钱杏儿道：“好，骂得好！”

他一声怒吼：“来人！”

就有人拉着小三癞子出来了。

钱杏儿道：“胡敦，如果我数三个数，你还不自断经脉，我就杀了他！”

胡敦气得发疯，手直抖，他看着小三癞子。

他们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从来没有跟着他借一点光儿，他们只跟着他倒霉。

他不能让他们为自己死！

“好！我自断经脉！你放了他们！”

钱杏儿道：“你如果先自断了经脉，我就放了他们，我向你保证！”

胡敦自看着他自己的胳膊，他想不到，他会被逼着自断经脉，他想到：人生如戏，我现在再也做不成英雄梦了，我只能成为一个废人，一个比天龙大哥还不如的废人……他向自己的胳膊缓缓出手！

此时，绿绿突地一声叫道：“慢着！”

胡敦的眼里满是怒火，他看着绿绿：“你想干什么？”

他不愿意绿绿阻止他，他怕绿绿阻止他。

绿绿道：“你愿意自断经脉，救你的朋友，我又不反对，但你何必着急呢？”

钱杏儿道：“胡敦，你再不干，我就宰了他！”

胡敦道：“慢！我干！”

绿绿道：“钱杏儿，你怎么能让人相信你会放了他们？”

钱杏儿道：“我以我在江湖上的人格担保。”

绿绿一笑道：“你的人格，你有什么人格，你能做出这种事儿来，你还提什么人格？”

胡敦心道：是啊，绿绿说得也有道理，这个钱杏儿她能做出这种事儿来，还有什么人格？我怎么能相信她？

胡敦道：“要我自断经脉也行，但你用什么担保你能放了他们？”

路永道：“胡敦，胡敦，你是不是一个傻瓜？她怎么会放了我们，如果你断了经脉，她再把我们抓起来，杀了，你有什么办法？”

胡敦道：“我怎么办？”

小三癞子喊道：“让她杀好了，你看着她杀我们！如果她杀死了我们，你一定得为我们报仇！你得宰了她的全家，让她的家里再也没有一个人！！”

胡敦流着泪，他不知道他怎么办才好。

钱杏儿道：“胡敦，你干不干？”

路永大声道：“不干，不干！！”

钱杏儿道：“杀！”

一刀砍去，小三癞子的头没了，滚到了一边。

胡敦怒声嘶叫着，扑了过去。

他要杀死钱杏儿，他一定要杀死钱杏儿！

钱杏儿道：“站住！”

胡敦生生站住了。

钱杏儿道：“胡敦，如果你此时做，还来得及，不然，你的朋友们都是一个死。”

路永道：“胡敦，胡敦，死就死，你这个笨蛋，怎么死还不是一死，你一个堂堂男人，就叫她给吓住了么？你真是一个笨蛋！！”

又是一刀，路永的声音没了。

胡敦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路永死了，他的朋友小三癞子死了。

还有他的朋友莫景儿和笋头儿。

笋头儿突然跪下了，他喊道：“胡敦，胡敦，你救救我们……”

一边的莫景儿大声怒吼道：“王八蛋！王八蛋！我们怎么交下你这样一个败类？！胡敦，胡敦，你要是自断了经脉，我做鬼也不会饶你！！”

他身子一跳，直跳向刀锋，刀锋直削在他的脖子上，他倒地而死。

钱杏儿看着笋头儿，问道：“你肯不肯骂胡敦？”

笋头儿道：“我肯，我肯。”

钱杏儿道：“象胡敦这种市井无赖，我根本不屑于理他，你代我骂他两句。”

竽头儿清了清嗓子，他骂不出口。

钱杏儿的剑直指着竽头儿，他慢慢道：“我一出剑，你就跟他们一样了，你白白跪下了。跪下也不易啊，是不是？”

竽头儿大声道：“胡敦，胡敦，你是一个坏蛋……”

胡敦此时的心里很是糊涂，他心道：对，对，我就是个坏蛋，我不是一个坏蛋，我怎么会使冯二师爷死了，让小三癞子死了，让莫景儿，路永都为我死了？我真的是一个坏蛋，是一个坏蛋！一个十足的坏蛋！……一道剑光！

竽头儿的头也飞了出去。

钱杏儿并不想放过他。

胡敦大吼道：“钱杏儿，我宰了你！！”

钱杏儿道：“胡敦，我也要宰了你！”

两人对面而立。

胡敦气得发抖，他有些昏了头，他不知道他怎么做才好，他只想上去，生生吞吃了这个人面兽心的钱杏儿。

第四十三章 胡敦之死

胡敦盯着钱杏儿，他心道：看来这个女人真是心狠手辣，她竟然一出手就杀死了我的朋友四人，我今天不宰了你，誓不为人！

胡敦的眼珠子已经是红的了，他慢慢走向吕声。

他一定要先杀死吕声。

吕声看着他，吕声的眼里也有恐惧，他为什么敢来同胡敦对敌，他是不是有了什么依仗？

他的帮手在哪里？

吕声道：“胡敦，你以为你有本事，我今天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胡敦慢慢走向他，他的眼里满是怒火。

吕声开始左顾右盼了，他急着找他的帮手，他的帮手在哪里，他们怎么还不出头？

在一边，传来了咯咯的笑声。

这是女人的笑声，是一种很是诡异的笑声。

有女人的谈话声传来。

“他怎么这样怕？”

“你别以为那人很容易对付，他打败了大侠齐一天呢。”

“是么，真的看不出。”

“你可能也不是他的对手。”

女人又吃吃笑，她说道：“你是不是在说笑？”

另一个女人一叹道：“我不是说笑，我是说真话，他这个人的功夫，真的很怪，都说他才是天绝门的唯一传人。”

“是么，那我可要好好看看他了。”

“小公子可要注意了，如果你一不小心输给了他，你可就给咱们天池冰宫丢脸了。”

“不会不会，你看着好了。”

这声音很急切。

眼前飘飘忽忽就飞来了两人。

这是两个女人。

一个是很年轻的女孩子，她的眼睛很大，盯着胡敦看，要把胡敦看到她的心里去。

另一个是个*****她对着胡敦笑，笑得很开心，象是胡敦是她的好朋友。

这个小小的女孩子一身白色，但奇的是，她居然不穿女人的衣服，却穿着一身男人的长衫。

刚才那女人叫的小公子就她么？

小公子乐着，对胡敦道：“我想杀死你！”

胡敦奇怪的是，她一出口就是杀人，刚刚看她的时候，胡敦还是满心的柔情，说不出她的美貌来，心里暗暗赞叹她的天真与娇美，此时竟然她一出口就是要杀死他，让他不禁一愣。

胡敦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一边的绿绿看出了他的窘境，哼了一哼道：“有人真的是傻啊，人家要杀他，他还看人家时眼珠子都不转，这是什么男人，屁男人！”

绿绿生气了，绿绿很愿意生气。

小公子却鬼精鬼怪，她看着胡敦，再看看绿绿，她笑了，她笑道：“绿绿，你是不是看好了这个胡大侠，我也看好了他，如果不是冰宫要杀死他，我还真的想把他弄回去，养起来，让他做我的男人。可惜啊可惜.....”

绿绿气得说不出话来。

她的眼珠子瞪得很大。

小公子道：“你看你看，有人生气时能看出来，她在拚命地瞪大她的眼睛呢。”

中年女人乐了，她看看绿绿，乐道：“我可是告诉你，她是江湖上最难惹的人物呢，她叫疯女，比你还疯，你可得小心.....”

绿绿此时再也忍不住了，她大声道：“哼，明明一个女人，偏偏装成一个男人，真恶心.....”

小公子盯着她看，说道：“看来我一定得杀死你，你才能不吱声。”

吕声插嘴道：“她就是胡敦的女人，他们是一起的。”

****一声怒喝道：“别插嘴！”

吕声看来很是畏惧她，他一声也不吭了。

小公子道：“绿绿，你是江湖上人人知名的疯女，我是江湖上的疯子，我们是不是拚一拚？”

绿绿道：“好，好，让我来宰了你！”

绿绿正欲上前，胡敦说话了，他说道：“绿绿！”

绿绿看着他，气犹未消：“你要干什么？”

胡敦道：“让我来跟她一试！”

绿绿笑了，她笑着对胡敦道：“好，这还差不多，你总不能看着人家欺负你的老婆不管吧？”

胡敦一愣，他从来没有听绿绿说过她是胡敦的老婆。

小公子一施礼道：“请！”

胡敦也是一礼：“请！”

两人便交手了。

小公子缓缓出势，一掌向胡敦击来，这一掌是试探，便未出全力，胡敦知她是试探，就也是虚虚一掌。

一边的吕声道：“小公子小心他的手，他的手很厉害！”

****冷哼一声，吕声便不敢再言语了。

突地，小公子的掌式一变，变得飞快了起来，掌如飞花，人如风旋，在胡敦的眼前飞转。

胡敦心道：果然有点儿功夫。他忙飞身走起了十八式怪步，这一步步走起来，小公子的掌式便式式出空，她的脸色便不大好看，眼睛瞪着，象是要吞吃了胡敦，她大声道：

“好，好，看我今天杀死你！”

胡敦躲着她的掌，不想出手伤她。

但一边的绿绿心里不愿意了，她心道：看这样子，胡敦有点对她情软呢，是不是看她是一个好看的女人了？胡敦啊胡敦，人家要你的性命呢，你还做什么多情公子？如果一会儿你失了手，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宰了你，让你冤死也没处去诉，你这不是傻瓜蛋么？

胡敦当然不知她的心思。

绿绿禁不住了，她大声道：“哎哟，你看看，人家这里哪是在生死相搏啊，人家这是在互相较艺呢，真的是有趣啊？！”

胡敦的心一动，他心想：我怎么啦？我怎么对她一点儿也不愿意下杀手，须知她是来杀我的，我怎么能心软？

但他无法下手。

此时，那小公子一掌拍来，胡敦的身子忘了斜飞过去，叭地一声，便拍在了胡敦的身上。

绿绿一声哼：“哼，风流债，风流债！”

胡敦的心里也有一些气恼，我看你是一个弱女子，才不愿意伤你的，谁知道你真的想杀人啊？我要是不杀死你，一定得被你杀死，你这个人小小年纪，怎么就这样狠？

他一念之下，急急出了一式，这是一式“摸得着”。

小公子的脸色都吓白了，她一连做了三招，都没法逃得出胡敦的手下。

一招“白鹤亮翅”，一退而出，但胡敦一飞而上，仍然站在她的身前；她又是一招“蟒脱袍”，也没有摆脱胡敦，胡敦一步上来，又紧紧逼住了她；她心更慌了，一招“水中捞月”，人就飞了出去，直从下三路飞出，身子再一打挺，站立起来。

她刚刚站起身来，就看到了胡敦的手。

这手很怪，盯盯地逼在她的眼前。

手已经抓住了她的手臂。

她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楚。

象是被火燎了，象是中了毒，一阵子奇痛突然叫她受也受不了，她大声呻吟起来。

胡敦此时还在拚命抓她的手。

多亏绿绿一声高叫：“住手！”

绿绿心想，让胡敦给她一个教训也就是了，她也不想让胡敦杀死她一个女孩子，和冰宫结怨，也不是玩的。

但胡敦下手时，根本就不知道他手的轻重，他听得绿绿一声叫，才紧忙松开了手。

已经晚了，小公子的手已经被撸破了，鲜血淋淋。

她哭了，看着胡敦，大声哭道：“胡敦，胡敦，你是个王八蛋，人家好好的胳膊，你怎么忍心弄成这样子？你是个坏蛋，你是个混蛋！”

她也不会用别的话骂人，她只好一句一个混蛋，一句一个坏蛋地骂着胡敦。

胡敦与人动手，还从来没有受过这个，人家都是刚刚强强的男人，谁会似这个小公子一样哭噉着嘴，哭哭啼啼？他傻了，再也不知道他怎么办了。

小公子坐在地上哭。

一边的美妇忙上来，扶着她，她劝道：“小公子，别哭了，别哭了，我让他死在这里，好不好？”

她一声叫道：“请香炉来！”

一个女人就拿出了香炉。

绿绿的脸色都吓变了，她大声道：“胡敦，胡敦，跑，快跑！”

她一把扯住了胡敦，起身就跑。

但他们已经跑不了啦。

周围都是冰宫的人。

香炉就在她们的手里。

胡敦傻乎乎地问：“这是什么？”

绿绿一叹道：“这就是要你大哥变得痴傻的那种毒，这种毒叫做‘九转还魂’，就是说人一中了这种毒，在世上九次死过去，又活过来，再也不省人事儿了。这种毒是天下最厉害的毒……”

绿绿看着那香炉，她再也没了嬉戏的神色，很是畏惧。

****道：“你们听好了，我们的‘九转还魂’从来不轻易用，但这一回你们得尝一尝这滋味儿了，因为你们是天下第一恶人天龙的朋友。”

胡敦心道：原来她们恨我的大哥天龙，看来天龙大哥在江湖上有许多的仇人呢。

绿绿道：“我们又不是天龙，再说天龙是你们冰宫的好女婿，你们为什么恨他？”

****道：“你死就是了，别的，你知道了也没用。”

香炉已经点燃，香气在袅袅上升。

****道：“胡敦，绿绿，你们再不好好地说上几句话，你们在这世上就会再也没有机会说心里话了。”

绿绿看着胡敦，胡敦看着绿绿。

他们无话可说。

天天在一起的人，反而无话可说。

****道：“胡敦，你别以为你会逃得脱，就是天龙在这里，他也一样得中毒……”

胡敦的心里一松，是啊，天龙大哥的武功比起我来，恐怕是只强不差，他也中了这毒，我怎么能弄过她们？

****道：“好，用毒！”

几个女孩子都用香炉对准了胡敦与绿绿。

胡敦与绿绿的命是不是要没了？

这时，一边的小公子抚着她的伤臂，大声道：“等等！”

女孩子们站住了，她们看着小公子，小公子是她们的主人。

小公子道：“胡敦，你的心好狠……”

胡敦看着她的伤臂，他头一回觉得把一个女人的臂弄成了这样子，也实在是狠心了一点儿。

小公子看着绿绿，说道：“绿绿，我告诉你，我可以让你们两人有一个活着的，你看，是让胡敦中毒好呢，还是让你中毒好？”

绿绿呆了，她知道小公子的心里很生气，但她没有想到她会想出这么一个坏主意来。

胡敦道：“好，就让绿绿活下去好了。”

绿绿道：“胡大哥……”

胡敦看着绿绿，轻声道：“绿绿，我喜欢你。你走吧，你走……”

绿绿看着胡敦，她不动，她不想走，她在心里拚命想，她怎么办，才能救出胡敦与她自己？

但她没有办法。

胡敦对小公子道：“你让她走。”

小公子幽幽道：“胡敦，你真的很喜欢她？”

胡敦点点头。

小公子道：“好，你走，你走吧！”

绿绿在哭。

她知道她如果一走，胡敦就会死，他和她再也不能在一起了，他虽然傻，但他的心不坏，他是一个好人。

绿绿看着胡敦，她不忍心走。

小公子道：“如果你再不走，我就连你也一起杀死！”

绿绿无奈，她跪下了，向胡敦辞行，她哭着起身跑了。

眼前，只剩下了胡敦与一群女人。

胡敦看着小公子，他说道：“对不起，我伤了你.....”

小公子的眼泪没干，她恨恨道：“你后悔了？其实你根本不用后悔，你只要在我们的眼前，你就一定得死，你讨好我也没用，你死定了！”

胡敦道：“我不想讨好你，只是想告诉你，我对不起你了，我不该把你的手弄成这样子，我该把你杀了，但不该把你的手弄成这样子.....”

小公子瞪大的眼睛，看他，好久，她才道：“拿过来！”

一个女孩子递与她一只香炉。

小公子的笑意很是残忍，她嘻嘻笑道：“胡大侠，你只要好好睡一觉，就可以到地狱里了，你再睡过来时，一定是到了阎王殿了。你好好睡吧！”

她用她的一只香炉，对着胡敦，一股浓香直冲向胡敦的鼻子。

胡敦看着她，慢慢说道：“小公主，你让我同我大哥天龙在一起，你让我同他一起死.....”

他头一昏，再也知道什么事儿了。

在远处，趴在山坡上的是绿绿，她看着胡敦，看着胡敦倒在地上，她又看到了所有的女人都看着胡敦，她中心欲焚，她想大声哭，但她哭不出来，她在心里一声一声对自己说：胡敦死了，你的胡敦死了，他死了，你再也没有男人了，你只剩下了一个孤孤零零的疯女了，你只剩下你自己了.....她号啕大哭。

泪眼模糊中，她看到了众女人把胡敦的头割下来了，她们又把胡敦的尸体放到了车上，然后上了车，都走了。

绿绿看着他们，她叫了起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死你们！吕声，小公主，我要

杀死你们!”

她声嘶力竭。

她昏倒在地。

第四十四章 疯女人

天已经入夜了。

在凤凰城里，还有不夜的地方。

春楼，就是天下最好熬时间的地方，在这里，天天不夜，在这里，天天有欢笑，天天有新人，天天有美酒。

吕声在这里欢庆他的好日子，自从这个胡敦被小公主杀死以后，他就高枕无忧了，再也不用担心他自己的安危了，他可以去许家庄好好收拾一下，他要在那里好好重振声威。

从此，许家庄没了，但江湖上又有了吕家庄，又有一个吕声吕大爷。

钱杏儿倒在了他的怀里，她在撒娇，她知道，从此，她就可以做一个吕声吕大爷的夫人了，她很愿意做夫人，她从来还没有做过夫人呢。

她与吕声一样，喝得满面春风，喝得满脸桃花。

她柔声道：“吕声，吕大爷，你是吕声吕大爷了，哈哈哈哈……”

吕声的声音也满是醉意，他看着钱杏儿道：“告诉你，你以后再叫吕声可是不行了，你得叫吕老爷，或者是叫一声吕大爷，你知道不知道……”

钱杏儿就浪声地叫道：“吕大爷，吕大爷……”

吕声哈哈狂笑起来。

他赢了，他真的赢了，他胜了那个胡敦，那个胡敦是个傻小子，他竟敢放了吕声吕大爷，他不明白放虎归山的道理，如今让吕大爷收拾了他，让他死在了小公主的手里，吕声吕大爷不费吹灰之力就又收回了庄子，收回了一切。

吕声吕大爷是好惹的吗？

这时，一个店伙计匆匆上来，对吕声道：“吕大爷，下面有一个人找你。”

吕声道：“谁？”

店伙计道：“一个女人，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吕声的头脑有一点儿不好使了，他心道：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什么女人？什么女人很漂亮，看看去……他趑趄趑趄向外走。

钱杏儿冷冷笑了，她娇声道：“哎哟，吕大爷，吕声吕大爷，你可是真成了贵人了，怎么这么快就忘了还有人在你的身边呢。你看什么女人，用得着这么急？”

她跟着吕声，走到了春楼外。

在春楼楼外，站着一个女人，一个满身重孝的女人。

她的手里有一柄剑。

她是绿绿，疯女绿绿。

吕声看着绿绿，他哈哈狂笑。

绿绿沉声道：“吕声，你笑什么？”

吕声道：“我想告诉你，绿绿，你的男人死了，他被咔嚓一声切去了头，他再也没有脑袋了，读书人叫这个是什么来着？……对，对，身首异处，是身首异处了！！哈哈哈哈哈……”

绿绿看着他，眼中有泪水。

绿绿大声道：“你，还有你，你们得为胡敦陪葬！”

她一声怒吼，冲向了吕声。

她与吕声战在了一起。

刀光剑影。

绿绿的剑很快，她根本就不想躲避吕声的刀，也不想躲过吕声的杀气，她一心只想与吕声拚命，要死在吕声的面前，她一定要吕声也死在她的眼前。

她要为胡敦报仇！

吕声的脚有些不稳，他的身子有些发虚，他喝得太多了，他知道这一回绿绿并不是要与他一决输赢，她是想同吕声一起死。他的头冒冷汗了，他知道，他斗不过绿绿，如果时间一长，必然会死在绿绿的剑下。

唰——

一剑刺来，满是怒气，怒剑一击，有许多的悲哀，有许多的力道。

一剑刺破了吕声的衣服，一道血光飞迸。

钱杏儿大声一喝，人也冲了上来。

两人双战绿绿。

绿绿的眼珠子红了，她盯着两人，大吼道：“我……宰了你们，我宰了你们！”

绿绿的剑出如狂，她疯了，她已经疯了！

唰唰唰——

一连三剑，她的剑挑在了吕声的肩上，顿时血流如注。

吕声大声吼道：“疯子，疯子，我宰了你，我宰了你！”

绿绿的剑与吕声的刀绞在了一起，她双眼瞪着，看着吕声。

钱杏儿在一边，冲了上来，她一出手，叭地一声，一掌击在了绿绿的胸前。

钱杏儿大笑道：“吕声，吕大爷，你是不是很喜欢她啊？可她是一个疯子，她是一个疯子，你总不能喜欢一个疯子吧？”

绿绿哇地一吐，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吕声放下了他的刀，他与钱杏儿看着绿绿。

绿绿躺在地上，她盯盯地看着吕声，她说道：“吕声，你也得死了，你也得死……”

她双手齐扬，一簇暗器飞向了吕声。

太近了，吕声虽然身子也向上一飞，但他来不及了，他扑通声，人就倒在了地上。

吕声大声吼道：“钱杏儿，我中毒了，快，快！快翻她的衣袋……”

不等钱杏儿动，绿绿一把把她手里的解药都扔进嘴，吞进肚里。

绿绿看着吕声，她的眼里满是恶意，她冷冷笑道：“吕声，吕声，你也得陪我一起死了，你也得死了，你白白弄了许一刀的家产，你白费力气了……”

她死了，紧紧闭着她的嘴。

吕声道：“快，快，快把她的嘴扒开！”

钱杏儿用劲儿扒开了绿绿的嘴。

“疯子，疯子，死也得扯着一个，疯子，疯子……”

她扒不开绿绿的嘴。

吕声道：“混蛋，用剑，用剑！”

钱杏儿用剑把绿绿的嘴撬得血糊糊的，但仍然没有解药。

吕声盯着钱杏儿，他声音微弱：“杏儿，杏儿，我要死了……”

钱杏儿呆呆看着他。

吕声道：“你为什么不流泪？”

钱杏儿不语。

吕声道：“我告诉你，你又可以向一个男人讨好了，你是一个媚人精，男人一定会叫你迷住……”

钱杏儿道：“我本来是要和你在一起的，好好过日子，可是，你完了……”

吕声道：“钱杏儿，疯女的药好毒，好毒，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钱杏儿道：“你可以瞑目了，胡敦死了，绿绿也死了.....”

吕声道：“我可.....不能瞑目，我告诉你，还有许一刀的.....东西.....”

钱杏儿笑了：“许一刀的东西？你放心好了，我可以和别人一起享受它的，你说是不是？我总不能没有男人啊.....”

吕声的脸变黑了，他中毒已深。他慢慢道：“不是，我告诉你，还有一些珠宝，我放在.....”

钱杏儿盯着他问：“放在哪里了？你放在哪里了？”

吕声道：“我告诉你，放在.....”

声音太弱，听不清，钱杏儿就低下头去，趴在吕声的身边听。

吕声突地跳了起来，他奋力一跃，抱住了钱杏儿。

他狠狠地在钱杏儿的大脖颈边咬了一口。

他一口把钱杏儿的脖颈咬破了，鲜血迸流。

钱杏儿叭叭地打了他好几掌。

吕声吐出鲜血，但他大声狂笑着，喊道：“钱杏儿，好了，好了，我们一块下地狱。”

钱杏儿腾了几下，她也挣不动了。

她一拳捣在吕声的心窝上，吕声狂喷鲜血，倒在地上。

钱杏儿怒吼道：“吕声，吕声，你这个王八蛋，你死你的，干嘛扯上我？”

她看着她的人，大声道：“看，看什么，走，回去，回去.....”

她走了几步，她的脸色苍白。

她倒在地上，她说不出话来了。

她只是喃喃而语：“吕声，吕声.....你这个狠.....”

大火烧了一天。

两间小小的茅屋已经没了，世上再也找不到这两间贮满温馨的小屋了，只有烧残的

屋架仍在，在黑乎乎的残烬中看上去很难看。

冰星儿本来以为她可以在火中和她的天龙一起死，但在火烧之后，人们冲进了屋子，把她和天龙一起救了出来。

她醒来时，看到了一些人站在了她的眼前。

天龙也躺在她的身边。

她看到了褚衣、呲牙鬼和精瘦鬼。

褚衣的身上没有一处好地方，到处是伤。

呲牙鬼的脸被刀削去了半张，血流不止。精瘦鬼没了一条胳膊。

三个人都围着她。

她看着三人，三人的脸上都有着快乐的光彩。

褚衣看着她，笑一笑：“你醒了？”

她点点头。

她发现，她正躺在褚衣的腿上。

呲牙鬼道：“天龙大哥在你身边。”

她一回头，看见了天龙，他正躺在她的身边。

精瘦鬼道：“他们想杀死天龙大哥，我们没有让他们动手……”

可能是他的胳膊，或者是呲牙鬼的半张脸，为了天龙没了。

她轻轻道：“谢谢你们……”

褚衣笑了，他笑得很开朗，他大声道：“客气什么？我们都是要死的人了，我佩服你，冰星儿，我叫你冰星儿，你不介意吧？”

她一笑：“褚衣哥，我看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

呲牙鬼乐了，他笑道：“我也是你的好兄弟么？”

冰星儿一乐，点头。

毗牙鬼乐道：“我从来没有一个好妹妹，你就做我的妹妹好了。”

四个人在笑。

冰星儿看着精瘦鬼道：“我从来没有看到你开心地笑一笑，你为什么一笑？”

精瘦鬼看着她，突然笑了，他笑得很僵，但他笑得很诚恳。

一边的人讲话了。

他是齐一天。

“我告诉你们，你们马上就得死了，只有她.....”

他指着冰星儿，“只有她，还可以活下去，因为冰宫的主人要她回去.....”

齐一天道：“你们三个一齐死！”

冰星儿大声道：“齐一天，你就不怕我将来杀死你？”

齐一天道：“我得杀死你们，如果不杀死你们，冰宫的人就会宰了我.....”

一边的黄衣人冷冷地道：“我来宰了这个王八蛋，他们和那个胡敦一起，杀死了我的大哥.....”

褚衣大声道：“十二黑手是什么东西？你也配来讲话？”

黄衣人道：“褚衣，你狂吧，你马上就得死在我的手里.....我让你记得你是怎么死的，你一定能记得住。”

冰星儿看着他们。

褚衣站在了风里。

风吹动着他的胡须，他的样子很威武。

褚衣向着冰星儿一揖，说道：“冰星儿，我走了.....”

冰星儿点头，她轻轻地点头。

既然早晚都是一死，早死晚死有什么关系？

她抱着天龙，看着褚衣。

黄衣人一刀砍向褚衣。

一股鲜血喷向天空。

褚衣的另一条胳膊没了。

他倒在了地上。

黄衣人道：“褚衣，你服不服？”

褚衣大声道：“十二黑手，王八蛋，如果我冰星儿妹子还能活下去，你们一个个全得死在她的手里！”

黄衣人道：“是么？”

他又是一刀。

这一刀砍在了褚衣的腿上，褚衣的腿又没了一条。

他又倒在尘埃。

他挣着起来，他一挣一挣地起来，他支起他的上身，他看着黄衣人，说道：“王……八蛋……砍，啊……砍……”

他的身子象是一座山，慢慢倒下去了。

毗牙鬼一直在看着褚衣，他大声道：“好，好一条汉子！”

黄衣人道：“我宰了你！”

毗牙鬼乐了，他看着黄衣人道：“我们宰了你们那个黑衣人，他是你们的大哥，他死得服气，他象条汉子，你们都只是一群狗！”

黄衣人恼羞成怒，他一声怒吼，冲过去，想杀死毗牙鬼。

毗牙鬼看着他，无所畏惧。

齐一天一声喝道：“住手！”

他看着毗牙鬼，惺惺相惜，他说道：“毗牙鬼，我看你们蛇江三鬼都是硬汉子，我佩服。你想想看，如果你跟了我，我可以让你不死……”

呖牙鬼一乐道：“你这个王八蛋，别作梦了！”

齐一天一挥手，上来了人，一刀把呖牙鬼杀死了。

冰星儿瞪瞪地看着他们。

齐一天道：“大公主，我们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啊，还望大公主原谅。”

冰星儿的话冷如铁：“我一定杀死你们，我一定全都杀死你们！只要我能活着，你们一个个全得死！”

第四十五章 娶个男人做老婆

在凤凰城外，有一处很美很美的地方，这地方叫做雪柳庄。

雪柳庄里，有无数幽静的地方，有许许多多的回廊，有一些漂亮的小亭，有一些格外美丽的花石，象是南方的幽静深邃的花园。在这些花园的幽深处，有一些外人从来也不曾入去的高大房屋。

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从前有一个武林豪客曾经把它做为他的家，叫它“武苑”，后来，这位武林豪客死了，便再也没有人知道这地方是什么人居住。

总是有人来来去去的，从这里进进出出，但来人去客都是武林中人，持刀弄剑的，都气势汹汹的，没有人敢打听这里住的是什么人，也没有人敢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奥秘。

这地方很神秘。

在后面，有一间地下的密室。

密室里，有一些机关布防。

这里是“武苑”最神秘的地方。

在这间屋子里，有一个人在地上来回踱步。

她是小公子。

她的眉头紧锁，她一会儿一停，一会儿一停，她站在了床前，看着床上的人，静等着他醒来。

躺在床上的竟然是胡敦，是被人杀死了的胡敦。

当时，绿绿远远看到胡敦被砍下了头，是小公子的一计，她让人砍了一刀，象是砍死了胡敦，让远在一边的绿绿死了心。

她知道，象绿绿这样的女人是再也不会走开的，她一定还不死心，一定得想机会再救出胡敦。

她让绿绿死了心。

她把胡敦装进了棺材，把他悄悄带至这里。

她看着胡敦，看得很出神。

胡敦醒了，他一声声道：“绿绿，绿绿，我.....这是在哪里？”

他看到了一个男人，他笑着看胡敦，象是他的一个老朋友。

他是谁？

他不是男人，她是一个女人，尽管她总是穿着男人的衣服，但她不是男人。

她笑了，对胡敦道：“你醒了？”

胡敦不语，他没忘记她是他的仇人。

小公子笑了，她对胡敦温言款语：“你昏过去了，你没事儿了。”

胡敦看着她，他不明白小公子为什么要把他弄到了这里来，他看着她，看得她低下了头。他的穴道仍然被制，他不能动，不能下地。

她低声道：“胡大哥，我.....叫你胡大哥，你不介意吧？”

胡敦看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说，绿绿.....她在哪里？”

小公子一声长叹，她一声长叹，把胡敦的心一叹叹乱了。

他再问了一句道：“小公子，她在哪里？”

小公子不得不讲了，她轻轻道：“胡大哥，胡大哥，你不要难过，她，她.....她死了！”

胡敦的头嗡地一声大了，他看着小公子，大声道：“胡说！她怎么会死，她是疯女，疯女怎么会死？她不会死的，她不会死，我没死，她怎么会死？”

小公子道：“她真的死了，我告诉你的是真话，不相信我，你可以自己去看.....”

胡敦的心一沉，他看着小公子温顺的面孔，他知道这事儿象是真的了，他低声道：“绿绿，你不会死，你不会死.....”

他站了起来，他的身子还很虚弱，他站得不稳。

小公子抓着他的手，说道：“胡大哥，你不要去，你不要去.....”

他一挣挣脱了小公子的手，他狠狠道：“带我去！”

小公子居然再也没了凶气，她乖乖地带着胡敦走了。

他们来到了一间大大的屋子。

他看到了绿绿。

绿绿在一个大大的棺材里，她躺着，躺得很安详。

胡敦大声道：“绿绿，绿绿！”

他扑了过去。

但有什么东西阻住了他。

原来是一块大大的水晶石壁。

他只能在水晶石壁这面看到绿绿。

他冲着小公子吼：“你要杀我砍我随你便，你让我看一看绿绿，你让我看一看绿绿！”

小公子一叹道：“胡大哥，她已经死了几天了.....”

胡敦虽然不聪明，但也明白小公子的这句话的意思，他呆呆怔怔地看着绿绿，他心

道：绿绿，绿绿，我怎么办，你死了，我怎么办？

他看着绿绿，想着从看到了绿绿的那一天起，他就想念着绿绿，一天也不愿意与绿绿分手，如今没了绿绿，他今后的日子一定会很苦凄。

胡敦的心里很乱，他的心要破碎了。

他抓着那水晶石壁，他恨不能破壁而出。

胡敦哭着，他哭了很长的时间。

小公子一直站她居然一声也不吭。

胡敦哭也哭够了，他恨恨地看着小公子，他的声音冰冷：“是你杀死了绿绿？”

小公子忙道：“不是。”

胡敦一吼道：“什么不是？就是你，就是你！你杀死了绿绿，为什么不敢承认？”

小公子一声长叹：“胡大哥，我不愿意杀死你，我自然也不愿意杀死绿绿.....是他们杀死的绿绿.....”

她的手一指。

胡敦看到了两具死尸。

这是吕声和钱杏儿。

吕声和钱杏儿紧紧抱在一起。

胡敦心道：他们死得也算是知己了，他们能这么紧紧抱在一起，死也不枉了。他一想到绿绿自己死得凄凄苦苦的，就又流出了眼泪。

小公主道：“胡大哥，英雄有泪不轻弹，我劝你.....”

胡敦道：“你滚，你滚！你少跟我讲这些！什么英雄？我是什么英雄？我是狗熊。我算什么英雄？绿绿死了，我救不了她，冯二师爷死了，是我害了他，还有我的朋友小三癞子、莫景儿竿头儿路永，他们都死了，都是我要做什么狗屁英雄，他们才死了，不然，他们一天天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死？！”

小公主呆了，她看着胡敦，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小公主劝着胡敦，让他走出了那间屋子。

他又回到了他的屋子。

他仍躺在床上，他累了，他困了，他睡着了。

他好好地睡了一觉。

天已经入夜了，他突然醒了。

他看到了一个女人，一个很美很美的女人坐在他床前。

她淡妆素裹，分外美丽，她轻轻托着她的香腮，在胡敦的床边假寐。

胡敦不敢出声。

他看着这个情性无常的小公主。

她明明是一个女人，她为什么要装成一个男人？

她很漂亮，是一个很美的美人，她为什么要看顾着胡敦，她是胡敦的仇人，她为什么对胡敦很温顺？

她一下子醒了，她看着胡敦，笑道：“胡大哥，你醒了，你看，我为你温着香茶呢，我怕它凉了，在怀里放着，你喝一口吧。”

胡敦从来不知道女人会这么温顺，他轻轻摇摇头。

小公主温言道：“胡大哥，人死不会复生，你不要伤心了……”

胡敦不瞅她。

小公主道：“胡大哥，你对绿绿姐姐一片真心，她就是在死了也该快乐……”

胡敦不语。

小公主一叹，她轻轻道：“我从来没有好朋友，我从来没有遇上对我这么好的人……”

她的脸色绯红，她象是在憧憬着她的一个知心的男人。

胡敦的口很渴，她看出来了，喂了胡敦一口香茶。

茶虽是喝了，但胡敦再也不瞅她。

小公主和胡敦在一起。

她轻轻道：“胡大哥，我在地上站着，冷……”

胡敦心道：你冷不冷，干我什么事儿，你在这里，一定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主子，一切人还不是都得听你的，你说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你怎么会没有地方住？你冷，你去找你的住处好了，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

小公主道：“胡大哥，这里，就是我每一次来时的住处……我总是一个人……一个人住在这里……”

她的声音很低，很有情。

胡敦的心一动。

小公主道：“我从前是一个傻子，以为男人可恨，我母亲也恨男人，我们家只有大姐不恨男人，她喜欢天龙，我去找她和天龙，我把天龙用毒毒坏了……”

胡敦失声道：“是你毒了天龙大哥？”

小公主圆睁着双眼，她看着胡敦，说道：“不错，我那时不懂事，不知道世上情为何物。如果胡大哥要给你的天龙大哥报仇，你可以杀死我……”

她一指点去，解了胡敦的肩井大穴。

她轻轻凑在了胡敦的面前。

胡敦看着她，心里思潮翻卷。

冰星儿说，是她自己把天龙大哥毒坏了的，可这个小公子却也说是她干的，看来天龙大哥是不讨冰宫娘娘的欢心，才成了眼前的这样子的，如果胡敦有机会见到了冰宫娘娘，一定要向她讨一个公道。

他看着小公子，她的眉毛一动一动，在他的眼前总是闪着她的眉毛，修长的眉毛。她的身子有一阵阵的香气，这香气很特别，香得很怪，胡敦的心里一阵阵不平静。

胡敦不想再看她了，他知道，如果他再看着她，他会失神的。

小公子道：“胡大哥，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我知道你喜欢绿绿，她也是一个好女孩子，可我也是.....”

胡敦不语，他能说什么？

小公子坐在他的床边，她想也同胡敦在一张床上，但她不敢，她怕胡敦嫌她轻薄，她不敢出声。

她轻轻问：“胡大哥，我坐在你的床边，好不好？”

胡敦不语。

她轻轻道：“你不吱声，就是你愿意让我坐了，我坐下了啊？.....”

她怯怯地坐下了，她一坐下，就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她坐在了胡敦的身边。

胡敦不理她。

她只是坐着，看着胡敦，这是一个很好看的男人，他喜欢一个疯女人，她的名字叫做绿绿，但她死了，她死在他的情里，她再也不会活过来了，他会不会忘了她，再与一个喜欢他的女孩子相好？

她就是喜欢胡敦的又一个女孩子。

她的母亲是冰宫的娘娘，冰娘娘。她喜欢男孩子，她叫她的小女儿小公子，她是不是讨厌女孩子？她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小公子从来没有喜欢过一个男人，但现在她喜欢上了一个男人，她眼叮叮地看着胡敦，她决心，不管胡敦怎么对她，她一定要胡敦成为她的男人，她一定得这样做。

她迷迷糊糊睡着了。

她坐在胡敦的床头睡着了。

她睡着的样子很好看，头发拖曳着，她的眼睛很大，一闭上了，眼睫毛就长长的，

在她的眼影下有一条长长的忧郁的影子。

胡敦知道了，她很美，她比绿绿更美。

她的性情也不象绿绿，她比绿绿更温柔。

胡敦的眼里突然流出了泪水。

他心道：绿绿，绿绿，你看我，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小公子醒了，她看着胡敦，她轻轻道：“胡大哥，你又想她了，是不是？”

胡敦不语，他无话可说。

小公子道：“做你的女人真的很开心，会总有人想着她……”

胡敦瞅着小公子，她看着胡敦，轻轻问道：“胡大哥，你告诉我一句话，你喜欢不喜欢我？”

胡敦不语。

小公子道：“你如果不喜欢我，可以摇头。如果你对我摇头，我就知道了你不喜欢我，我就再也不来缠着你了。如果你不摇头，就是你还喜欢我……”

她的声音很软，象是梦中一样。

她用她的长发一点点儿缠胡敦，把她的长发都缠绕在胡敦的脖子上。

“我要是死了，就死在你的怀里，我要死在你的怀里……”

她声声呻吟，象是在呼唤胡敦。

胡敦突地出手，他想一举击杀小公子。

小公子的手很快，一下子又点住了他的肩井穴。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胡大哥，你想杀死我么，你如果杀死了我，你真的不后悔？”

胡敦看着她，不动。

小公子笑了，她很快乐。

“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胡敦瞅她。

“我告诉你，我要成亲了，我要和一个男人成亲，我要他嫁给我……”

胡敦看着她，看她象是一个疯子，一个眼睛闪闪发光的疯子。

小公子跳了起来，她大声道：“我为什么没有想起来这个办法？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好办法？我娶你，我是天池冰宫的小公子，我是天池冰宫的小公子，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我要娶你做我的男人……”

她手舞足蹈，她乐得发疯了。

她大声道：“现在天还没亮，我一定要她们都起来，让她们都为我们准备，我们得成亲。你愿意不愿意同我成亲？”

胡敦的穴道仍然被封着，他不能动，他不能决定他自己做什么，他只好看着这一个疯子似的小公子。

“好，这是一个好主意，你看，我是不是常能想出来一个个的好主意？”

她嘻嘻笑着，完全不顾胡敦怎么想。

她是一厢情愿，也是自作主张。

第四十六章 捆绑成夫妻

还是深夜，但小公子发了疯，她一声声唤人。

就来了一个人，这是一个服侍胡敦的女人。

小公子对她笑。

“你去把大家都叫起来，你就说我有事儿要大家去做。”

那女人的眼睛瞪着，呆呆地看着小公子。

小公子道：“你去是不去？”

那女人道：“去，去。”

她匆匆去了。

小公子道：“胡大哥，你等着，我告诉她们，要她们马上就办。好不好？”

胡敦象看着她做戏。

来了许多的人，她们都是雪山天池冰宫的人，她们都是女人。

她们都站在小公子的面前，静静地等吩咐。

小公子笑容满面，她乐道：“我想起了一件好事，所以我急不可耐地把你们都叫来了，我想告诉你们，我要成亲了，我要娶一个男人做我的妻子。你们猜，他会是谁？”

众女人都有些懵，她们呆呆看着小公子，不知道她这话从什么地方说起。

小公子道：“我告诉你们吧，我要娶的就是他……”

她一指胡敦。

胡敦此时能讲什么，何况他本来就不善于言词，他只能看着小公子苦笑。

众女人都呆了，小公子是不是疯了，她怎么半夜三更地把大家都叫了起来，就为的是说这一件事儿么？

这时，众人中的玄冰出来一礼，道：“小公子，这是大事啊，可喜可贺。但小公子是不是得问一问娘娘，如果娘娘不愿意，你怎么办？”

小公子顿时面露不快，她悻悻道：“你是主人，还是我是主人？何况我并不是要嫁人，我只是要娶一个男人，娶一个妻子，这有什么不好？”

众女人都知道雪山冰宫的主人冰娘娘的脾气，她厌恶世上的一切男人，她决不会愿意让小公子娶胡敦的。

小公子大声道：“你们听着，我今天晚上就要成亲，你们快去准备好了！”

所有的女人都没有办法，她们只好听她的，因为她是主人，她是小公子。

明烛高烧，喜堂一新。

所有的人都喜气洋洋，除了胡敦以外。

小公子并不去与众女人一起，她只是喃喃地对胡敦讲话。

“你也许不会喜欢我，但你以后会喜欢我的，对不对？”

“你看绿绿好，我也象绿绿一样，是一个好女孩子，有时有的女孩子会为一个男人疯一阵子，有时有的女孩子会为一个男人疯一生，我会为你疯一生，你相信不相信？”

胡敦当然得相信，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她的疯样儿。

“你看，我和绿绿不同，我愿意和你成亲，我愿意让你做我的妻子。如果你不愿意，我就只好杀死你.....”

胡敦当然不愿意死，他不愿意死在小公主的手里。

“我告诉你，我的母亲不愿意让我跟男人在一起，在我小时，母亲找人算了一卦，那人说我长大时是一个得男人喜爱的好女人，你猜我母亲做什么了？”

胡敦不知道，但他渐渐忘了他自己，他想着，那个江湖上传为神人的天池冰宫的主人冰娘娘会怎么做。他想了一想，想不出，他只好摇摇头。

小公子道：“她宰了那个算卦的人。”

胡敦的心一抖，她为什么这么做？她为什么？

小公子吹气如兰，她轻轻一叹，这叹声很轻，但却有无限辛酸。

胡敦禁不住一问道：“她.....为什么.....为什么要杀人？”

小公子道：“她恨男人，她恨这世上的所有男人。一听到姐姐与男人在一起，她一句话没说，只是一句：杀了他，带她回来！她再也没讲话.....”

胡敦明白了，不是小公子要杀天龙，也不是冰星儿要害天龙，而是冰宫娘娘要杀死天龙。

这样看，天龙不是还很危险么？

小公子道：“我可以告诉你，天龙早早晚晚得死在雪山天池冰宫的人手下。”

胡敦一哆嗦，他害怕天龙死，他的朋友们都死了，如果天龙再死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朋友了。

一个没有朋友的男人，活在这世上是不是很没有意思？

胡敦看着她，这时胡敦的脸上有一种很柔和的光，他轻轻道：“你要与我在一起，你的母亲也会宰了我？”

小公子乐了，她笑得很开心，但也笑得很辛酸，她轻轻柔柔地说道：“我可以告诉你，那是真的，她一定会宰了你，因为她一定会比恨天龙更恨你……”

为什么？

她声音轻轻，象是在谈一件很好玩的事儿，她甚至在吃吃地笑着。

“我告诉你吧，她喜欢我，她说我象她，我象她一样恨世上的一切男人，她不喜欢冰星儿，因为冰星儿不恨男人……但现在我也说不明白她是不是再喜欢我了，我现在也象冰星儿一样，喜欢上男人了。”

她轻轻捻着胡敦的胡须，胡敦的胡须很难看，他的胡须不比别人，只有稀稀的几根。

她轻轻吐气道：“要不要我给你好好剪剪胡须？”

不等胡敦说话，她就跳了起来，去拿来了一把小刀。

这是一把锋利的小匕首。

小公主笑了，她笑道：“胡敦，我为了你，得罪了我的母亲，如果你真的负心，我就用这柄小匕首宰了你！”

小公子为胡敦轻轻剪胡须。

小公子道：“我从前是一个不知道男人的女孩子，如果我早见到了你，我可不愿意做娘的什么小公子，做女人有多好？”

她轻轻地为胡敦剪胡须。

香气吹着胡敦，她看着胡敦，象看着一个孩子。

“你说，我从前对男人都不喜欢，都恨，我看到了你，怎么对男人都不恨了？”

胡敦不知道他是不是该回答她。

她告诉胡敦：“我告诉你，我想，早早晚晚娘也会不喜欢我的，因为她知道我喜欢了你.....”

胡敦不知道她的母亲会怎么样对她，但他知道她的母亲对天龙是痛深恶绝，她曾经派她的女儿毒杀天龙，把天龙弄成了一个痴痴呆呆的无用人。

她也会这样对待胡敦么？

小公子乐道：“会，她会这么干的，她一定会杀死你的，如果她知道了我和你在一起，她一定会宰了你，她不会让人把你毒成痴呆的，因为.....因为她更喜欢我。”

胡敦的心一动，他知道，在江湖上，他对付不了的，就有一个是这冰宫娘娘，她的势力太大了。

他也许会死在她的手里。

小公子笑道：“胡大哥，你怕不怕？”

胡敦心里害怕，但他的口里不怕，他看着小公子，说道：“我不怕。”

小公子拍着手道：“好，既然你不害怕，我们为什么不成亲？你现在起，就做我的妻子好了.....你是一个男人，你这一辈子除了嫁给小公子，就再也没有机会嫁给一个女人了，你明白不明白.....”

胡敦明白，他心叹道：我早就知道，世上除了一个疯女绿绿，恐怕就数你这个小公子疯了，我怎么不知道？

天已经要亮了。

此时，玄冰走了进来，她轻轻道：“小公子，喜事儿的准备都做好了，你是不是和

新人一起，去喜堂？”

小公子三跃而下，她大声道：“去，去为什么不去？”

她乐滋滋地扯着胡敦的手，直走向回廊。

她一边走，一边在胡敦的耳朵边轻轻念叨：“胡大哥，委屈你了，你嫁与我，我会好好对你的，你说是不是？我对你一定比别人对你更好，你要做什么，我一定帮你，你想干什么，我一定跟你在一块。你一会儿千万不要当着众人的面儿让我难过，你知道，她们都是我的下人，我娶你，她们就以为我疯了，你千万别让我难过，好不好？”

胡敦不语。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男人会被一个女人架着去参加婚礼，而且架着他的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女人。

他的穴道仍然被制。

如果不是穴道被制他会怎么样，也许他此时穴道被制反而好些。不然，他是不是逃走，他愿意不愿意逃走？

胡敦看着小公子。

此时的小公子确实是艳若桃花，满面春色，她盯盯地看着胡敦，说道：“我告诉你，我一看见你时就喜欢上你了，我对我自己说，我要是与这个男人是一家的就好了，我可以也象冰星儿一样，有一个可人心意的男人……”

胡敦迷迷糊糊，进了喜堂。

有许多的人在喜堂里。

都是些女人，一些红装素裹的女人。

一见到他们走了进来，所有的女人都欢呼了起来。

胡敦一惊，他从来没有想到小公子会带这么多的女人下山，他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盛装以待的女人，她们一个个都是粉面带笑，一个个都迎向胡敦与小公子，她们满

身是香气，一个个玉色生春，都快快乐乐，她们一齐向着胡敦道：“给新人道喜了!!”

胡敦怎么说？

他只好听不到，只好什么也不说。

喜堂上，有无数的彩绸飘带，系在了喜床的上面，低低垂下的喜带给喜屋添了无限的喜气，女人们都嘻嘻哈哈，都拥着小公子与胡敦，一齐叫道：“恭贺小公子成亲，万千之喜!”

小公子满面春风，她叫道：“谢谢你们.....”

胡敦此时却不知道他如何是好，他心道：明明是一个女孩子，却偏偏要成亲，说是娶一个男人，这世道也是乱了套了，她一个女孩子把我一个大男人娶了回家去，做什么妻子？这怎么办？真是荒唐。想当年冯二师爷活着的时候，他也不曾给咱们讲过这等事儿，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胡敦此时正在心里感慨，一群女人就拥了上来，她们七手八脚地为胡敦换衣服，弄得胡敦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有三个女人捧着衣盒进来了。

一群女人在唱——

“新人新人，

衣履一新。

新人新人，

花苞之晨。

只有新人，

才有一新。

只有新人，

才是新人。”

她们七手八脚地忙，把胡敦的衣服都扒了下来，然后当着小公子的面为胡敦换了衣服。

胡敦的心咚咚乱跳，他何曾见到过这种场面？一个男人做了女人，当着众人被人家当成女人打扮，让他怎么免得这一场羞辱？

但胡敦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闭上了眼睛，就能挺过这一切。

胡敦心道：天啊，幸亏我不是一个女人，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此时被她们这一弄，怎么能免得羞辱？

众女人一个个都围着他们转。

女人们唱——

“一日之晨，

女人之春。

一日之晨，

女人成人。

公子欢心，

女人羞赧。

花儿开了，

公子欢心。”

胡敦看着这些女人，不知道他此时是该快乐还是该发愁，他瞪大着双眼看着这群女人。

女人们一拥而上，把他与小公子一齐拥至拜毡上，让他们跪下来。

众女人齐唱——

“给山川磕头，

谢过它荫蔽之恩吧。

给父母磕头，

谢过他养育之恩吧。

给男人们磕头，

谢过他成全之恩吧。

给女人磕头，

谢过她怀抱之恩吧。

天也大地也大，

人生才如画。”

胡敦此时也被女人们的歌儿唱得呆了，他心道：原来世人成亲，也要如此庄重？看来人生也是一大美事，如果真的能与自己的心上人成亲，这岂不是一件极美的好事儿？

但小公子算不算是他的心上人？如果此时他是与绿绿在一起，是与绿绿拜堂成亲，他一定会欢喜得要疯了，但绿绿已经死了，他再也没有绿绿了。

是喜是忧，他说不出。

众女人唱——

“天还未亮，

送入洞房。

女人成了女人，

再也不生梦想，

男人成了男人，

从此有了系缰。

天还未亮，

入了洞房。

男人成了男人，

再也不信马由缰。

女人成了女人，

眼神再也不盯在男人身上。”

众女人把胡敦和小公子引到了洞房。

她们把两人放在了床上。

她们轻轻地把胡敦的衣服扒光。

胡敦的身体不能动，他只能动的是两条腿，是他的腰，他总不能乱踢他的两条腿，乱扭他的腰。

他只能是呼吸急促地看着她们。

她们的动作轻柔。

胡敦心道：天哪，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女人，这一场羞辱怎能免得？她们如此做，让一个女人会多难为情？她们怎么能这样做？

此时，胡敦眼巴巴地看着，众女人也把小公子放在了床上，她们也把一个小公子脱成了一个赤身人，放她在胡敦的身边。小公子此时也没有了那颐指气使的样儿，她也成了一个绯红着脸，呼吸急促的女人，她的心也在直跳，她眼睛也眯着，不敢看胡敦。

女人们轻轻唱——

“天要亮了，

人要起床了，

你别害怕，

你是新人呢。

天要亮了，

人要起床了，

你别害怕，

你是新娘呢。”

她们唱罢，一个个笑着，笑得咯咯响，都去吹熄了烛火，慢慢退出去了。

只有一个似初生时辰的小公子和一个呆呆怔怔的胡敦。

“你为什么不说话？”

“说什么？”

“说什么都行。”

胡敦不知道他说什么，他什么也说不出。

两人的心都一样在跳。

小公子道：“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女孩子，一个从来对男人瞅也不瞅的女孩子……”

胡敦知道，但他很笨，他不明白小公子为什么老是对他讲这些。

小公子幽幽道：“我对你这么好，你也得对我好才行。如果你对我不好，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她轻轻一叹。

她轻轻地依偎过来。

“我已经是你的丈夫了，你还有什么话对我不能讲？你说啊，你说啊？”

胡敦什么也不能说。

他突地讲出了一句话：“你其实是一个女的……”

小公子突地哭了，她一下子扑在了胡敦的身上：“你说得对，我是女的，我是一个女的，我是一个女人，你不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妻子，这还不行么？”

第四十七章 冰娘娘

胡敦不知道他是该喜还是该忧，他如今在小公子的怀里，已经是一个温柔乡中客了，柔情女儿多情意，让他体味无限温情，他已经是乐不思蜀了。但他有时也总是起来，自己是被迫成亲的，他如今还是想着他的绿绿，想着与绿绿在一起时的那些旖旎时光，心中惦念着他的绿绿，不能忘情于绿绿。

但绿绿已经死了。

小公子比绿绿更温柔。

她轻轻道：“如果在众人面前，你就让我一点儿，如果我与你在一起，没了外人，我一切都听你的，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决不惹你生气，好不好？”

胡敦不知道好不好。

小公子道：“你是天龙的朋友？”

胡敦道：“我是他的兄弟。”

小公子道：“是我害了他，我们以后去找他们。我们可以同他和姐姐一道，回去找我娘，看看是不是能救他。”

胡敦道：“你真的愿意救他？”

小公子一叹，说道：“我说话你是不相信，我现在也知道我当初对他太狠了，我很后悔……”

胡敦的心一动，他想说，你后悔有什么用，天龙大哥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不都是你弄的么？但他一想，这太刺伤人了，他就没有说话。

小公子抚摸着他的手，说道：“我后悔，如果我现在见到冰星儿与天龙，我一定不会那么做。”

胡敦相信她的话。

他们的情感更近些了。

此时，胡敦道：“如果你能替我解开穴道最好了，你看我还会逃走么？”

小公子道：“我看你还是不要解开的好，如果你真的逃走了，我在她们面前该有多丢人，想一想，小公子的妻子逃走了，这件事儿传出去，让人家岂不笑坏了？”

胡敦一叹，她还是不放过他，她还是不相信他。

他们只好天天睡在床上，一天天亲热。

小公子着迷似地喜欢胡敦，她轻轻一叹道：“我为什么那么恨男人，我娘为什么那么恨男人，如果男人都真的象你一样，娘不会恨男人的，她为什么要恨男人？”

此时，胡敦与小公子只听得一个人的冷冷说话声：“你说错了，我看到他，我还是恨男人，我更恨男人了……”

小公子与胡敦都吓了一跳，他们都不禁想到了一个人。

——冰宫娘娘！

果然是一个女人，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

很难说她多好看，她不是用语言可以说得明白的那种女人，她属于那种人人知道她是高傲得不可接近的那种女人，她是天上的星辰，是不可即不可近的星辰。她高高在上，天天俯视着芸芸众生，天天看着男男女女苟苟营营，露出一一种不可接近的微笑。

她是天上一尘不染的仙子。

她很美。

她看着小公子，小公子看到了她，马上花容失色。

她哆嗦着看着女人。

“娘……”

其实，她不吐口，胡敦也知道她一定是小公子的母亲，因为小公子一见到了她，马上就没了精神，吓得哆嗦了。

她就是武林天下人人钦敬的冰宫娘娘。

她轻轻走来，说不出她的步态有多美。

她坐在床边。

看着胡敦。

“他就是你的如意郎君么？”

小公子一吐气，慢慢道：“不错。娘看他.....好么？”

女人乐了，她笑道：“看上去象个人样子，但不知道是不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的.....”

小公子一抖精神，她大声笑道：“娘，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男人.....”

女人的声音冰冷：“是么？”

这声音冷涩如铁，一句甫出，就让小公子住了口。

女人看着胡敦道：“你起来！”

胡敦只好站起来。

“穿上衣服.....”

胡敦不能说他仍然穴道不畅，但女人看也看出了他的窘状，她轻轻一拂，胡敦身子一动，所有的穴道都通畅了。

这女人有天下少见的拂穴功夫。

小公子看着女人，她的神气再也没了，她只是盯盯地看着女人。

她说不话来。

女人看着胡敦，胡敦已经穿好了衣服。

女人冷冷道：“好了，你跟我走！”

胡敦心道：跟你走就跟你走，有什么了不起？你以为我怕你，那可就错了，我只是看你是小公子的娘，我才对你这样客气的，你以为我怕你，我才不怕呢。

他跟着女人，走向门口。

小公子也是看着他们，她眼睁睁地看着胡敦跟着她娘走了。

她终于在胡敦走到了门口时，吐出了一句话。

“娘，娘，你.....想把他带到哪里去？”

女人一声冷笑，她大声道：“我要杀死他！”

小公子再也不顾一切了，她扑过来，扑在女人的身边，大声道：“娘，娘，你还不知道，女儿与他.....”

女人道：“住口！你看你这样子，你不知羞么？”

小公子只是哭。

女人道：“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小公子低声道：“我是雪山天池冰宫的小公子。”

女人道：“不错，你看来忘了，你什么都忘了，你忘了你不是女孩子，你只是天池冰宫的小公子，你只是一个男人，一个天池冰宫的小公子.....”

小公子一见到了她的母亲，就噤若寒蝉，一声也不敢吭了。

女人道：“你是小公子，你为什么和男人在一起？你怎么能同男人在一起？”

小公子不语。

她有许多的话要说，但要命的是，一遇上了她的母亲，就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她只是呆呆地看着她的母亲，她一句话也说不出。

她想说，如果她的母亲要杀死胡敦，她一定得同胡敦一同死，决不会独生。但她讲不出来，无法面对她的母亲讲话，她从小时就天天依偎在她的母亲的膝下，她从来没有反抗过她的母亲。

现在，她无法对她的母亲讲话。

她只好流泪，只好哀哀地流泪。

女人道：“走吧。”

胡敦想，他应该看一看小公子，但他也知道他不应该看小公子，因为小公子此时已经没了能为，没了那不顾一切的潇洒劲儿，她此时只是哀哀地哭。

胡敦一步步走出了屋子。

女人道：“你能不能用轻功走路？”

胡敦道：“能。”

他一步步紧紧跟着女人，飞也似地走去。

小公子在屋子里，一边掉眼泪一边穿衣服，她大声地哭，她哭得很伤心，她一边哭一边说道：“你……要人家也和你一样，都做也做不成女人么，你好狠心，狠心……你不喜欢男人，人家就得都不喜欢男人么？你是人家的娘，人家喜欢一个男人，你连问也不问，就要杀死他么？你杀死了他，我还能独自活着么？我告诉你，胡大哥要是死了，我决不独自活着，我要你没有了小公子，我要你做一个没有了小女儿的娘……看你到时后悔不后悔……”

女人走了，她就有话了，话也多了。

她穿衣服也很快。

她追出了院子。

看不到了两人的踪影。

她哭了，她轻轻地喊了一声：“来人！”

静静的院子里没人。

但她一声喊过之后，院子里真的有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玄冰。

她的声音变了，变得很严厉：“你看到了她们了么？”

玄冰看着她，不想出声。

她唰地一声抽出了小匕首，直指着玄冰道：“玄冰，我有点疯了，你莫要惹我！”

玄冰看着她，轻轻一叹道：“我知道你不会杀死我，但我可以告诉你，娘娘把他带回去了，一定是带回了冰宫。”

小公子哭出声来了，她大声道：“胡大哥，胡大哥，你一定是死了，你一定得死了，我救不了你，我救不了你了……”

她哭得很伤心。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她的身边已经有了许多人，她们都是女人，一个个看着她，她们的眼里也都有泪水。

小公子道：“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没有人能回答她。

胡敦知道他遇上了奇人。

这个女人的身姿极为舒展，她一步步在御风飞行，她的身子在空气中飞，一点儿声响也没有。她看也不看胡敦，但胡敦知道，如果他真的想逃走，她一出手便可能制他于死地。

胡敦不想逃走。

他与这一个冰宫娘娘有账可算。

他跟着她，飞到了天亮。

他们已经到了一座荒山上。

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只有一座破庙。

女人把他带到了破庙内。

破庙里供的是一座关公神像，关公的样子很是忧伤，在看书，一边也没有人给他拿大刀了，只有他一个孤零零地坐在这里。

女人带着胡敦来到了这里，她一闪身而入。

胡敦心道：她为什么把我带到了这里来，她是不是想问一问她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女人娶了，她是不是在女儿面前不好意思问这些，才把我带到了这里来问？

这时，胡敦也无暇问及这些，他也一闪身而入。

女人瞪着眼看他。

胡敦也瞪眼看女人。

女人看他一点也不畏惧，也是有一点儿奇怪，她心道：江湖上的男人女人，哪一个见了我不是老鼠见了猫似的，偏生这个男人有一点怪，他看了我竟然没一点儿畏惧，难道是小丫头没告诉他我是谁么？难道他不知道我就是江湖上人人畏惧的冰娘娘么？

女人有一点儿好奇，她问道：“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胡敦心实，他说道：“我知道，你是小公子的娘冰宫娘娘。”

女人一笑道：“你知道我是谁了，你怕不怕？”

胡敦当然怕，但胡敦看着她，看她那倨傲的样儿，便心里有气，他说道：“不怕。”

女人冷笑了，她心道：你说不怕，也不过是象那些江湖上的小人物一样，以为我会放过你，你才如此猖狂的。如果你知道我马上就要杀死你，你凭什么不怕？

她冷冷道：“怕不怕也没有有什么关系，反正你已经要死了……”

胡敦道：“我为什么要死了？”

她轻轻一扬眉毛：“你不知道，她没有告诉你？”

胡敦道：“她说过，她说，你得杀死一切和你的女儿在一起的男人……”

女人傲然道：“不错。”

胡敦道：“为什么？”

女人道：“我不愿意告诉你，我不愿意讲话。”

胡敦顿时心里一阵子火起，他心道：看来你在江湖上也干了不少的坏事，人家给你杀死了，你竟然连为什么要杀死人家也不告诉，你这不是太霸道了么？你以为我是谁？

我是一般人么，我不是，我是胡敦。你以为胡敦会怕你？你别作梦了！你杀死胡敦容易，你要胡敦听你的？难！

胡敦道：“你杀人时，是不是一向都是讲也不讲，说杀就杀的？”

女人看着胡敦，她头一回被人如此问，也觉得有一点儿新鲜，她知道胡敦一定不是江湖人物，再不就是个刚刚出道的人，他才敢如此对冰宫娘娘讲话。

她一笑道：“不错，我杀人时懒得解释。”

胡敦大声道：“可你要杀死我时，你是一定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不然……不然……”

她冷冷道：“不然怎么样？”

胡敦道：“我不会让你杀死我的。”

她冷冷一笑：“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胡放心道：试就试，都说你有多高的功夫，我可是没看见，你功夫高，你杀死我就是了，我可绝不让你吓死。

胡敦道：“好，试就试。”

冰娘娘更生气了，她心道：女儿女儿，你多糊涂，你如果能弄一个象样子的男人，也就是了，还让我杀他时有一点儿觉得手软，可这么一个笨蛋，让我好笑不好笑？他连天高地厚都不知道，居然想与我动手，现在天下武林中想与我动手的人还有几个？算来算去，怎么也不会是他这么一个笨蛋的……她冷冷看胡敦。

胡敦站了起来。

他向着冰宫娘娘行了一个大礼。

她问道：“为什么行这大礼？”

胡敦憋声憋气道：“为了小公子。”

女人又好气又好笑。

胡敦不说软话，却还知道对她有礼。但这一切都有什么用？她一定要杀死胡敦，她一定得杀死胡敦。

只要她一动手，胡敦就死定了！

第四十八章 螳臂挡车

胡敦不知道他与冰娘娘不能一斗，他以为凭他的功夫，也能同她斗上几个来回，如果能胜了她，也会让她少一点傲气，不然这一口恶气怎么能吞得下去？

胡敦道：“我同你斗好了。”

冰娘娘冷冷在笑。

胡敦站在了她的对面。

胡敦道：“我想先问你一句话。”

冰娘娘知道他有些呆，自然不能再是对他不理，就问道：“你想问什么？”

胡敦道：“冰星儿说，天龙的毒是她要下的，小公子说，天龙的毒是她想下的，可也有人说天龙的毒是你告诉她们下的，你能不能告诉我，毒是不是你让人下的？”

冰娘娘一笑道：“当然是我要她们下的毒。”

她一口承认。

胡敦想不到她承认得这么爽快，他愣了一愣，再也问不出话来了。

她吃吃一笑：“你想为天龙报仇么？”

胡敦正色道：“不错。”

冰宫娘娘觉得胡敦很是好笑，天下武林，放眼看去，能有几个人可与她做敌手的？她活在此世上，听惯了阿谀奉承，听惯了曲意奉迎的话儿，此时一听得胡敦的话，反倒

是听也听不惯了，她心道：你是年轻，便不知道冰宫娘娘在江湖上的名头有多响，说出来怕把你吓得要死，就是天下各大掌门人，一听得我的名头，也只好退避三舍，何况是你？

胡敦道：“我的天龙大哥在江湖上行走，好好的一个人，便被你毒成了一个废人，这笔账要算。”

冰宫娘娘从来不曾有人要与她算账，此时一见胡敦的样子，便觉得很是好笑，她轻轻一笑道：“你看这笔账怎么算？”

胡敦道：“要不，你就得给我的天龙大哥医好病，不然的话，我就得打你……”

冰宫娘娘哈哈大笑。

有人这么对她讲话么？如果在江湖上有人对她如此无礼，她一定会宰了那个人，如今胡敦不光是对她无礼，而且还污辱了她的女儿，她怎么会饶了胡敦？

她轻轻一笑道：“好，我如果输与你，让你处置我好了。”

胡敦道：“好，君子一言，驷马一（难）追。”

冰宫娘娘知他是个粗人，便不再吱声，只是一笑了之。

胡敦心道：天龙大哥，冰星儿，小公子，你们保佑我与冰宫娘娘的这一仗打得赢，如果我这一仗打得赢，我就可以让天龙大哥的病得到医治，让冰星儿快快活活，让小公子也不再畏畏葸葸，胡敦岂不是做了大好事儿？

他决心同冰宫娘娘一战。

冰宫娘娘站在胡敦的对面，她冷晒着，看着胡敦。

胡敦知道他遇上了劲敌，他想着他在洞里所学到的武功，他想用尽那一十八式怪招，如果能胜得了冰宫娘娘，他的苦心就不白费了。

一声怒吼，胡敦冲向冰宫娘娘。

他向对手施出了三招。

从前胡敦与人动手，从来不用多，只要三招，胜负立判，现在他也用三招，他想用这三招试一试冰宫娘娘的武功招数。

胡敦的身子一肃，然后就慢慢挺直起来，他的脸色阴沉，好久不出声。

他的身体里有叭叭的骨节响声。

这是胡敦在做内功聚力。

冰宫娘娘突地有些诧异了，她看着胡敦道：“你总是口出狂言，看来真的是有些名堂，你的内功是‘一气朝元’，是不是？”

胡敦也有一些得意，他说道：“你既然知道，就该知道‘一气朝元’的好处。”

冰宫娘娘道：“‘一气朝元’有什么好？只不过是有些厉害的内功功夫罢了。”

胡敦大吼一声，冲向了冰宫娘娘。

他用了三式招数。

这是他用熟了的三招“握得住”、“弹得破”、“拍得上”。

先是双手先后——去握冰宫娘娘的手，这一招让冰宫娘娘生气，你一个傻小子，干嘛来握我的手？她身子轻轻一闪，人便让开了。胡敦不知趣，又冲了上去，一弹弹向冰宫娘娘的脸。这是风也吹得破的一张嫩脸，怎么会让他一弹弹上？冰宫娘娘便闪身再让开。胡敦一见她一让再让，竟然有些乐了：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如果真的用力，你就真的没有法儿制我……他高兴之下，竟然又用了一招“拍得上”，直去拍冰宫娘娘的肩。

这一招讨得冰宫娘娘大为生气。

看来，这小子不光是傻，而且不知进退，他以为他是在同谁做对？他以为他是在江湖上闯荡么？他不知道他遇上的是江湖上的圣人冰宫娘娘么？

冰宫娘娘再三退让，让胡敦有了信心，他心道：看来我的武功很厉害，就是这个天下人人畏惧的冰宫娘娘她也不得不得让我一下。如果我再用上三招，她岂不是得再退让？

胡敦此时一飞而起，飞向了空中。

他又用了三式“点得透”，“飞得高”“站得牢”。

他一跃而飞，在空中向冰宫娘娘一点而出，胡敦此时的内力也颇劲，他一出手，嘶嘶有声，一缕破风劲力，直奔向冰宫娘娘而去！

冰宫娘娘道：“果然有些手段……”

她身子一跃而飞，让过了这一招。

在空中，胡敦的身子一顿，生生用出了第二式“飞得高”，他的手在空中点指向冰宫娘娘，一指而出，便生劲风，胡敦的指风厉害，让冰宫娘娘又退了一步。

此时，她已经退了几步了，她心里暗暗生恼，心道：如果我是遇上了我的老对头，我这么一退再退也好，和这么一个江湖后生斗，竟然也这么吃力。这岂不是让天下武林中人笑话么？

她一气之下，大声道：“你找死么？！”

她出手了！

胡敦不知道他怎么败的，他一出手时，正在施他的第三招“站得牢”，此时一用上了劲儿，他的身子平平直直地站着，直对着冰宫娘娘，他正用劲儿，突然一阵大力卷来，让他生受不住，身子似撞击在大石上，一飞而退，退摔出去了。

胡敦摔得很惨。

他不知道他这一招是怎么败的。

他看着冰宫娘娘。

女人一笑：“你是天绝门的人？”

胡敦道：“我不是。”

女人道：“你是天绝门的人，这没错。你的功夫是天绝门的功夫。这几招都是天绝门的功夫，世人根本就不知道。”

胡敦道：“我是天绝门的传人，我叫天熊。”

女人喟叹：“如果他知道了，他一定会高兴，他一定会再也不生气了……”

胡敦一呆，他不知道女人说的是谁，她为什么要感喟如此？

胡敦不知道他说什么是好。

女人的手指点着胡敦。

她轻轻道：“胡敦，你死定了，本来我还可以把你留下，让你成为象天龙一样的废人，但你和我的女儿在一起，你玷污了她的清白，你死定了！”

她轻轻向胡敦出指。

胡敦觉得有一股大力向他涌来。

他不能动。

女人的无边劲力涌向他，胡敦只好用他的内功与之对抗，他知道他的功力与冰宫娘娘相比，实在太弱，但他不得不与她对抗。

他大汗淋漓，内力在一点点消失。

胡敦想大声喊，想大声叫，但他喊不出，他也叫不出，他只是呆呆看着冰宫娘娘。

女人道：“胡敦，我告诉你，如果你一心执迷，我就杀死你，让你死得不明不白。如果你答应我，你去同小公子说，你不再喜欢她了，让她对你死了心，我就让你活着。你干不干？”

胡敦道：“我不干。”

冰宫娘娘道：“胡敦，人生如梦，世事如烟，你可以再喜欢上一个好的女孩子，你本来就不怎么喜欢小公子，何必为了她而死？”

胡敦道：“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她，我就喜欢为她而死！”

冰宫娘娘道：“人的生死，决不是一句气话就可以过得去的，如果你想不明白，你现在就得死了，你再也看不到她了，你有什么办法？”

胡敦道：“死就死，有什么了不起？你以为我怕死么？”

冰宫娘娘道：“我告诉你，你不干，你就只好一死了……”

胡敦看着她，他知道他要死了，他再也看不到小公子了，他要死在冰宫娘娘的手里，他再也不能在江湖上行走了。

胡敦闭上了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没有动静。

胡敦再睁开眼，他看到了冰宫娘娘眼里的泪花。

他不知道冰宫娘娘为什么要流泪，他呆住了。

此时，他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娘娘有什么吩咐？”

女人的声音一沉，她说道：“你把他带到小公子那里，告诉她，如果她真的喜欢这个男人，她就没有命了。这个男人已经中了毒，他的内功已经没了，小公子想保也保不住他了。”

男人应声从命，带着胡敦走了。

这里，只剩下了冰宫娘娘一人。

她很孤独，她也很寂寞。

胡敦看着这个男人。

他认得这个男人，他是金银双笔王凤。

从前，胡敦曾经想开一个武馆，想聘几个武馆教师，他曾经看到过这金银双笔的功夫。

王凤看着胡敦，脸色没有一点儿变化，他冷冷道：“走！”

胡敦只好跟着王凤走。

他们走到了一座破房子内。

王凤道：“好，走进去！”

胡敦跟着他走了进去。

屋子里很破，但屋子里有人。

这些人胡敦都认得，这里有十地老鼠徐明和他的几个兄弟，还有神枪岳二岳玉书，众人都看着他，冷冷地看着。

金银双笔王凤道：“娘娘要我带他去见小公子……”

众人看胡敦，十地老鼠徐明笑了，他嘿嘿冷笑，他走到了胡敦眼前，冷冷道：“胡敦胡大侠，久违了！”

胡敦不吱声，他也知道，这些人看到他，决不会对他很客气。

十地老鼠徐明道：“胡敦，我告诉你，我们十地老鼠与天龙有生死过节，你是天龙的兄弟，我们先得和你算账……”

胡敦冷冷看他，不语。

胡敦此时心道：看来这些老鼠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奇的是当初我看他们怎么一个个都象个人似的，是不是我与绿绿和小公子在一起，再也看不上他们这些人了？他们真的不是什么江湖上的好汉，只不过是一群狗东西罢了。我跟他们说什么话，只不理他们就是。

想到了这里，胡敦看也不看他们，理也不理他们。

一边的土拨鼠嘿嘿笑道：“胡敦，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小公子了，你得死在我们的手里。”

众人都大喜过望，他们看着胡敦，一个个都叫起好来。

土拨鼠竟上来要杀死胡敦。

这时，金银双笔王凤冷冷道：“你们忘了，娘娘是要我把他送给小公子的。”

众人一时都哑了。

他们再怎么大胆，也不敢与冰宫娘娘对抗。

一时无人言语。

土拨鼠乐了，他乐得吱吱响：“我看，你们都弄错了，娘娘并不要他去小公子那里，她是要我们处死他……”

王凤道：“土地老鼠怎么也学得聪明起来了？你怎么知道娘娘不要他去见小公子？娘娘已经废了他的一身功夫，如果不是娘娘废了他的一身功夫，我看，我们这些人……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娘娘亲口对我说的，要我带他去见小公子……”

徐明突地一笑道：“王兄，我看你是听错了……”

王凤的脸色不变，他只是看着徐明，慢慢道：“是我听错了？”

徐明道：“不错，你是听错了，你听到了的是，娘娘要你把他杀死，让他死在你的手里。你却想把他带到小公子的手里，你想想看，据说他是小公子的男人，如果小公子一见到了他这个样子，她会不会放过你？”

王凤一惊，他的脸色一变。

“但这是娘娘的吩咐……”

徐明笑了：“正是娘娘的吩咐，你才是只有一死。”

确实是如此，如果他把这胡敦带给了小公子，他也可能一死，如果他把这胡敦真的带给了小公子，娘娘会不会杀死他王凤？如果他带胡敦去小公子处，小公子也可能一怒之下杀死他？

他左右为难。

王凤沉吟着，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时，徐明哈哈大笑，他笑着对王凤道：“王兄，你看，是不是要小弟给你一个主意啊？”

王凤道：“好，依你看，怎么办？”

徐明看着胡敦，他轻轻道：“你们说，娘娘想不想让小公子看到他？”

当然不想。

如果娘娘想让小公子看到胡敦，她就不会这样让胡敦中了毒，让他全身的功力尽失了，她会知道小公子一见到胡敦时的心境，她才不愿意让小公子恨她的母亲呢，她怎么那么傻？

可她口口声声让王凤把胡敦带给小公子。

她是不是想让王凤的人把胡敦杀死？她好不负什么责任？

王凤心里也明白了。

但他也暗暗叫苦。

如果他让胡敦死了，小公子会找他算账的，娘娘也会找他，甚至会代小公子杀死他。如果他不让胡敦死掉，娘娘会杀死他，甚至小公子也会杀死他。

他左也是死，右也是死！

徐明道：“王凤兄，我看，你只有一法，杀死他！”

王凤道：“我不干，我不杀他，我与他没冤没仇，为什么要杀死他？”

徐明道：“不是你杀，而是我们杀。你只是说，你在路上没有看住他，让我们把人杀死了。你就去找娘娘赔罪，她嘴上无话，但一定会心里暗暗称赞你能干的。”

徐明哈哈大笑。

他举起了一把刀，向着胡敦。

他一刀砍去！

第四十九章 杀人不让头点地

徐明的一刀正向胡敦的头上砍去！

一边的神枪岳玉书突地出了枪，一枪拦在了刀上，当地一声大响，枪刀相击，迸出火花。

徐明道：“莫非岳兄想自己来杀死他么？”

岳玉书道：“你不能杀他！”

徐明道：“为什么不能杀？”

岳玉书道：“胡敦不是我们的仇人，他只是天龙的兄弟，他在江湖上并没有什么劣迹。”

徐明突然哈哈狂笑。

王凤道：“你笑什么？”

徐明道：“我笑你们两位太健忘了，你们大概忘了当初了，是谁的枪尖金笔没了，是谁的枪尖金笔落在了天龙的手里？”

一提起此事，神枪岳玉书的脸红了，他忘不了这奇耻大辱。金银双笔的脸色更是不好看，他的金笔做了天龙的抵押，使他的名号受损，他名曰金银双笔，没了金笔，他行走江湖，只好用一只大些的银笔替代金笔，但他一个金银双笔只成了一对银笔，让江湖的人见笑了。他怎么会忘了这耻辱？

王凤与岳二的脸色颇不好看。

徐明道：“我杀死胡敦，也算替我们十地老鼠中死去的五位兄弟报了仇……”

他一刀向胡敦砍来，他一边砍，一边喊道：“胡敦，你休要怪我，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日！”

徐明的刀正砍向胡敦的脖子。

这一回，王凤与岳二都再也不拦他了，他们也眼睁睁地看着徐明，看着他杀死胡敦！
叭——

一声大响。

有人拦徐明。

徐明大声道：“王八蛋！我告诉过你们，我一定得宰了他，我一定要宰了这个胡敦！
我要替我的兄弟们报仇！！”

来人一声轻叹：“你这是何苦？”

这是一个女人的轻叹。

徐明大吃一惊，他再看，此时站在他的眼前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他此时最不愿意看到的小公子。

小公子一身女孩子打扮。

她的眉毛紧锁，有一种深深的忧愁，她看着胡敦，一把抓在了徐明的刀柄上，她问道：“你为什么要杀死胡大哥？”

徐明呆了，哪怕此时看到的是冰宫娘娘，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小公子，据说这个小公子最是喜怒无常，她一向任自己的好恶行事，她看到徐明要杀死胡敦，她会不恨徐明么？

但看来她的脸色很好看，她只是向着徐明笑，她笑得很开心：“徐明，你为什么要杀死胡大哥？”

徐明不知道如何说是好。

一边的土拨鼠笑道：“小公子，我们是看看他对你是不是真心好……”

小公子乐了，她看着胡敦，说道：“胡大哥，你对我是不是真心好？”

胡敦一叹，他轻声道：“我对你不好，我对你真的不好。”

此时的胡敦的心里已经不是从前的胡敦了，他万念俱灰，不想要小公子再对他怎么好，他也不想在这世上再好好活下去了，他看着小公子，看着盛妆的女孩子，突起一念

道：我如果真的死了，她会不会再找一个男人，她会不会对那个男人也象对我一样亲热？

胡敦想到了这里，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

小公子看着胡敦，她轻轻走到了胡敦的眼前，她看着胡敦，她用她的心看着胡敦，她轻轻问：“胡大哥，你好么？”

胡敦不语。

小公子笑了，她的一笑真的是千娇百媚，让一边的王凤与岳玉书都看得呆了。他们不禁在心里一叹：都说是古时有女人太美，实在是倾国倾城，咱们没见到过，但一见眼前的这个小公子，明珠翠铛，煞是好看，也算是最美的美人了。如果我是胡敦，此生得此一个红颜知己足矣。但看起来胡敦真的是不知惜美，他看着小公子，竟然冷冷淡淡，形同路人。

小公子看着胡敦，说道：“胡大哥，我真惦念你，我真的很惦念你……”

胡敦不惯于在众人面前亲热，他便有一些局促不安。

小公子亲热地走近了他，她摸着胡敦的手，轻轻道：“胡大哥，你好么？”

胡敦不语。

此时，小公子回头看着愕然而立的徐明，说道：“十地老鼠，你为什么不来给胡大哥赔礼？”

十地老鼠徐明心里暗暗叫苦，他知道这个小公子好惹，她身边的这些捧着香炉的女人不好惹，他不能不听小公子的话。他一得小公子说了话，就慢慢走上来，对胡敦道：“胡大侠，愿你能原谅我。”

胡敦正想讲话，突然小公子一出手，唰地一声，一支匕首出手，直插进了徐明的胸前。

徐明大声一吼，叫道：“小……贱人，你……你算计我？……”

他看着胡敦，他的眼睛里慢慢流血，他盯牢了胡敦，想再说什么，但他说不出，他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小公子看着他，大声道：“徐明，你想杀死我的胡大哥，你得死在我的手里……”

徐明倒下了。

他的四个兄弟都冲了过来。

但他们不敢动手。

因为玄冰与她的几个女孩子都手捧着香炉，盯着他们。

只要他们一动，玄冰就会动手。

她们手里的香炉会让他们也变成象天龙一样的痴呆，变成一个死不死活不活的人。

土拨鼠大声叫着，他一声声惨叫，看着徐明，眼中有泪，他大声道：“你……你……”

徐明死了。

四只老鼠都跪下了。

他们的眼里有泪，心里流血。

小公子道：“你们心里一定是不服气，你们早早晚晚还会有机会同我一斗，你们走吧。”

四人皆默然，他们不与小公子讲话，他们起身走了，抬走了徐明的尸体。

小公子看着胡敦，她轻轻一叹道：“胡大哥，你是不是恨我，你是不是怪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从小就怕我的娘，我一见了她，就一句话也说不出……”

胡敦看她，心里一叹，他知道她讲的是真话，但他说什么，说他已经被冰宫娘娘给废了武功么？说他再也不愿意同她在一起了么？

他不语。

小公子看着王凤与岳玉书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你们为什么还不走开？”

王凤和岳玉书一开始不敢走开，此时一见她生了气，马上就都走了。

连那些捧香炉的女人也没了踪影。

此时，只有小公子与胡敦。

小公子抱着胡敦，她的身子轻轻抖着。

“胡大哥，胡大哥，你不知道我多喜欢你……”

她的嘴唇焦渴，急急地寻找胡敦的唇。

胡敦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他一定得死，他一定得死在冰宫娘娘的手里，她告诉过他，要他和小公子分手，他是不是得与她分手？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废人了，如果他再与她在一起，会不会连累她，让她也成了一个废人？

小公子搂着他，把他搂得喘不过气来。

她轻轻道：“胡大哥，我告诉你，我这一回得和你在一起了，我得躲着我的娘，我们一齐走，去江南，我们走，到了江南，我们隐姓埋名，做一辈子夫妻。这一回，你做我的丈夫，我……我做你的妻子……”

小公子无恨柔情。

她抱着胡敦，轻轻把他放下。

胡敦不小心，被摔了一跤。

小公子的脸色变了，她盯着胡敦：“你受了伤，你中了毒？你是不是伤了，中毒了？”

胡敦心里暗暗叫苦道：你以为我只是受了伤么，我已经被你的母亲给废了武功，我什么也干不成了，我为什么要给你添烦？我自己做什么我自己做就是了，我再也不会让你做我的主人了。看来，我活在世上也无用了，天龙大哥的仇我也报不了啦，我去找我的兄弟们小三癞子、莫景儿，竿头儿，还有路永、冯二师爷……胡敦此时心里很是辛酸，他心里不是滋味儿。

小公子明白了，她知道她的母亲做了什么。

胡敦没了武功，他再也不是胡大侠了，他再也不能在江湖上行走了，他只能好好地在一个地方活着，慢慢平平安安地度过他的一生了。

小公子笑了，她看着胡敦：“胡大哥，我们走吧，你说，江南什么地方最好？我们就去那里，你干活，我做饭。我告诉你，我做的饭很不好吃。我从小小时有一回，异想天开，给母亲做饭，我不敢吱声，头也不敢抬，我怕她问，她一问饭是谁做的，我一定会大声哭起来。谁知她生生把这一碗饭吃下了，还说一句：再来一碗饭！我哭了，我从那时再也没有给谁做饭吃.....我想，你一定也只好吃我做的生饭了，对不对？”

小公子一声长啸。

来了一个女人，这女人是玄冰。

小公子的声音很威严：“告诉她们，准备一辆马车，我们要去江南。”

玄冰知道这位小公子的脾气，她一声也不吱，就去了。

真的就有了一辆马车。

小公子抱着胡敦，上了马车。

小公子对赶车的女人道：“一直走，一直走到江南。”

她讲话时，似江南近在咫尺。

马车慢慢走着。

小公子睡着了，她很累，也很困。

她抱着胡敦，紧紧地抱着胡敦睡了。

她睡得很香。

这时，她听得一声呼哨。

有人来了！

是几个人，他们一个个都站在了马车前。

小公子道：“是谁在拦我的车？”

玄冰道：“是齐一天齐大侠，还有一个是魔女红红。”

小公子道：“他们怎么会来拦我的车？你打开轿帘，待我与他们讲话。”

果然是魔女红红与大侠齐一天。

齐一天看着小公子道：“小公子，久违了！”

小公子微哂道：“看来，齐大侠是想拦住我的车了？”

齐一天道：“不敢。在下只是陪魔女出来，她说她与车上的一位男人俗缘未了，所以在下陪她出来看看这一位男人……”

小公子道：“魔女，你与谁俗缘未了？”

魔女红红吃吃艳笑，她笑罢，对小公子道：“小公子何必装不知道，我可告诉你，我的男人是一个叫做胡敦的男人。这个男人，在床上是一个好男人，他的武功也不错啊。他从前曾经在我的洞子里，我与他有缘。小公子没听得他讲过么，他与我有夫妻之实呢。”

魔女红红一边说，一边吃吃浪笑。

小公子恨恨道：“魔女，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天下有名在的天鱼剑客不成？”

魔女红红道：“小公子息怒，如果这是一件别的什么东西，我也就不吱声了，既然是小公子喜欢，就让与小公子算了，但这不是别的，是我的一个男人，他从前是我的丈夫，被绿绿抢了去。后来听得绿绿死了，我才到处找他。小公子既然你找到了他，就劳你把他还给我好了。”

小公子大声道：“放肆！你是谁？你以为我会让你带走胡大哥么，你做梦！”

魔女红红一笑，说道：“这就对了，他是你的大哥，他是我的丈夫，你看他是不是与我更亲？你让他跟我走好了。我再来感谢你，好不好？”

小公子道：“红红，你别作梦了！你要胡大哥，你得杀死我才行！”

魔女红红一叹道：“你是冰宫的小公子，谁敢惹你？可凡事都有一个公理，你如果真的霸住了我的丈夫，我不会让你的。”

小公子一声怒斥道：“胡说！胡大哥不是你的丈夫，你胡说什么？”

红红看着小公子，大声道：“你让胡敦自己说说，他是不是我的丈夫？”

小公子看着胡敦，她轻轻道：“胡大哥，胡大哥，她硬说你.....你是她的丈夫？”

胡放看着红红，他看着红红一边的齐一天，他心道：我活着也活得没劲，何不跟着齐一天他们走？我如果有时机，我还可以杀死齐一天，为绿绿报仇.....一想到了这里，胡敦就点点头，他对小公子道：“小公子，我确实是红红的丈夫。”

小公子呆了，她看着胡敦，象是不认得他了。

他为什么这样说，他为什么要承认他是红红的丈夫？他不知道这个红红是一个魔女么？他不知道这个红红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贱人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小公子幽幽道：“胡大哥，说好了的，我们一齐去江南，我们一齐去江南！你干嘛要跟着他们？她是什么东西？她是一个魔鬼，你跟着她，还不如跟着疯女绿绿呢.....”

她一提起了疯女绿绿，更是叫胡敦起了必死之心，他看着小公子，低声道：“小公子，你让我跟她去吧。”

小公子呜呜哭了起来。

第五十章 仇恨男人

胡敦被带到了一个深深的地下室内。

带他来的魔女红红与大侠齐一天都默默不语。他们没了平时的笑语欢声，一个个严肃缄默，把胡敦带到了这一间地下室内，便退出去了。

胡敦看着这间地下室。

这是一间金碧辉煌的地下室，胡敦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奢侈的地方。

明珠做灯，碧玉做地，一派奢华。

这里的主人是谁？他一定是富可敌国的一方豪杰。

正思想间，有人来了。

胡敦看到了冰宫娘娘。

她又变了，变得让胡敦几乎认也认不出来了。

她身穿着一身白色衣服，她的身上有一种馨香，是一种让男人很兴奋的香气，她看着胡敦，笑道：“胡敦，你叫胡敦，是不是？”

胡敦点点头。

她对胡敦很客气。

她轻轻道：“我很喜欢你对小公子的态度，我觉得你可以不死。”

胡敦看着她，她是什么人，她以为她做一个冰宫娘娘，就可以主宰得了人的生死大权么？

胡敦没有出声。

他不愿意与这个冰宫娘娘讲话。

冰宫娘娘道：“胡敦，我想同你好好谈一谈。”

胡敦一坐，他看着冰宫娘娘，心道：你一切都算计得好好的，你还与我有什么可谈的？

冰宫娘娘道：“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一生，只有两个孩子，她们是我的骨血，她们是冰星儿与小公子。”

这事儿胡敦知道。

“她们都很讨人喜欢，但冰星儿性情倔强，她的脾气有一会儿象我.....小公子则不然了，她的脾气不象我.....”

胡敦默默听着。

冰宫娘娘道：“小公子是我的希望，我冰宫天下的大事都在她的身上.....”

胡敦不语。她还要他做什么？她杀死胡敦就是了，她还想干什么？

“冰星儿和天龙在一起，我不怕，我只是告诉小公子，让她杀死天龙，不然就毒倒他.....”

胡敦心里恨恨道：你一句话，让我天龙大哥死不死活不活的，受尽了人间苦楚，我恨死你了..... “我想，只要小公子一生不与男人在一起，她就会成为我冰宫的后人，成为下一代的冰宫娘娘.....”

胡敦一哼，做冰宫娘娘有什么好？小公子一生得吃多少苦头？

她轻轻一叹，说道：“想不到她喜欢上了你.....”

胡敦心里也当然想不到，他怎么会知道一个乖张的小公子会喜欢上了他？他怎么会知道一个从来不愿意与男人接近的女孩子会喜欢上了傻乎乎的胡敦？

冰宫娘娘道：“我要告诉你，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帮我，你们都是一死，我也是一死.....”

胡敦看着她，心里在冷笑，她是做什么，是在威胁我么？

冰宫娘娘看出了胡敦的心事，她轻轻一叹道：“你看！”

胡敦就看到了天龙与冰星儿。

天龙仍然是那个天龙，他呆呆怔怔地看着胡敦，冰星儿的脸上有泪，她看着胡敦，眼里有无数的话语要说。

她抱着天龙，死死抱着天龙。

冰宫娘娘的声音很是苍老：“她天天抱着天龙，死也不愿意放下他.....”

冰星儿看着她的母亲，也一声声冷笑：“我要是放下他了，你是不是还得杀死他？”

冰宫娘娘一叹。

胡敦看着她们，他的眼里潮湿了。

他突地一声大叫道：“你说，你说！你想干什么？”

冰宫娘娘道：“我告诉你，如果你让小公子对你死了心，我就放了他们，我还可以为天龙解毒……”

胡敦的心一阵子猛跳。

他不相信冰宫娘娘。

女人看着他，一声长叹。

她幽幽道：“我为什么要骗你，我只是想要回一个我自己的孩子而已，我还有什么想头？”

胡敦相信她的话。

他问道：“你愿意给天龙大哥解毒？”

女人点头。

“天下只有我一个人能给他解毒。”

胡敦道：“好，你要我怎么做？”

小公子在哭。

她哭她的胡大哥，他宁可跟着魔女红红走了，他也不愿意再牵连她，为了小公子，他宁可死掉。

这是个真正的男人，是一个值得把一生托付给他的男人。

胡大哥，你在哪里？

小公子一生一世，再也不会喜欢别的男人了，她一生一世都得挂念着你。

这时，她的母亲来了。

她轻轻道：“你的男人，他也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男人，他现在与魔女红红在一起了，他再也不会喜欢你了，他再也不会想念你了。

“小公子看着她，她不敢与她的母亲顶撞，但她知道她母亲的话不对，她的胡敦胡

大哥不是那种人，他当初对绿绿一往情深，她是看中他这点，才对他好的。

他如今变了么？

冰宫娘娘对她道：“我告诉你，他变了，他再也不肯与你在一起了。孩子，他喜欢红红，因为……她太妖娆了，男人都喜欢女人浪……”

她不吱声，但她在心里道：不，不对，胡大哥不会是那样……冰宫娘娘道：“你看一看，你看看就明白了。”

果然，她看到了胡敦与魔女红红。

他们爱情缱绻。

她与他正在相爱。

他与小公子在一起时，正是羞涩的小公子给了胡敦爱的勇气，他让她认定，胡敦是一个羞涩的男人，但眼前她看到了——胡敦很放荡，他正与红红嬉戏。

他很喜欢红红。

两人很缠绵。

母亲道：“你看一看……”

她嘶声喊道：“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他们这恶心人的样子！”

母亲道：“男人都是这样子的，你的男人也不例外。”

小公子的心里在流血，她恨恨道：“我要跟他讲一句话……我要跟他讲一句话……”

母亲一拍手，她轻轻道：“让他们先停住吧。”

有人进了他们的屋子。

小公子注意到了，一见到有人进了屋子，他们马上就停住了，看来，他们并没有中毒，也没有被下了迷药。

他们是自己情愿这么做的！

女人对他们讲了半天话，只看到胡敦在摇摇头，他是不是不愿意看到小公子？他是

不是不想见到小公子？

但女人看着他，说服了他。

胡敦慢慢穿上衣服。

他来到了屋外边。

他看到了小公子，他的眼睛里没有热情。

小公子道：“你.....你.....好.....还好么？”

她真的想问他一句，你好狠心，你好狠心.....但话一出口，就变成了一句你还好么，她不愿意伤害他，不愿意伤害他，就只好伤害自己。

胡敦看也不看她，他的情神变得很冷漠：“我很好。”

小公子的眼泪已经出来了，她轻轻哽咽道：“你真的很喜欢这个魔女红红？”

胡敦看着她，他的眼里有一种她不熟悉的东西，他在点头：“是。”

她还能讲什么？还能说什么？

小公子看着他，轻轻道：“你好，你好.....保重.....”

她再也讲不出话来了，她起身走了，走出了屋子。

她的母亲在她的身边。

她握着女儿的手。

她轻轻道：“别哭，别哭，我从前就是被一个男人骗了，我没有哭，我把他打入了地牢，我让他再也见不到天日了，我告诉他，他此生只好再在回忆里度日.....”

她仍然在哭。

母亲一叹道：“男人，男人啊，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她哭了，她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

胡敦看着红红，他冷冷看着红红，红红恶毒地看着他。

“你仍然喜欢这个小公子，是不是？你仍然喜欢她.....”

胡敦道：“你怎么知道？”

红红一笑，笑得很恶：“我看出来了，你在我的身上，没有一点儿热劲儿，你白白做一回男人了。”

胡敦看着她，红红是魔女，她知道男人，她知道男人的心思。

胡敦不语，他慢慢走了出去。

今晚月圆。

冰宫娘娘看着冰星儿，冰星儿看着她，眼里满是恐怖。

她轻轻道：“星儿，我来看你了，我看你来了，你不愿意让我看你么？”

冰星儿的眼睛有些失神，她看着母亲，突然说道：“求求你了，你再要下毒，别下毒把我毒成天龙这样子，你就直接毒死我得了，省得我成了一个死不死活不活的人，我和天龙哥在地狱里也不知道相见，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冰星儿呜呜哭了起来。

她哭得声音很惨。

冰宫娘娘的眼睛也湿润了。

她轻轻道：“冰星儿，我不是来毒你们的，我来.....是为了给你们解毒.....”

冰星儿大声道：“你别骗我，你别骗我！你骗够了我，你骗够了我.....”

冰宫娘娘看着她，心里也很凄伤，她的声音柔婉：“星儿，我不会骗你的，你看，我试一试，你看看就明白了.....”

冰星儿看着她，象落入了陷阱中的小鹿。

冰宫娘娘的手很快。

因为冰星儿的刀直指着她自己，刀尖扎在了她的咽喉上，她不怕刀尖的指向，刀尖已经刺入了咽喉，正在流血。

她看着她的母亲道：“如果你杀死了天龙，我就杀死你的女儿！”

她决心已定，目光坚定。

过了好久，冰宫娘娘把一粒很霉很霉的药丸扔入了天龙的口中。

天龙看着她，不肯服下这药。

她一点点中了天龙的穴道，让他吞咽下这粒药丸。

她们在等，等了半个时辰。

天龙又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冰星儿。

他笑了，他笑得很开心，象是刚刚从一个梦里醒来，他笑道：“冰星儿，你看，我是不是睡了很长的时间了？”

冰星儿哭了，她号啕大哭。

天龙有些奇怪，他喃喃道：“冰星儿，冰星儿，我又没有惹你，你怎么又哭了？”

他的脾气又来了，他有一点儿不耐烦了。

此时，他看到了一边的冰宫娘娘。

他的脸上有了一点儿笑意，对着冰宫娘娘一揖，道：“天龙在这里有礼了，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一定是冰宫娘娘了，我不知道我怎么来到了这里，是冰星儿给我下了毒么？”

冰宫娘娘道：“我给你喝了烈酒，你才昏睡不醒的。”

天龙大笑道：“好，好，这酒好，你还有这酒么，再来一点儿。但愿长醉不愿醒……”

天龙又是一个狂傲不羁的天龙了。

冰星儿直门哭。

她是不是哭天龙已经好了，她再也不用为天龙操心了，她是不是在哭天龙？从现在起，她再也不能为他操劳了，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可以为他操劳的天龙了。

她哭得很伤心。

冰宫娘娘道：“天龙，你看到没看到她在哭？”

天龙不以为然：“她总是在哭。”

冰宫娘娘道：“她是在为你哭。”

天龙道：“有许多的女人在为我哭。”

冰宫娘娘的脸上有了怒气，她冷冷道：“天龙，我后悔救了你……”

天龙道：“你别自以为是，你以为我怕你么，你只不过就是天池冰宫的娘娘而已，你能把我怎么样？”

冰宫娘娘大声道：“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我一定要杀死你！”

天龙大声狂笑，他笑这冰宫主人的口气也太大了，她不知道他是谁么？他是天龙，他是天下第一恶人天龙！

两人怒目相向。

两人马上就要动手了。

这时，冰星儿扑到了天龙的面前。

“天龙，天龙，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别与她动手……”

天龙不听她的。

她绝望地喊道：“天龙，天龙，如果你与我母亲动手，我就自己杀死我自己！”

天龙不听她的。

这时，冰宫娘娘道：“好，天龙，我服了你了，你走吧，你走吧，再也不要让我看见你……”

天龙大叫道：“你怕了么，你怕我天龙了么？你也怕天下第一恶人了？你也怕了？你怕我，你是什么冰宫娘娘，还算什么冰宫主人？”

天龙一声声狂笑，他很得意，直冲出去了。

冰星儿回头看了看她的母亲，她无话可说，她一冲冲出去了，去追天龙。

只剩下了一个木木痴痴的冰宫娘娘。

第五十一章 死生系一线

胡敦不知道他此时该做什么，他只知道他在这里随时都会死。因为他的事儿已经完了，冰星儿与天龙都走了，他们已经去得没了踪影儿。

笼子已空，笼中的囚犯原来是天龙，现在换上了他胡敦。

如果有人想杀死他，随时可以到这笼子里来找他。

胡敦闭上了眼睛，他知道，如果有人杀他，他最好是闭上眼睛，让人家好好地稳稳当当地杀他。

这时，他听到了一阵子脚步声。

来的是一个女人。

这是小公子。

她为什么要来看一看胡敦，她为什么不放过胡敦？她是不是很恨胡敦？

她嘻嘻笑着，对胡敦道：“胡大哥，我告诉你，原来我为了你，天天吃也吃不下饭去，现在我可是好多了，我看着你，也有一点儿饿。你说，我是不是好一点儿了，再也不象是一个傻子了？我原来怎么那么傻？真的让下人都笑话我啊……”

她很后悔。

胡敦不动，他心道：你从来就是一个傻子，你从来就是一个傻子，一个大傻瓜，你过去傻，现在也不聪明。

小公子笑道：“我告诉你，我姐姐她们逃走了，她们得了娘的照应，娘给天龙一粒解药，他现在好了，你也不用惦念他了，现在，你可以安心好好快乐了。我娘说，天池

冰宫没有别的，好女人有的是，你可以好好享受了，只要你不再与我在一起，你可以做一个好男人了，一个有许多女人喜欢的男人……”

她翩翩地来来去去，一身男人的衣服，在胡敦面前飞来飞去。

胡敦看着她，忽然道：“我告诉你，你穿男人的衣服并不好看。”

小公子气哼哼一道：“你管我好看不好看？！我就是个男人，我就是天池冰宫的男人，我是将来的冰宫娘娘，我告诉你，胡敦，我已经想好了，过几天，我可以告诉我娘，让她给你一个处罚，让你成为天池冰宫的一个死囚，你知道不知道，从前有一个男人，他欺骗了我娘，我娘怎么样他了？我娘把他放入了地牢里，让他永不见天日。我想，我也让你进这个地牢，只不过我没有看到我娘，我得让她准我让你进入地牢，让人一生也不见天日。你看，这样好不好？”

胡敦的心一阵子乱跳，他不知道，他与冰宫娘娘的一场承诺会变成这样子。

如果他说出了他与冰宫娘娘的承诺，小公子会不会相信？她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胡敦不能讲，如果他一讲出来，她与他又得受罪，她会跟他一起入地牢的。他为什么不自己入地牢，既然他喜欢这小公子，他就自己入地牢好了。

他不语，一声不吭。

小公子恶声恶气地笑了，她笑得很恶毒。胡敦不吱声。

小公子道：“我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事儿，我刚才告诉人了，让那个你的贴心女人来，让她好好安慰安慰你。她一定会来的，因为是我叫她的。……她来了，她来了……你看看她……”

小公子一隐身，没了。

胡敦的心在咚咚跳。

他看到了红红，魔女红红。

红红看到了他。

红红笑了。

她四外看一看，没人。

红红在乐：“胡敦，你是不是闲得无聊了，你找我来做什么？”

胡敦道：“我想起了你的话，我想，我与你真的是夫妻，我们本来是夫妻的，我头一次在你的山洞里，才有了机缘，才有了这一身骨骼的，我不该忘了你……”

红红的神采飞扬，她大声道：“对，对，胡敦，你真的想明白了？”

胡敦道：“我想明白了，我要你救我出去，我一出去一定听你的，你看这样好不好？”

红红一身媚骨，她依偎在胡敦的身边，乐道：“你真的相信我，你真可以忘了那个小公子，她算是个什么东西？你别对她好，她那么狠……”

胡敦道：“她根本就不会对我好，红红，你会不会忘记我？”

红红浪笑道：“不会，你记不记得……”

她拥上来，抱住了胡敦。

突然，红红大声叫起来，她的叫声很惨。

她的身上，有一柄匕首。

小公子又给了她一匕首。

小公子看着红红慢慢倒地了。

她乐道：“胡敦，看，你的女人又死了一个！”

胡敦只是看着她。

红红是他的女人么？小公子为什么叫红红是他的女人？她是恨他还是仍然喜欢他，才杀死了这个红红的？

胡敦看着小公子，一言不发。

小公子道：“我想明白了，我叫他们杀死你，我叫你跑，你在前面跑，我叫人在后面追。你没了武功，我让齐一天杀你，我让十地老鼠杀你，他们一定会卖力气的，你说

对不对？”

她拍手笑：“这是一个好主意，你看，我当初就对你说过，我总是会想出一个个的好主意的，是不是？”

胡敦的情况很糟。

他现在得跑。

他得象一个被追杀的兔子一样地跑。

后面有三拨人在杀他。

这三拨人是齐一天齐大侠；十地老鼠中的四只老鼠；还有一拨是神枪岳二与金银双笔王凤。

他们得到命令，必须杀死胡敦。

他们也愿意杀死胡敦。

胡敦从屋子里走出来，他再也没有看后面的屋子一眼，他听得小公子的咯咯笑声，他没有回头。

他向前走。

他不会轻功，他自然不能快走。

他只好一步步向前走去。

他知道他必死，但他不知道会是谁来杀死他。

如果现在再有他的朋友们小三癞子、笋头儿、莫景儿、冯二师爷、路永与他在一起，再谈愿意不愿意做什么江湖上的大英雄，他一定会说他只愿意做一个平平常常的人，绝不愿意做什么英雄了。

胡敦想要后悔，已经晚了。

他知道，他这一次肯定会死了，会死得很惨很惨。

小公子一定不会让他死得轻松。

胡敦慢慢走。

他走得很轻闲。

小公子在她的屋子里，她慢慢问：“胡敦走得怎么样？他是不是在快跑？”

玄冰道：“他慢慢走，他一点儿不着急。他还.....他还.....”

小公子的脸色一沉：“他还干什么？”

玄冰道：“他还.....他还在看景儿。”

小公子气坏了，胡敦还在看景儿？她大声道：“为什么没有人杀他？为什么没有人杀他！？”

果然有人杀他了。

眼前的是神枪岳二。

岳二看着他，岳二的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神色。

他看着胡敦。

“胡敦，你得死了！”

胡敦看着他，笑了，他笑道：“我以为是什么人，原来是你？！”

岳二的神情仍然是懒懒的，他看着胡敦，说道：“你不愿意让我杀死你？”

胡敦乐了，一笑有无限的寂寞：“我愿意，在我与你相见的头一天，我就看好你了，我曾经想学你的大枪枪法。可惜咱们没缘.....”

岳二笑了，他说道：“胡敦，你出招吧，谁都知道，你是天下少有的少侠，你的名头不小.....”

胡敦道：“你出招时，我也来得及。”

岳二的大枪风一样地直奔胡敦。

胡敦看着枪尖。

这支大枪的枪尖是新的，原来的枪尖被天龙拿走了。

这支枪呼啸着直奔胡敦的心窝！

小公子看着玄冰，她幽幽道：“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胡敦是一个好人？”

玄冰道：“奴婢不敢。”

小公子道：“不敢就好，你看，这一回胡敦是不是会死？”

玄冰道：“奴婢说不好。”

小公子从鼻子里一哼，说道：“我要你说。”

玄冰道：“我看，胡敦不会死。”

小公子来气了，她大声道：“他怎么不会死，我想叫他早一点儿死，我一定要他早一点儿死！”

玄冰看着她，不语。

枪尖直奔胡敦的心窝而来。

胡敦笑着，知道他这一次是完了，他是为着天龙与小公子死的，他知道他再也做不了什么大侠了，如果有来生，他一定不做什么大侠，只做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岳二的脸色很阴沉。

胡敦必死！

但枪尖突地停了，停在了胡敦的胸前。

胡敦不知道枪尖为什么停了，他看着岳二。

岳二看着胡敦，他慢慢道：“你为什么不还手？”

胡敦一叹，他说道：“你要我讲实话？”

岳二点头。

胡敦道：“我早就被冰宫娘娘废了武功.....”

岳二看着胡敦，他不相信，但他不能不相信。

岳二好半天才说话。

“胡敦，你是一个好汉子，你相信不相信，神枪岳二也是一个好汉子？”

胡敦乐了，他大声道：“我怎么不相信，岳二，你杀死我还不窝囊，你杀死我好了！”

岳二道：“不错。”

枪尖一顺，直刺入.....

直刺入岳二的心窝。

胡敦傻了，他低下了头。

岳二在笑。

岳二道：“胡敦，你一定没想到，是不是？.....我也是个汉子，一个好汉子，我不愿意杀死你.....”

胡敦的眼里有泪，他不愿意岳二死，岳二是条汉子，他不该死。

岳二看出了胡敦的眼神，他慢慢道：“我早就该死了，在那一次去你家图宝.....你说是不是？”

胡敦眼泪糊住了眼睛，他直摇头。

岳二死了。

小公子在唱。

她在唱天气，唱人，唱水里的鱼，唱天上的鸟。

她突然不唱了，她的心里一阵子烦躁。

她问：“胡敦死了么？”

玄冰道：“他没死。”

小公子一愣：“他受伤了？”

玄冰一叹：“没有，他活得好好的。”

小公子愣了，她盯着玄冰，大声一字一句道：“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你的话。”

玄冰一叹：“胡敦真的没死，是岳二死了。”

小公子大声吼叫：“你说谎!!”

玄冰道：“岳二自杀了，他在胡敦的面前，把枪尖刺入了他的前胸。”

小公子不吱声了。

她低下了头。

她还在唱，在唱天气，唱鸟，唱鱼。但她的声音颤抖。

胡敦还在走，他仍然走得很慢。

他心如死水。

他知道，下一个来杀他的是四只老鼠。

他们决不会自杀，他们不是岳二。

四只老鼠站在了他的眼前。

他们看着胡敦。

他们的眼里闪着怒火，他们恨胡敦。

他们一句话也不想说，只想杀人。

小公子的唱声突然断了，她呜呜哭了起来，她趴在床上，哭得很伤心。

玄冰吓了一跳，她轻轻地问：“小公子，小公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她好不容易止住了哭声，她轻轻地说：“他死了，胡敦死了.....”

第五十二章 爱也恨难说

四只老鼠扑向胡敦，他们想生生撕裂了他！

胡敦不动，他不想动，如果他有一身武功，这四只老鼠算得了什么，但他已经武功尽失，他无法对付他们，只好一动不动，动也是更受屈辱，莫不如不动。

他们一拥而上！

胡敦只有一死。

这时，有人讲话了，他慢慢道：“天下虽大，还不至于总让老鼠猖獗吧？”

四只老鼠住手了，他们冷冷看着来人。

这人他们惹不起，他是金银双笔王凤。

王凤道：“胡敦，你愿意死在他们的手里还是愿意死在我的手里？”

胡敦一笑，他说道：“死在他们的手里怎么样？死在你的手里又怎么样？”

金银双笔大笑道：“胡敦，难怪人家都说你傻，死在他们的手里，你一辈子不得超生，死在我的手里，你可能成为一个好来好去的鬼……”

他哈哈大笑起来。

胡敦道：“听你说，也是差不多。”

王凤道：“确实是差不多。但我一定要杀死你！”

四只老鼠都让开了，他们不敢惹王凤。再说杀死胡敦有什么好处，谁杀死他不是一样么，何必着急去杀死他？

王凤道：“我的金银双笔没了，你知道不知道是谁弄的？”

胡敦当然知道。

王凤道：“从前我带着金银双笔在江湖上行走，我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但一见到了天龙，我才知道技不如人，以前的事儿有多可笑了……”

胡敦不知道王凤说这些有什么用处，他只是看着王凤。

王凤的两支银笔都指向胡敦。

笔尖有丝丝凉意。

王凤道：“我从来杀人时，都是用金笔杀好人，用银笔杀坏蛋，如果我手里有金笔，我一定用金笔杀你，因为你这个人不好也不坏。”

胡敦闭上了眼。

此时，小公子的歌声突地停了，她瞪圆了双眼，看着玄冰，她看玄冰时，突地一问：“玄冰，你看我是不是疯了？”

玄冰一叹道：“你真疯了，你真的疯了……”

小公子面无表情，她瞪着玄冰，慢慢道：“你为什么说我疯了，我怎么疯了？”

玄冰道：“我想，你会后悔的。”

小公子空地大声叫了起来：“你出去！你出去！你如果不出去，我就宰了你！！”

玄冰看看她，走出去了。

小公子瞪圆着双眼，她看着眼前的墙壁，一句句道：“我没疯，我没疯。我还是要唱，我还是要唱……”

她就仍然唱，但已经是哽咽之声了。

胡敦看着王凤。

他的眼里无怨也无恨。

他早就想好了，他一定得随着小三癞子他们一起去，他得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只有与他们在一起，他才会快快乐乐地笑。

他闭眼等死！

突地，王凤出手了！

一支银笔插入了一只老鼠的胸前，另一支笔插在一只老鼠的肚子上。

两只老鼠发出了尖叫声。

眼见得他们是不活了。

另外两只老鼠吓得动也不敢动。

王凤看着胡敦，胡敦看着王凤，他们突然笑了。

王凤唱道：

“两只老鼠两只老鼠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尾巴，

一只没有脑袋，

真奇怪，

真奇怪！”

胡敦看着王凤，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王凤想救他，这个金银双笔想救他。

胡敦也笑了。

王凤道：“你会不会唱？”

胡敦一笑道：“我为什么不会？从小就唱的，不过，那不是两只老鼠，而是两只老虎。”

王凤笑道：“胡敦，胡敦，你真傻，你以为他们能是老虎么，他们只是两只老鼠。”

胡敦就同王凤一起唱。

“两只老鼠两只老鼠，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脑袋，

一只没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两人唱得很开心，唱过了就哈哈大笑。

王凤道：“胡敦，你说，怎么能没有脑袋？”

胡敦道：“他低着头跑，当然是没有脑袋了。”

“那怎么又没有尾巴？”

胡敦想了一想：“他丢了兵器，自然是没有尾巴了。”

王凤道：“好，好，你说得好。”

王凤喝道：“你们两个听着，还不照着胡敦的话做？”

两只老鼠真的照着胡敦的话做了，他们逃走了。

胡敦看着王凤。

王凤也看着胡敦。

他们的眼里都有泪水。

胡敦的话很悲伤：“岳二死了，他自杀了。”

王凤道：“我知道，我和岳老二在一起，我头一回见他这么汉子气……死得好！”

胡敦道：“他死在我的面前……”

王凤拍拍胡敦的肩，他说道：“我走了，你好自为之。”

胡敦点头，他看着王凤，王凤扛着他的两支银笔，走了，走得远了。

胡敦仍然站在原地，看着他走。

玄冰进了屋。

小公子趴在床上哭。

她哭得够了，才猛地蹦起来，说道：“玄冰，你给我弄一口好棺材，把他好好葬了，让他死也死得安心。你在坟上立个碑，写上‘丈夫小公子立’。”

玄冰道：“你说的是谁？”

小公子大声道：“他是胡敦，我说的是胡敦。”

玄冰道：“他没死，你怎么立碑？”

小公子跳了起来，她大声吼道：“他怎么还没有死，他怎么还没死？”

胡敦还没死，但他马上就要死了。

因为他看到了齐一天，齐一天大侠。

胡敦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齐一天道：“我原来以为我可以不出手，你就死了，但现在看来不行了，我一定得亲手杀死你了。我不愿意杀死你，因为你现在连一点儿武功都没有。”

胡敦道：“象你这样子的大侠真让我倒胃口，从前我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对你还真敬佩得很。可一看到了你，我发誓，再也不做什么大侠了。”

齐一天道：“说得好！可我告诉你，你想做大侠你也做不成了，你现在得死了，你得死在我的手下！”

齐一天扑向胡敦。

小公子道：“你以为他会不死？他是幸运，遇上了我就是他的幸运，可他现在再也不幸运了，因为他.....没有我了.....你知道不知道？他得死，他一定要死在齐一天的手下.....”

玄冰看着小公子，她在熬苦她自己，她盼着胡敦死，但她也在熬她自己，象是她自己也死过了一次一样。

小公子大声道：“胡敦，你死了，你死定了！”

胡敦看着齐一天。

他在等死。

但他没有死。

因为这时出来一个人，一个本来已经走了的人。

他是王凤。

胡敦看着王凤，他说道：“你已经走了，你已经与这件事儿无关了。”

王凤道：“但我知道有人一定会杀你，我不想让他们杀死你。”

胡敦道：“你走吧，我与齐一天的过节，自有我自己了断。”

王凤笑道：“你忘了两只老虎了么？你会不会唱？”

齐一天道：“什么两只老虎？”

王凤与胡敦看着他，大笑。

他们把齐一天笑得懵了。

两人一齐大声唱起来——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个没有脑袋，

一个没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他们唱完了，都唱出了眼泪，都一齐哈哈大笑。

胡敦看着王凤，他说道：“王凤，冲着你，我下一辈子托生时，还做大侠，做你这样的大侠。”

王凤乐了，他乐道：“狗屁大侠，我只是一个王凤。”

两人笑着，看着，他们不怕死。

齐一天瞅着两人。

他看着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怕死。

王凤决不是他的对手。

但王凤不怕他。

胡敦坐下来，看着他与王凤斗。

齐一天的心里委实恼怒，他一定要杀死王凤！

王凤与齐一天斗了三十个回合。

他的笔没了，他的头发也披散了，他的脸上仍然带着笑意，他乐着，看着齐一天。

齐一天把他的剑刺入了王凤的胸前。

王凤仍然在笑，他看着胡敦，说道：“胡敦，胡敦，你记着，王凤是一只老虎，不是老鼠……”

王凤死了。

齐一天看着胡敦，他慢慢道：“我总是想着你这个王八蛋给我的羞辱，我就是跳进了黄河也洗不清，我要好好收拾你，我要杀死你！！”

他一剑一剑，把胡敦的衣服都挑没了，胡敦只剩下一个光光的身子。

齐一天道：“你是不是一个王八蛋？”

胡敦道：“我不是，齐一天才是王八蛋，是个假大侠，是个真王八蛋！”

齐一天道：“好，好！”

一剑一剑地刺，把他的身上刺出了许多的伤口，纵的横的伤口，都在流血。

齐一天道：“胡敦，你死定了，我不让你好好死，你得好好受一会儿罪，你才能死！”

小公子已经不哭了，她下决心，再也不伤心。

既然胡敦已死，她还伤心什么？她得好好过她自己的日子，做她的冰宫娘娘。

玄冰为她梳洗。

玄冰一叹道：“小公子，你这样子，真象……你的父亲……”

她止住了话头，但已经晚了。

小公子突地抓住了她的手。

“玄冰，玄冰，我父亲是怎么回事儿？”

玄冰面如土色，她看着小公子，不讲话。

小公子冷冷笑了，她有办法。

她拿出了匕首，她把匕首刺在了她自己的胸前。

“玄冰，如果我数三个数儿，你还不说出我父亲的事儿，我就自杀！”

玄冰呆呆地看着她。

“一！”

“二！”

“三！”

玄冰叫道：“我说，我说！”

玄冰就讲了一个很伤心的故事。

她有一个父亲，她的父亲如今还没死，他就在这里，在一个洞中。

他天天生不如死。

他在洞里，天天有人给他送饭，但他看不到阳光，看不到他的女儿，他有时在哭，有时在笑，疯疯颠颠，痴痴狂狂，有时他一声也不吭，只是呆呆看着墙壁。

小公子抓住了玄冰的手：“你带我去看他，你带我去看他！”

玄冰一叹道：“好，我带你去。”

她手里拿着一粒毒药，把它攥在手里。

小公子道：“玄冰，你做什么？”

玄冰道：“娘娘有令，如果有人带你们姐妹去看他，要处死她，让她死得很惨……”

小公子一言不发。

她随着玄冰走，走下了一个洞去。

走了很长的时间，玄冰道：“到了，你在这里，我出去看着，万一有人来了，我就招呼你一声。”

小公子方寸已乱，她点头答应。

四外很黑，小公子低声叫道：“有人么？有人么？”

没有人回答。

小公子悲声已起，她心道：在这里活了十几年，人怎么也折磨死了，他怎么还能活着？

她再低声道：“有人么，有人么？”

她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没有气儿的男人，他趴在地上。

他死了，他就是她的父亲么？

她低下头去，去看这个男人。

第五十三章 父母儿女恨

小公子看着这个男人，她知道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父亲，她一定得看看他，好好看看他，不管他是死是活，她一定得好好看看他。

她弯下腰去，翻看他的脸。蓦地，一声长啸，那男人的身子了过来，他一把抓住了小公子。

“你是谁？快拿钥匙来！”

他声嘶力竭。

小公子此时看到了他的脸。

他的样子很吓人，他的脸上有许许多多的伤痕，这些伤是用剑刻下的，一道道都很深，都很吓人，在脸上横横竖竖的，看上去惨不忍睹。他的身子在抖，也不知道是他得计了，太过于激动，还是他有病在身？他的衣服都是破的，破得没有了模样，腌腌臢臢的，是多年也不曾洗过，他的眼睛发亮，眼里满是狂热。

小公子也害怕，她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他大声道：“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小公子不语。

这时，一边有人讲话了。

是她，是那个冰宫娘娘。

“你想怎么样？”

男人手舞足蹈，他大声狂笑道：“冰儿，冰儿，你输了，你输了，我告诉过你，就是过了二十年，我也会走出你的洞子，你看，你输了……”

女人只是看着他。

“我告诉你，我要拿她怎么办。如果你不放开我，我要天天拿这个女孩子取乐，我要她天天受我的蹂躏，我要她天天受罪，一直到你看也看不下去时为止……”

他不停地讲着，但突然他住口了。

他看到了女人仇恨的目光，这目光冷冷的，象刀子一样。

“你怎么了？”

女人的声音冰冷：“我忘了告诉你了，她就是……你的女儿，她叫冰雪儿，还有一个，那一个叫做冰星儿。”

男人呆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他看着小公子，他看着她，脸上有一种疯狂的神情，他看着小公子，象看着一件他从来不曾细细看到过的宝物，贪婪地看着，眼也不眨地看着。

他终于讲话了。

“你是馨儿？”

小公子不知道什么是馨儿，她叫小公子，她从来就叫做小公子，她不叫馨儿，她名字叫冰雪儿。

女人道：“她就是馨儿。”

男人沉默了，他看着小公子，摇头道：“为什么要打扮成一个男孩子？”

小公子知道她一定得讲话了，她说道：“我愿意做男人。”

男人哭了，他的泪水在往下流，他轻轻呜咽道：“做男人有什么好？做男人有什么好？”

他的泪水很多。

女人的话很尖刻：“做男人可以花天酒地，做男人可以好好享乐啊，你做一个男人，可以不管女人的死活，可以为所欲为，做女人才没有这些乐趣呢。”

男人不吱声，他不愿意与这女人顶撞。

女人此时道：“玄冰，你出来！”

从女人的身后走出来了玄冰，她的神色很是郑重。

女人道：“我告诉过你，如果你放她进来了此处，你必须死，你会死得很惨……”

玄冰道：“我知道。”

女人道：“可你做了。”

玄冰道：“我一见到他流泪，我就知道我不会后悔……”

女人的声音很远，她轻轻吐声道：“你真的不会后悔？”

玄冰一笑，她不再吱声，她不屑于吱声。

女人道：“好！”

她一出手，玄冰的身子一动，晃了一晃，不动了，她看着冰宫娘娘，嘴角流出了鲜血。

此时，小公子看了玄冰，她冲了过去，抓住了玄冰。

“玄冰！玄冰！！”

玄冰看着她，笑了，她笑得很高兴，她慢慢道：“小公子，你别忘了胡……大……别

忘了他.....”

小公子大声道：“我忘不了，我忘不了，我一定不会忘记他.....”

玄冰道：“原谅我，是我告诉王凤、岳二去的，我让他们去帮胡敦.....”

小公子大声道：“玄冰，谢谢你，我真的愿意好好谢谢你.....”

她跪下了，跪在了玄冰的眼前，哭得很伤心。

她看着玄冰，说道：“玄冰，玄冰，没有你，我怎么活啊？.....”

玄冰道：“找胡.....找他.....你答应我，去找他.....”

小公子点着头。她泪眼婆娑，瞅着玄冰。

玄冰看着女主人，她慢慢道：“其实你不必着急杀死我，我.....自己已经服下了毒药.....”

玄冰倒下了，她再也不能和小公子在一起了。

小公子看着玄冰的尸体，她再回头看她的母亲。

她的眼光很陌生。

她不明白她的母亲为什么要杀死玄冰。

男人一笑：“你还是那么狠，对自己的女儿也不放过。”

女人一笑：“你也一样。”

两人都是霸王，两雄不并立，所以他们才有一个人得呆在地狱似的牢房里，受十几年的苦楚。

但现在他们怎么办？

小公子看着玄冰，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玄冰会告诉她的，玄冰刚才不是告诉她了么，要她去找胡敦，她得去找胡敦，她一定得去找胡敦。

她的神情恍惚，她一句句道：“胡大哥，胡大哥，你要是死了，我也不独生，你要

是死了，我也不独自活着了，你看，和这些人在一起，有什么好？”

她晃晃荡荡走了出去。

她再也不理她的父母了，让他们自己去斗好了，让他们自以为是好了，天下不够大，他们可以用双手撕掳，用霸道去争夺这一切。

此时，胡敦正趴在王凤的身上，他看着王凤，眼里满是泪水。王凤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可以在一起好好相处。但王凤也死了，是不是凡是胡敦的朋友都会死，他们都会死于非命？

他慢慢站了起来。

他盯着齐一天。

“好了，你可以杀死我……”

齐一天狞笑着，他笑得很猖狂。

“好，我为什么不杀你？我一定会杀死你！”

齐一天的剑直刺入胡敦的身体。

他要慢一点，再慢一点儿……

他要胡敦一点点儿地死。

胸前，已经血流如注。

此时，有人在一边说话了。

“齐一天，你是不是够了？”

齐一天回过了头。

他看到了两个人，这是两个此时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人。

天龙与冰星儿。

天龙看着齐一天，说道：“我在那一间小屋子里的时候，你就来欺负过我，是不是？”

齐一天沉声道：“不错。”

天龙又道：“你现在又来欺负我兄弟胡敦了，你是胡敦么？冰星儿说你是胡敦，可我认识的胡敦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不比你好看……”

胡敦的声音哽咽：“我是胡敦，天龙大哥，我就是胡敦，我就是那个胡敦啊。”

眼前的人是他的天龙大哥。

天龙笑了，他笑得很畅快：“我可不管你是真胡敦还是假胡敦，我只是要管这个王八蛋齐一天！”

天龙看着齐一天，他大声道：“齐一天，你来吧！你好歹也是一个大侠，别装三孙子样儿，来，来，与我半斗上三百个回合！”

天龙一飞而上，与齐一天斗了起来。

又是别一番景象。

斗得很是险恶。

一直斗了三十个回合。

天龙的天罗指很是厉害，他一直指着齐一天的身子，不离左右，他一直在喊叫着，叫得齐一天心惊胆寒。齐一天不小心被他左一指右一指地杀得十分狼狈，衣服破了，身上也带了伤，他想走了，但天龙不想让他走。

天龙一心想杀死他。

齐一天在暗暗叫苦。

这时，远远地有人在叫。

叫声很是惨凄。

“胡敦！胡敦，胡大哥啊，胡大哥……你等等我……你等等我！”

走来的是小公子，是那个一心一意恨死了胡敦的小公子。

她飞也似地来到了胡敦的眼前。

她谁也没有看见，只是呆呆地看着胡敦。

“胡大哥，是你么？”

胡敦看着她，吐了一口气：“是我。”

她扑了上来，抱住了胡敦，她双手理着胡敦的头发，一句句道：“天啊，我还能看到你，我还能看到你，我看到了你，老天保佑，让我看到了你.....”

她语无伦次，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她抱着胡敦，轻轻呢语道：“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宁愿为你死，我一定要为你死.....”

她说得自己哭了，哭得很痛快。

一边，天龙一掌，直拍在了齐一天的身上。

齐一天吐出一大口鲜血。

他一声怒吼，象一头怒狮，猛扑向天龙。

但他一下子顿住了。

他胸前中了天龙的一指。

他呕吐不止。

“胡敦，天龙，你们好.....好.....好.....”

齐一天倒下了。

小公子抱着胡敦，她慢慢走开了。

她要抱着胡敦，走向她自己的地方。

天龙要去找她，却被冰星儿止住了。

“别去，让他们走.....”

天龙看到了冰星儿的眼神，这眼神好温柔。

天龙笑了，他笑得很开心，他在想：冰星儿，冰星儿，我是不是要与你成亲？

在地牢里，男人仍然与女人对峙。

他们不动手，因为他们知道，一动手，两人必有一个得死在当场。

女人道：“我告诉你，如果动手，死的一定是你。”

男人笑了，他笑道：“我告诉你，你这些时日把我关在地牢里，我没干别的，我只是练了几样武功，我一动手，死的一定是你。”

两人都不动手。

既然他们都恨死了对方，他们为什么不动手？

男人放下了手，他轻轻道：“我一定得宰了你，我杀死你，方消我心头之恨！”

女人道：“我也恨死了你，我现在后悔了，当初毒倒了你，为什么不杀死你？”

两人都看着对方，他们就这么站着。

小公子抱着胡敦，胡敦的身子很轻，是不是因为他没了武功，他的身子也变得消瘦了？

小公子道：“胡大哥，我告诉你，我也不想学什么武功了，我得和你在一起，我们去做好好的老百姓，好不好？我和你，只有我和你。”

“不好，还有我和她！”

吓了他们一跳。

忙回头，看到了冰星儿与天龙，看到了一个涎着脸皮的天龙和一个红着脸儿的冰星儿。

冰星儿好漂亮，天龙好英俊。

他们笑了，他们快快乐乐地笑了。

他们不知道，在他们正爱心缱绻的时候，来了两人。

他们是那男人与女人。

男人是她们的父亲，女人是冰宫娘娘。

他们看着胡敦与小公子，看着冰星儿与天龙，他们看得出，这两对人都是欢天喜地，

快快乐乐，卿卿我我的样子，哪里象他们那样，生生死死地做一生的敌对？

他们看两对年轻人，看得呆了。

人想什么，偏没什么，人念叨什么，偏没有什么。

他们绝没有想到，生生死死的敌对，让他们一生一世也不得安宁。

他们看着两对小儿女，是不是心里有些感喟？

第五十四章 壮士一怒为红颜

原来，冰星儿与冰雪儿的父亲是三十年前江湖上很有名的侠客，他是天剑许亦迟。

他从前与冰宫娘娘相好，与她在一起两情欢悦，但后来，两人时常口角了，他有时躲着冰娘娘，直至有一次，她看到他在青楼上。

看到他的时候，他正搂着一个青楼女人在调笑，他那时喝得烂醉，一见到冰宫娘娘，就说道：“冰儿，你看，.....她的脚比你的小，她的心比你的大。你说，你说.....脚是小一点好吧？心还是大一点儿的好吧？我告诉你，我没有醉，我没喝醉。我告诉你，我喜欢脚小，我喜欢心大.....”

他醉得东倒西歪。

他搂着女人，对着冰宫娘娘嬉笑：“我告诉你，女人其实都是一样的.....”

冰宫娘娘生气了，她怒火中烧，可脸上却仍然有盈盈的笑意，没一丝的不快。

怪都怪他当时喝醉了，看不出火候。

冰宫娘娘道：“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我同她也一样？”

天剑许亦迟乐呵呵，他说道：“我看，人与人都是一样的，你也好，她也好，不都是一样的女人么？”

这一句话说坏了。

冰宫娘娘生气了，她的剑眉倒竖，冷冷道：“是么？你是说，我同你的这个女人一个样子？”

天剑许亦迟知道他的话很冒失了，他轻轻一叹道：“我没说她是和你一个样儿……我是说……我是说……你与她不一样……”

他如何能说得明白？

女人一气之下，下楼而去。

他不知道他负了女人，他以为他是男人，男人就应该放荡一些。

结果是，他住进了冰宫里的地牢，一住就是十几年。

他不知道他的女儿怎么样了，只知道他有一个女儿，她是一个才刚刚两岁的小孩儿，他不知道冰宫娘娘又有了孩子，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

现在，他正看着他的如花似玉的两个女儿。

她们都不象她们的母亲，她们都喜欢一个男人，看起来，她们更比她们的母亲痴情。

他们看着两个女儿。

他们此时不想动手了，但他们不能不动手。

他们相互仇恨已经十多年了，他们已经忘记了爱。

天剑道：“冰儿，我看……我可以不杀死你……”

冰宫娘娘道：“我可是从来也不曾忘记要杀死你，我天天提醒我自己，千万别忘了杀死他，千万别忘了……”

天剑一声长长的太息，他说道：“你难道……真的那么恨我？”

冰宫娘娘心道：真个是长安宫里说古话，白首说玄宗。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他一口就说一个算了，须知我的头发白了多少，我人消瘦了几多？少年不知愁滋味，说的是从来没有愁事的少年，我的愁事有恁多，怎么一个愁字就说得够？我看他是想破圆重

圆，但你愿我不愿，这事儿就难了。

她冷冷一笑道：“你想说什么？”

天剑知道她又来了那狂狷孤傲的劲儿，他叹道：“我什么也不想说了。”

仍然是旧话，仍然是十几年前的旧话，旧话重提，倍增凄伤。

他们的心里都是一怔，难道又是十几年的熬苦，又是十几年的的是是非非么？

谁能讲得清他们的是非？

从前，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一切都分不出是非，他们曾用尽了心思去分辨谁是谁非。

但他们最后都忘了，他们都忘了自己的誓言，因为他们也分辨不出是非来。

从此，他们都认定自己是对的。

他们怒目相视。

冰宫娘娘心道：天剑啊天剑，你以为你的轻浮无行可以轻轻一笔带过么？你以为一个男人就可以把一切女人不放在眼里么？你看一看我的头发，全都白了，这就是我对你用情的结果。世上最痴的是女人，谁能知道女人的苦心？

她冷笑道：“天剑，我与你的过节是不死不休。”

冰星儿与冰雪儿都看着她们的母亲，她们也看她们的父亲，从前她们只知道母亲，不知道有父亲，现在父亲与母亲都在眼前，他们都怒目相向，势若水火，怎么也不会再亲近了。

她们很是发愁。

这时，天龙看出了冰星儿与冰雪儿的愁苦，他慢慢问道：“你们是不是有一点儿愁？怕他们会怒目相向，怕他们会一斗起来，不死不休？”

冰星儿与冰雪儿都点点头。

天龙乐了，他嘻嘻地笑：“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法儿，让他们再也无法斗下去，你们看好不好？”

有这么妙的法儿，当然好了。

冰宫娘娘与天剑已经在斗了，他们一来一往，飘忽往还，动作极快。

天剑的剑是天下少有的剑，他的出手很怪，一着一式都不从前出，一剑一剑都是从后面挑起，向上挑动，似用刀在剔骨头，这法儿极妙，让冰宫娘娘的步法也显得有些迟滞了。

但她毕竟是冰宫娘娘，她的身法变得更飘忽了，她的手法也更为狠辣了。

天剑道：“我告诉你，我在你的地牢里，想出了一套剑法，我如果真的用了这剑法，你可就完了！”

冰宫娘娘道：“是么，为什么不试一试？”

天剑道：“真的要试么，你可别后悔，如果真的一试，你马上就会死在我的剑下……”

冰宫娘娘乐道：“天剑，天剑，本来我以为你会在地牢里好好悟出一点儿好主意来，变得少了一点儿火性，武功更是精进了一层。谁知你却仍然是那么不成器？”

天剑的脸色更阴沉了，他冷冷道：“冰儿，你纳命来！”

两人死死缠斗。

一边的冰星儿对天龙道：“天龙，天龙，你说，你的法儿好使不好使？”

天龙笑道：“我试一试就知道了。”

冰雪儿抿着嘴儿乐：“我可是告诉你，你要是得罪了我娘，我们家的贵婿做就不成了……”

她嘻嘻而笑。

她以为天龙的面子薄，会知道害羞，可天龙却不管这一套，他对冰雪儿道：“你看着，我要叫你的老娘也服气我。”

天龙走了上去。

他一声声呼啸，在两人中间盘旋往复，也随手化解两人的招数。

他竟然能在这当世两大高手的搏斗中，也偶而走上几招好招。

一边的胡敦与冰雪儿都叫好。

一声声的叫好，把冰雪儿的脸都叫红了。

天剑与冰宫娘娘都喝斥道：“你是谁？你来这里找什么事儿，快走！不然你命就会丢在这里！”

天龙道：“你们两位是武林中少有的高手，是我一向敬佩的老人家，只不过我看，你们打得也太不值得了，我说，如果两位有心的话，我可以来为两位做一个仲裁，看两位谁是有理。这样好不好？”

天剑看着天龙，他沉吟道：“你是谁？你这么年纪轻轻的，有什么能为，你能给咱们评判谁是谁非？”

天龙道：“不错，你在地牢里呆了十几年，当然不知道现在江湖上最有名声的是谁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天龙，是天下第一恶人。我问你，你一天最多杀死多少人？”

天剑想了一想，说道：“我也不记得了，大概是五六人吧？”

天龙乐了，他大声狂笑道：“那你可是差远了，你知道不知道天龙一天杀死多少人？”

天剑道：“我不知道。”

天龙道：“七十七人，一天杀死七十七人！”

天剑诧异，他心道：这人小小年纪，为什么这么能吹牛？如果冰宫娘娘杀人，她也不能一天杀死七十七人哪。

他看着冰宫娘娘，但冰宫娘娘的神色让他明白了，天龙的话是真话。

这让天剑更是吃惊。

难道这个天龙真是天下第一恶人么？

天剑在众人的眼里看到了答案。

他沉默了，天下第一恶人，这名堂不小。

天龙道：“我看你这个老家伙真不要脸，你知道不知道你是谁身份，你还想同冰宫娘娘在一起？你真是不要你的老脸了……”

胡敦在一边着急，他想：天龙大哥是不是又犯老毛病了，他此时对天剑如此不恭，天剑一定会不容他，同他结下仇怨，那样，他与冰宫娘娘的关系更会紧张了。

但看看冰星儿、小公子，她们竟然都若无其事，静静地看着天龙。

天龙越发来劲了：“我说，你是一个老来坏，人家谁对你能好？谁对你这人好，谁就是笨蛋，就是一个瞎了眼的……”

此时，一边笑着的冰宫娘娘突地发话了，她出声道：“天龙，你小心点！你再出口不逊……”

她沉下了脸。

胡敦更是着急了，他想马上去拉住天龙。

但此时他却是被人拉着的，小公子紧紧地扯住了他手。

天龙不在乎，他只是顿了一顿，又骂开了：“好，好，你不愿意，我就代天剑骂你好了。”

他果然又骂起了冰宫娘娘。

“你真的是一个笨女人，你怎么能同天剑在一起？他是谁？他是天下最有名的剑客。你是什么人，你配同他在一起么？”

天剑开头还拈须自得，但他再听天龙的话，却是越听越不是滋味儿了，他对天龙喝道：“天龙，你出口不逊，小心我杀死你！”

天龙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他问道：“我骂你了么，我不是帮你么？”

天剑道：“你胡说些什么？你以为她是一般的女人么，你错了，她是天下最有名的女人，她也是天下最漂亮的女人。”

他一语说罢，竟然有些唏嘘不已。

冰宫娘娘此时也呆呆看他，她与他都是些心息相通，但都心嘴硬，从不甘服输。

冰宫娘娘道：“天龙，你知道不知道，天剑是天下最好的剑客，他从前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他不光温柔，还有许许多多的本事……”

天剑道：“天龙，你是一个混蛋，你可以骂我，你可以杀死我，但我绝不许你污辱冰宫娘娘，我在地牢里呆得那么久，我对她都没一句怨言，你凭什么敢对她出语不敬？”

冰宫娘娘道：“天龙，天龙，你知道，一个女人肯为一个男人等白了他的头发，那个男人就一定值得她等。天下男人多的是，但真值得一个好女人等的，又有几人？”

天剑的脸色惨然，他轻轻一叹道：“天龙，天龙，你真是一个笨蛋么？你不知道，我在地牢里，天天想着练出一种剑法来杀死她。我一天天练，一年年练，可最后，我不能再练下去了，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天龙道：“我怎么知道你的心事？”

天剑一叹，他凄伤地道：“我告诉你，当你一心一意想着一个女人的时候，你的剑根本就没有杀机，没有杀气……”

他一声长叹。

冰宫娘娘道：“天龙，当你一个人在仇恨着别人的时候，你一定得知道你恨的那个人肯定是喜欢你，不然她怎么会把你关在地牢里，十年不让你见天日？你在地牢里熬瘦了身子，她也在日光下熬白了头发。世事寒暑，自是不易啊，此中苦辛，谁又知道？”

此时，两人不再言语了，他们再也不用借着天龙来讲话了，他们都是老眼昏花，泪眼模糊地看着对方。

胡敦傻了，他不明白天龙用什么法儿，竟然让这两个仇人没了敌意，让他们和解了。

只有冰星儿与冰雪儿明白，她们乐了，她们笑着上去，亲吻着天剑与冰娘娘。

胡敦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他永远也不会有这样温馨的日子了，他是一个孤儿，他永远是一个孤儿。

雪儿明白他的心意，她在胡敦的耳朵边咬：“胡大哥，你是不是有点伤心，你是不是忘了我了，你没有别人，你还有我呢。”

尾声

在北方的长白山上，有一处很有名的地方，这里是长白山的虎啸岭。

虎啸岭最近又有了许多的人，他们不是来做别的，他们是来看胡敦与天龙的一场生死之搏。

他们为什么要做此生死搏斗？他们为什么要在这虎啸岭上做此生死之争？

人们都不知道。

有人说，天龙与胡敦是兄弟，他们又都娶了武林中最美最美的女人为妻，他们不会做此生死之搏的。

但也有人道：胡敦虽说是天龙的好兄弟，但他们都是天绝门的传人，天绝门的规矩是，一代只有一个传人。胡敦是一派死去的天鹰的传人。而天龙是上一代天绝门的传人，他们两雄不并立，在此世上，只能有一个人活着。

也许会天龙死？

但有人说，天龙是天下第一恶人，他根本就不会死，他只能让那一个傻乎乎的胡敦死去。

但天龙的妻子不说，胡敦的妻子也不说，她们只是相对流泪，她们想不出办法来。

眼看着日子近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

虎啸岭上，走来了胡敦，对面也走来了天龙。

天龙仍然是那放荡的笑，胡敦仍然是傻乎乎的乐。

只有他们的妻子在一起，她们手扯着手，看着他们要做生死之搏。

天龙道：“兄弟，天绝门只能有一个传人……”

胡敦也道：“大哥，我也知道，天绝门只有一个传人。”

他们互相看着，再也无话。

武林中的人都知道，天龙的武功神鬼莫测，但他们也知道，胡敦的功夫也是江湖上人见人惧的。

他们两人放手一搏，究竟谁胜谁负？

太阳出来了。

天龙道：“兄弟，你小心了！”

胡敦道：“大哥，你小心些！”

两人都飞身而出，做此武林的一场大搏杀。

谁会胜，谁会做天绝门的唯一传人？

只有天才知道。

(全书完)